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五〇冊目次

外書十二卷 （宋）程顥 程頤撰 朱熹輯 明弘治十一年陳宣刻二程全書本	〇〇一
二程粹言二卷 （宋）楊時訂 張栻輯 清康熙石門呂氏寶誥堂刻二程全書本	〇五八
上蔡先生語錄三卷 （宋）謝良佐撰 朱熹輯 清康熙禦兒呂氏寶誥堂刻朱子遺書本	一一三
袁氏世範三卷 （宋）袁采撰 集事詩鑒一卷 （宋）方昕撰 宋刻本	一三三
近思錄集解十四卷 （宋）葉采撰 元刻明修本	一八一
小學集註六卷 （明）陳選撰 明崇禎八年內府刻本	三二一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宋）呂祖儉輯 宋嘉泰四年呂喬年刻元明遞修本	三九五

外書十二卷

（宋）程顥 程頤撰 朱熹輯

明弘治十一年陳宣刻二程全書本

二程外書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亦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編次之。成於乾道癸巳六月、在遺書之後五年。後序稱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於是取諸人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二篇、以爲外書。凡採朱光庭陳淵李參蕭忠恕羅從彥王蘋時紫芝七家所錄。又胡安國游酢家本及建陽大全集印本三家。又傳聞雜記自王氏麈史至孔文仲疏、凡一百五十二條、均採附焉。其語皆遺書所未錄、故每卷悉以拾遺標目。其稱外書者、則朱子自題所謂取之之雜、或不能審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審取者是也。中間傳聞異辭、頗不免於叢脞。如程氏學拾遺卷內、以望道未見爲望治道太平一條、黃震日鈔謂恐於本文有妨。又時氏本拾遺卷內、以老子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之說爲是一條、震亦謂其說殊有可疑。蓋皆記錄既繁、自不免或失其本旨。要其生平精語、亦多散見於其中。故但分別存之、而不能盡廢。如呂氏童蒙訓記伊川言僧家讀一卷經、要一卷經道理受用、儒者讀書、都無用處一條。又明道至禪寺、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一條。朱子語錄皆謂其記錄未精、語意不圓、而終以其言足以警切學者、故並收入傳聞雜記中、無所刊削。其編錄之意、亦大略可見矣。

二程全書卷三十一　外書第一

朱公掞錄拾遺

性靜者可以為學淳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淳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
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正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正

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脩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
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淳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已物淳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為學本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
智誠此之謂信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上竿弄瓶至于斲輪誠至則
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
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淳

人必以忠信為本無友不如己者無忠信者也子以四
教文行忠信忠信禮之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為學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
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
位蓋姑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
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弟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
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

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
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
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
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
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
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
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詩有取其意思可取者如無衣之詩亦有時而迫切取

興有一事含数件事者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詖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遁辭生
於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
有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
爲辭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
當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又以非
禮見迫孔子嘆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否否
泰之否天厭吾道也

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嘆辭
非謂孔子不言其意淵奧如此人也易到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
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脫錯
嗅字又不知古作甚字文近狊字[illegible]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人不爲也
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以
祈父
無衣若以王道出軍行師我則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七月豳風大意憂思深遠有終久底意不惟豳國當如
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一之日
二之日語辭如此今人尚道甚時如何又如何不可
謂變月言日女心傷悲采蘩女功之時悲則思慮意
當女功事思慮一家之所須君子之奉殆及君子同
享此不須執辭此是終久底意
鴟鴞惡鳥謂之旣取我子無毀我室言惜巢之甚在鳥
如此在人則是不壞王室不必以子爲管蔡鴟鴞是
管蔡此一篇闕文難解
出車喓喓草蟲意是南征西夷怨薄伐西戎時如此

采薇彼爾成役成役彼維何維常之華言與將帥相承
副如常棣之華路路車也君子將率也君子所依小
人所腓喻君子之憑依士衆小人則腓也易咸其腓
腓脚肚動貌作止柔止喻時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意於四
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言此詩是如此不必詩中求
九罭遵渚不宜刺朝廷言公之不歸於女信安乎得無
以我公歸乎
詩君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君
子情意不到處

詩可以怨譏刺總是
小弁與舜之怨别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
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人之情
考槃繫其名曰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
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寤寐間永思
念不得從憂於君歎詠不忘君之意
候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薈兮蔚兮薈蔚草木叢茂貌山有
薈蔚之草亦便朝隮而來之室有婉孌之少女人使
斯飢而思之薈蔚言其材婉孌言其德
白華自是□之爲菅白茅自是爲束各自爲用如后妾
各自有職分之守却遠此義理雲結爲雨露所以均
被菅茅之遇宛妾貴賤亦當均被我天運艱難故
之子不猶碩人□□也撫彼桑薪薪之善者也申后
宜待之以禮今□□鼓聲聞於外我之誠意反不能
感動於君此有□□得所之不若也□爲□□□其常如
此扁乎登高以□□今捨此履卑如合中適儀
丘山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山是物所
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閒不謂丘中更豈美但言丘中
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言朝廷
當有賢者今彼留乃小人賢者却咨嗟不見所將其

來施施思其來當有賢者以施惠澤也麥人所賴以
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食李徒能悅人
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能悅人而無實效
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好而不切於用賢者
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丘中有麻不是所宜有處一本無不字
碩人頎頎碩人敖敖疑頎頎敖敖兩句先言莊公衣聚
衣非婦人服說于農郊言其勤政已下始言莊姜翟
茀以朝勸勉莊公使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不說使驕
上僭却言其勤政見莊姜賢處含怨不如爭意施眾
濊濊鱣鮪發發言眾非取魚之意不能得大魚與莊
姜不見答徒有葭菼揭揭似庶姜孽孽且上僭故
庶士有朅言國人閔而憂之也眾小器也鱣鮪大魚
也葭菼亢雜貌眾中又隱無子意
自牧歸荑以自牧之意荑柔順意自牧歸荑信美且
異此非是女能如此美乃賢美人貽之如此深美之
所以切責之序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式微式微衛君之故故字以其職而言以其爲方伯
連帥故暴露於中野微衛君之躬猶其人也又切指
其人者以仁人君子望之泥中泥塗之中也大率詩

意貴優柔不迫切此乃治詩之法以為君若不在此我胡為在此斥黎君也乃是責君以歸又迫切時幾乎罵

旄丘地名前高後下誕之節兮言葛節短也延蔓相屬叔伯何故却不相救郵何字之一作方意黎在衞之西狄在衞之北我黎之臣子非無車但汝不與我同故也

中谷有蓷蓷蒸蕭當在水不當在谷中是失所意脩字非脩長之脩疑同周禮脩脯之脩過於乾底意暵暴也其乾猶未甚但遇爾艱難我便不善去濕則其性之濕都無言其感意已絕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嗟時也

三英粲兮粲然光明貌英乃若五紽類自是衣服禮數制度非三德也

芄蘭莖生草柔弱不能自立須依附方成枝葉與惠公柔弱童子佩成人之服雖佩人君成人之服其才能却不我知垂帶悸兮臨朝悸悸然執心不定甲長也才能却不能君長我庶民

兎爰兎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却周人受其禍離羅本以置兎今却雉罹于羅如諸侯不執周人受害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雙飛之意此男怨之辭言雄雉尚得其配匹已反不如我之懷忌自罹此阻隔次章女怨下上其音相應和之辭日月取其迭往迭来之意[illegible]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且暮所見動人情思[illegible]意包其間百爾君子責為政者汝豈不知德行戰[illegible]間惟是報怨不怨貪人土地未嘗有以義興師動[illegible]言汝但不忮不求何所用而不臧忮報怨也求貪土地也若以義發師婦人何怨之有婦人猶勉之正也若謂夫從役婦使怨成何義理

[illegible]童褰裳此兩節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是為狡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面此君為禽又況目之曰狡童言不與我即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為聖明何可比君為禽又況目之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圖事

清人一篇却是詠歌其事含情意在其間消彭軸莫也是地名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不必言射猶言高克之進不以禮

標有梅汲汲惟恐不及時

有女同車前說忽不娶齊女後言齊女却失卻本意仞
不娶齊謂齊大非偶却不因色此則是設辭下言彼
美結他詩中似如此者亦多
丰以諸事豊滿此詩主意言男則須言女是俟我於巷
非不下我又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將迎不可訓作送
但女家因事不得將迎也衣錦褧裳錦即是丈夫着婦
人則惟欲其顯安有惡其文之著古之錦疑今之綾
是褧錦相副之物如男女相配叔兮伯兮故駕予與
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
東門之楊言婚姻昏時今則明星煌煌而不至楊最得

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山
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
南
羔裘豹祛不是相稱猶君臣民須一體今反不相卹民
則惟惠之懷言豈無他人惟子之故
汾沮洳沮洳如水浸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
采而君去采之言其儉嗇太過衆人棄之如此彼其
之子反美愛之無度公路公行非公道如此非衆人
所共取即非公道公族公類公路衆人所共由之路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河
滸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爲
東門之墠除地曰墠茹藘可以染色言以禮則坦平如
墠以色則險阻如阪所以致民如此者正謂其室家
則邇其人甚遠大抵半東門之楊盡是已許昏後以
禮不足不能成昏至於過時後上又不能使人殺禮
故使人至淫奔婦人脯脩棗栗若以禮時則是踐履
此室家之道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即子不我即故
待禮不得也
葛屨儉嗇便機巧計校所得也糾糾乎固意言乎做葛

屨亦以屨霜襟褋者言衣服亦分貴賤維是褊母不
掀裳褸之襋之補綴意提提擾擾字義尊貴宛然左辟
右揷衣古者短衣袂謂便於事此皆賤者之事却佩
象揥貴者之服此等總生於褊心
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而能請命於天子之使故美其可
美也當時使來到國故請之七與六衣中一箇數目
無以六爲節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以纂國弑君不
以爲羞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
然後知此意思却可取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亦以
見當時之善雖大惡有如此時亦可取曾風詩非無

大惡然聖人錄其頌不錄其風此則為君諱也觀其頌之善止於此其他則可知

揚之水白石鑿鑿同介甫說素衣朱襮見其美於外知桓叔在下反見其德於民使晉人從之

采苓采苓是牙草喻讒最好若首陽之上卻無

二程全書第三十

二程全書第三十一

外書第二

朱公掞問學拾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如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淳伯

子貢問為仁孔子告以為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 正叔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也有始有卒先後之序也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 正叔

毋意毋私意也毋必為毋固滯毋我彼我乃孔子絕四是也 淳伯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正叔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 正叔

其言之不怍所為言之不愧 淳伯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 淳伯

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 正叔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動容周旋中禮斯遠暴慢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矣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淳伯

尊五美屏四惡為政在己 淳伯

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淳伯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淳伯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 淳伯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淳伯

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 [illegible]

九思各專其一 淳伯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 淳伯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 淳伯

里仁為美里人之所止淳伯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業不
在己淳伯
生理本直罔不直也亦生者幸而免也淳伯
發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
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叔正
民亦人也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
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淳伯
[illegible]克己也淳伯
博乃仁之成德謂聖為聖譬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

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故博施濟衆乃聖之事舉仁
而言之則能取譬是也淳伯
[illegible]近取譬反身之謂也淳伯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顏子當之叔正
校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
以君子未嘗校也[illegible]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司馬牛多言故及此
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叔正
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益守不固而有所為也正淳

君子為善只有上達小人為不善只有下達[illegible]
古之學者為己為己在己也淳伯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淳伯
樂取於人為善便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乃公也叔正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淳伯
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北宮
黝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
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illegible]也與孟子
之勇同淳伯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

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
一則動志無志動氣為多耳若志專在淫辟豈不動
氣志專在忿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
者心之所之也淳伯
自曾子守義皆說為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知
言詖淫邪遁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
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而曰
我於辭命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illegible]
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亦不至阿其所
好以孔子之道亦給天壤固賢於堯舜自有生民以

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為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
也 伯淳
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伯淳
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
我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 伯淳
色形於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 伯淳
盎於背厚也 正叔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滿容但哀矜而
已 伯淳
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

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 正叔
不下帶言近也 正叔
不祥亦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正叔
日月之明但容光者無不照 正叔
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為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
民如赤子為大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
人之地 伯淳
羞惡則有所不為知所止乃義之端 伯淳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 正叔

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
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正叔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自
直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
事上帝
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 伯淳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
伯淳
祇與庶同使庶至也無至於悔 伯淳

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 伯淳
安安安於理之所安者 伯淳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
食乃君子之過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
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
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正叔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
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正叔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君子慎獨伯淳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伯淳
有餘須之迴旋焉實貌
正其衣冠萬事一一以貫之也正叔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伯淳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
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二程全書第三十一

二程全書第三十二 外書第三

陳氏本拾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人
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至
也
聖人天地之用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
點之氣象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道也
由孟子可以觀易
據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人之一支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
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
也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
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一作凡言克者必未能有諸己也
誠之在己然後為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

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己復
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
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
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一作克仁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
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公生明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
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伯淳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

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
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
言義不言命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思至於再則已
審三則惑矣
艮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
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
而不窮芀一竹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
姸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
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私也故可止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
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黜八索
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皆謙也
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溫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
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宜必聞政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
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

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
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
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
顏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
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
於有心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
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
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制在乎
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

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
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
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
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
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
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
可見矣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舉
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
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甚則道不尊聖賢之[illegible]
也不為酒困是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
狂者也[illegible]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矣孔子之
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
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於義理無害雖貧亦樂有害則愠憮一有則字不樂

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
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
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爲時無道故
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illegible]之故
其言如此
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之所常言從弟子
聚而記之夫子得邦家亦猶是[illegible]
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其好學也
聘之在前過者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
[illegible]中也

子在回何敢死死當為先死非回之所當為所當為者
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討其罪爾
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
邪佞人使人危殆故遠之然後可守成法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於法度之中大德如孔
子小德如顏子有一不善是亦出入之
聖人之教亦皆[illegible]其子學詩學禮[illegible]可[illegible]之若此學
必待其自[illegible]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illegible]不必果推
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

虎之[illegible]則不可吾將仕矣[illegible]信也
公山弗擾召而孔子欲往是[illegible]子[illegible]叛而召我其心不
[illegible]往而教之遷善[illegible]不可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
[illegible]之理而孔子亦[illegible]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肸
[illegible]然
[illegible]而往曾不足觀徒言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
[illegible]之義則於天下知其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
[illegible]
[illegible]於天時[illegible]何為媚奧何為媚竈[illegible]者所
居[illegible]臣竈一家所切[illegible]當權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未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此一段蕭田本

皆不及門今不在焉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只取不遠之

意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嘆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不在是也

毋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毋意與毋我相近毋固與毋必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意發而當即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二程全書第三十二

二程全書第三十三 外書第四

程氏學拾遺 李參錄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況於事物乎

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禀五行之秀氣頭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人循私欲則不忠公理則忠矣以公理施於

人所以恕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固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舊也言凡物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篇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也

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贊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
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贊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二程全書第三十三

二程全書第三十四　外書第五

楊氏本拾遺

春秋書灾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灾人事不勝則天為灾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祈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僅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盖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祭如在言祭自己祖先祭神如神在言其他所祭者如天地山川皆是也

非其鬼言已不當祭者既知其非然且為之是無勇也

無勇雖因上文然不止於此一事

論語孟子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着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某嘗謂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祈天永命道家之長生久視儒者之入于聖人理道皆一

釋氏之學正似用管窺天一直便見道他不是不得只是卻不見全體

不信神怪事亦不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是直放猛
不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
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
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
事可稱也此說一處言之耳又知冬日則飲湯夏日
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多
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人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
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

取火用木各異必據時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
之於命可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
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
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
有分别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
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絶
又大段着力不得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二程全書第三十五　外書第六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
以逐句看
赤舃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
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
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
彼雲漢為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

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
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黃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
便亨
謙君子所以有終故不言吉蓋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夫
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
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

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脩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
于內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
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
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私
也至於來碩則來慶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閬閬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堯之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
養學者要不為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
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撰所以知者惟曾子有子不名 伊川
學而時習之爲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
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伊川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於
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illegible]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
不爲守守[illegible]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illegible]誠孝也
推此亦可以知爲仁之本 明道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

政 伊川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
文自至矣 明道
致身[illegible]致力乃委質也 明道
人安重則學堅固 伊川
禮之用和爲貴有不可行者偏也 伊川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
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學富
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
非樂不能 明道

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伊川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
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也
察其所處則見其[illegible]之所存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
能以此察人如[illegible]也 明道
君子不器無所不[illegible]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 伊川
子貢問君子孔子[illegible]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為
君子固子貢多言[illegible]發也 伊川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illegible]觀人者欲能先行[illegible]

信之伊川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伊川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伊川
无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脩天爵則人爵至祿在
其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
利祿動若顏閔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
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
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

干祿也伊川
奢自文生文過則為奢不足則為儉文者稱實而為飾
文對實已為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
不足此所以為禮之本伊川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豈有
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伊川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雖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
則辱之甚無此伊川
素論質繪論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
文之以禮伊川

灌以降神祼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
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為魯諱如自此事而
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伊川
為力猶言為功射有五善為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
五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辯威儀云云伊川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為諂也聖人道弘
故止曰人以為諂也伊川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
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明道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

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伊川
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
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伊川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明道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之
之類皆是以為利也
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
伊川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
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伊川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答
者但瑚 施禮容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
方可使爲賓客言而已 伊川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 明道
子貢喜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
以抑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女弗如也
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在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皆有
教也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己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勿施勞者能之
故非子貢所及 伊川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惟子貢親達其理故能
爲是嘆美之辭言衆人不得聞也 伊川
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爲山節藻梲之事不知也山
節藻梲諸侯之事也 伊川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
難免 伊川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 伊川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
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
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 明道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
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伊川
觚之爲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
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 伊川
宰我言如井中有人仁者當下從之否子曰君子可使
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
道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
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
畔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 伊川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
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
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
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修己以

安行[illegible]猶是也（伊川）
人於[illegible]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
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伊川）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
之言其公也（明道）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
下之[illegible]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
（伊川）
凡人有所計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
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校小大強弱

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伊川）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
於亂（明道）
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明道）
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
也（明道）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
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illegible]詠之也（伊川）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明道）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

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
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
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伊川）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
乎爾同（伊川）
叩就也兩端猶言兩頭謂始終告鄙夫也（伊川）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嗟欲將至有聞必先
也（伊川）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
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

其輕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
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伊川）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明道）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明道）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子
路不達故共具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三嗅
而起庶子路知之也（伊川）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
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illegible]
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illegible]

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明道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
其得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為
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伊川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
思其人故數顏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
者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明道
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illegible]
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明道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閒之[illegible]

伊川
過猶不及如琴張曾晳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
無與也明道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illegible]
師與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
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伊川
曾子少孔子始也曾觀其後明道者曾也哉明道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進者也苟不履聖賢之
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為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
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信人有諸己之謂信

能充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
入也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雖言之篤厚者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
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明道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
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伊川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伊川
宿諾預也非一宿之宿也伊川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
因問而告之伊川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
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伊川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又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
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明道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為小以高為
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
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朞
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
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

朞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卒爾之言本不知朞月三年之事伊川

三十年為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伊川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為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當與聞之也伊川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為士明道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伊川

切切如體之相磨偲偲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明道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五年大國七年云伊川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可以為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為難伊川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汎舉也直識之亦不為[illegible]

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言遜乃孔子事也危猶獨也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也明道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伊川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為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伊川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並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欲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氏始事糾不正也終從於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

子250 022

之難而徒太宗可謂害於義矣 伊川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 伊川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
不能行者 伊川
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
為仁也 伊川
為仁在己無所與讓也 明道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為也 明道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伊川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
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 伊川
吾其為東周乎者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
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 明道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信為人所
任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
明道
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不
遂與有為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

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蔽其非能仁而弗能行而不
知學乃其蔽 明道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
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明道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而
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 明道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也 伊川
與人交必以道則子張為有聖人亦未嘗拒人也 明道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或謂
此可以為人師 明道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
己者則仁在其中矣 明道
望之儼然莊矣天道高明也即之也溫中必和易而接
物也溫潤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
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明道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
推廣之 伊川
學而優則可以仕仕而優則可以學使學優仕優則一也 伊川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

與並爲仁矣明道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發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以夫子德性而言伊川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所利而道之
明道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
有諸己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伊川
今之藏邦不爲保民也伊川
君子道弘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謂此孟子所以四
十不動心小人反是也伊川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爲阿好而言
謂其論可信也伊川
惻惻然隱知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類
有此推之可見伊川
曾子令其兄之子猶鄰之子曾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
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也伊川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
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仁不

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
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
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
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
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伊川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伊川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
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伊川

孔子於孺悲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也伊川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
謂命伊川
恕者入仁之門伊川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伊川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伊川
帶盖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
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此段伊
川語猶之焉時中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

懼脩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
不正矣胡遺

二程全書第三十五

外書卷七　一

二程全書第三十六　外書第七

胡氏本拾遺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
蕃不其恕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恕也

心敬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子之
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患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爲學識聞却似棄物須更博識是所切用也

爲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牟李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
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
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
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
做亦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

此一段可疑尹子據注云

世事與了不相關明道

外書卷七　二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
義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與漱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
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
陷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
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有人殺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
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理考
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
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
吾嘗見一貴人吾進退以礼而彼䫉䫉其自視也惟恐
不中節豈不勞哉
君子而時中謂即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為顏
子所為非中也顏子亦然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不動
心有道如學者皆中有主便心不動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禀於氣
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情則
無不善矣今夫水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為車或可以
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
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為善故孟
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惟自暴自棄則不可以為堯
大聲者聲大鳴則大震小鳴則小震
王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

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
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
然以為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
必有終此所以為常也為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
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
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
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
齒者此耳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
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

火有坎之象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五處書
言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
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
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
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從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
非如建成既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
秦王不義之大也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

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illegible] 謂孝弟乃是仁之本蓋

為仁之本當以孝弟為本 [illegible] 為道也

歸焉 [illegible]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

故曰賜也非爾所及 [illegible] 也以其有欲字

爾

邦無道則無沉時以另示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

者比干是也

仁之方乃術也

三月不違仁 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

天道之變而為仁 [illegible] 其餘人於仁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 [illegible] 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

所樂者何事侁對 [illegible] 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

道不為顏子矣 [illegible] 吾謂潜詠 [illegible] 所造如

是之深 [illegible] 日始識伊川面

胡文定 [illegible] 此乃云要見曾見鄒至完 [illegible] 近世人

物曰問程明道 [illegible] 此人得忠 [illegible] 物各得

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知不得 [illegible] 道又問何以不

得也曰為有不適處 [illegible] 先生言伊川不適處

此言行可證頤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

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

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

侁曾問於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

川却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

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

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

自洛中來浩問嘗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

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

是為善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曰顏子所樂

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

鄒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

之深也

濂山樂水氣類相合

文莫吾猶人也文皆欲勝人至躬行則未嘗得也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足以勸戒有

以興起 [illegible] 曰興 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

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

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

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

任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二義以其可欵數謂之利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妨義耳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

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審也

兼五人之所長而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成人之難也武仲之智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者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誠忠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又其次也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頤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孫端也語絕而沒既除喪以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聖師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太中冢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孚而河議欲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况立廟自伊川始乎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差語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別本知道

明道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行狀此下曰朕未一句之見也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此一段已見於大全集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

崇寧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吾能尊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矣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

二程全書卷第三十六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時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底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問祭不尸曰毋不敬

曰論詩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妄寵公既以夫人處之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欲則僞矣

古人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詩吾稱寧云爾聖人則不待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嵗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爲之功天地不宰之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爲義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是安下飯食穩便回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顔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蟣虱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有
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進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曰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曰
餓于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不食周
粟至于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樂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
氣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為備
舜巡狩五載一方
仁在己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
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二程全書第三十七

二程全書第三十八　外書第九

春秋錄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
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
秋如治疾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
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隱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
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詭文也　問趙盾弒其君夷皋又問許世子弒其君買皆
從傳說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此見聖人深
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于方伯近
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
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
是也
公羊說春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
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桓宣與閔乎弒逆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

子250 030

辭則其惡自見乃斷[illegible]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
位又以先季氏[illegible]之也
始隱孫昭復之說是也孫大夫唯解春秋之法不見聖
人所寓微意若如是看有何意味乎
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
國[illegible]其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
矣
春秋大概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illegible]伐致更事
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路公甚喜

二程全書三十八 外書卷之一

二程全書卷三十九 外書第十

大全集拾遺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嘗
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
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
和

晉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
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illegible]
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illegible]子之學[illegible]文雖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illegible]於[illegible]已能不適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
[illegible]便[illegible]有矣[illegible]
[illegible]日與向火[illegible]則大[illegible]箇酷烈底性日則自然
一[illegible]生底[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星辰[illegible]是日月五[illegible]
[illegible]泉之[illegible]由[illegible]之別伯淳在[illegible]扶溝[illegible]
酸惟[illegible]小甘不欲令婦女得[illegible]乃世[illegible]之既禁
之又一[illegible]水乃[illegible]一端鑿一井其味通別地脉是
一潛[illegible]如[illegible]寺中水酸寺外即井一日觀其

外書卷之二 二

墻下有[illegible]一旋[illegible]是試令近墻鑿井遠亦甘只
是要[illegible]如何
冬桃令[illegible]似先[illegible]桃也直到如今方[illegible]
南京[illegible]人為之要得只振其術
以[illegible]也
有人[illegible]至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新[illegible]獲禍其
事[illegible]未必然[illegible]安得不招此禍
冬至與諸友賀其先生不出云有司法服[illegible]乃出
[illegible]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子夏所能為必得於師傳
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
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
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徽柔懿恭四事也徽柔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
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恭也淵則深中有奥意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標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
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
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
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煞到上面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煞放得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先生曰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
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豈無有錯用却處某仰問項
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

議後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忠臣之義昔事建成
而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然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
敗
趙襄子姊為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
距之之也身為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
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為殺弟也代國夫
人殺賊也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大

丘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簒也更
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簒其
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權
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簒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
以為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却是
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簒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
得使其子
新書且未說意中否且如與小人說能一有主言然只
是一箇無衆今日新書讀之便有一箇支離氣象無

字詁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
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爲之敬畏勤敬而
遠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項在蜀與二使者遊二峽使者
祖然以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亦不忍乘分明以人
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
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辭問先生曰毋
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閑人遊若錄客當[illegible]
竟不乘轎亦不留名

村酒肆要之齋米麥麪閑人妨農工致辭訟歲賊盜州
縣極有害
正叔謂子厚在禮院所定龍女衣冠使依封號夫人品
秩爲準正叔語其非此事合理會夫大河之塞莫非
上天降鑒之靈官吏勤職士卒效命彼龍水獸也何
力焉今最宜與他正人畜分不可依畜產而用人之
衣服
汝之多瘴以地氣壅滯嘗有人[illegible]雜附川中諸處水
倒皆重濁至有水腳如膠者飲之安得無瘴治之之
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之人
析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學者以
傳世來未之或能改也推近年改了一字舊言指
斥乘輿言理愚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今有人極
一場凶惡無禮於上猶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邪
酒是麴蘗爲之以亂其衆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
知飲食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爲力極可依
石炭火中遺火則連窯火不絕故有數百千年今大山
至爲山中時有火光必是此窗火時發於山間也
昔丞覺嘗不信鬼神之說故身殺獄魚其同行者有不

食魚而病死者有食魚亦不病不死者只是其心打
得過或食而病或不食而病要之山中陰森之氣心
懷憂恐以致動其氣血也如火一熾然自焚以來自
不敢取今當不可容然亦只如此者蓋自相食又亦
有死傷也若晉祠之魚則極多必是疑魚之魚不象
也伯淳嘗到其水濱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爲
畏而猶不殘及於此魚也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著使
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二
乳而食三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

不能為害或以娶妻二人又不要為己子而殺人子
要之只是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今人居覆載中卻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卻不理會得
日月此實然而行者也
凡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大
矣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
少不虛凡人為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何
敬中既有度量至作相卻與張商英一番為其
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
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

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而看做得三路運使
無答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做寫一[illegible]奚便
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程蘇之姓傳于天下者不若至於張王李趙雖其出不
一要之其姓蕃行此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
分也
日尋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為誠
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卻未必全信卻是後世
觀史者已信矣
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更無間故於石上起峯

天下揭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為黨也河州
北望有桑林村皇帝自為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
亳意知以今言京師之比
佛學竟不知性命世之人指訴曰爾安知性命是果報
如之
聞古人所以衣冠不正無容止為身之[illegible]學佛者反
以為幻妄此誠為理否曰只如一株[illegible]春華秋枯乃
是常理若是常[illegible]則無此理卻是妄也今佛氏以死
為無常有死則有常無死如是無常
周恭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一箇自私[illegible][illegible]閒居合眼林間
石上自適而已
明言吾理使學者觀[illegible][illegible]其是非甚得
釋氏之說其歸欺[illegible]今在法欺詐雖教不累為其[illegible]
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
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illegible]胡
不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
為幻妄而[illegible]有天宮後亦以天為幻卒歸之無佛有
[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

蓋為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至[illegible]夜食
欲皆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illegible]畏欺陽
氣其意尤不美且如此奈何不下
大宗小宗圖予六七年前被人將出投[illegible]即却便
是這本

二程全書第三十九

二程全書第四十　外書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illegible]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芻狗[illegible]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
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
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
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之保赤子其
始何嘗學來皆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
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為宣州鄰都
一日差王某為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
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
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大學舉而不能先命也命當作怠字之誤也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
指柱曰此木可以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
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
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揚中立問四象子言四
方

儒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
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通其儒道同皆通貫天地與人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蕡曰凌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凡
[illegible]之屈以求伸也疏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間[illegible]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
在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
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
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
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之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
厚所作西銘能養浩氣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
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
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頤聞一二先生曰勿信吾言但
信取理
先生過成都坐于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
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
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西家所聞云田

夫鐸未者誤
朝廷議擢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
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顥道在坐公掞不語伊
川指顥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
下
尹子問范淳夫之爲人子曰其人如玉
有死而從葬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
飢食其舌鼻猶不害雖伏地甚者遂致弃腹膿皆冷
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孟子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
說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
曰眞風流人豪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
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龜山語錄潘子之云嘗曾同伊川云昔明道會
與學者論浩然之氣因舉古詩云不知何伊川說本者師兼日好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曰帝正月非也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婿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饋送一皆謝遣章恚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絶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范堯夫纔從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胷中無事如此有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胷中不是無事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不能克己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是故也其大略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為忠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

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朱公掞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皋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

先生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為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顥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

謂學於順兄弟則一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之
存斯言幾於無忌憚 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
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
來所改

西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
隨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猶奪造化者以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云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 一作無

崇寧間有著范致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
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 時新 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
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

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夫問伸為御史論
事公論與之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
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後嫁秦氏而卒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
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
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師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
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汴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嵓見村民
氏田澗變如虎毛班班然通身夜開門延虎食其畜
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
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曰往哭
溫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
鏖糟陂裏叔孫通也 言其山野 自是時時謔伊川他日國
忌禱於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
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
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

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
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
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
讀喪禮乎伊川不荅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
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
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
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至於役故科

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與極之語曰此亦有理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此一段溫州傳録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葬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

官妓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暢字潛道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謝顯道嘗寄閤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歟云建中間

尹子曰先生謂佞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林擧手相揖焞喜以為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佚也頤愈氣羸劣焞既退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殂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翕然傾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後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辭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常人之生亦藉外養也

問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曰恭而安與與容與之貌有雍容氣象又王信伯語云問踧踖如也曰恭而安王信伯問伊川又曰與與容與之貌又問孔子言舜之韶盡善武王之武未盡善何也曰此聖人之心有所未足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何曰無倚着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变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

子250 039

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
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故次之周聖人
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
被夷狄之亂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
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
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先生以為得體李邦直作委
惡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名記
是公所為事思叔對雖他日別爲祭文用之曰世雖
文奇不復發秀輔緝簡見其才華麗瑣存其赤武

范溫識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種桑麻未至且躬耕
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爲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
之日指左近父老犒以酒飲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
而淳夫獨完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
改之曰東銘西銘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則爲大人

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詖淫邪遁是觀人之言而知之亦
可以考其書然本意雖爲觀人之言也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
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
有功水土者爲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
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雖實而已
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

或問孔子何譏大閱曰講武必於農隙周之八月夏之
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而爲之
則無及也無事而爲之則妄動也

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子謂事親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

二程全書第四十

傳聞雜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可哉蓋視義為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無對

御史傳講故事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程伯淳入臺為裏行則及之遂罷聚廳喫食分廳向火伯淳為予言

右二事見麈史 王得臣字彥輔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給事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右二事見呂氏家塾記 呂希哲字原明

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温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右二事見呂氏發明義理同上

程正叔言同姓相見當若親親之意而不可叙族以稱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右一事見呂氏酬酢事變同上

元祐二年正月　五日戊寅內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一日二十　庚辰資善吏報馬宗道云上前日微傷食物曾　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史進說是日正叔爲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不　知聖躬别無事否上曰别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

一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

言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于殿壁其詩云進說甚多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讀二十八日詔講讀就延和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為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為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上違咸造勿褻之義持國祉仲進呈令備邇英閣多置軒窗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備延義閣簾內云此待別有擘畫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修展衛
坐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釣牕前簾設青幕
障日尤寬涼矣
右范太史日記 范祖禹字醇夫
先生離京曾面言今先庭欲以淳夫爲資善堂見喜上
意恐近冬難爲說淳夫既弗授之河中數次朝中不
過故因循至此吾當舉之卒使爲之
右朱給事與范太史帖 朱光庭字公掞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權同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
皇后孟氏位號將有詔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

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
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
妻父母不悅況子不宜其妻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
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
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
之言得之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
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
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
除監司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

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
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
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
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
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
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
淳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
荊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荊公與伯淳
對語公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荊公曰所
言何事荊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

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荊公
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
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荊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
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
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
太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
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
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
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
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
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知変通適用之君子如司
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倚注得罪張天祺
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為不可
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
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
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
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

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
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
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
而老父徑去
宗丞先生謂伯温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
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隨後無門由學舍委曲以
出先人既沒伯温鑿壁為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
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温亟塞之伯温初入仕侍
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
私意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款

宜恢之恐其或有立也
右七事見邵氏聞見錄 邵伯温字子文康節先生之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
却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
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
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聖夫所命未能
合一 明道云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
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
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
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尔許大事若是不理
會得底便撑拄胡說將去
拔道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斈不成有多少病在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
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鐵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文得一
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利錢
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
而何又曾有議鬻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
伊川曰若增鈔價賣鹽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
人食貴鹽不停猶歲入必數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
斂之而歲入遂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
人去更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
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役法動著即三五
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
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
之謂性處便闕卻
明道嘗論呂微仲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
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
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
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雖是體察得理
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
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
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
甚底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
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
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
者也
問有鬼神否明道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
又待向你道有來你且去尋討看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
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
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
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

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飢則為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著工夫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每進語相契伯醇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醇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醇曰與賢說話卻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正叔視伯醇墳嘗侍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墻圍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是佛氏只從墻外見了卻不肯入裏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醇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卻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感於心）

伯醇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醇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

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撿伯醇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合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醇責之邢曰無可說伯醇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醇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或舉伯醇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
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算曆者至久必差推堯夫不然
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
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
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
曰堯夫之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
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
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為知
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

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
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係
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明道語云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
亦不可不知醫
伯醇先生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從前要欲同二程去看斷地黃明道已[illegible]先生以前
書為解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
右三十七條見上蔡語錄謝良佐字顯道 二先[illegible]

門人
明道嘗言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
一格價
明道在扶溝見先生尋醫謁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
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
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
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
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
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

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
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
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
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
愧此四字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
右四條見龜山語錄楊時字中立二先生門人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
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土盡溝

泓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一事見庭聞稿錄 [illegible]公之子迺所記

朱公掞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畢范淳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晉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顏有泚其憤悱如此

右三事見侯子雅言 侯仲良字師聖二先生之內弟

和靖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省 郭忠孝錄云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呂堅中錄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

和靖嘗請曰某今日辟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靖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

和靖從學[illegible]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暇日靜坐和靖孟敦夫 敦夫名厚 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才着物便搖動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

亂聖人豈有作亂者 [illegible] 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顛容貌傾側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illegible]若爾則安[illegible] [illegible]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illegible]之道[illegible] 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illegible]見尹 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靖以此爲問 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盡[illegible] 清旦定晨省以至聽[illegible]

說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
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後以此語白伊川伊川曰極是
縱使某說亦不過此
右八事涪陵記善錄爲志 志所記尹公語尹名焞
字彥明伊川先生門人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
繼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
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
如荀子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
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爲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
似此馴致便不錯了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
王元致問於和靜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
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即是病王丞服以歸伊
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
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
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生且曰某當時
識不透[illegible]蓋從甚處起和靜以告伊川伊川曰待
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權也寫真舉示
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伊川與和靜論義命和靜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
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靜曰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又論
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鍾和靜曰說着靜便多一箇動
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靜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
陽死生亦然
謝顯道習擧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
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
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
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褐紬襖其袖亦如常人所
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
桃巾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
大袖方頂何謂先生在洛中常衣呂黎巾
先生嘗問伊川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
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荅一日伊川語之
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子250-048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
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
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
子何似顔子顔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
天也子何似顔子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
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
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伊川

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著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
伊川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又有蜀人
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
十年後子方可作謝久從伊川學其傳竟不曾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
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
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賀
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物
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illegible]

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
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
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
言下有箇省覺處
謝叔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
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
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叔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
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
涵養
先生曰司馬溫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著心處明道

伊川常歎其未止一日溫公謂明道曰某近日有箇著
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溫公曰只有一箇中字著
心於中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司馬端明
却只是揀得一箇好字却不如只教他常把一串念
珠却似省力試說與時他必不受也又曰著心只那
看的是何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
改經禮就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
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
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次年獲國

謝
持國與伊川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
子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為之其誠敬
如此二先生到官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
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
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
皆逐去之 先生聞於持國之子彬叔名宗質

王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
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
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
中誰看得破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
伊川謂先生及張思叔輩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
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
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聞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
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
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
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亦來
洛中監水南羅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
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
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
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
父母遺體偶倡賤其可乎

溫州鮑若雨輩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
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先
生曰賢還只為得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
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面已字豈欺我
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為天
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生曰曲禮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尚疑歸以告伊川
伊川曰某說不過如是次日先生見伊川伊川曰
諸人□子所學不以敎渠果不先生曰某以諸公遠
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為他說萬一有少差
便誤他一生伊川頷之

王介甫與曾子固善晉役法之變皆曾子固之晚年亦
相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
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
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塞得人口也因其睽
必能變之況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

術故也伊川每曰青苗决不可行舊役法大槩須還
宜損益此段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韓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　間
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
中須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盖韓八十也春中往造
焉久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
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二
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
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

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豈以是為詰朝遂
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
別

王子真雖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
曰或人來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
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丐茶二
盃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言
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
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為窮經之士特往
造焉董平日未嘗出庵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

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
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
伊川以其誠意待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
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
川曰靜則自明也
先生嘗問伊川春秋解伊川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俟
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伊川先生復請之伊川曰當
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
不出
孟敦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學業特精獨居一室糞

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議得也以
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
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先生
曰先生令某來見二公若差明則某所願見如思叔
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
見某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
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掃灑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先生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
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横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

生至論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
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
師之或曰虎皮出是日不出虎皮也横渠乃歸陜西
先生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
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
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日習便然也
却令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含以寔示嬪御
曰切勿語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荔支
一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賣者請買之上曰不可

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
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
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先生曰揚中立吾伊川論西銘書云云見文集說渠判然無
疑伊川曰揚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將某亦習舉業
蘇曰子脩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
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些學更有
來先生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
得大學西銘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疏問
否爲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
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
才說便與到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
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
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許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
秀才肯待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
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
是指與得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慰

者不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
哉之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
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篡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伊川
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
之甚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忌死以
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讐何所
取耶溫公竟如舊說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
初實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學爲法於後世哉

猶未免為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其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也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墻上有人題要不閑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為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閑也

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生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先生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為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illegible]處知樂字也着不得

右四十一條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寬字居之

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耳先生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處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沈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伊川使人抄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曰足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illegible]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見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先生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先生曰某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似太露天機也伊川歎美曰近日學者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先生又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思叔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為之事故憂

游定夫問伊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及其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伊川曰然此可以至矣後某先生與周恭叔以此語問伊川伊川曰然其間亦豈無事恭叔請問伊川曰如荀子云學惡乎始始乎為士終乎聖人可以明之

昔嘗請益于伊川曰某謂敬靜一理伊川曰試論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誠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長材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定夫字誤當作鄧道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說六十四卦

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簷七分四直

鮑若雨與同志數人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恐孝弟不足以盡堯舜之道伊川令與和靖商量諸人見和靖和靖對曰此何所疑孝以事親弟以事長能盡孝弟之道者惟堯舜能之諸人未喻和靖曰且如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且道此箇道理如何說得後見伊川伊川曰其亦不過如此說鮑又曰尹秀才直是秘此道不肯容易說伊川後問之和靖曰此道衆所公共某何敢秘其說但恐一語有差則有累學者伊川曰某思慮不及

張思叔與和靖侍伊川伊川問曰賢輩尋常商量事詩

疑處否對曰張某所說某不疑某所說張某不疑孫
某聰明道頭知尾某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
某守不定如某伊川喜

右十四條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靜語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論孟玩
味咀嚼伊川云看熟看語錄亦自得者此也當將門
人有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看
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
去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

之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
理也二說異同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
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
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
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
而侮之少游面色騂然

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

豈可不知其故哉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號哭失
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
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右五條見震澤語錄　王蘋信伯門人信州周憲所記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
所以貴乎禮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
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
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

於此而敵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
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一事見晁詹事文集　說之以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
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
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張子正嘗云水之散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為有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
是揀難底問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右五條見馬氏客語 不知何人所錄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右四條見呂氏童蒙訓 呂本中字居仁原明侍講之孫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為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恩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恩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恩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以貧賤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晁以道嘗說頃會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交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復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己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己也正欲道之同耳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荅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得

伊川先生嘗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蓋
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右八事呂氏雜志上同
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
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傍有問者云達後如此
舍後如此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與之語而舟去遠
矣親見呂舍十一丈說按此段已見邵氏見聞錄又
實事語錄恐當以邵氏所記為正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
曰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
事雖變安敢變此乃劉子駒㕘見其祖所錄今
實載此
右二事汪端明記
左朝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
人物纖汙天資憸巧貪讒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
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
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
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
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揺撼聖聽推難考之迹
以眩惑淵衷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

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
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
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
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閑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
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
乞非時特賜宣喚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
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黽勉為
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
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
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
也
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詆誣然所載
經筵進說尤見先生所以愛君之心有門弟子所
不及聞者故今特附于此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
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
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此疏
不掩防微納忠之善言乃其伉直所發而凡醜詆
無根之語則為浮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二程全書第四十一

二程粹言二卷

（宋）楊時訂　張栻輯

清康熙石門吕氏寶誥堂刻二程全書本

二程粹言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楊時撰、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官至國子祭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卒謚文靖。事蹟具宋史本傳。時始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明道沒、又見伊川於洛。南渡以後、朱子及張栻等皆誦說程氏、屹然自闢一門戶。其源委脈絡、實出於時。是書乃其自洛歸閩時、以二程子門人所記師說、採撮編次、分為十篇。朱子嘗稱明道之言發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尤耐咀嚼。然當時記錄既多、如遺書外書雜言師說雜說之類、卷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為增損、尤不免牴牾厖雜。朱子嘗欲刪訂為節本而未就。世傳張栻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託。惟時師事二程、親承指授、所記錄終較剽竊販鬻者為真。程氏一家之學、觀於此書、亦可云思過半矣。

粹言序

河南夫子書變語錄而文之者也余得諸子高子其家傳以為是書成於龜山先生龜山河南之門高第也必得夫心傳之妙者并其人若意將而可于中參矣余始見之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為十篇篇標以目從其統而要非求效夫語孟之書也昔文中子所得雜焉其說類多格言納門弟子所錄後之病中說者謂其擬論語欲僭是豈文中子意哉余於是書亦慮後世有以議夫子也故輒記其始末名夫子之道日月其明泰山其高江海其大也豈後學所能形容夫子姓程諱某字正叔夫子之兄諱某謚明道先生亦時有言行錄於其間乾道丙戌正月十有八日南軒張栻序

河南程氏粹言目錄

上卷

論道篇

論學篇

論書篇

論政篇

論事篇

下卷

天地篇

聖賢篇

君臣篇

心性篇

人物篇

二程粹言卷之一

宋龜山楊　時

宋南軒張　栻

論道篇

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有適有莫於道已爲有間又況大毀裂而棄人倫者乎

子曰言所以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厭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於道不識素無涵蓄爾

子曰傳道爲難續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則失其本旨矣

或謂惟太虛爲虛子曰無非理也惟理爲實或曰莫大於太虛曰有形則有小大太虛何小大之可言

子曰有者不可謂之無猶人知識聞見歷數十年之後一旦念之昭昭然於心謂之無者非也謂之有者果安在哉

或問誠者專意之謂乎子曰誠者實理也專意何足以盡之呂大臨曰信哉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用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故曰誠者實理也

或問介甫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子曰言乎一事必分爲二介甫之學也道一也未有盡人而不盡天者也以天人爲二非道也子雲謂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亦猶是也或曰乾天道也坤地道也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其道則無二也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如止云通天文地理雖不能之何害爲儒

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

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子曰誠無不動者修身則身正治事則事理臨人則人化無往而不得志之正也

或問子所定昏禮有拜往制之儀何謂也子曰是時也以今觀古猶之今爲不同矣今人之語天貌象與古亦異而冕服觀以未必可稱也聖人之主化猶禹之治水耳宜順之而不逆宜遵之而不違隨時之義亦因有此時

子曰天下之害皆以遠本而末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王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人欲以復天理聖人之教也或曰然則未可盡去乎曰本末一道也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遜有節非威儀則不行尊卑有序非物采則無別文之與質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末勝而本喪則寧遠浮華而質朴之爲貴爾

子曰純於敬則已與理一無可克者無可復者

子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佛者之學若有止則有用

子曰觀生理可以知道

子曰至誠感通之道惟知道者識之

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指公爲仁也

子曰聖人以生死爲常事無可懼者佛者之學本於畏死故言之不已下愚之人故易以其說自恐至於學禪雖異於是然終歸於此蓋皆利心也或曰本以利心得之故學邪抑亦利心求之而有失也子曰本以利心得之故學者亦以利心失之也莊生所謂無常化者亦若是爾

韓侍郎曰道無真假子曰既無真則是假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尚何可說必曰是者爲真非者爲假不亦粲然而易明乎

子謂門人曰於佛氏之說不必窮也苟欲窮之而不能窮則已與之俱化矣曰然則何以能不疑曰苟不以其迹考之其迹如是其心何如哉豈可取其迹而不求其心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心迹猶形影無可判之理王仲淹之言非也助佛氏之說者必曰不當以其迹觀之吾不信也

子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較計之心一萌斯爲利矣

子曰便儇佼厲之人去道遠而

子曰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愛者仁之用子厚曰誠一物也

子曰苟無至誠雖建功立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其能久乎

或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子曰不致知也知之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醯之爲甘則人不能以[illegible]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或謂佛氏所謂定豈聖人所謂止乎子曰定則忘物而無所爲也止則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無與也

子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遇之在人矣哉

子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疑焉佛者厭苦根塵是則自利而已

子曰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

或問孝悌爲仁之本與子曰行仁自孝弟始孝弟仁之事也仁性也孝弟用也謂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可直曰仁之本則不可

或問仁與聖何以異子曰仁可以通上下而言聖名其極也有人於此一言一行仁矣亦可謂之仁而不可謂之聖至於盡人道者必謂之聖而亦可謂之仁

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或問敬子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子曰無適之謂一何以能見一而主之子曰齊莊整敕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

子曰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

子曰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無不誠者故曰誠者自成也

或問中庸可擇乎子曰既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識中庸之理而不忒或恐爲有不擇

子曰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故孔子曰吾衰也久矣

子曰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

子曰可欲是知舍以有諸已爲實若存若亡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不之見也

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不可曰以敬直內以義方外謂之敬義者猶曰行仁義云耳何直之有所謂直也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推而放諸四海而準

子曰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

子謂學者曰大道坦然而廣大淵然而深奧於何所用其力乎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無忠信則無物

子曰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不明於理何幾之能見

或問四端不言信何也子曰有不信故言有信譬之四方其位已定何不信之有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斯不信矣是故四端不言信

劉安節問仁與心何異子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子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子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爲仁也

子曰敬則無間斷文王之純如此

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

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

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

子曰今之語道者語高則遺卑語本則遺末孟子之書雖所記不主一端然無精粗之分通貫言之莫不盡者

子曰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

子曰晝然猶晝夜爾死生猶古今爾

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

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子曰無一亦無三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二而已

子曰天以生爲道

或問理義何以異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子曰形而上者存於灑埽應對之間理無小大故也

子曰理有盛衰有消長有盈益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所尚所以事天也

子曰理當笑過於中中則無不正者而正未必得中也

或問仁子曰聖賢言仁多矣會觀而體認之其必有見矣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愛情也仁性也仁者固博愛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或問何謂忠何謂恕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恕也

子曰不偏之謂中一物之不該一事之不爲一息之不存非中也以中無偏故也此道也言而不可易故既曰中又曰庸也

或問商聞□之事信乎子曰夫道不明於□□□列之徒竊測而□言之者也

或曰蹈水火白刃而無傷釋師亦或能之豈在誠乎子曰彼以邪心施道爲之常懷欺人之意何誠之有曰然則其能者何也子曰西方有幻術凡其所謂變化神通以駭衆人之耳目者皆幻也彼師所能通其餘緒耳

子曰異端之說雖小道必有可觀也然其流必害故不可以一言之中一事之當而兼取其大體也夫楊墨亦是堯舜而非桀紂其是非豈不當乎其所以是非之意爲竊言之似欲成其說耳

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己則不能然是己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

子曰世之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爲變詐之術而已也夫臨事之際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

或問信在四端猶土王四季乎子曰信無在無不在在易則至理也在孟子則配道義之氣也

或問大中子曰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中有二耶子曰非也發而中節是亦中也對中而言之則謂之和可也以其發故也

子謂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子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適所當爲非私之也

子曰因人情而節文之者禮也行之而人情宜之者義也

或問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乎曰雖無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存汝於靜也何如對曰謂之有物則不可然昭昭乎有所知覺也子曰有知覺則是動矣

曰人之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靜而已乎子曰汝必從事於敬以直內則知而得之矣曰何以未發言中子曰敬而無失所以中也凡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若俟人爲布置則不中矣

子曰或言方有內外是有間矣道無間方無內外

或問何謂時中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也若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蓋以事言之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也

或問外物宜惡諸子曰於道而無所見則累與惡皆不得見焉者亦原其當有當無當有也何惡之有當無也何絕之有

子曰理者禮也文也禮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

子曰昔聖人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自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仁義盡人之道矣

子曰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

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也

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矣盡人之道則能事鬼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子曰仕止久速惟其可不執於一故曰君子而時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寂然不動故曰天下之大本也

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能盡出處去就之道矣能盡出處去就之道則能盡死生之道矣其致一也

子曰有形皆器也無形惟道

子曰凡執守不定者皆不仁也

子曰釋氏言定異乎聖人之言止夫於有美惡因而美惡之美惡在物我無心焉苟曰吾之定不預於物然物未嘗忘也聖人曰止隨其所止而止之止其所也

子曰中無定方故不可執一今以四方之中為中則一方無中乎以中外之中為中則當外無中乎故自室而觀之有室之中而自堂觀之則室非中矣自堂而觀之有堂之中而自庭觀之則堂非中矣

子曰集義生氣方其未養也氣自氣耳惟集義以生則氣與義合無非道也合非所以言氣自其未養言之也

或問集義必於行事乎子曰內外一事豈獨事欲合義也

又問敬以直內其能不用意乎子曰其始安得不用意也久而成焉意亡矣又問必有事焉者其惟敬而已乎子曰敬以涵養也集義然後為有事也知敬而不知集義不幾於兀然無所為者乎

子曰佛氏之道一務上達而無下學本末間斷非道也

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

子曰論語所載其猶權衡尺度歟能以是揆事物者長短輕重較然自見矣

子曰敬則虛靜而虛靜非敬也

子曰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為大

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子曰仁孝之理備於訓辭之言學者斯須不存是離與仁孝遠矣

子曰無不敬者對越上帝之道也

子曰明理則無懼

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張蘇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今以無傳焉

或問釋氏有事事無礙觀如鏡燈包含萬象無有窮盡也此理有諸子曰佛氏善侈大其說也今一言以蔽之曰萬物一理耳夫百氏諸子未有不言道德仁義者考其歸宿則異乎聖人也佛氏其辭皆善適今即其言而究之則必曰吾不爲是也夫已出諸其口載之於書矣逃將何之

子曰佛之所謂世網者聖人所謂秉彜也盡去其秉彜然後爲道佛之所謂出世也而秉彜乎不可得而去也耳聞目見飲食男女之欲喜怒哀樂之變皆其性之自然今其言曰必盡絕是然後得天眞吾多見其喪天眞矣學者戒之謹之至於自信然後彼不能亂矣

或問愛何以非仁子曰愛出於情仁則性也仁者無偏照是必愛之

子曰謙者治益之道

子曰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子曰道無體而義有方

或問釋氏有言下覺何如子曰何必浮屠氏孟子言之矣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者知此事也覺者覺此理也

或問變與化何別于氏謂因形移易謂之變離形頓革謂之化疑其說之當也子曰非也變不離其體也化則蕩迹盡亡自然而已矣故曰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子曰盡己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

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莫大於道莫妙於神至大至妙宜若難言也聖人語之猶常事爾使學者玩而索之故其味長釋氏之言夸張閎侈將以駭人耳目而動其心意已盡而言未已故其味短

子曰聖人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故其道平直而易行佛氏厭苦棄捨造作費力皆非自然故失之遠

子曰佛氏求道猶以管窺天惟務上見而不燭四旁是以事至則不能變

子曰中庸天理也不極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乎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耳非二致也

子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子曰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情性之正

子曰一二而合爲三三見則一二亡矣離三而爲一二一二見而三亡矣方爲一二而求三既已成三又求一二是不知理

子曰喜怒皆天理謂之惡者或過或不及無非惡也楊墨之類是也

子曰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

子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故曰動靜一源

子曰氣充則理正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

或問何謂誠何謂道乎子曰自性言之爲誠自理言之爲

道其實一也

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能執之

子曰予頃見如理者有人說其而見蜘蛛捕蠅者或人聞之而曰某則為有殺害也大殺在物見在心而殺者以聲知之非乎顯歟

子曰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也此特為始學者言之耳論道之極無遠也無道也何所離不可離也

子曰使萬物無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

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須知之哉曰是猶揚雄所謂四知者乎子曰雖矣雖然人我之知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

呂大臨曰中者道之所由出也子曰非也大臨曰所謂道也性也中也和也名雖不同混之則一歟子曰中即道也汝以道出於中是道之於中也又為一物矣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各有當也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烏得混而一之乎大臨曰中即性也循性而行無非道者則由中而出莫非道也豈為性中又有中哉子曰性道可以合一而言中不可並性而一中也者狀性與道之言也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即天地方圓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非出於方圓矣中不可謂之性則道非出於中矣中之為義自過與不及而立名而指中為性可乎性不可容聲而論也率性之謂道則無不中也故稱中所以形容之也大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赤子之心至虛無倚豈非中乎此心所發無往而不

中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所謂允執厥中也子曰赤子之心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而謂指為中是不識大本也大臨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未有所知其心固不同也孟子所言特取其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耳非謂無毫髮之異也無過不及之謂中何從而知之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心虛而無所偏倚以應萬物之變何往而非中哉故大臨以赤子之心為中而曰中者道之所由出也子曰非謂無毫髮之異斯異矣大本則無異倚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求中之中去中不亦遠乎大臨曰然則夫子以赤子之心為已發者而未發之時謂之無心可乎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在人所見何如耳論愈析微則愈易差失言之未瑩則亦擇之未精耳大臨曰此則淺陋之學也敢不承教

論學篇

子曰識道以智為先入道以敬為本夫人測其心者茫茫然也將治心而不知其方者寇賊然也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故敬為學之大要

子曰學必先知仁知之矣敬以存之而已存而不失者心不無擇何事於防閑也理義益明何事於思索也斯道也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即我之用也孰物之數即我之體也

子曰行失卽悪亦改之而已事失卽亂亦治之而已苟非
自棄皆君子也
子曰犯而校者私已也不校者樂天也或曰然則無當報
者乎子曰其有報也亦循理而已
子曰所處於貧賤雖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
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貴於我
子曰彈琴而心不在焉則不成聲故曰琴者禁邪心也
蘇昞問脩辭何以立誠子曰苟以脩飾言語爲心是僞而
已
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與妄斯爲學矣
子曰世俗之言多失正如吳楚失之輕趙魏失之重既通
乎衆盡正之而不得則君子去其甚者而已

子曰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
爲心害
子曰學者欲得正必以顏子爲準的
蘇昞曰平居講習給答言也何益不若治經傳道爲枯業
之實耳子曰講習而無益蓋未嘗有得耳治經固學之
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
子曰射法具而發不中未正內志耳
子曰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章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
無是三者則將安歸必趨於聖人之道矣
或問有反身而不誠者何子曰是視身之與誠猶二物也
必以己合彼非能誠矣夫身既不誠則無樂矣
子謂劉安節曰吾學者進德不有異於綴文者耶有德矣
動無不利爲無不成何有不文若綴文之士不專則不
工專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乎呂大臨有
言學如元凱未免成癖文似相如未免類俳今之爲文
者一意於詞章藻繪之美務悅人之耳目非俳優而何
子曰能守節善矣亦貴乎適中而已節而過中是謂苦節
安能常且久耶
子曰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
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
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
由欲而動矣
子曰於上漫有所爭於下漫有所責其處己則莫不恕也
而可乎

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
子曰人之智思因神以發智短思敝神不會也會神必有
道
子曰古人謂心廣洪大無偏而不起之處得見其人亦可
與語矣
韓公與子坐皆目之昧明然而歎子曰常理也古猶今也
而何歎曰老而將去也子曰勿去可也曰奈何而勿去
子曰不能則去矣
子曰斟酌古今而去取之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能
無差忒
子曰可慨莫如節物之先慮
子曰遽悲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是安於義命

者
子曰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子曰飢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即廢天職
子曰學禮義者將度古先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
或問入道之功子曰立志志立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拱把至於合抱而干雲者有本故也
子曰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固自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
子曰思索經義不能於簡策之外脫然有獨見資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誤己亦且誤人也

或問有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
或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學乎子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
或問爲貧而仕不免於得失將何以免此子曰志勝氣從處命則無累矣曰在己可免也而親不悅奈何子曰爲己爲親非二事也其如命何人苟不知命見利必趨遇難必避得喪必動其異於小人者幾希聖人曰命云者爲中人而設也上智之于惟義之安雖曰求而得之然安於義而無求此樂天者之事也至於聞有命而不能安之則每下矣
或問爲文有害於大學之道乎子曰是其爲業也不專則不工也專則志局於此斯害也已學以養心之爲五經之言非聖人有意於文也采蘊所發自然而成也
或問游夏以文學稱何也曰汝謂其執簡秉筆從事於詞章之技乎
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
子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

子曰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遜而不矜
子曰物聚而無以養之則不能存息矣故君子動靜節宣所以養生也飲食衣服所以養形也威儀行動所以養德也推己及物所以養人也養道之所貴惟正而已矣
子曰言不可不謹傷於易則誕傷於煩則支己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君子所以非法不道也
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
子曰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克己自勝非君子之大勇不可能也
子曰凡人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識卑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
子曰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子曰學者好爲高論猶貧人談金辨其體色稱其輕重尚
其貴賤其實未必非也然終不如富人之有金未嘗自
言金之美也

子曰進學莫先乎致知養心莫大乎理義

子彥霖問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
欲不可以強人也子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
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

彥霖再問立德進德當何先子曰有既立而益進者上也
有勉而至於立者次也

或問必有事焉者其敬而已乎子曰敬所以涵養也集義
所謂必有事也不知集義是爲無事也曰義者中理之
謂乎子曰中理見乎事敬在心義以方外然後中理矣

粹言卷一　十九

曰義與敬何以異子曰敬所以持守也有是有非順理
而行者義也曰敬猶靜歟子曰言靜則老氏之學也

子曰處屯難之時而有致亨之道其惟正固乎非處難能
守正而不變者鮮矣

子曰自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
無所用學將何爲也

子曰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
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醒而不以爲恥未知之何也

子謂周行己曰今之進學者如登山方於平易皆能闊步
而進一遇峻險則止矣

子曰根本既立然後可立趨向趨向既立矣而所造有淺
深不同者勉與不勉故也

子曰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

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

子曰非仁必流介僻之人難能勝

子曰德有至偏理有至更能由言之可謂會學矣

子曰自得而至於無我者凡言實有無非所過之化也

子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

子曰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子曰力學而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將何其守耶

子曰語學者以其所未至不惟所聞不淡亦易忽於理

子曰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將禦焉

子曰德必見於行如行道合涉將阻日月之光炬火之
照則不可進矣故君子貴有識力學窮理則識益明照
知不惑進益銳矣

二程粹言卷一　二十

子曰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

子曰動以人則有妄動以天則無妄

子曰發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
自息

子曰學必激昂自進不至於成德不敢安也

或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
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強勉而已

子曰人之於患難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

子曰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子曰以富貴驕人者固不美矣以學問驕人者其害豈小
哉

子曰學者當務實一有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尚何所學哉或曰不猶賢於爲利者乎子曰淸濁雖不同其爲利心則一也然則沒世而名不稱孔子何爲而疾之也子曰非爲求名也爲無實之可稱耳

或問日新者益進乎抑謂無弊而已乎子曰有進意而求益者必日新

或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子曰未之聞也曾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豈謂爲心害乎

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賢否愚智有所不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學以知天爲本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故學者以從賢爲急

子曰學不博者不能守約志不篤者不能力行

或問學何如而謂之有得子曰其必默識心通乎爲誠明理而涵養之者次也聞之知之意億度之乘非得也

或問學必窮理物散萬殊何由而盡窮其理子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至善蓋非一端而已也又問泛然其何以會而通之子曰求一物而通萬殊雖顏子不敢謂能也夫亦積習既久則脫然自有該貫所以然者萬物一理故也

子曰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

子曰於所當爲者用意而爲之未免私心也

子曰致知則智明智明然後能擇

或問大學之教必使學者由發而後有所得如何其由發也子曰莫如敬

子曰學者以屏知見息思慮爲道不失於絕聖棄智必流於坐禪入定夫鑑之至明則萬物畢照鑑之常也而奚爲使之不照乎不能不與萬物接則有感必應知見不可屏而思慮不可息也欲無外誘之患惟內有主而後可主心者主敬也主敬者主一也不一則二三矣苟繫心於一事則他事無自入況於主敬乎

或問致知力行其功并進乎子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

子曰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

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爲之必無入善之理

子曰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

或問從俗可以從歟子曰於義有害者胡爲而可從

子曰學者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安於所不安也不能然者不見實理故也

或問何謂實理子曰灼然見其是非可否也古人有視死如歸者苟不見死重於義如見火之熱水之深無復疑則其能者未矣

子曰獨處而靜思者非難居廣而應天下者爲難

朱光庭問爲學之要子曰致致而爲之者窮其致物之際
也本與物交則敬而已自敬而動所謂爲學也
子曰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
用汐與吳師禮論王氏所學之失其爲我達之介甫曰
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有也非敢必以爲是介甫有以告
我則願反覆辨之辨之而明不有益於彼斯有益於我
矣
子曰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也及夫施於用則必
有其漸
子曰責善之道必也貴誠而不貴告則於人有相長之益
在己無自辱之患
子曰古之教人無一物不使之誠心如射與御之類是也

子曰怒在理而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
或謂學子必持脩其所業可以應有司之選今夫子每止
之使勿習何也子曰爲利以文詞取之苟可以應科則
亦足矣盡心力而篤之以期乎必得是惑也
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一老坐于門察其長幼出入
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
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今里巷之
語不可以觸耳也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
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或問道不明於後世其所學者爲何子曰教之者僞知之
學者之衆不患其不明也魯國一時賢者之衆非特天
授由學致也聖人既沒曠千有餘歲求一人如顏閔不
可得故教不立學不傳人材不期壞而自壞
或問燕處猶坐心不怠慢有諸子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
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
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子曰古所以成材之具今皆無矣惟理義入於人心者猶在
耳學者其可不勉乎
子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爲可憂也有輕
俊之資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
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子曰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悅之意猶浹洽於心而
發見於外況學而見理者乎雖然至於窮理而切切焉
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

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而養德無
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
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
汲於勢利也嘗心何以不喪哉
子曰學佛者於內外之道不備
子曰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
悠悠焉何從而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
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爲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
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
日姑待來日斯自棄也
子曰悖於天理者嗜慾亂之耳

子曰子厚以禮立教使學者有所據守也

子曰學者於聖人無卓然之獨見則是聞人之言云耳因曰亦云耳而已

子曰學不純則不得其所止中無止則不能不外求譬夫家有藏寶者豈復假人以為玩乎

潘康仲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子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

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固因學為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子曰蘇呂二子皆以知見聞見為學之患吾喜其近道必欲堅叩明其辨可與終其說矣夫人之學非自願其有差也知之不至則流別於邪今陷溺於異端亦不得免焉耳

子曰呂進伯老矣慮學問之不進憂年數之不足恐無所聞而遂死焉亦可謂之好學也

子曰養勇之法求之太急故性氣輕軼而難御凡長育人材也教之存寬待之以久然後化成而俗美

或問夫子有言昔之惑人因其迷闇今之惑人因其高明切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何惑乎子曰語其質不偏彼淡於佛氏之學者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數等所謂智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偏何過之有

子厚曰十詩之作將以驗天心於語默也子曰今是有言亦何得已乎

子謂子厚曰關中之士語學而及政論政而及禮樂兵刑之學庶幾善學者子厚曰如其誠然則志大不為名亦知學貴於有用也學古道以行今則役其之驟不必屑屑而難之求而措之可也

或問學者何以求老之眾也子曰違禮而不遂者為其所膠固而放情而不由者是法度之拘已也必賚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或問學者多溺於佛說何也子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老矣智力屈矣其心欲遂止焉則又不自安一聞超騰侈大之說是以說而入之然則可反乎子曰譏固者亦難反嘗譬之行人適乎川逆其進則難也由高乎其前木陵乎其下而進之為難也於是焉而有捷徑則欣然而從之其勢然也夫托乎逆旅者豈不得家居之安爾未有人既安於家而又樂舍於逆旅者也

子曰林大節小聽然得一言即躬從學者可畏矣如聞斯行之間而不行日為九矣

子謂門人曰昔日之會談客宴者紛紛皆有所不能噫此風俗成其何能救也古者釋氏盛時尚只是崇像設教其害小爾今之言者乃及乎性命道德謂佛為不可不學使明智之士先受其惑嗚呼清談甚於晉宋是有甚者乎夫明智之士中人以上之資也其才足以自立則

反之難矣學者必至於自信而不惑則彼不能亂不然猶之淫言美色戒而遠之尚恐不免也

侯仲良曰夫子在講筵必廣引博喻以曉人上一日講沈思范堯夫問曰美哉何記憶之富也子對曰以不記憶也若有心於記憶亦不能記矣

或人有自名導氣養生者問子亦知之乎子曰吾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節嗜慾定心氣如此而已

子曰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格物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若曰窮其理云爾窮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

子曰格物適道之始思所以格物而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子曰大學於誠意正心皆言其道至於格物則不言獨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意得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於聖人不知格物而欲意誠心正而後身脩者未有能中於理者也

子曰學莫貴乎自得非在人也

子曰見攝生者而問長生可謂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可謂大惑

子曰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而成物今之學者爲人而喪己

子曰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習見之熟也習聞之久也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

子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師者何也謂理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

子曰君子之學貴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子曰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

子曰進學不誠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今未習曲藝亦必誠而後精況欲趨衆禽爲君子者乎

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者乎子曰漠然未嘗思自以爲得之者未之有也

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臨震懼死生而色不變當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子曰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順則詳

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其末者考詳略採同異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

子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子曰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子曰人皆可以為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聖人而自已者皆自棄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子曰學以不欺闇室為始

子曰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為貴

子曰讀說非古也學者必潛心積慮涵養而自得之今一日看說過以資為敬非有益也

子曰學而為名內不足也

子曰踐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

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

子曰有捷俊之才者多入於不當從學不貴

子曰有慾則不剛剛者不屈於慾

子曰克己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

子曰學貴於通執一而不通將不勝其疑矣通莫如理

子曰顏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論書篇

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

子曰堯夫曆差之法妙絕乎古人矣蓋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虛求之是以不差陰常虧陽常盈差之所由也皆自下而上之行曆也謂數百年之後當有一日之差

子何不大慮其差也則以所差之分分於所曆之年以考每歲所差之多少闊之疏密而差終不可定也

子曰五經之言涵蓄渾然無精粗之別

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然以通語孟為先

或曰春秋發微子曰述法而不通意

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善學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非知易者也

子曰古謂六經為六藝之文何其求之於淺也

劉絢問孔子何為作春秋子曰由堯舜至於周文質損益其變極矣其法詳矣仲尼參酌其宜以為萬世王制之所折中焉此作春秋之本意也觀其告顏子為邦之道可見矣

子曰春秋書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天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大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子曰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道即夷之韓子謂春秋謹嚴其得之矣

子曰諸侯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故春秋曰春王正月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或問易有人道何也子曰聖人盡道而無邪故曰人道亦當之夫子猶堯舜禪遜湯武放伐之類也道無不中

也無不常也以世人所不常見則謂之大過於常耳是
故立非常之大事與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
過之非而實與所過也
子曰素問出於戰國之際或以爲三墳者非也然其言亦
有可取者或問何謂也子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
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豈不常哉若運氣則不可用
子曰陰陽運物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
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
失
子曰禮記之文多謬誤者儒行經解非聖人之言也夏后
氏郊鯀之篇皆未可據也
子曰周禮之書多訛闕然周公致太平之法亦存焉在學

者審其是非而去取之爾
子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
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子曰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
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
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本朝經典比之前代爲盛
然三十年以來議論尚同學者於訓傳言語之中不復
致思而道不明矣
子曰魯威公弑君而自立其無歲不及諸侯之盟會者所
以結外援而自固也其遠與戎盟於秋危之而書至者
以謂戎也苟不知鄭與陳之黨惡而同爲不義則必就
之矣此居夷浮海之意也

子曰自古篡弑多出於公族蓋其自謂曰先君子孫也可
以君國而國人亦以爲然從而奉之也聖人明大義以
示萬世故入春秋之初其弑君者皆絕屬籍著爲大惡
既自絕於先君之世矣豈得復爲子孫也古者公侯刑
死則無服況於弑君乎此義既明矣而或有以屬稱者
可見其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階亂也春秋所書大縣
事同則辭同後之學因以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
其義各不同蓋不可以例斷也
子曰原爲二銘以啓學者其一曰訂頑訂頑曰云云楊子問
西銘深發聖人之微意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至於
兼愛後世有聖賢而推本而亂未免歸過於橫渠夫子
蓋爲一言推明其用乎子曰橫渠立言誠有過乃在正

蒙至若訂頑明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
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
則愛合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
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
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斯亡也子比而同之過矣
未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用不亦異
乎楊子曰時也昔從明道即授以此書於是始知爲學
之大方固將終身服之豈敢疑其失於墨氏比也然其
書以民爲同胞鰥寡孤獨爲兄弟非明者默識焉知理
一而分之殊孰能疑其流至於兼愛非謂其言之發與
墨氏同也夫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遠近親疏各
當其分所以施之其心一揆所謂平施也昔意西銘有

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統其爵有未達也今夫子開諭
學者當無惑矣
或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逼切者乎子曰子厚之爲人
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
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渾然無
圭角之可見也
或曰聖賢氣象何自而見之子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子曰訂頑言純而意備仁之體也充而盡之聖人之事也
子厚之識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耳
子謂門弟子曰昔吾受易於周子使吾求仲尼顏子之所
樂要哉此言二三子志之
子曰乾坤毀無以見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夫所謂

易也此也密也果何物乎聖人所以示人者深且明矣
學者讀思當自得之得之則於退藏之密奚遠乎
子曰讀書而不玩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專精於文義
則必固滯而無所通達矣
或問王介甫有言乾之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如
何子曰使人臣每懷此心大亂之道也且不識湯武之
事矣然則謂何子曰知大人之道爲可至則學而至之
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或問胡先生以九四爲太子爻可乎子曰胡爲而不可當
大臣則爲大臣當儲貳則爲儲貳顧用之如何耳苟知
其一而不知其變則三百八十四爻止於三百八十四
事而已矣

子曰夫人之說無可極者惟朋友講習以相資益爲說之
至也
子曰大學孔子之遺言也學者由是而學則不迷於入德
之門也
子曰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不分物我成德之事也
或問人以能立爲能賢而易取於隨何也子曰隨者順理
之謂也人君以之聽善臣下以之奉命學者以之徙義
處事以之從長豈不立哉言各有當也若夫隨時而動
合宜適變不可以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可與權者
不能與也
子曰由孟子可以觀物
或問窮經旨當何所先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約所在

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
爲
子曰凡書載事容有重輕而過其實學者當識其義而已
苟信於辭則或有害於義曾不若無書之爲愈也
子曰孟子言三代學制與王制所記不同王制有漢儒之
說矣
子曰孟子養氣之論學者所當潛心也勿忘勿助長養道
當然非氣也雖然既已名之曰氣則非漠然無形體可
識也如其漠然無形體尚何養之有是故語其體則與
道合語其用則無非義也
子曰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也
子曰春秋之時諸侯不禀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

事而常責夫彼使伐者苟其加於己則引咎自責或辭
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告
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
戰則以與之戰者為主責已絕亂之道也
劉絢問讀春秋以何道為準子曰其中庸乎欲知中庸其
惟權乎權之為言稱輕重之義也權義而上不可容聲
矣在人所見知何如耳
張閎中曰易之義起於數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
有數易者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理而象數在
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
家之所尚管輅郭璞之流是也非聖人之道也閎中曰
象數在理中何謂也子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

既見乎辭則可以由辭而觀象故曰得其理則象數舉
矣
子曰乾九二聖人之學也坤六二賢人之學也此其
大致也若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雖聖人不越乎此
無異道故也
子為易傳成門人再三請傳不可問其故子曰尚不祈
有少進也乎時年已七十餘矣
子曰卜筮有疑心則不應
子曰孔子之言莫非自然孟子之言莫非實事
子曰曆法之要以日為本日正則餘皆可推矣
或問蒙之上九不利為寇夫寇亦可為而聖人教之以利
乎子曰非是之謂也昏蒙之極有如苗者征而誅之

若今之漢武窮兵黷武所自為寇也
謝師直與明道論春秋明道或可之又以易問道不可師
直循作色他日又以問伊川伊川曰二君知易矣師直
曰伯淳不我與而子何為有是言也子曰忠則史之勢
而屈以下問忠未學之罪而直言無隱是固易之道也
子讀春秋至齊人之會數日曰誠之能感人也晉悼公
推誠以待反覆之鄭人而不疑鄭自是而不復背晉者
十有四年蓋誠之能感人也
子曰春秋書師於諸侯不書於夷狄不能敵上也於夷狄
不書戰夷狄不能抗上也此卽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
也
子既老門人猶請易傳敬而習之得以視質諸疑子曰書

雖未出而易未嘗不傳也但知之者鮮耳其後黨論大
興門人弟子散而四方獨張繹受其書於垂絕之日
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所學於古者比後世為
未缺也然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矣今之禮
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漢儒所傳會者多矣而欲句為之
解字為之訓固已不可又況一一追效遵而行之乎
子曰禮儀三千非挾民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
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教人以博雜
為功也所以由博而約明理物也
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為聖
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
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其必有見矣

子曰詩書之言帝者皆有主宰之意者也言天者皆有涵覆之意者也言王者皆公共無私之意也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

或問嚴父配天何以不言武王而曰周公其人也子曰周家制作皆自周公故言禮必歸焉

或問周公既祀三王而欲藏其文於金縢之匱中豈逆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證之乎子曰以近世祝冊觀之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冊未有焚埋之禮也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

子曰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為惡之原則終不得也易曰豶豕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

子曰先儒有言乾位西北坤位東南今以人觀之無乎不在何獨有於西北又曰乾位在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夫風雷山澤水火之六物者適天之用猶人之身耳目口鼻各致其用而身未嘗有為也則可乎

子曰盡天理斯謂之易

子曰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

子曰退之作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心矣

子曰作詩者未必皆聖賢孔子之取也取其止於禮義而已然此君以碩鼠目君爲稜命疑於刺或有害也不以辭害意可也

子曰先儒以考槃不復見君而作之永誓不諼若心實若是也此非君子之心也痛絕之君如矣乃若孟子則每有願見道而不忍去之意今曰君一不我用我則永誓而不見也豈君子之心哉或曰然則爲此詩者何謂也子曰賢者退而窮處雖去而不忘君猶緇衣之流也君臣之義猶父子之恩安得不怨故於落寂而不忘未陳其不得見君而告之又自陳此情之不許也忠厚之至也

子曰上古世淳而人朴順事而為治耳至堯始為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為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

或曰大學在止於至善敢問何謂至善子曰理義精微不可得而名言也姑以至善目之默識可也

或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故堯之治必先克明峻德之人然後以親九族

或曰文中子答或人學易之問曰終日乾乾可也此盡道之言也文王之聖純亦不已耳子曰凡講經義等次推而上之苟有不盡者然理不若是也終日乾乾未足以盡易在九三可也苟曰乾乾者不已也不已者道也道者易也智又進而上之雖無不可者然理不若是也

子論易至履卦曰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者則君舉而進之

士知脩其身學成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而天下紛然欲其不亂難矣

子曰農夫勤稼播種五穀絲麻吾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械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脩其聖人之道言以待後之學者庶為小補耳

或問制器取諸象也而象器以為卦乎子曰象在乎卦而卦不必先器也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由之而不能知之故設卦以示之耳

或問麟鳳和氣所生太平之應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見獲於春秋之季何也子曰聖人之生乃天

地變感五行之秀會也以仲尼元聖尚生於春秋之時而況麟乎

子曰論語一書未易讀也有既讀之而煥然如未嘗讀者有得一二而啟悅其心者有通體誠好之者有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子曰讀論語而不知道所謂雖多奚為也於是有要約精至之言能淺窮之而有所見則不難於觀五經矣

子曰艮止其所也萬物各止其所分無不定矣

論政篇

子曰孔子為政先正名名實相須故也一事苟則無不苟者矣

子曰舍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子曰八十四聲各盡其清濁之極然後可以考中聲必本乎律不得乎律則中聲不可得矣律者自然之數也今世有三命之術以五行支幹納音推之蓋律之遺也而用之者不免欲度前繩為之待其工必自律起而律必取於黃鍾以律管定尺蓋中氣乎天地非積秬黍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物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也今則不可矣

子曰發視之心無有極也貴貴尊賢之義亦何有極乎

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綏仇敵為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洪之道而與己異者一皆棄絕之

不幾於棄天下以譬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子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既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子曰公為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人蓋常事耳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詰愧且悔者久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李籲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何如子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己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

子曰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

子曰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子曰爲治而不法三代苟道也虞舜不可及已三代之治其可復必也

子曰封禪本於祭天後世行之祇以自誇美而已王仲淹曰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斯言當矣或曰周頌告於神明非乎子曰陳先王之功德而非自誇美也

子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

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而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量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明道守官京兆南山有石佛放光於頂上遠近聚觀男女族集爲政者畏其神而莫敢止子使戒其徒曰我有官守不能往也當取其首來觀之耳自是光遂滅人亦不不復疑也

子曰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所不通無所不應者正而已矣正者虛中無我之謂也以有繫之私心膠於一隅主於一事其能廓然通應而無不徧乎

子曰治亂必求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又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夫善救則前弊可革矣善備則後利可久矣此古聖人所以新天下垂後世之道

子曰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也始既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

子謂子厚曰議法既備必有可行之道子厚曰非敢言也顧欲載之空言庶有取之者耳子曰不行於今而後世有行之者亡也

子曰聖王爲治脩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

子曰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與

劉安世問百世可知之道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仗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尊尚之勢當然也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禮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爲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有胥爲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元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反選武才人以刺王妃

入也納壽王如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爲中國患而藩鎭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君人爲而致也

子曰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池之所恃其人爲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險之大用也

子曰一代而後漢爲治唐次之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子曰戰國之際小國介乎強大之間而足以自持者先王之分界約束未亡故也今混一之形如萬頃之澤雖宗藩旣久矣故人心帖然柔伏雖有姦猾欲起而無端也

子曰善爲治者莫善乎靜以守之而或擾之猶風過乎澤波濤洶湧不之實難故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者天下之勢也

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子曰今責罪官吏無養廉恥之道或曰何類子曰如徒流杖徒以銅贖之類也古者貴不廉曰簠簋不飾而已忠厚之至也

子曰賜進士第使衛士擁之以見天子不若使趨進而辭客也大臣就不由此塗出立侍天子之側倚無愧乎子厚曰先示以第名使以次見則亦可矣

有少監連繫于越獄子曰卿監以上無逮繫獄其近於君也君有一時之命有司必執常法而不敢從爲君無忌命而有司請加之桎梏下則叛法上則無君非之大也

子厚曰獄情不得則如之何子曰寧獄情之不得而朝廷之大義不可虧也

子曰後世有治獄而無治市府公則有其政矣曾參之治齊以獄市爲寄其時爲近古也

子曰舉措合義則民心服

子曰治則有爲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

或問敬者威儀儼恪之謂乎子曰非也是所以成敬之具爾

子曰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

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

或人謀仕於子邑尉責重邑簿責輕子曰尉能治盜而已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治邑宜使民不爲盜也而謂責輕可乎

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子曰苟能充其職則[illegible]耶無冤民矣

子曰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

子曰游定公之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誠如是亦可從政矣

或問續夫猶是處之若何而後宜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

子曰今之度量權衡非古法之正也其[illegible]可用凡

物不出於自然必人為之而後成惟古人能得其自然
也
子曰周道踰政之邪上下習應為有以協和其□□物
矣人地造化成物有已
子曰今代之規矩作□□矣何欲之無法而不均是以
役於事也
子曰世未嘗無美材也道不明於天下則無與成其材古
人之於詩猶今人之歌曲閭閻市稚皆習聞而知道之
故通其義後世老師宿儒不能曉也何以興於詩
乎古禮既廢人倫不明治家無法祭則不及其祖喪必
僧之是用何以立於禮乎古人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
以養其血氣行步有佩玉登車有鸞和無故而不去琴

瑟今也俱亡之矣何以成於樂乎是古之成材也易今
之成材也難
晉城縣有令宰署名有廳道記之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
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
而廢其後惟有功德者或記之碣史與人因殘之極者
以時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唐之有天下數
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亦多矣然其所書大率纔
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
傳然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
賢為之且不能倉卒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為之
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
行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而乃浹因而不變今之

為吏一歲而代者固已遠之矣使皆知禮自其始至
朝夕汲汲然圖所施設則教令未熟民猶未信而已
去矣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而盡
去其舊則其迹固已亡除而況因循不職者乎人以易
息之政而又無以記其傳則官其去皆未幾而寂寥無
聞焉故闕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今有書前政之名
氏以為記者因述古第其先後而記之使民觀其名而
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為師戒云爾
子曰兵以正為本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
強驅之耳故師之道以聖人重焉東征西怨義正故
也子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有師無法幸而不敗耳
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而前之法初有明道聽其言職言於上曰明者見於未形
智者防於未亂安危之本在人情治亂之機係事始究
心暇亂則有言不信矣為政協和則所為必成矣今條
例司勸不行上官聽命成之乃舉一偏而盡理公議
因小事而先動眾心難乎其能濟矣
子曰唐朝政事何之門者猶近乎六官之制第法不具爾
官文周官名存後亦有可觀者也隋文之法無不會者
而多以聽吏故不足以持久
或問孔子何謂大門曰為國者武備不可廢則眾除而講
肆之有時有備保國守民之道也魯之秋八月則是六
月也修建固其城郭害人其失政甚矣□□而為之無
及也無事而為之亦動也是以聖人不□

子曰居今之世則當安今之法令治今之世則當酌古以處時制度必一切更張而可為也亦何義乎

子曰後漢名節之風既成未必皆自得也然一變可至於道矣

子謂子厚曰洛之俗難化於秦之俗子厚曰秦之士俗尤厚亦和叔啓之有力焉今而用禮漸成風化矣子曰由其氣質之勁勇於行也子厚曰亦自吾規矩不迫也

子曰先王以仁義得天下而教化之後世以智力取天下而糾持之古今之所以相絕者遠矣

子曰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之三重既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子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為正則事之悖繆者也

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子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以彼之才之言而行其學故其效易以入人始也以利從久則心化之今而既安矣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衆心既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改也

子曰赤子未有知未能言其志意嗜欲未可求而其母知之何也愛之至謂出於誠也視民如父母之於赤子何失之有

子曰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

子曰治道有自本而言有就事而言自本而言莫大乎引君當道君正而國定矣就事而言未有不變而能有為者也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補

子曰行[illegible]發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子曰用兵以能聚散為上

子曰古無之而今有之者一釋老是也

子曰有田則有民有民則有兵

侯仲良侍坐語及牛李朋黨事子曰作成人材難變化人才易元豐諸人其才皆有用繫君相變化之耳凡人之

情豈甘心以小人自為也在小人者用之於君子則其為用未必不賢於今之人也

子曰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

子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

子曰宗子[illegible]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

子曰漢文誅薄昭李德裕謂誅之是温公謂誅之非考之於史不見所以誅之之故則未知昭有罪漢遣使治之而殺漢使乎抑將與漢使飲酒因怒而致殺也誅之不以罪太后憂悒不食而至於大故則如之何如治其罪

而殺王朝之使者雖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昭之死不可
免必知權其輕重然後可議其誅之當否也

子曰論治者貴識體

子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
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
者道之用也

子曰古之時分教和以職人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
端政在堯舜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
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是曆爲一技之事而與
政分矣

呂進明爲使者河東子問之曰爲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
法子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若衆之意

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爲者也昔明道爲
邑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爲
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
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爲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
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必大駭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
之又何嫌乎

子移書河東使者呂進明曰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
於誠敬汾武遂祀地小於汾陽既并稍矣後世之人又
建祠字且失亦甚因唐人有妖人作象安道傳之遂以
配食焉誣瀆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
尚何爲哉宜以其象投之河流不必請於朝不必請於
衆不必憂後患乎勿疑也

子移書河東帥曰公爲鎮之初命百吏今必曰虜既再犯
河外不復來也可高枕矣此狃常者不知奇勝之道也
夫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
今日彼不徒興大衆必不利於河外既空之地是大不
然彼誠不出若存意散爲數壘已足以勞敵一道爲利
大矣何必負敵而歸然後爲利也夫謀不慢其實無計
可乎於綴兵衆論既　公獨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
故爲今之計寧損力於不用而惜功而致悔皆獨使敵
入知我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人信吾可恃而願往則
數年之內遂致全實疆場安矣此長久之策也自古乘
塞禦敵必用土豪招徠撫養多在偏將今日之事則異
於是某以偏稗之族思所報也是以有言惟公念之

論事篇

子曰行事在審己不必恤浮議而忘審己其心馳
矣

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息則一事生生息之際無一毫之
間猶果不食即爲復矣

子曰久閑事機則機心生方其閑時而嘗入其趣則猶物
之遂種未有不生者也

子曰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
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
極也堯舜是也

子曰或謂貧者好貧哉而忘富貴足反人之情也所以異
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或人患多事子曰世事非人事也人所不得已者爲之

子曰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子曰人以料事爲明則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

或問舉事之道子曰因其當然而中節之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皆造端而非因也有爲乎子曰因風氣之宜不待先時而開人也如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又何必累聖繼聖而後備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已

子曰疾而委身於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況事親乎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也

子曰關中學者正禮文乃一時之事倘必也修身立教然後風化及乎後世

子曰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本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也者天下之大害眾人之所必去也

子曰惟篤實可以當大事

子曰發不中節者處事則不精辨事則不記

子曰豫備也豫逸也事豫備則逸樂

子曰爲變皆在人謂其實無一事

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不能大爲者由用之不盡耳

子曰君子之遇事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

子曰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太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日勇矣

子曰翰院獨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致古所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

子曰校事大小其弊必至於枉尺直尋

子曰西邊用師非小故也不聞一人勿止其事者自古舉事不以大小必度其是非可否於衆庶而不敢專也今雖公卿擇其人而況其下者[illegible]之程如此幾何不至於一言喪邦

子曰凡避嫌處事者皆內不足所爲誠公矣初何嫌之足避乎

新法將行明道言於上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以順道則事無不成者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一時之功者未聞輔弼之論乖庶之心從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施措失宜沮廢公論因政異出名分不正用賤陵貴以不肖治賢者乎凡此皆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就緒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非朝廷之福也今天時未順地震連年人心日益搖動此陛下所宜仰觀俯察而深念者也

子曰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也微顯一源也古之所謂善學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子曰外事之不知非患也人患不能自見耳子曰古之強

有力者將以行慾令之疏有力者將以為亂

子曰公天下之事苟以私意爲之斯不公矣

子曰用天下之事[illegible]於[illegible]亦足樂矣

子曰世以隨俗爲和非也流徇而已矣君子之和和於義

子曰官守當其事不可以苟免

子曰[illegible]篇不可用於今之世風氣殊也不泥其迹而務其本不于飲而匕筯使其宜於世而未有聖人亦必作之矣

呂申公嘗爲處士常快快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鄒人曾辨以語明道且告之術明道曰然不可以是而懈於好賢之心也申公瞿然謝之

子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

子曰好疑者於事未至而疑端先萌好周者於事未形而周端先著皆心之病也

二程粹言卷之二

宋 龜山楊 時 訂定
宋 南軒張 栻 編次

天地篇

子曰霜金氣也露星月之氣也露結爲霜非也雨出陰陽相薄而成者沴氣也

子曰雨木冰者上溫而下寒也雨雹不夜作上溫而下溢也

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

劉安節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而然歟於其心忽然開悟雷霆而死乎子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使之乎子曰大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子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illegible]之迹有諸子曰有之大河之患少於唐多於今[illegible]火[illegible]十也

問[illegible]必有災之[illegible]其處之之道曰人成人[illegible]故少人命可以人勝也[illegible]生者[illegible]皆[illegible]因[illegible]之[illegible]有是理邪

子曰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

子曰致敬乎鬼神理也瀆鬼神而求之則不知矣

子曰陰過之所必害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欲無害者惟過爲防耳弗過防之從或成之

或問天帝之異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

子曰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

或問日月有定形乎抑氣散而復聚也子曰難言也然究其極致則二端一而已

范蜀公言鬼神之際曰佛氏謂生爲此死爲彼無是理也子曰公無惑則有是言也蜀公曰鬼神影響則世有之子曰公有所見則無是言也

子曰卜筮在我而應之者蓍龜也祭祀在我而享之者鬼神也夫豈有二理哉亦一人之心而已卜筮者以是心求之其應如響苟以私意及頻瀆而問焉未有能應者蓋無其理也古之言事鬼神者曰如有聞如有見爲則是鬼神答之矣非眞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誣歟

子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理無二也若夫天之所爲人之所能則各有分矣

子曰天地之心以復而見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

子曰大人之道奉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亦順理而已矣

或問鬼神之有無子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子曰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

子曰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

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

子曰天地日月其理一致月受日光而不爲之虧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天氣不下降天氣下降至於地中生育萬物者乃天之氣也

或問日食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子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然則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子曰似之未易言也

子曰君子宜獲福於天而有貧賤夭折者氣之所鍾有不周耳

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強齊之豈能齊也

或謂張繹曰吾乎於閑靜之地則灑然心悅吾疑其未有也繹以告子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能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修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

或問人多惑於鬼神怪異之說何也子曰不明理故也求之於事則奚益求之於理則無蔽故君子窮理而已

子曰古今異宜人有所不便者風氣之異也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異於古耳日何食不受日光也何爲不受與

日相當陰盛亢陽不下於日也古者鼓以救日月之食然則月之食亦可鼓者以其助陽歟

子曰五祀非先王之典以為報邪則遺其重而舉其輕者矣門之用雖大於井之功乎祭門而不祭井何說也

子曰常人之家僅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誠敬而已

子曰靜動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

子曰史遷曰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耶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

子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鬼神者數也數者氣之用也

或謂殺孝婦而旱豈非衆冤所感邪子曰衆心固冤之非而一人之精誠自足以動天地也然則殺孝婦而雨豈婦冤既釋邪子曰冤氣固散矣而衆心之情亦平也

子曰天地之間寒暑均於進退未嘗有意於偏側也顧處之有道耳聖人即天地也

子曰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為中庸也

子曰萬物皆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

子曰事鬼神易為尸難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則可盡其道矣惟尸象神祖考所以來格者也後世巫覡蓋尸之遺意但流為偽妄不足以通幽明矣致神必用尸後世直以尊卑勢遂不行三代之末亦不得已焉而廢耳

子曰物之名義與氣理通貫天之所以為天本何為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名者出於理音出於氣字書由是不可勝窮矣

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

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為故也使知巧而為之未有能不息也

子曰在此而夢彼心感通也已死而夢見理感通也明乎感通則何遠近死生今古之別哉楊定鬼神之說其能外是乎

子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闔闢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或問天地何以不與聖人同憂也子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

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

聖賢篇

或問聖人有過乎子曰聖人而有過則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夫子學易而後無大過者何謂也子曰非是之謂也猶刪詩定書正樂之意也自期年乎七十然後乃贊易則易道之過謬者無矣曰易亦有過乎曰如人求之

類亂易者多矣

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若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曰吾無隱乎爾吾非生而知好古敏而求之者也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等而進也

子曰損益文質隨時之宜三王之法也孔子告顏淵為邦者萬世不易之法也

子曰孟子論子濯孺子之事特曰不背師可稱也非言事君之道也事君而若此不忠之大也

子曰管仲之仁止以其事稱其人也猶言仁之功術耳非全仁也

或問泰伯之讓子曰不立一也逃之一也文身一也

或問趙盾越境果可免乎子曰越境而反且不討賊猶不免也必也越境而不反然後可免耳

子曰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耳

子曰桓魋不能害己孔子知矣乃微服避宋象將殺己舜知之矣乃同其憂喜饑溺而死有命焉而禹稷必救之國祚修短有數焉而周公必祈之知性命並行而不相悖然後明聖人之用

子曰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為己任哉

或問聖人亦有為貧之仕乎子曰為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為之兆乎曰非也為其可忘則為之兆也或人因以是疑子從仕子曰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為之謀耳

子曰子厚之氣似明道

子曰天子之職守宗廟而堯舜以天下與人諸侯之職守社稷而太王去之惟聖賢乃與於此學者守法可也

子曰聖賢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也能使小人不敢肆其惡而已夫小人之本心亦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故四凶立堯朝必順而聽命聖人豈不察其終出於惡哉亦喜其面革畏罪而已苟誠信其假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是以惟堯舜之聖於此未嘗懈戒以所當戒也

或問伐國不問仁人然則古之人不伐國其伐者皆非仁人乎子曰展禽之時諸侯以土地之故殘民逞欲不義之伐多矣仁人所不忍見也況忍言之乎昔武王伐紂則無非仁人也

子曰弱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

子曰信一也而有淺深七十子問言於仲尼則終身守之而不必知道此信於人者也若夫自信篤行而移之

劉安節問曰思慮於晝而夢其事者正乎不正乎子曰是亦心動也曰孔子夢見周公何也子曰聖人無非誠夢亦誠不夢亦誠夢則有矣夢見周公則有矣亦豈寢而必夢夢而必見周公歟

子謂楊迪曰近世學問異端多矣而不久大嗟夫二三子

豈皆智不足以知之由不能自立于衆說紛然之間耶信不篤故也仲尼之門人其所見非盡能與聖人同也惟不敢執己而惟師之信故求而後得夫信而加思乃致知之方也若紛然用疑終亦必亡而已矣

子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漢王允唐李德裕功未及成而禍敗從之者不知苞桑之戒也

李覯有言使管仲而不死因嬖佞六人何傷威公之伯乎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嬖佞之心未萌也既熾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溺心於女色而盡心於用賢也

或問郭璞以鳩占何理也子曰舉此意向此事則有此兆象矣非鳩可占也使鳩可占非獨鳩也

或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不死乎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子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雖父母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決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子曰有可者遂行明是之理也有不可者如所使之從以親隨亦須從人誠使而役身則亂民也

子曰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及也穆生得酒醴而去免於胥靡之辱又形於十年之隱免於竇獄之禍薛由守貞其之節免於新室之汙其知幾矣

子曰漢世之賢良舉而後至若公孫弘猶強起之者今則求舉而自進也抑曰欲廷對天子之問言天下之事猶

之可也苟志於科目之美爲進取之資而已得則肆失則沮肆則悦沮則悲不賢不良況加於此

子曰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天下之難者李固王允周顗王導之徒是已

劉安世問高宗得傳說於夢何理也子曰其心求賢輔雖寤寐不忘也故精神既至則兆見乎夢文王卜獵而獲太公亦猶是也曰然學之者得乎曰正受之者未乎曰猶之明鑑有物必見其形而已無物則未見故

或問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其有是理邪抑曰爲之命邪子曰其欲代其兄之死也發於至誠而奚命之論然則在聖人則有可移之理也

子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

子曰仲尼無迹顏子之迹微顯孟子之迹著見

子曰孔子示不逆如思之學於後世和氣自然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以其才用言亦時焉而已矣學者以顏子爲師則於聖人之氣象類矣

子曰古人以兄弟之子猶子也而人自以私意小智觀之不見其猶也或謂孔子嫁其女異於兄弟之女是又以私意小智觀之不知聖人之心也人之于嫁以因其年德何如而歸之何避嫌之有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而況聖人乎

子曰陳平知宰相之職近乎有學

子曰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

子曰伯夷不食周粟其道雖隘而又能不念舊惡其量亦宏

朱光庭問周公仰而思之者其果有所合乎子曰周公固無不合者矣如其有之則必若是其勤勞而不敢已也

子曰游酢楊時始也為佛氏之學既而知不足安也則來有所請庶乎其能變

謝良佐既見明道退而門人問曰良佐何如子曰其才能廣而充之吾道有望矣

子曰顏子虛中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

子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子曰邦無道而自晦以免患可以為智矣而比干則非不知也

子曰顏孟知之所至則同至於渾然溫淳則未若顏子者

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發人也

子曰堯舜生而知之者也湯武學而至之者也文之德似堯舜禹之德似湯武雖然皆聖人也

子曰身之言履也反之言歸乎正也

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猶春生也孟子則兼秋殺見之矣

子曰學聖人者必觀其氣象鄉黨所載善乎其形容也讀

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見乎其人

子曰晉魏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為者也

子曰顏子其體頗微耳在充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須求粹耳在養之而已

子曰傳聖人之道以篤實得之者曾子是也易簀之際非幾於聖者不及也推此志也而踐之功其所優為也

子曰聖人無夢氣清也愚人多夢氣昏也孔子夢周公誠也蓋誠為夜夢之影也學者於此亦可驗其心志之定否操術之邪正也

子曰周勃入北軍問士卒如有右袒將何處哉已知其心為劉氏者不必問也當是之時非陳平為之謀亦不能

濟矣迎文帝於霸橋而請間則非其時見河東守尉於其國而嚴兵則非其事幾於無所能者由不知學也

子曰仲尼渾然乃天地也顏子粹然猶和風慶雲也孟子巖巖然猶泰山北斗也

周茂叔曰荀卿不知誠子曰既誠矣尚何事於養心哉

子曰王仲淹隱德君子也其書有格言非其自著也續之者物入其說耳所謂偽偽必假真也通之所得粹矣非荀揚所及續經其僭甚矣自漢以來制詔之足紀者寡矣若宋以後詔之足采者微矣

孫覺問孔明何如人也子曰王佐曰然則何以區區守一隅不能大有為於天下也子曰孔明欲定中原與先主有成說矣不及而死天也曰聖賢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則不爲孔明係一國殺人多矣子曰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義有大於殺也孔子請討陳恒使當用之能不戮一人乎曰三國之興孰爲正子曰蜀之君臣志在興復漢室正矣

子曰楊墨學仁義而失之者則後之學者有不爲仁義者則其失豈特楊墨哉

子曰與點之語閒而多礙者先入也與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

子曰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沙隨之會晉侯怒魯公使期而不見魯當是時國家有難彼曲我直君子不以爲恥也

子曰世云漢高能用子房非也子房用漢高耳

子曰楊子雲去就無足觀其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則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苟至於無可奈何則區區之命亦安足保也

子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子曰揚子之過非必見於美新投閣也夫其黽勉莽賢之間而不能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子曰韓信多多益辦分數明而已

子曰君實謂其應世之具猶藥之參苓也可以補養和平不可以攻治沉痾自處如是必有救之之術矣

或問舜能化瞽瞍於不格姦而傲爲不能化商均也子曰舜以天下與人必得如己者故難於商均之惡豈聞如瞽象之惡焉

子曰張良進退出處之際皆有理篤儒者也

子曰孔門善問無若顏子而乃終日如愚無所問也

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

子曰顏子默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

或問顏子爲人殆慎乎子曰孰明於顏子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孰勇於顏子

或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子曰如小人日行不義人不以爲怪君子一有不善則羣起而議之一道也白者易污全者易毀一道也以風雅考之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一道也

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

或問伊尹出處有似乎孔子而非聖之時何也子曰其任也氣象勝

子曰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或問孟子何以能知言子曰譬之坐乎堂上則其辨堂下之聲如絲竹也苟雜處乎衆音之間聲音嘈嘈然已且不能自明尚何暇他人之知乎

子曰孔子爲宰爲陪臣皆可以行大道若孟子必得賓師之位而後行也

子曰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材也其學晚

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學不可謂成
游酢得西銘誦之則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
語言之外也
子曰和叔任道厥力甚勁而深潛縝密則於與叔不逮
鮮于侁問曰顏子何以不能改其樂子曰知其所樂則知
其不改謂其所樂者何樂也曰樂道而已子曰使顏子
以道爲可樂而樂乎則非顏子矣他日侁以語鄒浩浩
曰吾雖未識夫子而知其心矣
或謂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乎子曰果其徑也
則仲尼當固使學者迂曲其所行而難於有至哉故求
徑速而之人道是猶升險而披荊棘以施至于四達之
衢術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知易者莫如孟子矣孟子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
事也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矣
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
其至焉一也
子曰聞善言則拜者禹之所以爲聖也以能問於不能者
顏子之所以爲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則充然而自足
哀哉
或問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而與拂受之心孰重子曰
非直不告也告而不可然後堯使之娶耳堯以君命命

瞽瞍舜婿猶不告是固告之矣在瞽瞍不敢違而在舜爲
可娶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於是乎皆得矣然則象將
殺舜而堯不治焉何也子曰象之欲殺舜無可見之迹
發人隱惡而治之非堯也
子曰伊尹之耕于有莘傅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
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子曰董子有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度越諸子遠矣
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子曰貧賤而
在陋巷俗處窮賤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
是爲鄉由是
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

也子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
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
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
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
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子初不能及此也
子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
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術至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或問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
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乎子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子曰盟可用要之則不可用要而盟與不盟同可使矣而
可用則衛國背君亦可要也是故孔子舍蒲人之約而

辛適衞
子曰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已故不遷
子曰仲尼之門不仕於大夫之家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
或問小白子糾孰長子曰小白長何以知之子曰漢史不
云乎薄昭殺其弟春秋之傳者亦闕有知子糾兄也管
仲輔之爲得小白既奪其國而又殺之則管仲之於
威公乃不與同世之仇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威聖
人之言無乃甚害於義而啓後世反復不忠之患乎
子曰生而知之者謂理也義也若古今之故非學不能知
也故孔子問禮樂訪官名而不害乎生知也禮樂官名
其文制有待非可鑿知而前爲者
子曰人所不可能者聖人不爲也或曰周公能爲人臣所

不能爲所設斯言也
子曰荀子謂博聞廣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
所學皆外也
子曰工尹商陽追吳師既及之而曰我朝不坐宴不與殺
三人足以反命夫商陽惟當致力役命而乃行私情於
其間慢矣甚焉孔子蓋不與也其曰殺人之中又有禮
焉蓋記禮者之謬也
子曰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子曰孔子之道得其傳者曾子而已矣時門弟子才辯明
智之士非不衆也而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也觀
易簀之事非幾於聖者不足以臻此故其傳者有子思

則可見矣
劉安節問孔子未嘗以仁許人而稱管仲曰如其仁何也
子曰闡幽之道也子路以管仲不死於子糾爲未仁其
言仲者小矣是以聖人推其有仁之功或抑或揚各有
攸當聖人之言類如此者亦何限也
子曰在邦家而無怨聖人發明仲弓使之知仁也然在家
而有怨者少舜是也在邦而有怨者少周公是也
子曰堯舜孔子語其聖則不異語其事功則有異
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天理人情之至也舜之於象周公
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管叔初未嘗有惡使周公逆度
其兄將畔而不使是誠何心哉惟管叔之畔非周公所
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

子曰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使大國人有所矜式其心貪
矣於孟子有可處之義也然非孟子以利誘孟子門人故
孟子曰我非欲富也如其欲富則辭十萬而受萬乎故
當知孟子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特不可以利誘耳
子曰不已則無間天之道也純則不二文王之德也文王
其猶天歟
或問莊周何如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
亦有善者
子曰世之博聞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
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
子曰瞻之在前未能及也忽焉在後則又過也其差甚微
其失則有過不及之異是微也惟顏子知之故與卓爾

之歎也

或問後世有作虞帝弗可及何也子曰譬之於地當闢而種之其發於物者知何其茂也久則漸磨矣虞舜當未闢之時及其既闢如此其盛宜乎後世莫能及也胡不觀之有天地之盛衰有一時之盛衰有一月之盛衰有一辰之盛衰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其榮枯休戚未有同者陰陽消長氣之不齊理之常也

子曰知之既至其意自誠其心自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是以未嘗復行有復行焉者知之不至耳

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或過或不及無非惡也楊墨之類是也

明道十五六時聞茂叔論學遂厭科舉慨然欲為道而未知其方也及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明道志康節之墓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乎順浩然乎歸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之功亦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才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眾矣況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李穆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也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眾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以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伯淳既沒公卿大夫議以明道先生號之子為之言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

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大不憗遺哲人早世學者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亙萬古而長存也

君臣篇

子曰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己則其道狹矣非特人君為然也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寵也雖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疏戚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

子曰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

子曰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子曰君子有為於天下惟義而已不可則止無苟為亦無必為

子曰止惡當於其微至於盛而後禁則勞而有傷矣君惡既甚雖以聖人救之亦不免咈逆也民惡既甚雖以聖人治之亦不免於刑戮也

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必達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為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因以導之者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子曰小人之於君能淺移其志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

子曰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

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

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有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

張子厚再召如京師過子曰往終無補也不如退而閒居講明道義以資後學猶之可也子曰何必然義當往則往義當來則來耳

子曰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為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偽也其能久相有乎

或問升卦有大臣之事乎子曰道何所不在大臣而猶升也則何之矣子曰上則升君於道下則升賢於朝已則止其分耳分則當止而德則當升也盡是道者文王也

子曰士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者有才可以濟而誠不至者誠苟至矣正色率下則用之天下治矣

劉安節問賜魯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可乎子曰不可人臣而用天子之所用周公之法亂矣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過也王氏謂人臣有不能為之功而周公能之故賜以人臣不能用之禮樂非也人臣無不能為之功周公亦盡其分耳人臣所當為者而不為則誰為之也事親若曾子可也其分非過乎子之分也亦免責而已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不盡其責之所當為則事業何自而立而謂人臣有不能為之功是猶曰人子有不能為之孝也而可乎後世有恃功責報而怏怏於君者必此

之言夫

子曰當爲國之時雖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非致其命安其然則危窘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

子曰君子之處高位也有拯而無隨在下位也則有當拯有當隨焉

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則不見從也則如之何子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需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者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

范公爲諫官嘗諫上曰今欲富國强兵將何以務子聞之曰野哉爲是以格其君周禮所記亦有强富之術惟孟

子爲深惡言利之不可爲至於不奪不厭言兵之不可用至於及其所愛也庶乎其可矣

子曰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子曰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靡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管仲之相威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忌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大漢初君臣

很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爲庸肯苟死乎

子曰士方在下自進而上者未有信而用之者也古之君子必待上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崇己以爲大也蓋脩德樂道之誠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耳

或謂屯之九五曰屯其膏然則人君亦有屯乎子曰非謂其名位有損也號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威權去己而不識所收如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或不勝其忿起而驟正之則致凶之道其惟盤庚周宣乎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而諸侯復朝焉蓋以道馴致不以暴爲之也若唐之僖宗昭宗是也惜勢不爲下於屯極則有亡而已

昔有典選其子當遷官而固不之遷者其心本自以爲公而不知乃所以爲私也或曰古者直道而行於嫌有所不必避後世人僞競作是以不免耳

子曰非無賢也明者人之所資若無其人耳

子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進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而後出者以此

子曰事君者知人之不當自用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

或問臣子加諡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諡知忠孝者不爲也

子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儉則爲
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何足之謂愛身乎
或謂禮局設官地清而職閑可居也子曰朝廷舉動有一
違禮則禮官當任其責安得言之閑
或曰本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子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
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有礙於自明使君臣之契
果淺而有是言乎
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直不貴權
子曰君子不輕天下而重其身不輕其身而重天下凡爲
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者而已
或問孔子事君盡禮而人以爲諂禮與諂異矣諂何疑於
焉子曰當時事君者於禮不能盡也故以識聖人非
孔子而言必曰小人以爲諂也孔子曰人以爲諂而已
聖人道大德宏故其言如此
子進講至南容三復白圭中侍謂講至容字請避之子不
聽講畢進言人君居兆人之上處天下之尊只懼怕人
過爲崇奉以生驕慢之心此皆近習諂媚以養之耳昔
仁宗之時宮嬪謂正月爲初月易蒸餅曰炊餅皆此類
天下至今以爲非嫌名舊名請勿復避也賈曰孫覺請
曰子畏於匡子曰以避之故獨無地名可稱也請畏於
匡此何義也
司馬溫公居中公曾狀公上子行義於朝遂命以官與西
都之教子辭不聽又辭曰上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
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材使天下聳動知朝廷之急

賢也今乃使庸常之人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
之舉何爲哉臣之受也何義焉雖至愚佞貪寵祿以速戾
於厥躬是以罔慮刑戮而必盡其說願陛下廣知人之
明以照四方急取臣之心以求賢求之以其方待之
以其道謂聖賢亦將爲陛下出矣如臣者何足道哉
又不恤而召之至於此日使校讎館閣子以布衣造朝
也則曰名義之重而今未見君而受命亦宜也既
見于定人命之德待後行之之際子進言於上曰知
人者之所謂不進於頃刻之間陛下見臣何者
而進加擢任也今之用臣者非常之寵必將責其報效
此天下之所觀望也苟或不然則失望於今而取笑於
後可不謹哉臣論有所言爲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
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
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
皆正人故習與性成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輔養
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
後諫也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大一日之間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
自成臣欲乞擇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
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
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處宮闈爲益多矣大
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
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
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朴質之物俾華巧靡麗不

至於前後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事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或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貪畏祗懼爲首云夫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君者豈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號不願之頻恨弗獲然自古君臣道合縣不由至誠感通信以發志臣也道未行於室家者未孚於鄉黨而何足以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及其誠之未至而姑舍辭說於進退之間爲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乎神明光于四海久而無斁臣知其不可也是以

欲進而思幾喜時以愧已夫海宇至廣賢俊非一人顧博謀群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寘諸左右輔成聖德則爲宗社生靈之福矣久之意有不合上書太后曰臣鄙人也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昔在兩朝累爲當塗者爲揚臣於是時自顧道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上嗣位陛下臨朝大臣仰體求賢願治之心援陽城穴首及微臣以爲召而不往子思孟軻則可爲　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如臣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名而不至則邦有常憲矣是以奔走承命而至闕庭之外又有館職之除方且求辭遂蒙賜對臣於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逮蒙睠陛咫尺天光未嘗一言及於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

親率玉音擢貢經筵非出望外惻然驚惕臣於斯時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已萌矣辭不獲命於是服勤厥職夫性朴而言拙臣之所短也若夫竭上之心事上之禮古上之道則不敢不盡也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舊欲樂太平不止於因循苟安而已若能日講一日天下之事誠不足慮而方今所謂至急爲長久之計則莫若輔養上德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爲萬世之法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以先王之道爲必可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然後知周公誠不我欺也考之克政之者其當伯當任之際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被要在得人以爲知德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

夫僕臣正厥后克聖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也後世不復知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日如是而足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使之然也臣服職以來六侍展御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躡立案傍解釋數行則已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也亦已異於周公輔成王之道矣或以爲上方幼沖宜寬者不知本之論也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

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故所急在先而不憂其太早也或又謂聖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則充非也異乎於禹而益以丹朱傲游慢虐爲之戒禹豈不知是也以唐太宗之聰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其始也恐陷煬帝之傾覆其昏觀未六七年乃欲治乾陽殿矣人心豈常之有所以聖賢處崇高之位當審明之際不忘規戒爲慮至深遠也況幼沖之君而可得於閑邪歸道之道乎夫開發之道有方而聞習之益至切大學悅而後入宜使上心泰而體舒然後有所悅懌今也前對大臣動虞遺誤　古之

出史必書之非所以遜人主之志而樂於學也凡侍講讀皆使兼視他職比於輔導則弗專矣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則不能感發古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聲武悲而擊之則聲哀誠意之入也其於人亦猶是矣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於心思及至上前然後責功於備冊望化於頰舌不亦淺乎道衰學廢世不得聞此言也久矣雖聞之必笑之以爲迂且誕也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察要學不傳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量度方且區區爲其說於學以示天下後世不虞幸會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誠使臣得以所學上沃帝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神宗召伯淳首訪致治之要子對曰君道稽古正學明審愚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持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上曰定志之道何如子對曰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閑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臣願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開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益偷薄末俗嘵

嘵無復廉恥蓋亦鮮德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化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之幸　上嘉納焉

明道告神宗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上拱手前坐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才　上曰朕未之見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　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明道之未爲臺諫也察荊公已信用矣明道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言及功利　上始疑其迂濶而禮貌不少替也一日極論治道　上斂容謝曰此堯舜之事也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　上益敬之荊公盡變行了意多不合令出有不使者即論奏之其尤有益則論大臣不同心謂小臣預大計謂青苗收　分之息謂辭

祠部度牒民爲僧請民情怨咨而公論壅遏謂興利之臣日進而尚德之風寖衰上不能用子遂以罪去明道補外官人謂子猶眷眷問政他日明道曰常是時若不能感動君心顧吾學未至德未成也雖然𣷹滄之人非止眾孟軻亦復可笑人力不除以至于今皆非命哉

心性篇

劉安節問心有限量乎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所主爲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

子曰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

子曰占出於自然之理聲發於自然之氣聽聲者知其吉

之審鑒聲卜者知其人之姓氏是一道也

子曰論性而不及氣則不備論氣而不及性則不明

子曰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爲先已應不爲後如百尋之木本根枝葉則一氣也名曰高明之極無形可見必也形諸軌轍之間非也高明之極軌轍之間皆一貫耳

子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待於聞見

子曰告子言生之謂性通人物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極本原而語之也生之謂性其言是也然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而告子一之則不可也使孟子不申問告子不爾說爲知告子之未知義

孟子爲知言

子曰凡物既散則盡未有能復歸本原之地也造化不窮蓋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氣見闔闢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則不返非吸既往之氣而復爲呼也

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名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或問性與天道果誠不可得而聞乎子曰可自得之而不可以言傳也何以謂之子貢即夫子之文章而知性與天道矣使其不得又安能言之夫子可謂善言子貢可謂善聽

子曰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

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子曰心實使之

子曰視聽言動身之用也由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子曰心本不虛必應物無迹也故交於前其中則遷故視聽言動必復於理則於外而安其中也久則誠矣

子曰性通極於無氣其　物稟命同異於性遇其適然稟所有不合雖以語性可以言氣有何報與難以語命可以言遇也或問命與遇異乎子曰遇不遇即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齊乎子曰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常事爾世之人以爲是駭然耳所見少也

或問韓文公博愛之謂仁如何子曰其所言者才耳

或問盡心之道曾謂有惻隱之心而盡乎則隱有羞惡之心而盡乎有惡也哉子曰盡則無不盡苟一一而盡之烏乎而能盡

韓侍郎曰凡人視聽言動不免幻妄者皆出之不善也子哂之曰謂性不善者則求一善性而易之可乎

子曰君子盡其天下後世而不盡乎一身者窮理而不盡性也小人以一朝之忿忘身之不道惟非其性之盡也

子曰大人無二不必以合言性與內外不可以分語一

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已則有自私私則萬殊會其難一也

子曰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

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王介甫曰因物之性而生之直內之敬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外之義也子曰信斯言也是物先有性外後坤因而生之則可乎

子曰動以人則妄動以天則無妄

子曰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

子曰不知性者不可以言學知性之當而以忠信爲不足曰先立乎其大者也

或曰窮理智之事也盡性仁之事也至於命聖人之事也子曰不然也誠窮理則性命皆在是蓋立言之勢不得不不爾也

子曰有爲不善於我之側而我不見有言善事於我之側而我聞之者敬也心一於一也

或曰惟閑目靜坐爲可以發心乎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子曰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蔽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

子曰有得無得於其心氣驗之得然而無不充悅者實有得也切切然心勞而氣耗謂已有得皆揣度而知之者也

子曰所守不約則泛然而無功約莫如敬

子曰守之必擴從之必定少怠而從之則存者亡矣

子曰義理客氣相爲消長者也以其消長多寡而君子小人之分日以相遠矣

子曰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可乎子曰恥不能而爲之可也恥不能而隱之不可也至於疾人之能又大不可也若夫小道而恥不能爲君子不恥也

或問君子存之何所存也子曰存天理也天理未嘗亡而庶民則亡之者衆矣

或問志乎道而托之不樂居之不安何也子曰無乃助之長歟

子曰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逃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爲者皆未見其人也

或問敬忠恕作之別子曰一心之謂敬盡心之謂忠存之

於中之謂孚見之於事之謂信
子曰自得而動者猶以手探物無不從也慮而後動者猶以物取物有中有不中矣
或問人情不明其有蔽何也子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
子曰德性云者言性可貴也性之德言性所有也
張子曰太虛至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則濁濁則礙礙則形窒矣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或問獨處夜行而多懼心何也子曰燭理不明也明理則知所懼者皆妄又何懼矣知其妄而猶不免者氣不充也敎不足也

子曰以私己為心者枉道拂理諂曲邪佞無所不至不仁孰甚焉
子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安節問曰孝弟之行何以能盡性至命也子曰世之言道者以性命為高遠孝弟為切近而不知其一統道與本末精粗之別洒掃應對形而上者在焉世豈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亦由之而弗知也人見禮樂壞崩則曰禮樂亡矣然未嘗亡也人盜賊人之至不足道者也必有總屬必有聽順然後能羣起而謂禮樂一日亡可乎禮樂無所不在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乎何有
子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

心是則思而已矣
或問性之成形猶金之為器歟子曰氣比之金可也不可以比性
子曰言不足以得意得意則言可忘矣非心自得之者非己物
子曰治其思之不正者思而不捨則去思之弗熟也
子曰天德云者謂所受於天者未嘗不全也苟無污壞則直而行之耳或有污壞則敬以復之耳其不必治而修則不治而修義也其必治而修則治而修亦義也其全天德一也
或問性善而情不善乎子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子曰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有善否由氣稟有偏正也性則無不善能養其氣以復其正則才亦無不善矣
或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何以異子曰赤子之心已發而去道未遠也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或問志意之別子曰志自所存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子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楊迪言於子曰心迹同夫子以為無可判之理迪也疑焉子曰然則曾同參之覺言孟子不以為偽即是宜精思以得之而何易言也
子曰與叔昔者之學雜故常以思慮紛擾為患而今也求

所以虛而靜之述以養氣為有助也夫養氣之道非矯形灰心之謂也人者生物也不能不動而欲槁其形不能不思而欲灰其心心灰而形槁則是死而已也其從事於敬以直內所患則亡矣

游酢曰能戒謹於不覩不聞之中則上天之載可循序而進矣子曰是可終矣雖然其序如之何循之又如何也

荀卿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其言是也而曰性者惡也禮者偽也然則由士而聖人者彼亦不知其所循之序矣可不深思而詳擇乎

子曰有能全體此心學雖未盡但隨分以應事物雖不中不遠矣

子曰西北與東南人材不同氣之厚薄異也

或問心有存亡乎子曰以心無形體也自操舍言之耳夫心之所存一主乎事則在此矣子門以目視地目過則無餘臭矣其曰放心者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心則無存亡矣

子曰佛者平居高談自謂見性得盡至其應物處事則有惘然不知者是實未盡所得也

或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也子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故子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

子曰不欲則不惑惑者由有所欲也欲非必淫樂也心有所向無非欲也

或曰心本無所感之時何所寓也子曰莫知其鄉何為而求所寓有寓非所以言心也惟敬以操之而已

子曰邪說雖熾終不能勝正道以人之秉彝不可亡也然亦惡其害惑人心是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

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子曰告子云者猶杞柳之論也告子說性猶湍水之說也

子曰人性求忠恕則聖人何為能反其性以至於身也

子曰命受於人成者服何故言是天命而何增益也

子曰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人猶計其一身之窮通而已亦惑矣

子曰君子以識為本行次為今有人方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之惑將流蕩而不知反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真雖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貴也

子厚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其入神之奧乎學者欲以思慮求之既以自累其心於不神矣烏得而求之哉子曰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事矣孟子於是論養氣之道未及入神也子厚曰勿忘者亦不捨其虛明善應之心耳子曰存不捨之心安得謂之虛明然則其說可乎子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梏為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

子曰嗜欲之害人也人為不善嗜欲誘之也誘之而不知

則至於滅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為能窒慾

子曰自性得者皆善也而有仁義禮智之名者以其所施之不同合而言之一道也合而行之是循理而踐道也而世之言道與性者必曰超然脫乎四端之外是亦不學之過也

子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所知不假聞見

子曰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不知求放心而求放雞犬者也

子曰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為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心無目不能視目無心不能識也

子曰莫大於性小人云者非其性然也自蹐於小而已是故聖人閔之

子曰人之性猶器受光於日佛氏言性猶置器日下傾此於彼爾日固未嘗動也

子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則於天德不盡其於知人難矣

子曰真元之氣氣所由生外物之氣不得以雜之然必資物之氣而後可以養元氣本一氣也人居天地一氣之中猶魚之在水飲食之真味寒暑之節宜皆外氣涵養之道也

子曰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而佛言有一物不亡而常存能盜胎奪陰則無是理也

子曰不誠不莊而曰盡性者無之性之德無偽慢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子曰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為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

或問克伐怨欲不行而非仁何也子曰難是固者非仁而何原憲之問有於止而不行未免於有是心也故曰可以為難而已苟能以起原憲之問而進之而憲不能也

或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

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

子曰感而遂通感非自外也

子曰退藏於密者用之源也

子曰人心私欲也危而不安道心天理也微而難得惟其如是所以貴於精一也精之一之然後能執其中中者極中之謂也

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開示學者切要之論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其意亦猶是也有存於此者來而生生則烏可已也無存於此者徒從於見聞知思為淺之功而已

子曰知命者達理也受命者得其應也人之應若影響然得其直者常理也及從而觀之未有不應者自淺狹之所見與謂其有差矣人命可易乎然有可易者惟其有

德者能之

昔康公曰：今有人頹然明盡者，子信諸？子曰：必也生而知之，然未之見也。凡所貴乎學者，不謂生而知之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言其全也。佛氏欲脫離生死，古今未之識也，而謂得天形而上者，與聖人異乎？設可乎？人才智愈明，其所蔽將愈深，可不戒乎！

子曰：學必知有慊之道，有一毫不自慊，則子思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

子曰：人患在於容私在內，有私意則餒，無不慊則浩然。

子曰：心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子曰：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莊敬持養者，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

或問多驚多懼何也？子曰：主心不定也。

子曰：心若智周萬物而不盡，可知矣，欲患乎物容間定而不蔽乎？知行不足以致之也，可謂通乎分也夫。

張子厚問於子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也？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性為隨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也？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其害在於是內而自私也，用智也。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何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聖人未嘗絕物而不應也。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能以方怒之時，遽忘其心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人物篇

子曰：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

子曰：人以器物為患，必以忘物為賢，其失一也。

子曰：物固有是理，因而充長之，不假乎為，故曰益長裕而不設，設則偽矣。

子曰：役物理於繫己之理明，則無利而不盡矣。

子曰：君子循理，故常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曰：時者，聖人之所不能違也。而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以可易之道者，豈徒為教哉？蓋有其理也。

子曰：物形有小大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

子曰：物相入則相說，說則相入。說以正為貴，君子之道，致說於民，如天地之施焉。

子曰：甲子之日，尚盡升。攻有抱首不偶而前潔曰守者

爲有知止足之戒退而保身者爲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者爲有清介遜引不屑世故者爲孔子所謂志則可者進退合道者也

子曰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由一理復其初也

子曰非仁無以見天地

子曰捐軀殺身常人之所易處死生之際從容就義君子之所難

子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

子曰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汙而已

子曰一行非所以名聖人

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

或問凡人辯論自直其說求勝人而無含容之氣何也子曰識量狹也聖人之有量天賚也君子之有量學識也聖人與日月並明故天地同量下此者猶之江海也鍾鼎也釜斛也斗筲也其爲器雖異其受也有限而未有不滿者也惟道無限量知道者量必宏學而充之則亦隨其知之所至而已人有受一爵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擢而上之至於爲宰輔而滿者方其未滿猶可敵也既不能承則必溢而不可掩也鄧艾位登三公年七十矣其自處亦嘗及破蜀有功則心動矣謝安聞苻堅之敗不形喜色及折屐齒則心動矣有飲酒既醉而挽禮念恭者觀賢於顛沛而爲酒所動一也富貴公子折身過於謙抑視驕傲者亦賢矣亦爲富貴所動也

或問覵朋友之過不告則不忠責告之不聽則當何如子曰誠意交孚於未言之前雖不言而人信之矣不信者誠不至也

子曰世人皆令見利而能死者多矣惟妻孥之牽情愁之愛能斷而不惑者鮮矣哉

子曰勇一也而用不同勇於氣者小人也勇於義者君子也

劉安節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況老少之異乎

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子曰天下之聚貴以正聚不以正於人則爲盜合於財則爲悖入

子曰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子曰不以己待物而以物待物是謂無我

子曰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矣

子曰一介之士苟有心於愛物亦必有所濟

子曰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

劉安節問太古之時人物同生乎子曰然純氣爲人繁氣爲

物乎子曰然其所生也無所從受則斂之所化乎子曰
然

子曰物窮而不變則無不易之理易者變而不窮也

子曰萬物始生也鬱結未通則實塞於天地之間至於暢
茂則塞意亡矣

子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乎志士勵行守之於爲乎順理
則裕而從欲則危乎

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所虧者成之而
已

或子曰聖人未嘗有聲由知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
乃有知子曰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
張子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

有知由問乃有知也

或問天民與大人之道何以異子曰順天而行道者天民
也順天而爲政者天吏也大人則進乎此矣

子曰君子處難貴守正而不知其他也守正而難不解則
命也遇難而不固其守以自放於邪惡雖使苟免斯亦
惡德也知義命不爲也

子曰先儒母宗之說非也禮云立嫡子所宗者謂嫡也非
以同母爲加親也以同母爲加親是知母而不知父非
人道也

子曰聖人之德無所不盛言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
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
知聖人者也

子曰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吾所應惟君子能之

子曰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

或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爲則如之何子
曰於是而能反己致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子曰君子常過於厚小人常過於薄君子常過於愛小人
常過於忍

子曰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

子曰今之相倚且容人者常如無忠可欲也哉始亦皆兼
無有之異名

子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

物

子曰聖人之心雖甚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
憂而未嘗勞也

子曰萬物之理皆至足而人於君臣父子之間不能盡其
分者多矣

子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或問聖人之道其難知也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
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嘗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
有是言也而含無窮之旨學者宜深思也

子曰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制在人而
不知羈靮之用本於馬也聖人之化亦如之

子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猶無

有也

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

子曰聖人天地之用也

子曰聖人盡道以其身之所行者教人是欲天下之人皆至於聖人之域也佛氏逃父棄家毀絕倫類獨處山林之下乃以所輕所賤者施諸人豈聖人君子之心哉

子曰凡物有形則有聲色臭味其爲四者之序質均而質勝也喪亡數聚亦然

子曰鬼之所以無形聲而心所感通則有形聲之理物生者氣聚也物死者氣散也

子曰君子在塞則有以處塞在困則有以處困道無時而不可行也不以塞而塞困而困也

子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未有不善者成而後有敗興而後有衰得而後有失事無不然者故孔子贊之曰元者善之長也

子曰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

或問符瑞之事有諸子曰有之聖人不道焉何也曰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禎祥而自恃則有害是以不道也

子曰堯夫以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夫人自人物自物其理昭矣

子曰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精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子曰與勝者語如扶醉人左扶之則右仆右扶之則左仆欲其卓立中途不可得也

子曰謂周言神人者非也聖而不可知則不可得而名故以神稱之非謂神人加於聖人一等也

子嘗言昔游乎雍雒之間關西學者六七人從予行一日在下錢僕者曰昨晨裝遺亡錢沉之矣子曰惜哉有謂子曰是誠可惜也又有曰微哉千錢亦何足惜也又有曰水中囊中人亡人得可以一視何歎可惜也子曰人苟得之則非亡矣今墮諸水則無用吾是以歎之又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如是之不同也與叔曰夫子之言如何子曰最後者言與叔曰言則言矣觀夫子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子因書之既十有五年閱故編見之思與叔不幸而蚤死爲之隕涕

子曰君子之學必日進則日新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子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若地則亦可以蹈而行也

子曰有小爲聖人之志然後可以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以適道

子曰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子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心與道通則凡之所取者更互而見此一事乘則此一事出惟能物各付物則無不可矣

子曰爲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耳聖人無爲異於是

子曰元氣會則生聖賢

子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
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
子曰聖人於物之心無窮作為求有所不及
子曰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始終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
子曰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始且弛矣
或曰凡物之出各有其氣之所勝而化焉子曰何以見之曰如木之生動根既入則自根化矣子曰是克也或曰克則不化焉七而何子曰非化也克也物無一定勝衰相因古之人以造王言五行盡之矣或曰五行一氣也

其本一物耳子曰五物也五物備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渾而為一也
子曰物有本末而本末非二道也
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曰致曰位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得之云爾
子曰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生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子曰輕浮功利之人去仁遠矣
子曰天理無私一入於私雖欲善其言行皆非禮
子曰不復聖賢之行則亦不能入其閫奧

子曰不可為而為之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也
子曰險與不恭君子不由拔本塞源之教也
子曰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諸明鏡鑑美物至則美醜物至則醜何有哉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可喜可怒之事必以其間若不留在己者亦勞矣
子曰上下一於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無不和四靈何所不至此聖人修己以安百姓之道也
子曰為惡之人原於不知恩有恩則心悟
子曰物未嘗不齊也強欲齊之者非物不齊也攻自不齊耳

子曰上智高致者自數尺至於百尺習化其高也況聖人至誠妙物之功乎
子曰聖人一言即今體用不期然而然也
子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天理也人理之不存則與禽獸何異矣
或問於傳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信乎子曰謂之人則無是矣或言其氣形之有肖焉則可謂云爾已矣
子曰物我一理明此則晝夜生死通乎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於一草木所以如此者皆窮理之功也
子曰窮物理者窮其所以然也人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

顯必有所以然者苟曰天惟高耳地惟厚耳鬼神惟幽顯耳是則辭而已尚何有哉

子曰惟聖人凝然不動

子曰惟聖人能通變

子曰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具有無生出先後之次也或水火金木土之五者為有序不可也然則精神魂魄意之五者為序亦不可也

[illegible]卷之一

上蔡先生語錄三卷

（宋）謝良佐撰　朱熹輯

清康熙禦兒呂氏寶誥堂刻朱子遺書本

上蔡語錄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曾恬、胡安國所錄謝良佐語、朱子又爲删定者也。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出監西京竹木場。復坐事廢爲民。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恬字天隱、溫陵人。安國有春秋傳、已著錄。是書成於紹興二十九年、朱子年三十歲、監潭州南岳廟時。生平論著、此爲最早。據朱子後序稱、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一篇、皆曾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荅、下篇四十九章、與版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獨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或失本旨、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輒放而絕之。其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云云。是朱子於此書芟薙特嚴。後乾道戊子、重爲編次、益以良佐與安國手簡數條、定爲今本。又作後記、稱胡憲於呂祖謙家得江民表辨道錄、見所刪五十餘章、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果爲江氏所著、非謝氏之書。則去取亦爲精審。觀語錄稱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原看時不同。則精思熟讀、研究至深、非漫然而定也。良佐之學、以切問近思爲要。其言論閎肆、足以啓發後進。惟才高意廣、不無過中之弊。故語錄云、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梢皆入禪學去。又云、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底意思。又云、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偏、差了。其論皆頗以良佐近禪爲譏。然爲良佐作祠記、則又云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尤得明道教人之綱領。乃深相推重。蓋良佐之學醇疵相半。朱子於語錄舉其疵、於祠記舉其醇、似矛盾而非矛盾也。合而觀之、良佐之短長可見矣。

上蔡先生語錄上

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有利心私而已矣輪迴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illegible]而太虛[illegible]必有輪迴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所[illegible]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夫[illegible]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illegible]孔子與天為一[illegible]地[illegible]

[illegible]本[illegible]天[illegible]下[illegible]

當人之[illegible]合[illegible]其[illegible]天所命未能合[illegible]

問孟子[illegible]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

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個難言也便知[illegible]有實[illegible]若[illegible]不理會得底便[illegible]將[illegible]氣[illegible]何[illegible]始得故曰其為氣也[illegible]天地之間[illegible]

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禀[illegible]聖人不然庶于[illegible]者[illegible]其所[illegible]氣質[illegible]不足[illegible]則可變[illegible]其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illegible]耳聽[illegible]足運

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illegible]天下學者[illegible]自[illegible]破他[illegible]事抵排在乎[illegible]中國學士大夫人而世人莫亦與之辨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illegible]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為了故終歸於無用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illegible]

[illegible]事斯語矣仁[illegible]則存[illegible]出辭氣[illegible]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乎夫人一日間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

嘗正何嘗動容[illegible]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合於自然則正[illegible]出不足言矣

仁者人之所[illegible]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illegible]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昔其心者知其性也[illegible]知天矣

人之氣禀不同[illegible]孟子似[illegible]其[illegible]有[illegible]知[illegible]微[illegible]大抵

氣象不能得到底氣象大人等語言不識出來何
以見得來至聖人地位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怠慢常得聖
人恁地禮數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
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便看得
看他作事之便盡其德全然自然到此不是聖
人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便說
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顏子學得親切如孔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
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又卓爾以
見聖人之道中庸此一段即如顏子有得來說博我
以文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
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
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
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
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卻從敬入予問何故
人以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謝曰既
不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
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某常當在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
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者必
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
間須子細體認取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
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
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然後知至知至然
後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
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
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
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卻一分
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
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智
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即說循字不著勿忘又
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

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
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
明天理為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自家便
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眾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為
天之所為聖門學者為天之所為故敢以天自處佛氏
卻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
卻是自家拈出來
謝子曰有人使了大事指頤而使不少動容何以驗之曰
只此論中便可見陝西曾有人欲罷鑄鐵錢者以謂官
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為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
利多費省私鑄者眾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
歸公上亦利而何又曾有議衛監欲高其價者增六

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將抄價直以[illegible]出脫棗人[illegible]
易之人入食[illegible]亦不待債成入必敗已而用[illegible]
果[illegible]成之而成入益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
累入去眾使當富有時者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
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卽三五年不能定矣
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荊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
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作在壹上殿進一
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
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
留不住平生不屑也奇特
問溫公所學如何謝曰曾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

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
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卻若微仲如何謝子曰也不
合尚有貴賤相矣在不是明道當日寄伊若微仲須做
只見呂晟伯呂昔伯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呂資客食
[illegible]吸雞食矢在管爲之曰每日早[illegible]行復便
[illegible]又沒甚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得底道理
[illegible]勞之有易自易簡[illegible]人[illegible]其
[illegible]問宇曾仁字不透各問曰門人[illegible]之上
人[illegible]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illegible]故卻
近乎仁推此類具[illegible]仁字也
容門說得一般贊[illegible]伯見[illegible]中[illegible]一人[illegible]詩詠曾
點事曰[illegible]又從容問其關[illegible]才[illegible]不至論[illegible]

惟鳴琴獨對介臧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吟如元[illegible]方成
辭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俠只傳顏子得心
齋
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
甚可羞事到強爲終有病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
忙[illegible]自由[illegible]發詩永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
[illegible]論會舒爲古與[illegible]手由人不重雲水身
其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者須是天人合一
始得邵堯夫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
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分依天向一中分體
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
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詩不合說

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何何故有[illegible]曰了[illegible]曰昔富彥
國問邵堯夫云一從甚處起邵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
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謝曰兩說都得
震謂發生乾指本也若會得入理更說甚一二
已也只要見物理便遮斷不下工夫便[illegible]得[illegible]故卻
堯夫所學如何謝曰與聖門卻不同問何故卻不同曰
[illegible]便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
[illegible]大[illegible]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堯夫有易之數
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illegible]不差若錯
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
言然[illegible]程不肯[illegible]堯夫又不肯一日問伊川曰今歲
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算某更無

許多事都[illegible]然都將於數知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
之理便將己來把在掌握中面敢做大以天自處如
富貴因事都皆相從中有感眾人不敢仰視但可做小
是你有道之不曾有也只謂之傑之士[illegible]問
學者且學[illegible]得聞始得有見明道先生在[illegible]有
[illegible]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
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
點事一般先生又作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
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
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
此是豪雄問周恭叔[illegible]如何[illegible]不是[illegible]
得聞其為[illegible]不在他放那或早有[illegible]門道門[illegible]得聞

為他所過者化問見得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君
胃有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
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
過化甚親切
有詩[illegible]之是如今人唱曲[illegible]往往能使人[illegible]詩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切矣[illegible]不忮不求何用不臧[illegible]
[illegible]人魚躍于淵[illegible]
鳶飛[illegible]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illegible]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之意[illegible]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illegible]

有[illegible]為而為[illegible]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紀上文云君
子[illegible]天下之能[illegible]小人下[illegible]能破今人學詩將章
句[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何便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信
[illegible]則
[illegible]之期
[illegible]來者
[illegible]不復縱
[illegible]得其要[illegible]目試
[illegible]其[illegible]東
人之[illegible]天[illegible]人[illegible]是[illegible]便見得事用

問當不用也有[illegible]謂了遂[illegible]曰[illegible]大學
只是[illegible]速[illegible]得[illegible]余[illegible]便是[illegible]去
多[illegible]不[illegible]須是[illegible]了始[illegible]便[illegible]何便是
實過之曰[illegible]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合義始得
今之[illegible]化風俗如何[illegible]曰此事只是聖人便有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得[illegible]
度[illegible]也不[illegible]得[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自見[illegible]始得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嘗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illegible]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今如老子問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唤做道□在我身上便唤做德有知覺□痛癢便唤做仁只□□底□是當便唤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

問莊周如何謝子曰曾子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莊周安

得比他佛說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他只是家常茶飯誇逞個甚底謝曰吾嘗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余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為他不窮天理只將拈是把箇且斷底便作當仔大小大事在處經將來作用便是□處□□□不問有用何故是以□起來作問□□□□□□□□有了是須□甚偏□□□如了□□□□□從從他□將冷眼看他只□□□作□□□須□□□□能窮會不快活□入門□□□試□□□□□□不是有用謝子曰佛氏□□□是與天理合一□□做件懼在□□他見□出許多□天動地

為□底功夫在太空中一點[illegible]路[illegible]在□裏與朋友只敢之[illegible]如何底[illegible]只是發彼已孔子便不[illegible]底□安之□者不能□底便待之若是□□交□子子自然合□□道理便是天之所為更不作用

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孺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唤做心他便唤做前塵□□□□了是見得大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他卻一切埽除卻那裏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埽除須是他□□已上底資質始得□□欲處高乎斯語今資質□倍不如他卻便要一切埽除怎生得□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

便有是非□底天理怎生埽除得只佛大概自是為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為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謝子曰事事□□□之名人□□欲高處□必先遍歷天下之當事□更□不盡必須觀古人準則其□□傳家可[illegible]依已之討或勸之[illegible]告之其人不自安反見疑隱公失之不早決□□此類可以見其餘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

點[illegible]近人為學切問近思[illegible]
問疑字畢竟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illegible]
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illegible]
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
謝子問學于伊川答曰公及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illegible]子曰
[illegible]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說道上
[illegible]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
[illegible]何樹木有根[illegible]枝條相[illegible]如
[illegible]必須有用處[illegible]要用[illegible]
未[illegible]便沒了
近紙思[illegible]曰你用則不絕[illegible]此二十年矣
所以[illegible]心多欲有[illegible]
得[illegible]用[illegible]之術可為長生如道家也亦
只[illegible]則[illegible]色欲自別當作
兩般理會發遂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於心去不得
淫出於氣又問於妙用如何打透此[illegible]年矣當
何大做做工夫[illegible]今日於
[illegible]之類留之只為合要卻[illegible]
[illegible]生之說謝子曰人死時[illegible]子
[illegible]係
[illegible]
何[illegible]天地間妙
用[illegible]日況
[illegible]如何日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

郎君化去[illegible]一日方與
道[illegible]棊子令將去
問之[illegible]你做夫婦令
日[illegible]不識
字[illegible]可以見矣
日見[illegible]鬼神則甚只是他意思別[illegible]日或
人[illegible]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
必[illegible]如武丁夜夢所遊各由人用後爲由
用何如武丁[illegible]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
為[illegible]亦不可[illegible]得
夫[illegible]不是[illegible]家要
[illegible]
日皆是[illegible]便是自家精神
紐令[illegible]大余
初[illegible]不見[illegible]而夫子[illegible]釋
[illegible]如此事直不把來[illegible]卻
為[illegible]不得[illegible]生本管[illegible]人在書
有亦不[illegible]能鑄我自有命
[illegible]不及[illegible]任
用[illegible]
謝子曰道須是下[illegible]好
上做起[illegible]事
不必須要高遠且從小處[illegible]將大
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illegible]也我[illegible]物底心將天

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只若有吝底心[illegible]金與人
如天下與人相似又不肯[illegible]心便[illegible]行下地
[illegible]心[illegible]名[illegible]心雖[illegible]下何之[illegible]亦只
[illegible]一般只如[illegible]不皆此心[illegible]
[illegible]此心[illegible]容貌正[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敬誠齋出來
問[illegible]如[illegible]做亦得如
[illegible]
此心中[illegible]從心中[illegible]
古人曰心不在[illegible]
不見不聞不知[illegible]
[illegible]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illegible]如見大賓如

朱子語類卷[illegible]

乘大祭底心在便是誠[illegible]
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故[illegible]來
[illegible]一處[illegible]
[illegible]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近[illegible]以神明其德人下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人若無誠如之何包之此理[illegible]
[illegible]終身不[illegible]
又[illegible]常[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於敬則
[illegible]何謂敬[illegible]不[illegible]敬
[illegible]此常存[illegible]
耳
觀而不為潔其誠矣何必為也此所以為神道設教孔

[illegible]此也
[illegible]求安之心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出之也[illegible]正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才[illegible]之學
[illegible]之[illegible]絕之何[illegible]也釋氏所
[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見
[illegible]之[illegible]以
[illegible]氏以[illegible]氏不[illegible]以
[illegible]明道
[illegible]

[illegible]可於道有
[illegible]大
[illegible]入[illegible]心
[illegible]近於[illegible]故
聖人之心如[illegible]
[illegible]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也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動[illegible]無非大也內外

[illegible]可以易[illegible]聖人之事也[illegible]曰盛德之

至[illegible]天下之大惡[illegible]曰失德

伊[illegible]之有德見神之為德備矣乎

著[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外乎一敬耳

易[illegible]家[illegible]不道者包之

[illegible]之而不[illegible]家之道[illegible]不藏怒宿怨也

[illegible]之道[illegible]而喜之[illegible]也

[illegible]其感[illegible]

[illegible]見伊川語及[illegible]此人[illegible]力至多今官

高明[illegible]不寄[illegible]伊川曰何有得之[illegible]高則

當愈思所以報[illegible]則為用[illegible]以廢夫自

期也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或問謝子進學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為未

有[illegible]除[illegible]花只為有根[illegible]一年[illegible]如

[illegible]不進[illegible]不進只[illegible]得定不

[illegible]伊川[illegible]了

[illegible]重[illegible]所見不[illegible]

[illegible]不悅[illegible]何[illegible]人了之[illegible]有

[illegible]不得[illegible]方[illegible]不以

[illegible]心為心[illegible]之心或有逆於[illegible]理則亦

[illegible]之心[illegible]此[illegible]只[illegible]自家愛親之心

苟盡矣或得罪於鄉黨州閭則歸之無可奈何耳所以

從見者為愛親也故從此推去至於[illegible]愛萬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不

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木可此地除是聖人便

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

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

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

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

如此卻何故被一句轉卻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

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鍊

得人說了又卻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

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十

數年過卻如夢問何故遲曰如射弓到滿時便難開然

此二十年間見如識卻無長明道曰賢看某如此某煞

用工夫見理後須放開不放開只是守闢又直須放倒

故有禮以節之守幾於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即是

放開也

因史不拘作詩序凡詩皆經其手刪定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illegible]中

仁是兩□不仁之仁不仁是不誠兩□仁是誠而後

饒氏□此下云仁之□佛之□

下□□以□使人入□□有□人下有□而無□

饒本此下云不知禮無以為君子非謂君子也謂學

為君子者也

人須□□□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心也非思而得也

非勉而中也□□學時□一把□□□把□□□大

則思把□□□□□□有人學□□□□把□□後放

學者纔有此所得便住人多□□□□□□放了

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有□□□□□得

饒本□□□學時□把□遠□大□把□□大□

□把□□□□把放了□□多□□□□放□人

有學□□得□□把□□□□□□□□□□

其而不滿者無志者也□□□□□便住人□

易住和□常有□□者如□由下□□□而□□

□□□□有小□□□□□□更一往便

是□□□□□□故孔子有見□進不見其止之

歎□□有□□□□□□□□□進□相

久□□□□□

問□□曰小人之中庸小人何□□□□□小人之□□

名小人自以為中□小人□□□□□中庸□

□忌憚也君子而時中□□□不□□中無定□須是

時以取中號中□□□□也今人以□□為□便不

□□□□ 一

□□□□

饒本云□□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又□君子之中庸

小人之中庸不知小人何故有中庸□□小□□□

中庸□□□□不須著反字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

為□□小人以能安常習故是為中庸故無忌憚也

□□□□中無□而非中也中無定體隨時□□為

□□言之則從為中以□□□之□□□須

□以取中□

□知□又却是□執中無權□也今人□□許

為□使不□了□

學者□□是窮理物□皆有□窮理□能知人之所為知

人之所□□□人為□□□而非理也窮理

明是□□是□有我不能窮理人謂誠與我何者為我

理便是我窮理之□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

道□理必□□而□之□□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

□□□□□□窮□□□□理之本矣

□□□□者先□□□□□□□此亦□□□皆在

□□□□□也人也□□□□□□之□□人之

□□□□□□□□□□□□□□□□只

□□□□□有我不能□□人□□□□何者為我

□□□□□物窮□也□□□□□□□□□□之

□□□安知其□□□□□□□□□□□□誠窮

之□□□不□□□不□□□從容中道□□□須物

物□□□理□而已一處理通□處□□通物雖細者

□□□□ 二

亦有理也
今之學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等待了於
此則不得一作不可
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蓋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
支離了
曾本云釋氏之與吾儒須認取精微處有非同非不
同處須認得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
問敬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與之至也敬
則誠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卻不合做
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損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損得因
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損做[illegible]亭子卻將
甚底損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

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
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
著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
曾本云問敬與慎同異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
入虛如有人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
不能易坐如尸立如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非禮勿言動視聽須是如顏子事斯語[illegible]
氏云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見[illegible]
也曰固是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illegible]
非禮者昔日學時只在是坐不敢[illegible]是[illegible]有浮終
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
儼然即之也溫又云昔日用工處甚多但不敢說與

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illegible]
昨昔伯淳先生教予只管看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
話卻似醉人扶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
邊
或問或曰[illegible]學問事必不待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
自[illegible]之若[illegible]只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曰是也
問同事當[illegible]切記此語
[illegible]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
[illegible]亦相似
人[illegible]之與[illegible]神有異矣
[illegible]也此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illegible]與天為一我非我也
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

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
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
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曰學為
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卻不是尋常作事用
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曰初學莫未
能和樂否曰雖不能便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
曾本云問執恒如不克是慎之貌也如何是敬之貌
舒遲重若心是否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
始學為敬不免有矜持否曰常矜持甚費力是否曰
太矜持卻不是如尋常做事用心過當卻有失在勿
忘勿助間可弊有力者亦須做得徐然人亦須著力

太强其心却成狂妄念起也且放去又問佛氏有不
怕念起只怕覺遲之説曰皆絶念起須論有邪思時
又問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
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初學能至此否
曰顔子能使至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此亦有養之
道也又問靜時悠悠思多如何去得曰能敬則悠悠
思任不得自去
問言動非禮即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
易易即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
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illegible]學人以顔言語為學
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有這箇氣味在胸中朝夕玩味
方可

曾本云問顔子請事斯語非禮則勿視聽言動君言
動非禮則止是分明視聽如何得合禮曰視聽言動
皆不可易易則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
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仰而貴有以回頭
轉聽人視聽不以我也皆失之矣又曰學者以顔言
語為學只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有這[illegible]氣味在胸
中朝夕玩味不須轉説與人不須説與人[illegible]是會
自是與人人未必信説[illegible]人[illegible]得之心
却是自家不是須講[illegible]自得非
在胸中別纔説了又別只有不言不語底人能得出
意來也妙
問儒佛之辨曰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
天為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為我也佛氏不
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然後信
曾本云問佛氏見得何故不肯就理曰既見了自是
不肯就理因舉正叔視伯淳墳侍行問儒佛之辨正
叔指墳周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墻
外見了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吾儒下
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為一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為我也故曰理易則見得牢亦
自信得及佛氏不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然
後信
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恕如心而已
恕天道也

曾本云問忠恕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説得自
分明恕如心而已恕天道也伯淳曰天地變化草木
蕃是天地之恕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恕棄門
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無意天因人者也若不因
人何故人能與天為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不
相似
問窮理理窮[illegible]則便盡性盡性便知命[illegible]
曰此本可以為性者理也其內在者外也所以為內道
者命理性命一而已
問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
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

無根本又培養箇甚此學不可不以為先後學為人自
是當為人道人道不教人做却教而化
曾本云二人初見請教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
有根本因指小樹云須是先生根本然後栽培又曰
須是有箇已有箇已之謂仁指小樹有箇根本在始
培養得此樹成就為今猶之不若無根本又培養箇
甚學又曰[illegible]不可將以為甚後學為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曾本云問合[illegible]物[illegible]勤其是[illegible]何故得
合當[illegible]文來合稱理便是[illegible]

參[illegible]錄卷中　　七

物猶可以[illegible]禮文[illegible]既有[illegible]文以斯理以斯[illegible]自
然合理合道箇理字便合[illegible]理之不可易者也
只是一箇復字
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物物則是箇
實有誠則有物曰敬是有誠之道否曰是也須見體便
是有
曾本云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
物是不誠也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者有常
之謂也物則是箇實有誠則有物問敬是有誠之道
否曰須見體便見有
學者是[illegible]端
曾本云學不消用盡工夫只是當將人學之不謂是

苦憂也仁亦在天散之而已
道何人與道箇仁相合為一便是道道立則仁與人之名
有共
問孟子云知天事天如何別曰今人只不知有君能事其
君者少有心者可便是事人之曰心性何別曰心是發
用處[illegible]
曾本[illegible]知其性知其性則
知[illegible]天如何曰事
天又[illegible]知今人莫
[illegible]天也
本曰[illegible]是不是又問心與性
是[illegible]心[illegible]

參[illegible]錄卷中　　八

只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與盡天之理學斯達矣下學
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人心與天地一
般只為私心[illegible]自小了任理因物而已無與為天而
已[illegible]與天地一般只便是天也
今恐不是要食內[illegible]但已見不能欠亦自無此理如今
只是學自依本分
今人有問[illegible]不可尚者[illegible]只是不
易與[illegible]如斯而已
有所偏曰只得大尚恐不恰好不須慮恐過
曾本此下[illegible]也
曰[illegible]此是仁否曰
可
[illegible]中也須[illegible]事[illegible]有此

氣象方好
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臨
時權輕重以取中
佛之論性與儒之論性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
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不能與天為一
曾本此下云便非天性
自己之知非與物也知水火自然不蹈[illegible]知成也與物作
[illegible]之理[illegible]行未免有意為[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也雖非不[illegible]為[illegible]之至如
[illegible]之非不可[illegible]但非水之性則雖可以為
[illegible]者依舊有觀道斯知不既是道理猶不然不
亦有在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
道先生教人嘗曰賢讀書慎勿尋行數墨
曾本云論楚州徐仲車所論纔得中體却謂人不可
不作文猶且演義禮作詩賦名是誘人意不到處違
天下人道先覺時曾教在宅中學者先學文鮮有能
至道又云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因舉伯淳謂云
賢讀[illegible]分[illegible]數墨[illegible]之說蓋
[illegible]可也無所得所謂[illegible]皮也須穿透
或[illegible]曰誠是實理不是專
曾本云誠是實理不是專一[illegible]常人謂至誠至是謂
專一如惡惡臭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illegible]反人道躍于淵無此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
在[illegible]魚[illegible]也若指鳶魚為[illegible]上面更[illegible]天下
道更有[illegible]在[illegible]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
點之意
曾本此下云[illegible]言忘之事非大有[illegible]做不
得然常[illegible]此意在[illegible]中[illegible]點[illegible]可笑[illegible]學者
不可[illegible]一事在胸中[illegible]此事便不得其正且[illegible]曾
點[illegible]見[illegible]事[illegible]易[illegible]只是無心近於
又云[illegible]是事[illegible]其理不同
或以[illegible]養氣為[illegible]道事先生曰如[illegible]是智養氣是仁浩
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
曾本云問養氣只是集義所生[illegible]壯其氣[illegible]以

作事否曰亦須[illegible]如今人有氣索時安能充其
體況[illegible]天地間[illegible]之氣[illegible]是[illegible]
子[illegible]此氣其[illegible]是大[illegible]
一道事曰[illegible]是[illegible]養氣是[illegible]又問[illegible]有不慊於心
氣[illegible]多不[illegible]見[illegible]是之意[illegible]人氣如
何又曰[illegible]心得其正[illegible]曰志與
氣[illegible]外[illegible]道
相[illegible]曰是[illegible]合[illegible]是能[illegible]問如今
[illegible]氣人作事不是[illegible]無忌憚[illegible]能
不慊否曰如此安能[illegible]浩然[illegible]
或曰矜夸為害最大先生曰[illegible]是大小大事只
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人有已便有夸心

克己與物對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己[illegible]時便
克皆人從偏勝處克克己之私則見理矣曰獨處時未
必有此忘多見見人後如此曰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
貉者立而不恥若夫子路只子却只相與如此只爲他
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過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著
工夫否曰可然却無下工夫處曰用人未必有所得却
從學本子行也曰亦有之人[illegible]不一此是賢底人却
謂有[illegible]之
[illegible]人因某有一[illegible]日如何[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容他要[illegible]
[illegible]此有事[illegible]是[illegible]日此今心欲以勝人皆[illegible]
也作用兩容如法是合做底只下面一句便是[illegible]與

此爲根因只有只爲不合有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
因說孟子說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
與皆是有物欲心如今七郎家亦恐不免又云有人
愛馬好馬道夫人特例又思古人有自爲衣服制度
[illegible]此[illegible]不可勝數此所謂玩物小兒家具樣
[illegible]之[illegible]今人亦[illegible]此之須要人
[illegible]先生笑曰[illegible]又曰[illegible]
傷俱與禹是大小大事只[illegible]不矜不伐若無矜伐
也有甚事分[illegible]有其[illegible]爲伐矜伐爲害事又問
更有一[illegible]不好則[illegible]惡此則是好惡
使然曰如今日[illegible]可須說一只有利害
凡利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皆在甚處自欲以意[illegible]

人亦是存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努脈皆爲有己立
己與物對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便
克皆人從偏勝處克克者勝之之謂也又問獨處無
事時未必有此心纔遇事逐入此心便出不能忘我
下本事如見人著好衣便要著好衣未必是自家本
意多是爲人曰子路衣敝縕袍與夫子路却只以此
[illegible]心下無此等事打疊得過又云亦須就事
[illegible]處置與忘有爲
[illegible]不怕此心因事出來工夫處又問有[illegible]般人本必
自[illegible]却能當來分不要矜勝人曰亦有之然人之
亦不一此是資質好人却別有病處
夜問無伐善之人好恐箇後得十分偽者總有道理去不得
處便任先生曰無偽不到得察破不能變通乃爲偽謂
此漢高祖以權謀者也

僧本云問克伐怨欲先問何仗得許大事只爲無學
問細察人做事不濟須到十分意謂偽者總有道
理去不得處便任他前面有甚人事也不管不當任
[illegible]是[illegible]一[illegible]偏不[illegible]得窮破處
不[illegible]高明有權謀者[illegible]亦良立
人子中[illegible]約約自偏從人[illegible]也
問今[illegible]之[illegible]須誠深以得之於情性[illegible]義使
[illegible]
僧本云問學者以何爲先[illegible]又問
莫須於小序中求否云小序亦不甚更有[illegible]中以下

句於上句不可泥訓詁須[illegible]以得之發乎[illegible]止
乎[illegible]是法
誠是[illegible]有之理忠[illegible]於誠
而問[illegible]唯是見[illegible]未能決然便為不能辨別
[illegible]日使[illegible]先[illegible]使引須是有
[illegible]從[illegible]不見異人當讀書
[illegible]面中[illegible]之所為
[illegible]
[illegible]子
[illegible]先生見有[illegible]如有人服
[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可謂[illegible]矣

明道見[illegible]記問[illegible]記得[illegible]可謂玩物喪志
謝子被他折難身汗面赤先生[illegible]只此便是[illegible]隱之心
[illegible]
[illegible]人為之則志在天下必以[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於中[illegible]厚則感動於[illegible]淳
[illegible]下自然響應
小
[illegible]人死於衣[illegible]皆命[illegible]只從人眼孔

心本一[illegible]
有文字[illegible]
[illegible]見從[illegible]己之私則心虛見
[illegible]
[illegible]如何[illegible]作聖[illegible]可去陳問
遇事[illegible]而發[illegible]不中不遠矣
[illegible]所以不如吾儒[illegible]外[illegible]以方外便是窮
理[illegible]以理為[illegible]不可[illegible]釋氏[illegible]見處但見了
[illegible]理諸公不須[illegible]見處[illegible]敬與窮理發以直內
[illegible]外然從[illegible]不孤
[illegible]學者[illegible]錄[illegible]不[illegible]錄常存著他道

[illegible]思[illegible]劉各錄得數
則又[illegible]便壞了一段意思昔
[illegible]玩物喪志
伯[illegible]隨人
[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天之氣皆好名之故
伯淳[illegible]兩字皆[illegible]
[illegible]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一般[illegible]伯淳[illegible]無可[illegible]不得
不說

更橫渠著工夫處處留礙且得意作事伯淳云子厚却
如此不熟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
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
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或云那七好學明道
云那七二十年栗頭待做多少事豈肯學也底或云那
七豈少七人不肯因伯淳如湖云恨某生不早却肯
得弟子之禮明道笑云賢却漫放過底事堯夫初學於
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野店飯必襯坐必拜欲學堯
夫必亦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
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
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地

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須還
知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某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
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
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却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
繫如此
體其此學須是有力某等常纔覺心不在自治便無力
或只是就事為一未論得是不是問此有何不送他去
是敬之理否曰先有存主然後觀物物却只從了且
只認敢與事為一時便是敬且和各是理從容中
道聖人也方做一事忘了其他亦不免煩了如目
人之才猶有偏處斯淺
問多愛忘事如明日有件事今日一日記著臉兩有件事

只今不曾放下今如有過又須追悔知其非而無法以
處之又須逞事多急躁常自怨之云事之未來不須預
憂事之方至不須忙迫事之過去不須追悔終之以一
毫不亂唯覺而已然終未得如顏子云須是適道
理處之其病有漸次一件要如此又要如彼後有一氣
法否元化氣素問有其說而無其法初得時云行之
一事無疑當果行過兩月便覺其益問云所病心
也而此法何以能中之答云氣能動其心和其氣所
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失其節皆是病
端方問偏於歛不正其大過端平儼然自有一般氣象其
常以其有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把事上著
便更分明事與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

却其是不如尸也
與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個不得
敏是得理之速明理而行不期而速非是手忙脚亂
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熟諫是父母之過不至此不可
諫也子曰然有人爲孝翁拔不了做不能以義處却致
父母兒翁不睦者甚多和好笑先生然之
明道云病莫於於脈盛之病譬此於不慈不孝亦不
可不知醫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其就性上看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有箇存是於持過當否近之
答李問者云每聞道是其中無云此次云見思見好
恍然不敢所如安在離以究楮而泛

論也然秦漢以來學雖不明而為善者不絕於天下足
下若能志於大者遠者不務目前移奪雖是非小有失
中人以下也久矣不失此心可也
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
窮理則一也
答胡康侯小簡云承進學之意甚淺前談所望於左右備
矣謂正在下學如顏子仁人與有間處是合此理與人
合無往它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可戒事切忽不若
聞道學可自得亦當謂不敢之說曾不忘之游於河的
之門者甚多不如從事於斯則見功不遠行之方可信
此語也
又答簡云嘗如語錄只少却這兩字便血脈不貫其語不

活如春秋之法正如此字亦三私下大約如法家斷例
也近以事道理來論道學如功處其首其首若其心空
得往做日家務須著如此過來學者何是這笑如
鶻魂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今有不得
難以好事則得也非是小事切須就之透得名利關便
是小歇處然須精窮理工夫至此方可學有入聖域之
理不然休說
謝先生曰　官員云默而識之是識何事無人而不自得
是得箇甚

上蔡先生語錄下

右上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
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
為明徹[illegible]行於世而[illegible]得
文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illegible]後得吳中版本一
篇[illegible]家之書
[illegible]曾恬天隱所記[illegible]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
於公從子籍溪先生[illegible]胡氏
[illegible]記文定公問[illegible]而說紹
[illegible]
[illegible]
記[illegible]道之錄間其所定著[illegible]
或以不足聞悉討其下以備參考[illegible]本所增多猶百

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全誣程氏
以助佛學而以或者目程氏所以予自超其辭皆荒
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復有問法之意□世
學佛者私竊之以借其所偏[illegible]於曾氏無見聞之
者而為者亦復多為之於先生德之[illegible]後學
從先生遊得學於君人子而曾氏[illegible]者則
[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不自知其[illegible]或
使[illegible]之罪而不敢[illegible]他
[illegible]亦頗刊其而謂先生[illegible]一篇
然此錄不傳[illegible]所定著
篇已[illegible]後以俟
知言有道之君子[illegible]紹興二十九年□月庚午

新安[illegible]跋書

憲大觀初年在長沙侍文定公左右[illegible]上蔡先生之學問以為其言[illegible]發人其後在[illegible]學今[illegible]二丈子發乃具[illegible]侍[illegible]及[illegible]以[illegible]云先生[illegible]不[illegible]日[illegible]學往見之[illegible]先生子發[illegible]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知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日[illegible]子發[illegible]然[illegible]此何[illegible][illegible]先之[illegible]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微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天道本末一貫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其後有書答子發云竊求志有以[illegible]後[illegible]謂公博洽少卓求[illegible]知公既[illegible]志道學之[illegible]當何如昔見明道先生語[illegible]不見他人行記問者則曰玩物喪志[illegible]以[illegible]皆[illegible]因[illegible]所[illegible]上蔡[illegible]以[illegible]其是[illegible]不苟可傳[illegible]其志尚如此而自[illegible]所問將恐失[illegible]以附于卷之末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

籍溪[illegible]跋

熹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稿而或者傳去遂鋟木於[illegible]上熹[illegible]恨焉比因閒暇復為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為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板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考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編讀之則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為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尚而陳忠肅公文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是日相應之語豈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illegible]則天下之理之窮有欲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illegible]讀者使毋[illegible]傳[illegible]先生與[illegible]持要之語附[illegible]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illegible]熹謹記

袁氏世範三卷

（宋）袁采撰

集事詩鑒一卷

（宋）方昕撰

宋刻本

袁氏世範三卷、永樂大典本

宋袁采撰。案衢州府志、采字君載、信安人。登進士第三。宰劇邑、以廉明剛直稱。仕至監登聞鼓院。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采嘗宰樂清、修縣志十卷。王圻續文獻通考又稱其令政和時、著有政和雜志、縣令小錄。今皆不傳。是編卽其在樂淸時所作。分睦親、處己、治家三門、題曰訓俗。府判劉鎭爲之序、始更名世範。其書於立身處世之道、反覆詳盡、所以砥礪末俗者、極爲篤摯。雖家塾訓蒙之書、意求通俗、詞句不免於鄙淺。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覽者易知易從、固不失爲顏氏家訓之亞也。明陳繼儒嘗刻之祕笈中、字句譌脫特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宋本互相校勘、補遺正誤。仍從文獻通考所載、勒爲三卷云。

袁氏世範序

思所以為善又思所以使人為善者君子之用心也三衢袁公君載德足而行成學博而文富以論思獻納之姿屈試一邑學道愛人之政武城絃歌不是過矣一日出所為書若干卷示鎮曰是可以厚人倫而美習俗吾將版行于茲邑乎其為我是正而為之序鎮熟讀詳味者數月一曰睦親二曰處已三曰治家皆數十條目其言則精確而詳盡其意則敦厚而委曲習而行之誠可以為孝悌為忠恕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然是書也豈唯可以施之樂清達諸四海可也豈唯可以行之一時垂諸後世可也噫公為一邑而切切焉欲以為己者為人如此則他日致君澤民其思所以兼善天下之心蓋可知矣鎮於公為太學同舍生今又蒙賴於桑梓於意不鄙乃敢冠以觕陋之文而欲目是書曰世範可乎君載諱采淳熙戊戌中元日承議郎新權通判隆興軍府事劉鎮序

同年鄭公景元貽書謂余曰昔溫國公嘗有意於是止以家範名其書不曰世也若欲為一世之範模則有其子之書在今恐名之者未必人不以為諂而受之者或以為僭宜從其舊曰此真確論正契余心敢不敬從且刊其言于左使見之者知其不為府判劉公之云云而私變其說也采謹書

袁氏永寶

安節曾孫衡寶藏

睦親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於責善兄弟或因於爭財有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者世人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明其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閑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況凡臨事之際一以爲是一以爲非一以爲當先一以爲當後一以爲宜急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欲同於己必致於爭論爭論不勝至于再三至于十數則不和之情自茲而啓或至於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爲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爲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也宜孰思之

人之父子或不思各盡其道而互相責備者尤啓不和之漸也若各能反思則無事矣爲父者曰吾今日爲人之父蓋前日嘗爲人之子矣凡吾前日事親之道每事盡善則爲子者得於見聞不待教詔而知效當以前日事親之道有所未盡以責其子子得不有愧於心爲子者曰吾今日爲人之子則他日亦當爲人之父今吾父之撫育我者如此畀付我者如此亦云厚矣他日吾之待其子不異於吾之父則可以俯仰無愧若或不及非惟有負於其子亦何顏以見其父然世之善爲人子者常善爲人父不能孝其親者常欲虐其子此無他賢者能自反則無往而不善不賢者不能自反爲人子則多怨爲人父則多暴然則自反之說惟賢者可以語此

慈父固多敗子子孝而父或不察蓋中人之性遇強則避遇弱則肆父嚴而子知所畏則不敢爲非父寬則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肖父多優容子之愿愨父或責備之無已惟賢智之人即無此患至於兄友而弟或不恭弟恭而兄不友夫正而婦或不順婦順而夫或不正亦由此強即彼弱此弱即彼強積漸而致之爲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爲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賢父喻己父則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無偏勝之患矣至如兄弟夫婦亦各能以他人之不及者喻

之則何患不友恭正順者哉

四 處家貴寬容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五 父兄不可辯曲直

子之於父弟之於兄猶卒伍之於將帥胥吏之於官曹奴婢之於雇主不可相視如朋輩事事欲論曲直若父兄言行之失顯然不可掩子弟止可和言幾諫若以曲理而加之子弟尤當順受而不當辯為父兄者又當自省

六 人貴能處忍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于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為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七 親戚不可失歡

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爾朝夕群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八 家長尤當奉承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協蓋所求皆遂無所爭也破蕩之家妻孥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者衣食不給觸事不諧積忿無所發惟可施於妻孥之前而已妻孥能知此則尤當奉承

九 順適老人意

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孩童玩狎為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其意則盡其歡矣

十 孝行貴誠篤

人之孝行根於誠篤雖繁文末節不至亦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嘗見世人有事親不務誠篤乃以聲音笑貌繆為恭敬者其不為天地鬼神所誅則幸矣況望其世世篤孝而門戶昌隆者乎苟能知此則自此而往與物應接皆不可不誠有識君子試以誠與不誠者較其久遠效驗孰多

一 人不可不孝

人當嬰孺之時愛戀父母至切父母於其子嬰孺之時愛念尤厚撫育無所不至蓋由氣血初分相去未遠而嬌嫩之聲音笑貌自能取愛於人亦造物者設為自然之理使之生生不窮雖飛走微物亦然方其子初脫胎卵之際乳飲哺啄必極其愛有傷其子則護之不顧其身然人於既長之後分稍嚴而情稍疏父母方求盡其慈子方求盡其孝飛

走之屬稍長則母子不相識認此人之所以異於飛走也然父母於其子幼之時愛念撫育有不可以言盡者子雖終身承顏致養極盡孝道終不能報其少小愛念撫育之恩況孝道有不盡者凡人之不能盡孝道者請觀人之撫育嬰孺其情愛如何終當自悟亦猶天地生育之道所以及人者至廣至大而人之回報天地者何在有對虛空焚香跪拜或召羽流齋醮上帝則以為能報天地果足以報其萬分之一乎況又有怨咨乎天地者皆不能反思之罪也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恣其所為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陵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漸疎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摭其小疵以為大惡如遇親故妝飾巧辭歷歷陳數斷然以大不孝之名加之而其子實無他罪此父母妄憎之過也愛憎之私多先於母氏其父若不知此理則徇其母氏之說牢不可解為父者須詳察此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

子弟須使有業

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而有業則不至於飢寒富貴而有業則不至於為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弈異衣服飾騁馬與群小為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遂起為非之心小人贊其為非則有餔啜錢財之利常乘間而翼成之子弟痛宜省悟

子弟不可廢學

大抵富貴之家教子弟讀書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聖賢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窮達性有昏明不可責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廢學蓋子弟知書自有所謂無用之用者存焉史傳載故事文集妙詞章與夫陰陽卜筮方技小說亦有可喜之談篇卷浩博非歲月可竟子弟朝夕於其間自有資益不暇他務又必有朋舊業儒者相與往還談論何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與小人為非也

教子當在幼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一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謹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分別幼而示之以均一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而教之以嚴謹則長無悖慢之患幼而有所分別則長無為惡之患今人之於子喜者其愛厚而惡者其愛薄初不均平何以保其他日無爭少或犯長而長或凌少初不訓責何以保其他日不悖賢者或見惡而不肖者或見愛初不允當何以保其他日不為惡

父母愛子貴均

人之兄弟不和而至於破家者或由於父母憎愛之偏衣服飲食言語動靜必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

父母愛子貴均

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平，積久之後，遂成深讐，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苟父母均其所愛，兄弟自相和睦，可以兩全，豈不甚善。

父母常念子貧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

子孫當愛惜

人之子孫，雖見其作事多拂已意，亦不可深憎之。大抵所愛之子孫未必孝，或早夭，而暮年依托及身後葬祭，多是所憎之子孫。其他骨肉皆然。請以他人已驗之事觀之。

父母多愛幼子

同母之子，而長者或爲父母所憎，幼者或爲父母所愛，此理殆不可曉。竊嘗細思其由，蓋人生一二歲，舉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況父母乎？纔三四歲至五六歲，恣性啼號，多端乖劣，或損動器用，或犯危險，凡舉動言語，皆人之所惡，又多痴頑，不受訓誡，故雖父母亦深惡之。方其長者可惡之時，正值幼者可愛之時，父母移其愛長者之心而愛幼者，其憎愛之心從此而分，遂成迤邐。最幼者當可惡之時，下無可繼之者，父母愛無所移，遂終愛之，其勢或如此。爲人子者當知父母愛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爲父母者又須覺悟，稍稍回轉，不可任意而行，使長者懷怨，而幼者縱欲，以致破家。

祖父母多愛長孫

父母於長子多不之愛，而祖父母於長孫常極其愛，此理亦不可曉，豈亦由愛少子而遷及之耶？

舅姑當奉承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爲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昵於私愛，然爲子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協。凡人之婦，性行不相遠，而有小姑者獨不爲舅姑所喜，此固舅姑之愛偏，然爲兒婦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尊長久而自悔。或父或舅姑終於不察，則爲子爲婦無可奈何，加敬之外，任之而已。

同居貴懷公心

兄弟子姪同居至於不和，本非大有所爭，由其中有一人設心不公，爲己稍重，雖是毫末，必獨取於衆，或衆有所分，在己必欲多得，其他心不能平，遂啓爭端，破蕩家産。馳小得而致大患，若知此理，各懷公心，取於私則皆取於私，取於公則皆取於公，衆有所分，雖果實之屬，直不數十金，亦必均平，則亦何爭之有。

同居長幼貴和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恃長陵轢卑幼，專用其財，自取溫飽，因而成私藏，否出入不令幼者預知，幼者至不免飢寒，必啓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

能承順而服其所以爲不肖之資尤不能和若長者總持大綱幼者分幹細務長必幼謙幼必長聽各盡公心自然無爭

子弟貧富不齊

兄弟子姪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懷獨善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妒嫉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時分惠其餘不卹其不知恩貧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必分惠則亦何爭之有

分析財產貴公當

朝廷立法於分析一事非不委曲詳悉然有果是竊衆營私却於典賣契中稱係妻財置到或詭名置產官中不能盡行根究又有果是起於貧寒不因父祖資產自能奮立營置財業或雖有祖衆財產不因於衆別自殖立私財其同宗之人必求分析至於經縣經州經所在官府累十數年各至破蕩而後已若富者能反思果是因衆成私不分與貧者於心豈無所愧果是自置財產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德又豈不勝如連年爭訟妨廢家務及資備裹糧與囑託吏胥賄賂官員之徒費耶貧者亦宜自思彼實竊衆亦由辛苦營運以至增置豈可悉分有之況實彼之私財而吾欲受之寧不自愧苟能知此則所分雖微必無爭訟之費也

同居不必私藏金寶

人有兄弟子姪同居而私財獨厚慮有分析之患者則買金銀之屬而深藏之此爲大愚若以百千金銀計之所以買產歲收必十千十餘年後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與者皆其息也況百千又有息爲用以典質營運三年而其息一倍則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與者皆其息也況又三年再倍不知其多少何爲而藏之篋笥不假此收息以利衆也余見世人有將私財假於衆使之營家久而止取其本者其家富厚均及兄弟子姪綿綿不絕此善處心之報也亦有竊盜衆財或寄妻家或寄內外姻親之家終爲其人用過不敢取索及取索而不得者多矣亦有作妻家姻親之家置產爲其人所掩有者多矣亦有作妻名置產身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亦多矣凡百君子幸詳鑑此止須存心

分業不必計較

兄弟同居甲者富厚常慮爲乙所擾十數年間或甲破壞而乙乃增進或甲亡而其子孫不能自立乙反爲甲所擾者有矣兄弟分析有幸應分人與貴而已欲執贖則將所分田產丘丘段段平分或以兩旁分與應分人而已分處中往往應分人未責而已分先賣及爲應分人執隣取贖者多矣有諸父俱亡作諸子均分而無兄弟者分後獨昌多兄弟者分後浸微者有多兄弟之人不願作諸子均分

而兄弟各自昌盛勝於獨據全分者有以兄弟累
眾而己累獨少力求分析而分後浸微反不若累
眾之人昌盛如故者有以分析不平屢經官求再
分而分到財產隨即破壞反不若彼訟之人昌盛
如故者世人若知智術不勝天理必不起爭訟之
心

兄弟貴相愛

兄弟子姪同居固世之美事然其間有一人早亡諸父與
子姪其愛稍疏其心未必均齊為長而欺瞞其幼
者有之為幼而悖慢其長者有之顧見義居而交
爭其相疾有甚於路人前日之美事乃甚不美
矣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異
財亦不害為孝義一有交爭則孝義何在

眾事宜各盡心

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眾事宜各盡心不
可令小兒婢僕有扱於眾雖是細微皆起爭之漸
且眾之庭宇一人勤於掃灑一人全不之顧勤掃
灑者已不能平況不之顧者又縱其小兒婢僕常
常狼籍且不容他人禁止則怒詈失歡多起於此

同居相處貴寬

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間或一再尚可
與辯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為難處
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奈何
處之

友愛弟姪

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服制
減於父母一等者蓋謂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
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其
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故幼而無父
母者茍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而無子
孫者茍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
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
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擾害之何
以責其猶子之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母如仇
讎矣

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讎往往
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己
之兄弟即父之諸子己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
於兄弟不和則己之諸子更相視傚能禁其不乖
戾否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
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
子之孝於己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
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
他人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
則彼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有積成怨恨
況兩遞其言又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
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

其所親

同居不可相譏議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不可默
造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恨進退不可況其間
有不曉事之人好伏於幽暗之處以伺人之言語
此生事興爭之端豈可久與同居然人之居處不
可謂僻靜無人而輒譏議人必慮或有聞之者俗
謂牆壁有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婦女之言寡恩義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
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
娌皆假合強為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
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為其役而不自覺一
家之中乖變生矣於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牆
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姪為後者有
多子而不以與其兄弟者有不卹兄弟之貧養親
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者有不卹兄弟之貧葬
親必欲均其費寧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槩
述亦嘗見有遠識之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外
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周其所乏
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深怨婦女而
重愛其兄弟至於當分析之際不敢以貧故而貪
愛其兄弟之財者蓋由見識高遠之人不聽婦
女之言而先施之恩因以得兄弟之心也

婢妾之言多間鬭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又多出於婢妾之間婢妾愚
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為忠於主母若婦
女有見識能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復敢進若
聽之信之從而愛之則必再言之又言之使主母
與人遂成深讎為婢妾者方洋洋得志非特婢妾
為然奴隸亦多如此若主人聽信則房族親戚故
舊皆大失歡而善良之僕佃皆翻致人詬責矣

親隣不宜假借貸

房族親戚隣居其貧者纔有所闕必請假焉雖米鹽
酒醋計錢不多然朝夕頻頻令人厭煩如假借衣
服器用既為損污又因以質錢借之者歷歷在心
日望其償其借者非惟不償又行行常自若且語
人曰我未嘗有所假貸於他此言一達豈不招
怨怒

親舊貧者隨力周濟

應親戚故舊有所假貸不若隨力給與之言借則我
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頻而負償冤主反怒
曰我欲償之以其不當頻索則姑已之方其不索
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為而強還之故索亦
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交怨而後已蓋貧人之假
貸初無肯償之意縱有肯償之意亦何由得償或
假貸作經營又多以命窮計拙而折閱方其始借
之時禮甚恭語甚遜其感恩之心可指日以為誓
至他日責償之時恨不以兵刃相加凡親戚故舊

因財成怨者多矣俗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財主不若念其貧與隨吾力之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於我

子孫有過爲父祖者多不自知貴宦尤甚蓋子孫有過多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不使其父祖知之至於鄉曲貴宦人之進見有時稱道盛德之不暇豈敢言其子孫之非況又自以子孫爲賢而以人言爲誣故子孫有彌天之過而父祖不知也間有家訓稍嚴而母氏猶有庇其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好色賭博近小人破家之事而已貴宦之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強索人之酒食強貸人之錢財強借人之物而不還強買人之物而不償親近群小則使之假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則多致飾詞以妄訟鄉人有曲理犯法事認爲己事名曰擔當鄉人有爭訟則僞作父祖之簡干懇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也其隨侍也私令市買買物私令吏人買物私托場務買物皆不償其直吏人補名吏人免罪吏人有優潤皆必責其報典買婢妾限以低價而使他人填陪或同院子游狎或干場務放稅其他妄有求覓亦非一端不恤誤其父祖陷于刑辟也凡爲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常關防更常詢訪或庶幾焉

子弟有愚縱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古人謂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謂利人而人不知所自則得福今其愚縱必以獄訟事悉委猾吏改易事情庇惡陷善豈不與陰德相反古人又謂我多陰謀道家所忌謂害人而人不知所自則得禍今其貪污必與猾吏同謀貨賂公事以曲爲直人受其冤無所告訴豈不謂之陰謀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有遠識者必信此言

同居父兄子弟善惡賢否相半若頑很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貧者養他人之子當於幼時蓋貧者無田宅可養暮年惟望其子反哺不可不自其幼時衣食撫養以結其心富者養他人之子當於既長之時今世之富人養他人之子多以爲諱故欲及其無知之時撫養或養所出至微之人長而不肖恐其破家方議逐去致有爭訟若取於既長之時其賢否可以

祖見尚能温淳守己必能事所養如所生且不致
破家亦不致興訟也

多子固爲人之患不可以多子之故輕以與人須俟
其稍長見其温淳守己舉以與人兩家獲福如在
襁褓即以與人萬一不肖既破他家必求歸宗往
往興訟又破我家則兩家受其禍矣

養異姓之子非惟祖先神靈不歆其祀數世之後必
與同姓通婚姻者律禁甚嚴人多冒之至啓爭訟
設或人不之告官不之治豈可不思理之所在江
西養子不去其所生之姓而以所養之姓冠于其
上若復姓者雖於經律無見亦知惡其無別如此

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以爲後鴻鴈微物猶不
亂行人乃不然至以叔拜姪於理安乎況啓爭端
設不得已者以弟若姪孫以奉祭祀惟當撫之如子
以其財產與之受所養者奉所養如父如古人爲
嫂制服如今世爲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亦無
害也

別宅子遺腹子宜及早收養教訓免致身後論訟或
已習爲愚下之人方欲歸宗尤難處也女亦然或
與雜濫之人通私或婢妾因他事逐去皆不可不
於生前早有辨明恐身後有求歸宗而暗昧不明
子孫被其害者

世有養孤遺子者及長使爲僧道乃從其姓用其三
代有族人出家而借用有蔭人三代此雖無甚利
害然有遂欲求歸宗者官以文書爲驗則不可斷
以爲非此不可不防微也

賢德之人見族人及外親子弟之貧多收於其家衣
食教撫如己子而薄俗乃有貪其財產於其身後
強欲承重以爲其人嘗以我爲嗣矣故高義之事
使人病於難行惟當於平昔別其居處明其名稱
若己嗣未立或他人之子弟年居己子之長尤不
可不明嫌疑於平昔也娶妻而有前夫之子接腳
夫而有前妻之子欲撫養不欲撫養尤不可不早
定以息他日之爭同入門及不同入門同居及不
同居當質之於衆明之於官以絕爭端若義子有
勞於家亦宜早有所酬義兄弟有勞有恩亦宜劃
財產與之不可拘文而盡廢恩義也

孤女有分必隨力厚嫁合得田產必依　條分給若
吝於目前必致嫁後有所陳訴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姻有高義
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
成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不自
明

中年以後喪妻乃人之大不幸幼子稚女無與之撫

存飲食衣服凡閨門之事無與之料理則難於不娶在室之人則少艾之心非中年以後之人所能御娶寡居之人或是不能安其室者亦不易制兼有前夫之子不能忘情或有親生之子豈免二心故中年再娶為尤難然婦人賢淑自守和睦如一者不為無人特難值耳

婦人不必預外事

婦人不預外事者蓋謂夫與子既賢外事自不必預若夫與子不肖掩蔽婦人之耳目何所不至今人多有游蕩賭博至於鬻田園甚至於鬻其所居妻猶不覺然則夫之不賢而欲求預外事何益也子之鬻產必同其母而僞書契字者有之重息以假貸而兼并之人不憚於論訟貸茶鹽以轉貨而官司責其必償為母者終不能制然則子之不賢而欲求預外事何益也此乃婦人之大不幸為之奈何苟為夫能念其妻之可憐為子能念其母之可憐頓然悔悟豈不甚善

寡婦治生難託人

婦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務計筭錢穀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務不致破蕩家產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養其子敦睦內外姻親料理家務至於興隆者皆賢婦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營生最為難事托之宗族宗族未必賢托之親戚親戚未必賢賢者又不肯預人家事惟婦人自識書筭而所托之人衣食自給稍識公義則庶幾焉不然鮮不破家

男女不可幼議婚

人之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大抵女欲得托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早議婚姻事無變易固為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壻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很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為薄義而爭訟由之以興可不戒哉

議親貴人物相當

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閥閱之高資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況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嫁娶當父母擇配偶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很妒若嫁美壻萬一不和卒為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

媒妁之言不可信

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給女家則曰男富給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給女家則曰男家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給男家則厚許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至於仳離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始

人之姻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相忘此最風俗好處然其間婦女無遠識多因相熟而相簡至於相忽遂至於相爭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識而驟議親者故凡因親議親最不可託熟闕其禮文又不可忘其本意極於責備則兩家周致無他患矣故有姪女嫁於姑家獨爲姑氏所惡甥女嫁於舅家獨爲舅妻所惡姨女嫁於姨家獨爲姨氏所惡皆由玩易於其初禮薄而怨生又有不審於其初之過者

九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爲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爲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爲父母及夫者宜憐而稍從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後男家富而女家貧則欲得男家之財以與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貧則欲得女家之財以與男家爲男女者亦宜憐而稍從之若或割貧益富此爲非宜不從可也

十

人言光景百年七十者稀爲其倏忽易過而命窮之人晚景最不易過大率五十歲前過二十年如十年五十歲後過十年不啻二十年而婦人之享高年者尤爲難過大率婦人依人而立其未嫁之前有好祖不如有好父有好父不如有好兄弟有好兄弟不如有好姪其既嫁之後有好翁不如有好夫有好夫不如有好子有好子不如有好孫故婦人多有少壯享富貴而暮年無聊者蓋由此也凡其親戚所宜矜念

六

人之姑姨姊妹及親戚婦人年老而子孫不肖不能供養者不可不收養然又須關防恐其身故之後其不肖子孫却妄經官司稱其人因飢寒而死或稱其人有遺下囊篋之物官中受其牒必爲追證不免有擾須於生前令白之於衆質之於官稱身外無餘物則免他患大抵要爲高義之事須令無後患

父祖高年怠於管幹多將財產均給子孫若父祖出於公心初無偏曲子孫各能戮力不事游蕩則均給之後既無爭訟必至興隆若父祖緣有過房之子緣有前母後母之子緣有子亡而不愛其孫又有雖是一等子孫自有憎愛凡衣食財物所及必有厚薄致令子孫力求均給其父祖又於其中暗有輕重安得不起他日爭端若父祖緣其子孫內有不肖之人慮其侵害他房不得已而均給者止可逐時均給財穀不可均給田產若均給田產彼

以爲己分所有必邀求尊長立契與賣與買既尽窺覬他房從而婪取必至興訟使賢子賢孫被其擾害同於破蕩不可不思大抵人之子孫或十數人皆能守己其中有一不肖則十數人均受其害至於破家者有之國家法令百端終不能禁父祖智謀百端終不能防欲保延家祚者鑒他家之已往思我家之未來可不修德熟慮以爲長久之計耶

遺囑之文皆賢明之人爲身後之慮然亦須公平乃可以保家如劫於悍妻黠妾因於後妻愛子中有偏曲厚薄或妄立嗣或妄逐子不近人情之事不可勝數皆所以興訟破家也

父祖有慮子孫爭訟者常欲預爲遺囑之文而不知風燭不常因循不決至於疾病危篤雖中心尚了然而口不能言手不能動飲恨而死者多矣況有神識昏亂者乎

袁氏世範卷一

袁氏世範卷二

處己

人之智識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絕者高之見下如登高望遠無不尽見下之視高如在牆外欲窺牆裏若高下相去差近猶可與語若相去遠甚不如勿告徒費舌頰猶如弈棊若高低止較三五着尚可對弈國手與未識筭局之人對弈果如何哉

富貴乃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傲鄉曲若本自貧窶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顯此雖人之所謂賢亦不可以此取尤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饗肥濃因父祖之保任而驟致通顯此何以異於常人其間有欲以此驕傲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

世有無知之人不能一槩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貴貧賤設爲高下等級見有資財有官職者則礼恭而心敬資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貧者賤者則礼傲而心慢曾不少顧殊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別如此長厚有識君子必不然也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若如此則孔顏應爲宰輔而古今宰輔達官不復小人矣蓋操履自是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外物責效不效則操履

必自有所守或變遂為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享富厚智慧而居貧寒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豈不省事

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見目前稍可樂盛以為此生無足慮不旋踵而破壞者多矣大抵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一變今不須廣論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論目前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凡見他人興進及有如意事則懷妬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此患若知事無定勢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妬人笑人哉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須少壯之時嘗盡艱難受盡辛苦不曾有自少壯享富貴安逸至老者早年登科及早年受奏補之人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卻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無齟齬必其生事窘薄憂飢寒慮婚嫁若早年宦達不歷艱難辛苦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多如此其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有大福之人亦千萬人中間有之非可常也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至終身蓋不知此理而又非理計較欲其子孫自少小安然享大富貴尤其蔽惑也終於人力不能勝天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為一定之分又設為不測之機役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萬人世人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故世有高見遠識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去自來者其胸中平夷無憂喜無怨尤所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間則亦何爭之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

性有所偏在救失

則度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人之德性出於天資者各有所偏君子知其有所偏故以其所習爲而補之則爲全德之人常人不自知其偏以其所偏而直情徑行故多失書言九德所謂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強者天資也所謂栗立恭敬毅溫廉塞义者習爲也此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也後世有以性急而佩韋性緩而佩絃者亦近此類雖然己之所謂偏者苦不自覺須詢之他人乃知

人行有長短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人不可有慢偽妬疑之心

處己接物而常懷慢心偽心妬心疑心者皆自取輕辱於人盛德君子所不爲也慢心之人自不如人而好輕薄人見敵己以下之人及有求於我者面前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譏笑若能回省其身則愧汗浹背矣偽心之人言語委曲若甚相厚而中心乃大不然一時之間人所信慕用之再三則蹤跡露見爲人所唾去矣妬心之人常欲我之高出於人故聞有稱道人之美者則忿然不平以爲不然聞人有不如人者則欣然笑快此何加損於人祗厚怨耳疑心之人人之出言未嘗有心而反約思繹曰此譏我何事此笑我何事則與人締怨常萌於此賢者聞人譏笑若不聞焉此豈不省事

人貴忠信篤敬

言忠信行篤敬乃聖人教人取重於鄉曲之術蓋財物交加不損人而益己患難之際不妨人而利己所謂忠也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期約時刻不易所謂信也處事近厚處心誠實所謂篤也禮貌卑下言辭謙恭所謂敬也若能行此非惟取重於鄉曲則亦無入而不自得然敬之一事於己無損世人頗能行之而矯飾假偽其中心則輕薄是能敬而不能篤者君子指爲諛佞鄉人久亦不歸重也

厚於責己而不責人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在己者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能自省其忠信篤敬者蓋寡能責人以忠信篤敬者皆然也雖然在我者既盡在人者亦不必深責今有人能盡其在我者固善矣乃欲責人之似己一或不滿吾意則疾之已甚亦非有容德者祇益貽怨於人耳

[illegible]當無愧心

今人有爲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肆無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可掩凡吾之處事心以爲可心以爲是人雖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處事心以爲不可心以爲非人雖

不知神已知之矣吾心即神神即禍福心不可欺
神亦不可欺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釋者以謂吾心以為神之至也尚不可得而窺測
況不信其神之在左右而以厭射之心處之則亦
何所不至哉

人為善事而未遂禱之於神求其陰助雖未見効
之亦無愧至於為惡事而未遂亦禱之於神求其
陰助豈非欺罔如謀為盜賊而禱之於神爭訟無
理而禱之於神使神果從其言而幸中此乃貽怒
於神開其禍端耳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
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
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為言況下此者哉彼
有行己不當理者中有所慊動輒知畏猶能避遠
災禍以保其身至於君子而偶罹於災禍者多由
自負以召致之耳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
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
不自知也古人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
可不勉哉

凡人為不善事而不成正不須怨天尤人此乃天之
所愛終無後患如見他人為不善事常稱意者未
須多羨此乃天之所棄將使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
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姑少待之當自見也

人有所為不善身遭刑戮而其子孫昌盛者人多怪
之以為天理有誤殊不知此人之家其積善多積
惡少少不勝多故其為惡之人身受其報不妨福
祚延及後人若作惡多而享壽富安樂必其前人
之遺澤將竭天不愛惜恣其惡深使之大壞也

人能忍事易以習熟終至於人以非理相加不可忍
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熟終至於睚
眦之怨深不足較者亦至交詈爭訟期於取勝而
後已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為客氣所
使則身心豈不大安寧

人之平居欲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厚
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長
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華此言先入於吾
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華矣且如朝夕
聞人尚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尚氣好凌人而不
覺矣朝夕聞人游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游蕩
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
不免漸染之患也

老成之人言有迂闊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資聰明
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為迂闊凡其身

試見前之言欲以訓後生者後生厭聽而毀詆者
多矣及後生即臨事屢更樂瀕多方悟老成之言
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備嘗之後矣
聖賢猶不能無過況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人有
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論蓋
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
人之有言求謙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為
強辨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
人之出言舉事能思慮循省而不幸有失則在可諫
可議之域至於怨其情性而妄言妄行或明知其
非而故為之者是人必挾其凶暴強悍以排人之
議己善處鄉曲者如見似此之人非惟不敢諫誨
亦不敢貿於言議之間所以遠侮辱也嘗見人不
忍乎昔所厚之人有失而私納忠言反為人所怒
曰我與汝至相厚汝亦謗我耶孟子曰不仁者可
與言哉
不善人雖人所共惡然亦有益於人大抵見不善人
則警懼不敢自為不善不見不善人則放肆或至
自為不善而不覺故家無不善人則孝友之行不
彰鄉無不善人則誠厚之跡不著譬如磨石彼自
銷損耳刀斧資之以為利老子云不善人乃善人

之資謂此爾若見不善人而與之同惡相濟及與
之爭為長雄則有損而已夫何益
鄉曲有不肖子弟耽酒好色博弈游蕩親近小人豢
養驕逐輕於破蕩家產至為乞丐竊盜者此其家
門不幸如此或其父祖稔惡至此未聞有因諫誨
而改者雖其至親亦當處之無可奈何不必說講
徒厚其怨
勉人為善諫人為惡固是美事先須自省若我之平
昔自不能為人豈惟人不見聽亦反為人所薄且
如己之立朝可稱乃可誨人以立朝之方己之臨
政有效乃可誨人以臨政之術己之才學為人所
尊乃可誨人以進修之要己之性行為人所重乃
可誨人以操覆之謹己能身致富厚乃可誨人以
治家之法己能處父母之側而諧和無間乃可誨
人以至孝之行苟惟不然豈不反為所笑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或
有非之者蓋眾心難一眾口難齊如此君子之出
言舉事揆之吾心稽之古訓詢之賢者於理無
礙則紛紛之言皆不足卹亦不必辯自古聖賢當
代宰輔一時守令皆不能免况居鄉曲同為編氓
尤其所無恩或輕議己亦何恤焉大抵指是為非
必妬忌之人及素有仇怨者此曹何足以定公論

正當勿聞勿辯也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為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言與己暗合者亦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為他所料也此雖大賢亦甘受其侮而不悟奈何

人有詈人而人不答者人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為人之畏我而更求以攻之為之不已人或起而我應之恐口噤而不能出言矣人有訟人而人不校者人必有所處也不可以為人之畏我而更求以攻之為之不已人或出而我辨之恐理虧而不能逃罪矣

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人所憑以為爭訟之資至有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其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之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多是頗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話尤當自警前輩有言誡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耐事順自強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高年之人鄉曲所當敬者以其近於親也然鄉曲有年高而德薄者謂刑罰不加於己輕詈辱人不知愧恥君子所當優容而不較也

與人交游無問高下須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修飾邊幅若言行崖異則人皆憚之不可親近然又不可太褻狎樽酒會聚之際固當歌笑盡歡恐嘲譏中觸人諱忌則忿爭興焉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言之高

居鄉曲間或有貴顯之家以州縣觀望而凌人者又有高貲之家以賄賂公行而凌人者方其得勢之時州縣不能誰何鬼神猶或避之況貧窮之人豈可與之較屋宅墳墓之所鄰山林田園之所接必橫加殘害使歸於己而後已衣食所資器用之微尤可其意者必奪而有之如此之人惟當遜而避

之遂其忿惡之深天誅之加則其家之子孫自能為其父祖破壞以與鄉人復讎也鄉曲更有健訟之人把持短長妄有論訟以致追擾州縣不敢治其罪又有恃其父兄子弟之衆結集兇惡強奪人所有之物不稱意則羣聚毆打又復賄賂州縣多不竟其罪如此之人亦不必求以窮治遂其忿惡之深天誅之加則無故而自罹於憲網有計謀所不及救者大抵作惡而幸免於罪者必於他時無故而受其報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

鄉曲士大夫有挾術以待人近之不可遠之則難者所謂君子中之小人不可不防慮其信義有失為我之累也農工商賈僕隸之流有天資忠厚可任以事可委以財者所謂小人中之君子不可不知宜稍撫之以恩不復慮其欺也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愎暴恣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韙併與其善者而掩之也

忠信二事君子不守者少小人不守者多且如小人以物市於人弊惡之物飾為新奇假偽之物飾為貞實如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肉食之灌以水藥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詞止於求售悞人食用有不恤也其不忠也類如此負人財物久而不償人苟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售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售至于十數期而不售如初工匠制器要其定資責其所制之器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得至于十數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類如此其他不可悉數小人朝夕行之略不之怪為君子者往往忿懥直欲深治之至於毆打論訟若君子自省其身不為不忠不信之事而憐小人之无知及其間有不得已而為自便之計至於如此可以少置之度外也

張安國舍人知撫州日聞有賣假藥者出牓戒約曰陶隱居孫真人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報者甚衆不論方冊所載只如近時此驗尤多有只賣一真藥便家貲鉅万或自身安榮享高壽或子孫及第改換門閭如影隨形无有差錯又曾眼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小家業自謂得計不知冥〻之中自家合得祿料都被減削或自身多有橫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致有遭天火被雷震者蓋緣賺藥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藥之

家學子順孫之業服其劫被假藥誤賊非推
無益反致損傷常談殺一飛禽走獸猶有因果
況乃物之中人命最重無辜被禍其痛何窮詞多
更不盡載舍人此言豈止爲假藥者言之有識之
人自宜觸類
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雜處之地吾輩或有經
由須當嚴重其辞貌則遠輕侮之患或有狂醉之
人宜即回避不必與之較可也
衣服舉止異衆不可遊於市必爲小人所侮
居於鄉曲輿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者
多在我者揭然異衆貧者羞澀必不敢相近我亦
何安之有此說不可與口尚乳臭者言
婦女衣飾惟務潔靜尤不可異衆且如十數人同處
而一人之衣飾獨異衆所指目其行坐能自安否
飲食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求之則爲饕爲饞
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狎之則爲姦爲
濫財物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得之則爲盜
爲贓人惟縱欲則爭端啓而獄訟興聖王慮其如
此故制爲禮以節人之飲食男女制爲義以限人
之取與君子於是三者雖知可欲而不可輕形於
言況敢妄萌於心小人反是
聖人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最省事之要術蓋人

見美食而必啖見美色而必凝視見錢財而必起
欲得之心苟非有定力者皆不免此惟能杜其端
源見之而不顧則無妄想無妄想則無過舉矣
子弟有耽於情欲迷而忘返至於破家而不悔者蓋
始於試爲之由其中無所見不能識破則遂至於
不可回
世人有慮子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弈之事得以昏
亂其心尋至於失德破家則拘之於家嚴其出入
絕其交遊致其無所聞見樸野蠢鄙不近人情殊
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竇頓開如火燎原不
可撲滅況拘之於家無所用心却密爲不肖之事
與出外何異不若時其出入謹其交遊雖不肖之
事習聞既熟自能識破必知愧而不爲縱試爲之
亦不至於樸野蠢鄙全爲小人之所摇蕩也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飢寒破
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
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
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起家之人見所作事無不如意以爲智術巧妙如此
不知其命分偶然志氣洋洋貪多圖得又自以爲
獨能久遠不可破壞豈不爲造物者所竊笑蓋其
破壞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曰子曰孫朝夕環立於

七

其間若皆他日爲父祖破壞生事之人恨其父祖目不及見耳前輩有建第宅宴工匠於東廡曰此造宅之人宴子弟於西廡曰此賣宅之人後果如其言近世士大夫有言曰所可見者護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知非人力所及其胸中寬泰與蔽迷之人如何

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已出此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户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有能省悟遠謀損節猶慮不及況有不之悟者何以支梧古人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蓋謂此爾大貴人之家尤難於保成方其致位通顯雖在閒冷其俸給亦厚其餽遺亦多其使令之人蒲前皆州郡廩給其服食器用雖極於華侈而其費不出於家財逮其身後無前日之俸給餽遺使令之人其日用百費非出家財不可況又析一家爲數家而用度仍舊豈不至於破蕩此亦勢使之然爲子弟者各宜量節

人之居世有不思父祖起家艱難思與之延其祭祀又不思子孫無所憑藉則無以脫於飢寒多生男女視如路人耽於酒色博弈游蕩家產以取一時一時之快此皆家門不幸如此苟至刑憲彼亦不卹豈教誨勸諭責罵之所能回置之無可奈何而已

八

人有財物慮爲人所竊則必緘縢扃鐍封識之甚嚴慮費用之無度而致耗散則必籌計較量支用之甚節然有甚嚴而有失者蓋百日之嚴無一日之疏則無失百日嚴而一日不嚴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嚴同也有甚節而終至於匱乏者蓋百事節而總一事之費則不至於匱乏百事節而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費與百事不節同也所謂百事者自飲食衣服屋宅園館輿馬僕御器用玩好蓋非一端也儻隨其財力則不謂之費不量財力而爲之或雖財力可辦而過於侈靡近於不急皆妄費也年少主家事者宜深知之

中產之家凡事不可不早慮有男而爲之營生教之生業皆早慮也至於養女亦當早爲儲蓄衣衾粧奩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費力若置而不問但稱臨時此有何術不過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女子之羞見人也至於家有老人而送終之具不爲素辦亦稱臨時亦無他術亦是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後事之不如儀也今人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

長則鬻杉以為嫁資此其女必不至失時也有於少壯之年置壽衣壽器壽壙者此其人必不至三日五日無衣無棺可斂三年五年無地可葬也

居官當如居家必有顧藉居家當如居官必有綱紀

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為儒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筆札代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為童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為也子弟之流蕩至於為乞丐盜竊此最辱先之甚然世之不能為儒者乃不肯為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等事而甘心為乞丐盜竊者深可誅也凡強顏於貴人之前而求其所謂應副折腰於富人之前而托名於假貸遊食於寺觀而人指為穿雲子皆乞丐之流也居官而掩蔽眾目盜財入己居鄉而欺凌愚弱奪其所有私販官中所禁茶鹽酒酤之屬皆竊盜之流也世人有為之而不自愧者何哉

凡人生而無業及有業而喜於安逸不肯盡力者家富則習為下流家貧則必為乞丐凡人生而飲酒無算食肉無度好淫濫習博弈者家富則致於破蕩家貧則必為盜竊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其人樸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助此人縱不能報亦必知恩若其人本非窘乏而以作謁為業挾持便佞之術遍謁貴人富人之門過州干州過縣干縣有所得則以為己能無所得則以為怨讎在今日則無感恩之心在他日則無報德之事豈可以不恤不顧待之豈可割吾之不敢用以資他之不當用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受人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遍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為虧義故雖一飯一縑亦不可輕受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詳味此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為難事

人有居貧困時不為鄉人所顧及其榮達則視鄉人如仇讎殊不知鄉人不厚於我我以為憾我不厚於鄉人鄉人他日亦獨不記耶但於其平時薄我者勿與之厚亦不必致怨若其平時不與吾相識苟我可以濟助之者亦不可不為也

聖人言以直報怨最是中道可以通行大抵以怨報怨固不足道而士大夫欲邀長厚之名者或因宿讎縱姦邪而不治皆矯飾不近人情聖人之所謂直者其人賢不以讎而廢之其人不肖不以讎而庇之是非去取各當其實以此報怨必不至遞相酬復無已時也

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訟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吏求以快意窮治其讎至於爭訟財產本無理而強求得理官吏貪繆或可如志寧不有愧於神明讎者不伏更相訴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所直況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為有理耶大抵人之所訟互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則牽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財而弄法蕩者之所以破家也

官有貪暴吏有橫刻賢豪之人不忍鄉曲衆被其惡故出力而訟之然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有親黨在要路或以其為州郡所深喜故常難動搖橫刻之吏亦有所恃或以其為見任官之所喜或以其結州曹吏之有素故常無忌憚及至人戶有所訴則官求勢要之書以請托吏以官庫之錢而行賂毀去簿曆改易案牘人戶雖健訟亦未便輕勝兼論訴官吏之人又只欲劫持官府使之畏已初無為衆除害之心常見論訴州縣官吏之人恃為官吏所畏拖延稅賦不納人戶有折變已獨不受折變人戶有科敷已獨不伏科敷覷立庭下抗對長官端坐司房罵辱耆輩官占官產不肯輸租欺凌善弱強欲斷治請託公事必欲以曲為直或與胥吏通同為姦把持官員使之聽其所為以殘害鄉民凡如此之官吏如此之姦民假以歲月縱免人禍必自為天所誅也

士大夫相見往往多言某縣民淳某縣民頑及詢其所以然乃謂見任官贓汚狼藉鄉民吞聲飲氣而不敢言則為淳鄉民列其惡而訴之州郡監司則為頑此其得頑之名豈不枉哉今人多指奉化縣為頑商之奉化人則曰所訟之官皆有入己贓何謂奉化為頑如黃岩等處人言皆然此正聖人所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何頑之有今具其所以為頑之目應納稅賦而不納及應供科配而不供則為頑若官中因事廣科從而隱瞞其民戶不肯供納則不為頑官吏斷事出於至公又合法意乃任私忿求以撼異則為頑若官吏受財斷直為曲事有冤抑次第陳訴則不為頑官員清正斷事自己豪橫之民無所行賂無所措謀則与

胥吏表裏撰合語言粧點事務妄興論訴則爲頑
若官員與吏爲徒百般詭計掩人耳目受接賄賂
偷盜官錢人户有能出力爲衆論訴則不爲頑
縣道有非理橫科及預借官物者必相率而次第陳
訟蓋兩税自有常額足以充上供州用縣用役錢
亦有常額足以供解發支雇縣官正己以率下則
民間無隱負不輸官中無侵盜妄用未敢以爲有
餘亦何不足之有惟作縣之人不自檢己喫者着
者日用者般挈往來送遺結託置造器用儲蓄囊
篋及其他百色之須取給於手分鄉司爲手分鄉
司者豈有將己財而奉縣官不過就簿曆之中恣
爲欺弊或擅人户税物而不納或將到庫之錢而
他用或僞作過軍過客券旁及修葺廨舍而公求
支破或陽爲解發而中途截撥其弊百端不可悉
舉縣官既素受其汚啖往往知而不問況又有懵
然不曉財賦之利病及曉之者又與之通同作弊
一年之間雖至小邑虧失數千緡殆不覺也於是
有橫科預借之患及有拖欠州郡之數又將任滿
請託關節以求脫去而州郡遂將積欠勒令後政
補償夫前政以一年財賦不足一年支解爲後政
者豈能以一年財賦補足數年財賦故於前政預
借之錢物多不認理或別設巧計陰奪民財以求補

足舊欠其禍可勝言哉凡居官莅事不可不
仔細猾吏姦民尤當深察若輕信吏人則彼
受鄉民遺賂百端撰造以曲爲直從而斷決豈
不枉哉間有子弟爲官懵然不曉事理者又有
與吏同貪雖知其是否而妄決者鄉民冤抑莫
伸仕宦多無後者以此蓋亦思上之所以責任
我者何意而下之所以赴愬於我者正望我以
伸其冤抑我其可以不公其心哉凡爲官吏當
以公心爲主非特在己無愧而子孫亦職有利
矣

袁氏世範卷二

袁氏世範卷三

治家

人之居家須令垣牆高厚藩籬周密牕壁門關堅牢隨損隨修如有水竇之類亦須常設格子務令新固不可輕忽雖竊盜之巧者穴牆剪籬穿壁決關俄頃可辦比之頹牆敗籬腐壁敝門以啓盜者有間矣且免奴婢奔竄及不肖子弟夜出之患如外有竊盜內有奔竄及子弟生事縱官司爲之受理豈不重費財力

居止或在山谷村野僻靜之地須於周圍要害去處置立莊屋招誘丁多之人居之或有火燭竊盜可以即相救應

凡夜犬吠盜未必至亦是盜來探試不可以爲他而不警夜間遇物有聲亦不可以爲鼠而不警

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夜間遣人十數遍巡之善慮事者居於城郭無甚隙地亦爲夾牆使邏者往來其間若屋之內則子弟及奴婢更迭巡警

夜間覺有盜便須直言有盜徐起逐之盜必且竄不可乘暗擊之恐盜之急以刃傷我及誤擊自家之人若持燭見盜擊之猶庶幾若獲盜而已受拘執自當准法無過毆傷

多蓄之家盜所覬覦而其人又多置什物喜於矜耀尤盜之所垂涎也富家若多儲錢穀少置什物少蓄金寶絲帛縱被盜亦不多失前輩有戒其家自冬夏衣之外藏帛以備不虞不過百匹此亦高人之見豈可與世俗言

劫盜有中夜炬火露刃排門而入人家者此尤不可不防須於諸處往來路口委人爲耳目或有異常則可以先知仍預置便門遇有警急老幼婦女且從便門走避又須子弟及僕者平時常備器械爲禦敵之計可敵則敵不可敵則避切不可令盜得我之人執以爲質則隣保及捕盜之人不敢前

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全至不忍焚掠汙辱者多盜所快意於劫殺之者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自省

家居或有失物不可不急尋急尋則人或投之僻處可以復收則無事矣不急則轉而出外愈不可見又不可妄猜疑人猜疑之當則人或自疑恐生他虞猜之不當則正竊者反自得意況疑心一生則所　其行坐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　已形於言或妄有所執治而所失之物偶見或正竊者方獲則悔將若何

居宅不可無隣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圍如

無溪流當爲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又須平時撫恤鄰里有恩義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鄰里一日爲仇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鄰居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有了期若不救火不過火一巨而已鄰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煨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火從所起多從厨竈蓋厨屋多時不掃則埃墨易得引火或竈中有留火而竈前有積薪接連亦引火之端也夜間最當巡視

烘焙物色過夜多致遺火人家房火多有覆蓋宿火而以衣籠罩之上皆能致火須常戒約

蠶家屋宇低隘於炙簇之際不可不防火

農家儲積糞壤多爲茅屋或投死灰於其間須防內有餘燼未滅能致火燭

茅屋須常防火大風須常防火積油物積石灰須常防火此類甚多切須詢究

富人有愛其小兒者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小人有貪者於僻靜處壞其性命而取其物雖聞于官而寘于法何益

市邑小兒非有壯夫携負不可令游街巷慮有誘略之人

人之家居井必有幹池必有欄深溪急流之處峭險高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兒狎而臨之脫有疎虞歸怨於人何及

親賓相訪不可多虐以酒或被酒夜歸須令人照管往時括蒼有困客以酒且慮其不告而去於是閉於空舍而鑰其門酒渴索漿不得則取花瓶水飲之次日啓關而客死矣其家訟于官郡守汪懷忠究其一時舍中所有之物云有花瓶浸旱蓮花試以旱蓮花浸瓶中取罪當死者試之驗乃釋之又有置水於案而不掩覆屋有伏虵遺毒於水客飲而死者凡事不可不謹如此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以杜絶婢僕姦盜等事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令僕子非有警急修葺不得入中門婦女婢妾無故不得出中門只令鈴下小童通傳內外治家之法此過半矣

婢妾與主翁親近或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藉口畜愚賤之裔至破家者多矣凡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亦不可不防其終

人有婢妾不禁出入至與外人私通有姙不正其罪而去者往往有於主翁身故之後自言是主翁腹子以求歸宗旋致興訟世俗所宜警此兒

人有以正室妬忌而於別宅置婢妾者有供給娼女而絕其與人往來者其關防非不密監守非不謹然所委監守之人得其犒遺反與外人為耳目以通往來而主翁不知至養其所生子為嗣者又有婦人臨蓐主翁不在則弃其所生之女而取他人之子為己子者主翁從而收養不知非其己子庸俗愚暗大抵類此

婦人多妬有正室者少蓄婢妾蓄婢妾者多無正室夫蓄婢妾者內有子弟外有僕隷皆當關防制以主母猶有他事況無所統轄以一人之耳目臨之豈難欺蔽哉暮年尤非所宜使有意外之事當如之何

夫蓄婢妾之家有僻室而人所不到有便門而可以通外或偃廁與廚竈相近而使勝夫掌庖或夜飲在於內堂而使僕子供過其弊有不可防者此曹深謀而主不之猜此曹跌為耳目而主又何由知覺

夫買婢妾教之歌舞或使侑樽以為賓客之歡切不
蓄姿貌黠慧過人者慮有惡客起覬覦之心彼
麗必欲得之逞慾則不見泰山苟勢可以臨
所不至綠珠之事在古可鑒近世亦多有
之不欲指言其名

士大夫之家有夜間男女羣聚呼盧至於達旦豈無託故而起者試靜思之

人家有僕當取其樸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溫飽所自來者不求自己德業之出衆而獨與僕者峭黠之出衆費財以養無用之人固未甚害生事為非皆此輩導之也

僕者而有市井浮浪子弟之態異巾美服言語矯詐不可蓄也蓄僕之久而驟然如此閨閫之事必有可疑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背違不曾有便當省力之處如頓放什物必以斜為正如裁截物色必以長為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為是又性多狠輕於應對不識分守所以雇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其為不改其言愈辯雇主愈不能平於是箠撻加之或失手而至於死亡者有矣凡為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如此則僕者可以免罪主者胸中亦大安樂省事多矣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褊急很愎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

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待奴僕之理喻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

人之居家凡有作爲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厨厠等事皆自爲之區處然後三令五申以責付奴僕猶懼其遺忘不如吾志今有人一切不爲之區處凡事無大小聽奴僕自爲謀不合己意則怒罵鞭撻繼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一一暗合吾意若不知此自見多事且如工匠執役必使一不執役者爲之區處謂之都料匠蓋人凡有執爲則不暇他見須令一不執爲者旁觀而爲之區處則不煩擾而功增倍矣

婢僕有頑很全不中使令者宜善遣之不可留留則生事主或過於毆傷此輩或挾怨爲惡有不容言者婢僕有姦盜及逃亡者宜送之於官依法治之不可私自鞭撻亦恐有意外之事或逃亡非其本情或所竊止於飲食微物宜念其平日有勞只畧懲之仍前留備使令可也

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撻蓋一時怒氣所激鞭撻之數必不記徒且費力婢僕未必知畏惟徐徐責問令他人執而撻之視其過之輕重而定其數雖不過怒自然有威婢妾亦自然畏憚矣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妾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婢僕有過既已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輕生而自殘者

婢僕有無故而自經者若其身溫可救不可解其縛須急抱其身令稍高則所縊處必稍寬仍更令一人以指於其縊處漸漸寬之覺其氣漸往來乃可解下仍急令人吸其鼻中使氣相接乃可以蘇或不曉此理而先解其縛則其身力重其縊處愈急只一噓氣便不可救此不可不預知也如身已冷不可救或救而不蘇當留本處不可移動呼集鄰保以事聞官仍令得力之人日夜同與守視恐有犬鼠之屬殘其屍也自刃不殊宜以物掩其傷處或已絕亦當如前說人家有井於甃處宜爲缺級令可以上下或有墜井投井者可以令人救應或不及亦當如前說溺水投水而水深不可援者宜以竹篙及木板能浮之物投與之溺者有所執則身浮可以救應或不及亦當如前說夜睡魘死及卒死者亦不可移動並當如前說

婢僕無親屬而病者當令出外就鄰家醫治仍經鄰保錄其詞說狀以聞官或有死亡則無他慮

婢僕欲其出力辦事其所以禦饑寒之具爲家長者不可不留意衣須令其溫食須令其飽士大夫有云蓄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蓄僕不厭多教之耕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食而力無所施則不能以自活故求就役於人爲富家者能推惻隱之心蓄養婢僕乃以其力還養其身其德甚大矣而此輩既得溫飽雖苦役之彼亦甘心焉

婢僕宿臥去處皆爲點檢令冬時無風寒之患以至牛馬豬羊貓狗雞鴨之屬遇冬寒時各爲區處牢圈棲息之處此皆仁人之用心備物我爲一理也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畏死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羣則向人悲鳴臨庖則向人哀號爲人者既忍而不之顧反怒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己以思之物之有望於人猶人之有望於天也物之鳴號有訴於人而人不之卹則人之處患難死亡困苦之際乃欲仰首號呼求天之卹耶

大抵人居病患不能支持之時及處囹圄不能脫去之時未嘗不反覆究省平日所爲某者爲惡某者爲不是其所以改悔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至病患不寧及脫去罪戾則不復記省造罪作惡無異往日余前所言若令於經歷患難之人必以爲然猶恐痛定之後不復記省彼不知患難者安知不以吾言爲迂

有子而不自乳使他人乳之前輩已言其非矣況其間求乳母於未產之前者使不舉己子而乳我子有子方嬰孩使捨之而乳我子其己子呱呱而泣至於餓死者有因仕宦他處逼勒牙家誘賺良人之妻使捨其夫與子而乳我子因挾以歸鄉使其一家離散生前不復相見者士夫遞相庇護國家法令有不能禁彼獨不畏于天哉

以人之妻爲婢年滿而送還其夫以人之女爲婢年滿而送還其父母以他鄉之人爲婢年滿而送歸其鄉此風俗最近厚者浙東士大夫多行之有不還其夫而擅嫁他人有不還其父母而擅與嫁人皆興訟之端況有不卹其離親戚去鄉土役之終身無夫無子死爲無依之鬼豈不甚可憐哉

蓄奴婢惟本土人最善蓋或有病患則可責其親屬爲之扶持或有非理自殘既有親屬明其事因公私又有質證或有婢妾無夫子兄弟可依僕隸無家可歸念其有勞不可不養者當令預經鄰保自言併陳于官或預與之擇其配婢使之嫁僕使之娶皆可絕他日意外之患也

雇婢僕須要牙保分明牙保又不可令我家人爲

也

買婢妾既已成契不可不細詢其所自來恐有良人子女爲人所誘略果然則即告之官不可以婢妾還與引來之人慮殘其性命也

買婢妾須問其應典賣不應典賣如不應典賣則不可成契或果窮乏無所依倚須令經官自陳下保審會方可成契或其不能自陳令引來之人契中稱說少與雇錢待其有親人識認即以與之也

族人鄰里親戚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既姦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既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大抵爲家長者必自老練又其智畧能駕馭此曹故得其力至於子弟須賢明如其父兄則可無慮中材之人鮮不爲之鼓惑以致敗家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爲之祥正謂此曹若平昔延接淳厚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幹人有管庫者須常謹其簿書審其見存幹人有管穀米者須嚴其簿書謹其管籥兼擇謹畏之人使之看守幹人有貸財本興販者須擇其淳厚愛家東方可付託蓋中產之家日費之計猶難支梧況受傭於人其飢寒之計豈能周足中人之性目見可欲其心必亂況下愚之人見酒食声色之美安得不動其心向來財不滿其意而充其欲故內則与骨肉同飢寒外則視所見如不見今其財物盈溢于目前若日日嚴謹此心姑寢主者事勢稍寬則亦何憚而不爲其始也移用甚微其心以爲可償猶未經慮久而主不之覺則日增焉月益焉積而至於一歲移用已多其心雖惴惴無可奈何則求以掩覆至二年三年侵欺已大彰露不可掩覆主人欲峻治之已近噬臍故凡委託幹人所宜緊此

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種出於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賙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讎者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可以無愧怍矣

佃僕不宜私假借

佃僕婦女等有於人家婦女小兒處稱莫令家長知而欲重息以生借錢穀及欲借質物以濟急者皆是有心脫漏必無還意而婦女小兒不令家長知則不敢取索終爲所負爲家長者宜常以此諭其家人知也

外人不宜入宅舍

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婦人以買賣針灸爲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脫漏婦女財物及引誘婦女爲不美之事皆此曹也

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須於每年冬月水涸之際浚之使深築之使固遇天時亢旱雖不至於大稔亦不至於全損今人往往於亢旱之際常思修治至收刈之後則忘之矣諺所謂三月思種桑六月思築塘蓋傷人之無遠慮如此

池塘陂湖河埭有衆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當相與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時修築令多蓄水及用水之際遠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已又且利人其利豈不博哉今人當修築之際靳出食力及用水之際奪臂交爭有以耡梃相毆至死者縱不死亦至坐獄被刑豈不可傷然至此者皆田主慳吝之罪也

桑木因時種植

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艱難十年二十年之間卽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閑地任其荒廢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荄之微忿至于失歡比隣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興訟連年寧不思使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若以爭訟所費庸工植木則一二十年之間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其間有以果木逼於鄰家實利有及於其童穉則怒而伐去之者尤無所見也

人有小兒須常戒約莫令與鄰里損折果木之屬人養牛羊須常看守莫令與鄰里踏踐山地六種之屬人養雞鴨須常照管莫令與鄰里損啄菜茹六種之屬有產業之家又須各自勤謹墳墓山林欲聚錄長茂蔭映須高其牆圍令人不得踰越園圃種植菜茹六種及有時果去處嚴其籬圍不通人往來則亦不至臨時責怪他人也

人有田園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異居分析之初置產典買之際尤不可不仔細人之爭訟多由此始且如田畝有因地勢不平分一丘爲兩丘者有欲便順併兩丘爲一丘者有以屋基山地爲田又有以田爲屋基園地者有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雖有經界圖籍壞爛不存者多矣況又從而改易不經官司鄰保驗證豈不大啓爭端人之田畝有在上丘者若常修田畔莫令傾倒人之屋基園地若及時築疊垣墻縱損卽修人之山林若分明挑掘

溝塹纔損即修有何爭訟惟其因荒田畔傾倒修
治失時屋基園地止用籬園年深壞爛因而侵占
山林或用分水猶可辯明間有以木以石以坎爲
界年深不存及以坑爲界而外又有一坑相似者
未嘗不啓紛紛不決之訟也至於分析止憑開書
典買止憑契書或有因荒該載不明公私皆不能
決可不戒哉間有典買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令
元契模糊不明因而包占者此小人之用心過耽
官司自正其罪矣

分析之家置造開書有各人止録已分所得田產者
有一本互見他分者止録已分多是內有私曲不
欲顯暴故常多爭訟若互見他分厚薄肥瘠可以
畢見在官在私易爲折斷此外或有宜勞於衆衆
分弃與田產或有一分獨薄衆分弃與田產或有
因妻財因仕宦置到來歷明白或有因營運置到
而衆不願分者並宜於開書後開具仍須斷約不
在開具之數則爲漏開雖分析後許應分人別求
均分可以杜絕隱瞞之弊不至連年爭訟不決

人有求避役者雖私分財產甚均而開書砧基則糊
在一分之內令一人認役其他物力低小不須充
應而其子孫有欲執書契而掩有之者遂興詞訟
官司欲斷從實則於文有礙欲以文爲斷而情則

不然此皆俗曹初無遠見規避於目前而貽爭於
身後可不監此

人有已分財產而欲避免差役則冒同宗有官之人
爲一戶籍者皆他日爭訟之端由也

縣道貪污遇有析戶印關則厚有所需人戶憚於所
費皆匿而不印私自割析經年既深貧富不同恩
義頓疎或至爭訟一以爲已分失去開書一以爲
分財未盡未立開書官中從文則礙情從情則礙
文故多久而不決之患凡析戶之家宜即印開書
以杜後患

人戶交易當先憑牙家索取關書砧基指出丘段圖
號就問見佃人有無界至交加典賣重疊次問其
所親有無應分人出外未回及在卑幼未經分析
或係卑幼產必問其初應與不應受弃或寡婦卑子
執憑交易必問其初曾與不曾勘會如係轉典賣
則必問其元契已未投印有無諸般違礙方可立
契如有寡婦幼子應押契人必令人親見其押字
如價貫年月四至畝角必即書填應債負貨物不
可用必支見錢取錢必有處所擔錢人必有姓名
已成契後必即投印慮有交易在後而投印在前
者已印契後必即離業慮有交易在後而管業在
前者已離業後必即割稅慮因循不割稅而爲人

告論以致拘没者。官中條令惟交易一事最爲詳備，蓋欲以杜爭端也。而人户不悉，乃至違法交易，及不印契、不離業、不割税，以致重疊交易，詞訟連年不決者，豈非人户自速其辜哉。

凡鄰近利害欲得之產，宜稍增其價，不可恃其有親有鄰及以典至買，及無人敢買，而抑損其價。萬一他人買之，則悔且無及，而爭訟由之以興也。

凡田產有交關違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交易。他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然富人多要買此產，自謂將來拚錢與人打官方，此其僻不可救。然自遺患與患及子孫者甚多。

貸以一熟論，自三分至五分取之，亦不爲虐，還者亦可無詞。而典質之家至有月息什而取一者；江西有借錢約一年償還而作合子立約者，謂借一貫文約還兩貫文；衢之開化借一秤禾而取兩秤；浙西上户借一石米而收一石八斗：皆不仁之甚。然父祖以是而取於人，子孫亦復以是而償於人，所謂天道好還，於此可見。

兼并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急，多是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并息爲本，別更生息，又誘勸其并田產折還。法禁雖嚴，多是幸免，惟天網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蓋謂迭相酬報也。

有輕於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之資爲爭訟之費者多矣。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

凡有家產，必有税賦，須是先截留輸納之資，却將贏餘分給日用。歲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輸納之資。臨時爲官中所迫，則舉債認息，或托攬户兑納而高價算還，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曰貧曰儉，自是賢德，又是美稱，切不可以此爲愧。若能知此，則無破家之患矣。

納税雖有省限，須先納爲安。如納苗米，若不趁晴早納，必欲拖後，或值雨雪連日，將如之何？然州郡多有不體量民事，如納秋米，初時既要乾圓，加量又重，後來縱納濕惡，加量又輕，又後來則折爲低價。如納税紬，初時必欲至厚實者，後來見納數之少，

橋梁修路宜助財力

營運先存心近厚

則放行輕㕸又後來則折爲低價人户及攬子多是豪強輩前後輕重不肯攙先送納致被縣道追擾惟鄉曲賢者自求省事不以毫末之較遂愆期也

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航者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既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疎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惴者皆所獲之福也

人之經營財利偶獲厚息以致富盛者必其命運亨通造物者陰賜致此其間有見他人獲息之多致富之速則欲以人事強奪天理如販米而加以水賣鹽而雜以灰賣漆而和以油賣藥而易以他物如此等類不勝其多目下多得贏餘其心便自欣然而不知造物者隨即以他事取去終於貧乏況又因假壞真以虧本者多矣所謂人不勝天大抵轉販經營須是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真又須敬惜如欲以此奉神明又須不敢貪求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得之薄必無後患至於買撲坊場之人尤當如此造酒必極醇厚精潔則私酤之家自然難售其間或有私醞必審止絕之術不可扶此打破人家朝夕存念止欲趂辦官課養育孥累不可妄求厚積及計會司案拖賴官錢若命運亨通則自能富厚不然亦不致破蕩請以應開坊之人鑒之

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難事年齒長壯世事諳歷於起造一事猶多不悉況未更事其不因此破家者幾希蓋起造之時必先與匠者謀匠者惟恐主人惮費而不爲則必小其規模節其費用主人以爲力可以辦鋭意爲之匠者則漸增廣其規模至數倍其費而屋猶未及半主人勢不可中輟則舉債鬻產匠者方喜興作之未艾工鏹之益增余嘗勸人起造屋宇須十數年經營以漸爲之則屋成而家富自若蓋先議基址或平高就下或增卑爲高或築牆穿池逐年漸爲之期以十餘年而後成次議規模之高廣材木之若干細至椽桷籬壁竹木之屬必籍其數逐年買取隨即斵削期以十餘年而畢備次議匠石之多少皆預以餘力積漸而儲之雖就雇之費亦不取辦於倉卒故屋成而家富自若也

近世老師宿儒多以其言集爲語録傳示學者蓋欲以所得者與天下共之也然皆議論精微學者所造未至雖勤誦深思猶不開悟況中人以下乎至於小說詩話之流特賢於己非有裨於名教亦有作爲家訓戒示子孫或不該詳傳焉未廣采朴鄙好論世俗事

而以多忘人有能誦其前言而已或不記憶續以所言私筆之久而成編假而錄之者頗多不能徧應乃鋟木以傳皆子思論中庸之道其始也夫婦之愚皆可與知夫婦之不肖皆可能行極其至妙則雖聖人亦不能知不能行而察乎天地今若以察乎天地者而語諸人前輩之語錄固已連篇累牘如以夫婦之所與知能行者語諸世俗使田夫野老幽閨婦女皆曉然於心目間人或好惡不同互是迭非必有一二契其心者庶幾息爭省刑俗還醇厚聖人復起不吾廢也初余目是書爲俗訓府判同舍劉公更曰世範似過其實一再請易之不聽遂強從其所云紹熙改元長至三衢梧坡袁采書于徽州婺源琴堂

袁氏世範卷三終

增廣世範詩事序

昕聞詩之關雎始於閨人倫而可堯典始於親九族而可以協萬邦易之家人則曰正家而天下定禮之大學則自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微乎一家之法大哉萬化之源也堯舜惟曰孝悌之道王季惟曰因心之友文王惟曰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此道不明人偽滋熾父子之屬形借鋤之德色兄弟之倫憤豆萁之相煎衣冠輩流覆車莫戒閭閻編户敝將若何稽諸史牒有先賢所可喜之節匹婦所可傳之事權爲二十條名詩事集鑒人惟有所鑒則有所戒無所鑒則其行臀路投足荊榛竟不知所向如何也近代家訓所傳如房元齡集古今家誡爲屏風令其子孫各取一具穆寧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柳玭述家訓以戒子孫幾三百言肆今所集之訓皆引古而列于後亦指事而賦之詩其詞淺切不爲艱深庶幾智愚賢不肖皆可以取信後之遵道而行者可以弗畔矣夫莆陽吏隱方叔景明序

目

(一) 子之於父當鑒顏愷

(二) 子之於母當鑒陳遺

(三) 父之於子當鑒劉商鄧禹

四 母之於子當鑒王珪母李氏

五 孫之於祖父當鑒張元

六 孫之於祖母當鑒劉商

七 子之於繼母當鑒王延

八 子之在官無貽父母之憂當鑒陶侃陳堯咨

九 子之在家宜安父母之貧當鑒李康伯

十 弟妹之於兄姊當鑒孔融李勣

十一 兄姊之於弟妹當鑒盧延賈逵

十二 兄弟異母當鑒王祥王覽

十三 兄弟分財當鑒薛包李孟元

十四 夫之於婦當鑒何曾

十五 婦之於夫當鑒樂羊子之妻

十六 婦之於姑當鑒姜詩之妻

十七 婦翁之於壻當鑒張宣子

十八 叔母之於姪當鑒任氏

十九 伯父之於姪女當鑒劉平

二十 叔之於嫂當鑒顏含馬援

廿一 叔之於姪當鑒郗鑒謝安

廿二 姪之於叔當鑒王濟

廿三 娣之於姒當鑒鍾氏郝氏

廿四 內外兄弟當鑒皇甫謐

廿五 甥舅恩義當鑒羊祜

廿六 同居當鑒張公藝

廿七 鄰里當鑒王吉

廿八 獨居當鑒魯男子

廿九 貧賤則勵固窮之操當鑒謝僑

卅 富貴則防席勢之驕當鑒房元齡柳玭

增廣世範詩事總目終

㊀子之於父當鑒顧愷

顧愷每得父書常掃几筵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卽臨書垂泣語聲哽咽愷之爲子也得父書而敬孝愛之心兩存使愷承顏於朝夕其孝行必有可觀者推是心以往其事君亦然

詩

孝敬眞情切奉義此書那抵萬金多庭闈侍遠恭如詩想得承顏更若何

㊁子之於母當鑒陳遺

陳遺之母好食鐺底燋飯遺作郡主簿常裝一囊每煮食輒貯燋飯以遺母後値孫恩賊出吳郡其時袁府君西征遺已聚得數斗燋飯未及歸家卽帶以從軍戰敗軍潰逃走山澤遺獨以燋飯得免時人以爲純孝之報子之孝於其母豈有望報之理及患難之臨乎前乃得遺母之飯以自活良由孝心一萌神明已自彰著可不敬哉

詩

孝行何心影響推神明偏爲孝扶持我知燋飯頻供母那識危中療我飢

㊂父之於子當鑒劉商鄧禹

劉商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成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教養子孫爲後世法今之世俗多以生男爲喜日望一日無所成就其原失於素無繩墨約束雖悔何追韓退之送其子於城南作詩以警之必以年至十二三爲慮以至二十三十而賢不肖決矣有父如劉商鄧禹何憂乎哉

詩

俗喜生男復患多龍豬一判奈身何早分經藝爲家檢有石雖頑亦可磨

㊃母之於子當鑒王珪母李氏

李氏嘗謂人曰吾兒必貴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異日房玄齡杜如晦到其家李氏窺之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自孟母擇鄰之後無復有賢德之母光于史牒者母乃以交遊之賢卜知其子之貴噫知子莫若父未聞有母之知子也異哉本朝蘇參政易簡之母召入禁中太宗問曰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近於禮遜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賜白金千兩王母知其子以交遊蘇母教其子以禮遜其成功一也母之教子所可能也母之知子爲難能也故作李氏之歌

詩

有母誰知有子賢擇交何止擇隣遷才如房杜難
窺際李氏盤篤看獨了然

㊄孫之於祖父當鑒張元

張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常憂泣晝夜讀佛
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得視之言遂
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其夜夢
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驚覺徧
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鄉里咸歎異之末俗之爲
子者未必能親嘗湯藥於其父母誰能至誠迫切
療疾於其祖乎

詩

縱有金鎞入夢來皆精惟藉孝誠開藥師經在人
能讀晝夜精神哭幾回

㊅孫之於祖母當鑒劉商

祖母王氏盛冬思芹而不言劉商知之時年九歲
乃慟哭澤中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止聲
方拭淚間忽有芹生於地得斛餘以歸孩提之童
誰無父母之愛父誰無祖母撫摩之恩當芹不
言之時雖少壯者承顏左右而未必知縱知之而
誰爲澤中之哭劉商九歲乃如是耶商自哭芹之
後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瘞而掘之得粟十五
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商自是食之七
載方盡孫之孝事祖母其感應有如是可不念哉

詩

九歲嬰孩方聚嬉誰從祖母薦甘肥盛冬豈是多
芹候天與劉商斛粟歸

㊆子之於繼母當鑒王延

王延事後母夏扇枕席冬以身溫被母愛魚求不
得杖之流血延叩冰而哭忽有魚長五尺躍出母
食之不盡於是撫之如己子事有不幸而遭繼母
之罵詈者其子能進食於善吳不以杖之爲酷而以吾
之愛心爲重雖神明亦且應感況人乎杖我者所
以責望我者也此其所以爲王延

詩

母無先後色爲難起孝須從至性看受杖不妨流
血恨叩冰惟以得魚歡

㊇子之在官無貽父母之憂當鑒陶侃陳堯咨

陶侃少爲縣吏監魚梁以鮓遺母湛氏封鮓責之
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矣陳堯咨
知制誥出守荊南回其母何氏問曰古人居一郡
一道必有異政汝典名藩有何異効堯咨曰荊州
路當衝要郊勞宴餞迨無虛日然猶精於射衆無
不服何氏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

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伎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二母之望其子者不在利達貴顯而在身名事業賢矣哉

詩

誰知母道是嚴君易象家人備戒云爲歎斯機風教泯誰何此訓亦堪聞

(九)子之在家宜安父母之貧當鑒韓康伯

韓康伯年數歲至大寒母商氏令康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康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其舅商浩稱其有出群之器後官至太常子之生於親之膝下豈不知家之有無世俗所謂不肖子假儒衣冠浮浪城闕多出於豪家貴冑柰何貧家之子亦復有長袖博帶者曾不恤父母劬勞之外攻苦食淡商氏之愛其子既着襦矣將繼之以復褌此亦料理寒具之常者康伯在童兒歲懼其母念之深借斗柄以自喻蓋所以安母之心也知有母不知有身其惟康伯乎

詩

親在誰能不有身我生憂母不憂貧寒襦並躰粗爲尔似此兒曹今幾人

(十)弟妹之於兄姊當鑒孔融李勣

孔融年四歲與兄食梨而輒取小者人問其故荅曰小兒法當取小者李勣以姊病親爲煮粥回風爇其鬚姊曰僕妾幸多何苦如是勣曰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煮粥其可乎幼而四歲知有兄之尊老而公爵知有姊之奉過人遠矣

詩

兄姊常尊衆所同幼誰悌順老誰恭孔融李勣今亡矣我賞遺書爲斂容

(十一)兄姊之於弟妹當鑒盧延賈逵

盧延遭王莽之乱有從妹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哀而收養之遂至成人賈逵年五歲其姊聞鄰家讀書日抱逵聽之逵年十六歲乃暗誦六經姊之力也活從妹則易收之孩乳則難養幼弟則易抱之聽讀則難如是恩愛不可以常理論也

詩

愛妹人皆有至情誰從溝壑活餘生更看幼弟爲難養有姊能令學業精

(十二)兄弟異母當鑒王祥王覽

王祥弟覽繼母朱氏遇祥無道覽見祥被撻輒流涕抱杖及長諫母少止使祥非理覽亦與爲朱意乃止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如曰二本是遠天也祥

覽雖與母而兄弟無二本是以覽之名雖亞於祥而孝友根于天性祥位至三公覽至光祿大夫覽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得非餘慶至此耶

詩

母嚚弟傲舜尤難祥覽相須尚可安自古聖賢多不幸只留令教後人看

(十四) 兄弟分財當鑒薛包李孟元

薛包好學有行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其老弱者曰我共事久矣田園取其荒者曰吾少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損者曰素所服身口所安也李孟元性恭順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癎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遜就夫婦紡績日給嗟呼分異之事古人所賤言也末俗安之恬不知怪有能於區分之際自取其不如意者亦復遜其所有以自勞苦者非有至德絶俗蓋未可以語是也

詩

朴俗凋零詎忍聞古人何處有區分就如李薛猶難到叔世相尋以斧斤

(十五) 夫之於婦當鑒何曾

何曾位至三公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己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而酬酢之禮行焉曾雖奢侈過度性實至孝嘗面折阮籍居喪無禮於文帝之前以爲汚染華夏觀四者其節行亦可嘉又復以賓禮行乎夫婦雖老而謹其視聽朔漫減燭其如何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曾亦有道君子焉

詩

百年伉儷存禮敬禮法須從我輩看誰道曾人今寂寞何曾獨角整衣冠

(十六) 婦之於夫當鑒樂羊子之妻

樂羊子嘗遊學一年而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婦人何所知見而能以學業責成其夫如此其後妻以賊又能身死以全其姑嗟乎正節大義與寒霜烈日爭嚴不出於丈夫而出於婦人也

詩

機斷何殊羊子妻婦人以此勉其夫一生節義寒氷凜寧殞微軀活我姑

(十七) 婦之於姑當鑒姜詩之妻

姜詩事母至孝其妻奉順尤謹妻嘗泝流取江水
以奉姑詩以後時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
績日市珍羞使鄰母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
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汲水溺死妻恐姑哀傷
不敢言而託以遊學未幾舍側湧泉味如江水每
旦輒躍雙鯉以供姑之膳赤眉賊過詩里弛兵過
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婦之孝於其姑是亦理之常
誰知姜詩之妻以取水後時而見遣乃安心鄰舍
而事姑之禮尤謹又誰能命其子取水而溺死乃
語其姑以遊學恐哀傷此皆古今所未嘗聞之
事是宜益亦有道而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也

詩

姜婦真心世所無孝誠極處可驚呼子殘身逐溫
閑事直以甘泉日養姑

(七) 婦翁之於婿當鑒張宣子

張宣子家富於財欲以女妻同郡劉商其妻怒曰
我女亦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
遽以妻劉商乎宣子曰非尔所及也乃識其女曰劉
商至孝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
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時
司空齊王攸辟商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
宣子亦勸商就辟商曰王母在堂二就辟命當盡
臣禮便不得就養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
哉宣子壯其言而妻之以女矣大乎宣子之見
也婦翁冰清女婿玉潤皆晉人淫詩等語不足為
劉商道亦非宣子之所樂聞也

詩

於悅從人若可依東床何必数裁之要令我女供
箕箒不嫁劉商外更誰

(大) 叔母之於姪當鑒任氏

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嘗得瓜果進叔
母任氏叔母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
十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尉我昔孟母
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
有所闕何尔魯鈍之甚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
何有因對之涕流謐乃感激帶經而農遂博綜典
籍自号玄晏先生謐晚年尤耽書志疾與食或有
箴其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
短在天乎謐又嘗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
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復累詔竟不仕謐之
初年游蕩乃如彼晚節成名乃如此叔母任氏真
孟母也孟母之訓其子母之常也任母之訓其姪
幾人哉

詩

誨存叔姪理宜然叔母希聞有此賢學術作成皇
甫謐不令孟母獨光前

(五)伯父之於姪女當鑒劉平

劉平弟仲為賊所殺扶母弃仲之子抱仲遺腹之女
年方一歲而弃其己之子母欲還之平曰力不能
兩活仲不可絕類兄弟之子猶子也猶子云者是
不以兄弟之子異乎己子也劉平不忍仲之無後
而弃其子以活其弟之子此皆絕無僅有之事

詩

大賢至誠與誰評死賊海離門此生悲學弃吾兒存
仲後鴒原高處看劉平

(六)叔之於嫂當鑒顏含馬援

顏含有嫂樊氏喪明究心醫藥求蚺膽不得忽有
青衣童子授之而子化為飛鳥而去嫂疾乃愈馬
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閫世俗以嫂叔之無服也
是以不諱其名分惟賢者敬兄如敬其父事嫂如
事其母顏含馬援何愧焉

詩　視嫂無殊子母此以大過

事嫂須知事母同此身何處不溫恭人如顏馬今
其幾拜見斯徒亦可宗

(七)叔之於姪當鑒郗鑒謝安

郗鑒遭永嘉之亂窮餒無聊鄉人共食之鑒常帶
携兄子邁及外甥周翼以就食鄉人以不能兼口辭之
鑒乃獨往含飯於兩頰吐與二兒此叔於艱食之
中不能食其姪者謝元之好佩紫羅香囊其叔謝
安患之不欲傷其意因與賭而燬之此叔於至微
之飾而能禁其姪者食之誨之皆欲驗之成人之
地叔父之名郗鑒謝安有焉

詩

叔也誰無撫姪心賢知郗謝寓情深吐餘頰哺無
窮愛燬却香囊有誨箴

(八)姪之於叔當鑒王濟

王濟之叔湛兄弟宗族皆以為癡惟濟與之談易
剖析精妙晉武帝以濟之癡叔為問濟曰臣叔不
癡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湛其是也觀名節則稱親
理之常然叔姪之人也兄弟宗族以為癡聞之天
子亦以為癡濟獨以為叔是奇之所以使湛果
癡耶濟不敢欺君以為賢使湛果不賢耶亦不能
稱叔之美於其上有姪如是何負於叔耶

詩

剛道吾家叔不癡發言於此對甚恭誰曾有此奇
蕭王王湛佳名播史馳

(九)娣之於姒當鑒鍾氏郝氏

王渾妻鍾氏與弟婦郝氏皆有德行鍾雖門高而

與郝相親重郝不以賤下鍾鍾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人皆以兄弟睦爲家之肥苟爲娣姒者非其鍾郝鄧有令兄弟亦爲盛德之累

詩

婦德於人誰獨全一門二姓乃俱賢結褵母訓祖能守鍾郝風嘉何愧然

內外兄弟當鑒皇甫謐

皇甫謐有從姑之子梁柳出守城陽有勸謐餞之者謐曰柳爲布衣時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礼今作郡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豈中古之人情非吾心所安也謐不以待城陽太守之禮而待姑之子蓋平日所以相處者未嘗踰礼一旦以太守之礼礼之謐所不爲也

詩

窮達休休逐世情城陽太守即書生我於姑子恩爲重貴顯都來草芥輕

甥舅恩義當監羊祜

史氏所載舅之於甥母致其厚如魏舒之倚甯氏周顗之倚鄒氏未聞甥之於舅而能致其厚者羊祜進爵乞封舅子蔡襲晉史表其賞謂世無渭陽情祜而有此亦吾不星麟鳳祜封其舅之子念母也念母不可得見則念舅矣念舅不可得見則念舅之子矣祜仁孝人也惜淚之碑存乎峴山之下無所不厚可知也矣

詩

誰能三復渭陽詩舉世寥寥此道衰念舅年間羊叔子尚能遊爵到孤兒

同居當鑒張公藝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臨幸其家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流涕賜縑帛三世一爨尚或有之九世而同居者不惟士庶之所難雖九重之尊亦或發問噫爲善於家當於幽獨不言處下言也忍之一字其原得於顏子犯而不校之學後進皆可以馴致

詩

萬木皆從一本傳比鄰爾汝浪紛然我知忍字爲家寶命名精神到九天

鄰居當鑒王吉

王吉東家有棗實垂吉庭中吉婦取以啖吉後知之乃去婦礼與食孰重曰礼重一介微物非我所有而取之賢者死不肯爲吉之妻取東家之棗以資吉之奉使吉知之必未啖之初千百年視報之恨不可一日釋況知之於既啖之後耶故其怒直至去婦也吠狗而去婦以全其孝啖棗而去婦以

厲其行婦夫而來伐在常情有所不忍婦歸而棄
存於名教實有所尊王吉之德厥先人矣吉上疏
於宣帝有曰夫婦人倫大綱豈不知夫婦之恩爲
厚耶妻過不以其止古所不爲也

詩

克己奇功人不思可堪拋物更容私子陽異日封
衡手上要掃除天下歟

㊅獨居當學魯男子

魯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亦獨處于室釐婦因
風雨室壞趨而託之男子不納釐婦曰子獨不見
柳下惠乎男子曰柳下惠可吾固不可孔子聞之 十五
曰善學柳下惠者莫若魯之男子貌不如執盈入
室如有人也君子於不聞不睹之地每致其愼於
安平無事之日若曰風雨室壞而納釐婦特倉卒
中姑息耳魯之男子所以別嫌微者亦其道也其
絶之也宜

詩

看取中庸數百言惟於謹獨最居先魯詩男子爲
標置我謂持循理合然

㊆貧賤則勤固窮之操當學謝僑

謝僑乏食貧骨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
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飢食渴飲人之常亦
一日之計不辦而僑之子請以其書質錢貧可知
矣僑寧餓死而不從亦可謂固窮之異乎人者

詩

大仁猶勝大食數紛其書那肯給朝飡謝僑脫或從
兒請終後身名作麼看

㊇富貴則防驕逸之驕當鑒房元齡穆寧柳玭

房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陵人於
是乎集家誡柳玭清白有父風常恐子孫事墜先
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死不可見祖先地下
於是乎集家訓穆寧居家嚴有四子曰贊曰質曰
員曰賞皆以行義顯時人目之以珍味如酪酥醍
醐乳腐亦家令之嚴乃至此居止元閒言家法者
惟韓穆二家耶韓休穆寧也

詩

世祿驕從氣體移誰將孔樂問鉞基儆嚴家法如
三子福沒孫孫無窮期

右詩事所列三十條皆匹夫匹婦可與知可能
行者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聖人人倫之至前
序所言堯舜王季文王皆極其至者匹夫匹婦
如有一人之行獨聞于世皆能致身高顯如鄧
禹李勣徐達立大功如孔融賈逵蕭何爲名儒
始何曾謝安王吉數君子致身宰輔皆古賢人

也如王珪之母李氏皇甫謐之叔母任氏姜詩樂羊子之妻皆古賢婦也信史所傳風聲可掬若夫四維不張六逆馴致古人卓絶之行不可及見得見庸行者斯可矣庸行猶不及見是不知有振之仁烏之哺何容身於天地之兩間集事詩鑒姑爲擇善而從者設勿謂今之俗不能行古之道其聞之也久其漸之也深害而習之知古人有是事雖不能盡做古人所不可及之迹仰事俯育心所同然稍有戾於名教獨無愧於心乎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此言何謂也孟子之言則孝悌忠信可以無敵於天下況一家乎行之一家則一鄉而準行之一鄉則一國而準一國所化天下化之又非詩鑒之所能名也莆陽吏隱方昕景明書

袁學士世範卷終

有明正德庚辰六月朔偶得世範三卷其目曰睦親處己治家皆吾人日用常行之道實當世之範也讀其自序以爲過貴讀德之微如此吾家其世寶之袁表識

袁氏世範内端幽書考定爲一卷此本次則二卷後附詩鑒一集且刻畫精工信爲善本眞書故有所謂卽視書中皆修齊切要之言誠今宜以當世家書也是用珍藏之正德庚辰十月八日袁表書

宋三衢袁君采著袁氏世範見唐以後以後居公秘笈陳榕門先生校梓入訓俗遺規中皆非足本乙巳春予在書肆檢故舊編得此宋本書分三卷後附方景明詩鑒一卷有予地程陶齋公識湖上二跋稱其校刻精善洵爲世寶是吾家故物也楚弓楚得若有冥貽護讀數過其言約而賅淺而旨始昌黎所謂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者耶予古[illegible]家譜鮑文以文見而賞之頃梓入叢書貽頗氏家訓後以廣其傳是作書者幸甚而予亦樵得此書亦幸甚乾隆庚戌嘉冬古吳袁廷檮跋

[illegible]

張文虎[illegible]叢說一

冊 [illegible]

[illegible]

近思錄集解十四卷

（宋）葉采撰

元刻明修本

近思錄十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宋朱子與呂祖謙同撰。案年譜、是書成於淳熙二年、朱子年四十六矣。書前有朱子題詞曰、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云云。是其書與呂祖謙同定、朱子固自著之、且併載祖謙題詞。又晦菴集中有乙未八月與祖謙一書、又有丙申與祖謙一書、戊戌與祖謙一書、皆商搉改定近思錄、灼然可證。宋史藝文志尚並題朱熹呂祖謙類編。後來講學家力爭門戶、務黜衆說而定一尊、遂沒祖謙之名、但稱朱子近思錄、非其實也。書凡六百六十二條、分十四門、實爲後來性理諸書之祖。然朱子之學、大旨主於格物窮理、由博反約、根株六經、而參觀百氏、原未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故題詞有曰、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止、則非纂集此書之意。然則四子之言且不以此十四卷爲限、亦豈教人株守是編、而一切聖經賢傳束之高閣哉。又呂祖謙題詞論首列陰陽性命之故曰、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向往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自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其言著明深切、尤足藥連篇累牘、動談未有天地以前者矣。其集解則朱子歿後葉采所補作。淳祐十二年、采官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兼景獻府教授時、嘗齋進於朝、前有進表及自序。采字仲圭、號平巖、建安人。其序謂悉本朱子舊註、參以升堂紀聞及諸儒辨論、有略闕者、乃出臆說。又舉其大旨著於各卷之下、凡閱三十年而後成云。

近思錄集解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至天僖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蒙啓千載無傳之學旣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纘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歟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遹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沿泝大原考合緒論時則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脩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罔不精覈洞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采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註參以升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擇其精純刊除繁複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朞冊彙輯踰三十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粗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集解目錄

紫陽先生朱文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東萊先生呂成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 名榦字直卿

節齋先生蔡氏 名淵字伯靜

果齋先生李氏 名方子字公晦

近思錄
周子太極通書周子名惇實字茂叔避英宗舊名改惇頤世為道州營
道人營道縣出東三十里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先生晩年卜居廬阜築室臨流寓濂
溪之名
明道先生文集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太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
生
伊川先生文集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家居河南伊水之上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于
官遂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南大振谷口晩年居于鎮家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
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
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
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
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

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首卷
論道體用力二卷總論為學大要三卷論致知四卷論存養處己五卷
論克己六卷論家道七卷論出處義利治人八卷論治體九卷論治法十卷
論政事十一卷論教學十二卷論警戒與夫所以辨異端十三
卷觀聖賢十四卷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
為窮鄉晩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
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
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

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近思録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説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晩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鶩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虚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進近思録表

臣采言先儒鳴道萃爲聖代之一經元后崇文兼取微臣之集傳用扶世敎昭揭民彝臣采實惶實恐頓首頓首竊惟鄒軻既殁而理學不明秦斯所焚而經籍幾息漢專門之章句訓詁僅存唐造士以詞華藻繪彌薄天開皇宋星聚文奎列聖相承治純任於王道諸儒輩出學大明於正宗逮淳熙之初元有朱熹之繼作考圖書傳集之精粹遡濂洛關陝之淵源撫其訓辭名近思録彙分十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條凡求端用力之方暨處已治人之道破異端之窩鑰闢大學之戸庭體用相涵本末洞貫會六藝之窔奥立四子之階梯人文載開道統復續臣昔在志學首受是書傳參師友之傳稍窮文義之要大旨本乎朱氏旁通擇於諸家間有關文乃出臆説刪輯已逾於二紀補綴僅成於一編祇欲

備初學之記言詎敢塵乙夜之覽茲恭遇
皇帝陛下天錫聖智日就緝熙遵累朝之尚儒
講誦不違於寒暑列五臣於從祀表章遂邁於
漢唐昔者褒顯其人正欲闡明斯道俯詢集解
之就緒遽命繕寫以送官備於宮庭朝夕之間
時加省閱即是周程張朱之列日侍燕間固將
見天地之純全明國家之統紀表範模於多士
垂軌轍於百王學自中古以來未有若今之盛

臣幸逢上聖獲效愚衷願以螢爝之微仰裨日
月之照五千文十萬說雖莫贊於法言四三王
七六經願益恢於聖化所有近思錄集解壹部
拾冊謹隨表上進以聞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
屏營之至臣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十二年正月　日朝奉郎監登聞鼓院
兼景獻府教授臣葉采上表

近思錄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蔡節齋曰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又曰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詳此三條皆是主太極而爲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是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爲言也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爲陰陽主者固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謂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柢之所爲而大本有所不瀅矣愚嘗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爲明備而或者於陰陽未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然具於陰陽之先

而流行陰陽之內一太極而已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
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
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
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
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
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
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
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
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
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
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
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若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
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
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
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
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
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
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
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
之故云變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若陰陽生五
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若五行自相生之序也
曰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
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名成天一生
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
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
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
生金金生水水後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
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
於流行之用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
無極也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
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
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
不能外乎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
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
此也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也
○愚按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
圖以造化言卦爻所以擬造化也五行之
生也各一其性張南軒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五行
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
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朱子曰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

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
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
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
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
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
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
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
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
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
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
也○愚按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
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惟
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
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

易一　四

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
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禀獨得其秀故其
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
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
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
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
又如此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本注云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而主靜 本注云無欲故靜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
也蓋人禀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
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
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

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
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
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
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
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
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
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
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
不能發散亦此意爾○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
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
性而主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
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
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
何也愚謂此聖賢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
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
之兩端而已仁義而豎中正則仁爲始息義爲

易一　五

忍刻之類故易无重中正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大
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
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
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
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
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
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
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
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
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

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卽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剛柔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大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蔡節齋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无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无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无極之眞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爲周子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

誠無爲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幾善惡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強勉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守而有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〇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〇愚謂性焉復焉以誠而言也安焉執焉以發而言也發微充周則幾之動而神也卽通書次章誠幾神之義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〇說見中庸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注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本注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參有性便有情有情便有性火之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情則是寒天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爲性健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

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易傳下同○道者天理當然之路無言天者即道也分而言之指其形體爲人而無迹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往者爲鬼來者爲神屈者爲鬼而伸者爲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黃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鬼神二氣之良能此合妙用而言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乾卦彖傳在天爲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爲五常仁義禮智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衆善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元則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義禮智信在其中蓋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實也○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非一事而不見其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辨斷制是非二者方成得仁之事）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朱子曰命猶誥勅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剝之爲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一氣無頃消亦無頃息以卦配日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中於卦爲剝陽未剝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爲純坤然陽氣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一月中然後陽氣生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陽二氣循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爲陽消則爲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十月於卦爲坤恐人疑其無陽故特謂之陽月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爲小人故聖人不言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

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卦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曰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緒也）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卦六二傳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咸卦九四傳屈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變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恒卦彖傳隨時變易不窮乃常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伸無一息之停然其往來屈伸則亘萬古而常然也）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

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革卦上六傳性無不善才者性之所能合理與氣而成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爲下愚）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人性本善自暴者悖戾而不信乎善是自暴害其性也自棄者雖知其善然怠廢而不爲是自棄絶其性也此愚之又下者不可救矣○朱子曰自暴者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爲）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史記殷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爲惡而自絶於善要其終則眞下愚耳）

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革卦上六曰小人革面下愚小人自絶於善然畏威刑而欲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革其不善而著其善唯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非）

皆之本善也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即是義然事物各有理裁制事物而合乎理者爲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動靜相推陰陽盈縮無有間斷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故曰無端無始也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固一而無間斷也異時論剝復之道曰無間可容息也又曰其間元不斷續皆此意也朱子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則私慾交亂害于正理固宜無序而無序乖戾而不和也序者禮之本和者樂之本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下同。分者天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雖無虧欠而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爲不盡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說見乾卦九三文言發乎眞心之謂忠盡乎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終日乾乾者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越於也君子一言一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毫欺慢之意也以下皆發明所以對越在天之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體謂之易其所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理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者而修明之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也惟其天人之理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

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浩然盛大流行之氣蓋天地正大之氣人得之以生本浩然也失養則餒而無以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矣餒謂無餘事也此言天人之氣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大小猶多少也中庸言鬼神如此其盛而今只曰誠之不可揜誠者實理即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爲對越在天也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識見

繫辭形道者指事物之理故曰形而上器者指事物之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也蓋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不繫猶不拘也言人能體道而不違則道在我矣不拘人己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天地萬物與我同體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苟非其理不明而為私意所隔截則形骸爾汝之分了無交涉譬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疾痛疴痒皆不相干此四體之不仁也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論語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子貢以是言仁未識仁之體夫子告之使知人之欲無異己之欲施於人者亦將施於己近取諸身而譬之於人則得求仁之術即此可見仁之體也○朱子曰博施濟衆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但只乍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

卷一　十四

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之有生氣聚成形理亦具焉是之謂性性與氣本不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氣稟雖是善惡亦分此亦理之所有然是性之本則善而已非性中元有善惡二者並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本註云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愚謂原于命賦予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稟判滯之後則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蓋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一也所指之地不同耳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重釋生之謂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

卷一　十五

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勉齋黃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蓋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賦受之間渾然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之云者猶水流而就下其有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稟昏明純駁有淺深也水固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固本善及局於氣而累不可謂之非性○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

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朱子曰人雖爲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務學以勝之此如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未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愚謂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善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但前以其本言則曰兩對而生此以其用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

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敎也自天命以至於敎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脩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事明之觀天地生物氣象本注云周茂叔看○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周徧生理條良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此則周子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朱子曰物之初生淳粹未散最好看及幹康茂盛便不好看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

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發放施仁其仁固廣然如此著看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猶軀殼也惻傷怛也隱痛也人之一身惻隱之心無所不至故一身痛有癢觸而則覺由是推之則天地萬物本一體也無往而非惻隱之心矣○朱子曰彌滿充實無空缺處如刀割著亦痛針劄著亦痛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子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信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兀然無對而孤立者程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此性渾然在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此天下之大本而萬善之主也心有微偏則失其所以爲主唯能敬以存之則有以全其中之本體矣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己萬殊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

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麽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楊朱爲我故以一毫利天下而不爲墨翟兼愛故雖摩頂至踵可以利天下而亦爲之楊墨各守一偏固皆失其中子莫魯之賢人也懲二者之偏欲於二者之間而取中夫中者隨時而在不能隨時以權其宜而膠於一定之中則所執者亦偏矣故君子貴於格物以致其知物格而知至則有以識夫時中之理而於事事物物各有天然之中不待著意安排也若事事安排則或雜以意見之私而非天然之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時中者隨時有中不可執一而求也意如

此則禹之治水九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暇入蓋得時行道任天下之責濟斯民之患如是乃合此時之中顏子之世明王不興以夫子之大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居獨善而簞瓢自樂如是乃合此時之中是二者若違時而易務則皆失其中矣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註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无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僞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欺乃思誠也○朱子曰无妄者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故曰其次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

是後沖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无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語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事亦只是此理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轍車跡塗轍猶路脉也道有體用而非兩端猶未有根本是生枝葉上下一貫未嘗間斷豈可謂未應之時空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入塗轍言此理具於氣形事為之先本一貫也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言此理流行於氣形事為之中亦未嘗有二致也。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鼻息呼吸可見屈伸往來之義以理而言則屈伸往來自然不息以氣而言則不是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如釋氏所謂輪回者也。朱子曰此段為横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廻之說如復卦

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日即月也以卦配月則自五月陽始消而為姤至十一月陽生而為復自姤至復凡七月也消極而生無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生死始終皆一理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詳見前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仁者愛之性愛者仁之情以愛為仁是指情為性端之云若言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此門問答皆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但後之論仁者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欲使沿流而遡其源也學者其深體之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之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義者天理之當然所以裁制乎事物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別親疏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理之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道至大包乎三者故為難訓說者謂訓覺者言不為物欲所蔽痒痾疾痛觸之即覺夫仁者固無所不覺然覺不足以盡仁之德也訓人者言天地生人均氣同理以人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然無所間斷夫仁者固以人為體然不可以訓仁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或謂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耳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擴撲不破性即是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謂之命事物各有天然之則所而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之性是性所存虛靈知覺為一身之主宰謂之心實則非二也指本而言心豈有不善自七情之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既發不可謂之非心但在不善則非心之本體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程子為密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仁義禮智分而言之則四者各正自然完具實有是四者則謂之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

者之分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及信蓋信
在其中矣。李果齋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
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土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在於四端之中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
之生道也心者人之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人之生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
此言人得是心故則由是而生生不窮者無是心則同於物而生理常存矣。朱子曰心生
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又曰心是箇活底物
横渠先生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

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
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
教也正蒙下同。坱然盛大氣之義坱然大虛周流上下亘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
此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幾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為上下清濁合而
為風雨霜雪聚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糟粕煨燼之杳寂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
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教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雜揉凝而成形者人

物殊者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錯也陰陽循環經也
浮。朱子曰陰陽循環相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
事而無不在也朱子曰體物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
仁做出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禮儀
者經禮也威儀者曲禮也禮文之大小無非發於心之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而非仁也
不然則禮為虛文矣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王往通。詩大雅板篇出王謂出而有所往也
曰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道聰明凡人之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因是以盡體物
體物不遺之義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也朱子謂横渠
此語亦精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
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滋息者生而就滿也自此以至老氣日反而游散游散者消而就
盡也以其日至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

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性原于天而人之所同得也惟大人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性本無二也故己有所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己有所知必使夫人以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愛也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大人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知見而後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同於其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己成物之道盡西銘之根本也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一謂統一也神謂神妙而無不通也猶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即覺不待思慮擬議使一之有間斷則痛痒有所不覺矣天地之為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主都下箇心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有是氣必有是理此人與物之所共也由氣有通蔽開塞故有人物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又有智愚之異塞者氣偏而與質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者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難易之分耳及其既開則通乎天道與聖人一此言人也

近思錄卷之一

　凡百十一條

此卷總論爲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爲學之大方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睎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通書下同。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朱子曰然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史記曰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聖人生知學者學而知之及其知之則一也聖人安行學者勉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人物之生莫不有二氣五行之所爲也然人則得其精且秀者是以能通乎道而爲聖爲賢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眞者无極之眞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眞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旣曰本又曰未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之前也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己也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

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性動則爲情然情發於下中未流而蕩則反戕賊其性矣惟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梏亡愚者反是梏梏桎梏謂拘攣而喪殄之言人之所以貴於學也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養一作往○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或曰知所養應上文養其性涵養之功與知行並進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此因上文言所以誠之之道也信道篤則不惑行之果則不止守之固則不變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也○以上兩章論爲學之道詳盡其大略有三焉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二者故信之篤者知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固者勇之勇也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行之果也以下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私欲之害乎天理者也勿者禁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己私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孔子教顏子爲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也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中庸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胸不敢忘也又論語曰不遷怒不貳過遷怒所當怒者止其所而不遷也才過即改已形不再不貳也又易繫辭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有不善而必知之是察己之明也知之而不復行是克己之誠也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然其博文約禮工力俱到其未至於聖人者特一息之間耳使其知命而死則不違時日所守者化而與聖人一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

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文集。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循德徒以記問詞章爲學去道愈遠矣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此章蓋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辨明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則一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間乎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爲外凡應物者必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爲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時而能定也夫天地之常

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徧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亦然大公何[illegible]於外物物來順應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咸卦九四爻辭憧憧往來不絕貌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人之一心變感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力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除者矣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人心各有所蔽大槩在自私與用智之兩端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樂於無爲而不知以有爲爲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作意於有爲而不知以明覺爲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已是自私之心也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鑑以索照窮可

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私用智之語恐即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私意與佛氏之自私皆一私也但明道說得闊非專指佛之自私也愚謂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釋氏故程子推其病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而用智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意皆欲不累於外物而已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為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

應物之為累哉自私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外為二以在外者為非在內者為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終當為外物所撓惟能知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何有外物之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

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聖人未嘗無喜怒是未嘗自私也然其喜怒皆繫彼而不繫此是未嘗用智也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豈不大相戾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蓋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

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耒之首為耜耜之柄為耒範土曰陶鑄金曰冶聖人之言本非得已也蓋將發明天理以覺斯民措民生日用之具不可闕也然其言務而理無不該亦非以多言為貴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後人徒志於為文而不足以明理則非徒

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末免淪於邪僻反害於道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君子學以爲己苟求人知則是私心而已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乾九三文言傳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之不實擇言謂修辭篤志謂立誠立誠即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修辭德

德以心言業者德之事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日知其所亡居如月無忘其所能進德修業只是一事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至謂至善之地也求知至善之地而後至其所知所重者在知故曰可與幾盖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也致知以正其始則能得乎事之幾微矣智者知之至明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終即至善之盡處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之所

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諸守而勿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則義矣聖者行之至盡也始終條理之說詳見孟子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坤六二文言傳敬主于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敬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于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備無往而不順故曰不疑其所行也

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震下乾上爲无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僞也動而純乎天理則無邪僞矣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爲或乖於正理是即妄也即邪心也故无妄而有匪正之眚又事至於无妄則得所止矣不宜有往往乃過也過則妄也故曰不利有攸往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大畜卦象傳者聖賢之行可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可以求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日大盖非徒多聞之爲貴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咸若感也故咸卦皆以感爲義推虛中而無所私主則物來能應有感必通也若夫有量則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咸卦取象人身初爲拇二爲腓三爲股五爲脢上爲輔頰舌四當心位而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有感則有通然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爲感之道狹矣必有所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雨暘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吉而悔亡也或謂貞者正也未有能爲虛中無我者愚聞之師曰者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爲正乾以健爲貞坤以順爲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艮止中無我者咸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盖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爻取心爲感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惟虛則能應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應其理亦一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旣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憧憧往來者私心也若無私心則澄然泰然何至憧憧也惟其私心有係故其所思者有及與不及而其所感者有通與不通所謂朋從爾思者盖思惟及其朋類亦惟朋類乃從其思耳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蹇卦象傳此教人以處險難之道自省其身而有不善則當速改不可以怠忽而廢苟無愧焉則益當自勉不可以沮而廢君子反身之學故遇艱阻亦莫非進德之地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豐卦初九傳知行相需不可偏廢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如目盲之人動則不知所之也非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如足痿之人雖有見焉亦不能行矣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說見論語繹注求紬繹也學者於所學之事時時思繹不厭不輟義理久則浹洽其中自然悅豫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善有諸己足以及人信從者衆同歸於善豈不可樂也蓋與人爲善之意如此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經說不同。君子者成德之名也蓋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信則亦安其在我而已矣慍焉蓋自信之篤而無待於外所以爲成德也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爲己見論語爲己者如食之求飽衣之求溫溫飽在己非爲人也爲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關在我之實用故學而爲己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爲人則雖或爲善亦非誠心況乎志存於外自爲欺誑善日消而惡日長矣朱子曰爲學且須分內外義利使是生死路頭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方元寀字道輔名所以載道猶櫝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說見韓子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手帖○道非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切行道之篤視聽言動造次顛沛不違乎道用力既久所見益親如有卓然而立於前者則中心喜樂自然欲罷不能矣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修省言辭者中有其誠省治之所以立實德也修飾言辭者中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爲美也省飾之間乃天理人欲之分○朱子曰非是以立言傳後爲脩辭居業明道所謂修辭但是非禮勿言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敬義說見前篇旨是者合敬義之實而爲言也體當猶俗語所謂體驗勘當也蓋脩其言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之實事而非徒以文其言辭也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謂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功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所就日以廣大終日乾乾大

业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
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遺書下同。○說並見易文言君子終日乾乾足
體天行健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為用功之地修辭立
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者為見功之地蓋表裏一於誠至誠故乾乾而不息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
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
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有志於道懇惻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
過而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生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
而遽就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
人為近有用力處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功夫須密循途
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
子本注云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
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曰知
至則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
說話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告之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
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全德也其體具於心固人之所
本有然必內反諸己察之精養之厚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為己有則吾心所存無非天理而
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則生理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
何事朱子曰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
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
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志識固不可
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恍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
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朋友相處非獨講習
之功為多漸漬染得於觀感自然薰陶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

脚須得心不開闊則規模狹隘而安於小成持守固滯而惰於進善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
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熟見孟子○難處困則歷練多而慮患深
察理密而制事審○朱子曰曾親歷過方知得許多險阻去處
參也竟以魯得之按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
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
以能深造乎道也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本注云時以經語錄

卷二

作一冊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
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
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
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人也人心虛明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者有所繫滯則本心未免昏
塞所貴乎讀書者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誦為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
○朱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以上並明道語○樂

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朱子曰減是退讓撙節收
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
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卻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又曰禮減而
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
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
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端天下之
定理立於天地之間者必有而不容廢者也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則處之各當其分而

卷二

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蓋堯舜授禪無私父子之恩湯武征
伐無嫌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不指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
備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知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體
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
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愚謂孟子推原性之本善雖未及乎氣質固不害其為性也至於荀
揚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是不識性也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横渠之言始備

爲明儒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矣爲無事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爲之末未爲知治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曾點言志以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於日用之間從容自得有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而於毫釐之際未能自信其意中乎是理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守之爲而必篤於自信二者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朱子曰點更規模大開更縝密蔡節齋曰點之意欲止開之意方進而未已

根本須是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滋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立趨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能深造。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敬主乎中義防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若不爲物欲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學問則義理爲主故聞見久而益以精明不學則血氣爲主故閱時久而益以衰謝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志氣之勇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立志之不大則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之偏學力不足以勝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道義重則外物輕造物深則嗜欲微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語見十四卷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爲而爲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思邈唐人膽大則敢於有爲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朱子曰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學而有得則昭者忽而明疑者渙而信怡然有契于心蓋有所

不能形容者安排布置則是著意强爲非其自得者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

與妄爾 視聽思慮言動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已者然順理則爲眞悖彼則爲妄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

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 鞭辟近裏著己者切己之謂也切問近思

則心不泛遠而心德存矣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

此是學 言忠信而無一辭之欺誠[illegible]行[illegible]貊而無一事之[illegible]則以是行於[illegible]

[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實誠[illegible]不信不敬則雖[illegible]州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然可以書紳[illegible]

之也要見眞積力久隨其所寓常若有見乎忠信篤敬之道而不可須臾離者如此一念誠實

自然[illegible]無往而不可○以上皆切己之學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也言忠信行篤敬者力行

之事也並見論語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知與天

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朱子曰

學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天地本[illegible]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illegible]查滓[illegible]與天

地同然質美者則盡是見得透徹[illegible]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illegible]

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久

之亦自明徹矣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

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乾主健主動故進德修業

[illegible]進修不息之常坤主順主靜故敬直義方皆收斂藏蓄之道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若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爲入道之方[illegible]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爲造道之實學者

[illegible]其淺深必各有所自得不[illegible]是未嘗實用力於學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

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

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 振民謂興起而作成之育德謂涵養己德成己

成人皆吾[illegible]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朱子曰四

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

在其中矣此謂學問思辨事所以求仁皆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者懇切篤厚之意

此一念便是體覽之心於行發見之能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徹上徹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本註云西銘言弘之道○說見論語弘寬大毅剛強也弘而不毅則隘狀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毅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狹隘自足故無以居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古之為學者有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游而不迫厭飫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躐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已

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杜預字元凱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漬而深博膏澤之潤則優柔而豈厭飫此皆言涵養有漸而周徧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序則渙然而冰釋所存者安裕而莫逆則怡然而理順事至於是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知矣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非顏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辨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技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益哉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人生壽夭有命而修養之士保煉精氣乃可以引年而國壽國祚之脩短有數而聖賢之君力行仁義乃可以祈天之永命常人資稟其視夫生知安行者亦遠矣然學而不已卒可與聖賢為一凡是三者皆非一旦之功苟能勉焉起幸而得之者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知其積力久而得之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盡乎眞心之謂忠推以及人之謂恕忠恕則視人猶己故大公而至平致極至也學者進德則自忠恕其極至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其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無私以體之以人則其見乎身者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焉所謂仁也體猶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也恕則泉之流也

愛則衆之公明疏通而無壅蔽之識也推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遂物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朱子曰爲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肋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旣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貞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已者是爲之已是私心所爲私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故以其意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

故君子莫急於致知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塗而廢勉焉孳孳死而後已可也顛沛造次必於是則見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學苟能如是其有得於斯道可必矣所以誘進學者之不容自已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釋教言是爲訓釋古言曰爲詁爾雅有釋訓釋詁是也儒者之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詁皆其末流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人所以參天地而並立者惟此心爲之主耳苟志有所苟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習外物則亡志喪失專意爲文亦玩物也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程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尚文詞務以悅人故曰文似相如始類俳也孫辨論純一之意心齋說見莊子

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備發非有意於爲文而文自不可及耳

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游夏盡習於詩書禮樂之文者猶言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序之類凡此皆道體之流行人事

之儀則固未嘗廢筆學爲如此之文而亦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說見賁卦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文謂人倫禮樂之文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程頤不爲聖人所向得苟安於小成皆自棄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爲皆合於義自反無愧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者存心而已若不集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事理之宜也故有在事在心之別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是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兀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之周流哉又曰集義只是事事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言此以明集義之道必有事焉者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志於求名則非務實有爲而爲即是利心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仁者天理之公心德之全也有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害乎仁之全體矣

仁者先難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

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訓見論語後猶未有先難而後其君之後先難者自心之篤而不容一念之或間克己之力而不容一事之非僻後獲者循乎天理而未嘗計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計其效此仁者之事也或曰智者利仁是亦先獲也曰所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盖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又豈偏計功謀效者之爲哉曾計筭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之有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訓見論語學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有志希聖然後可與共學學求於思善思致思然後能適乎道思而有實得然後可與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能通變而不滯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宜唯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爲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於人也其終至於成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己一致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非盡己之事也苟徇務外則將溺於狥物反喪其性矣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一或自止則知日昏而行日虧矣唯聖人理造乎極行極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則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是間斷也所以爲聖人論其進德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也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爲學外書不同○智以靜而明行以靜爲主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訓見論語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學莫大於知性知其性之本善則知之大者忠信以爲質然後德義有所措以忠信爲本則行之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躁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奪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訓見中庸學不傳則無以窮事物之理既傳矣則不能無疑疑則不容不問問或肆畧而不審則無以決疑而再三問審矣又必反之以思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亦不足以辨所聞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若必擇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知

者猶或奪於物欲之私而陷於自棄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闕其一焉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張繹字思叔程子門人也學必有其序不容躐等積累而高必自下始也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標準的蓋期望之地也為學而先立標準則必有好高躐等之患從容循序而進學有不已自有所至○朱子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前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尹焞字彥明程子門人也始學之士未知所方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無私已之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奉積誠意翦除氣習以為學問根本也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若欲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思慮槁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大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謝顯道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至誠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義精仁熟而遽欲坐忘絕念此告子之不動心而反為心害者也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鍛煉冶工之冶金言其善於成治人也心無紛擾乃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著工夫○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

怕人執著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說見易繫辭研精義理妙以入神知之功也然事理素定於內則推於外者無不順以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知行之相資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下同○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雖盡力於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則有所不能致其力者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天命流行賦予萬物本無非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聚成形性為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為性盡不拘乎氣質之偏必求復其本然之善孟子謂性無有不善是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義理氣質相為消長德不勝氣則氣為之主而性命拘於雜揉之質德勝其氣則德為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之善

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性此問學之極功也學至於是則杳冥渾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之德所命者即天之理尚何氣質之為累哉獨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耳○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鄭氏曰領猶理治也好善也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于天地陽明而陰暗陽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欲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萬物一體性本無外皆拘於耳目之偏故則私意蔽固藩籬爾汝安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視物與己本無間然也○朱子曰體猶體認之體若自身入事物之中究見其理又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得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

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人能全心德之大則知性知天矣無一物而非天故天大無外人之心苟猶有外則與天心不相似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參不相似矣意必固我者私意見必應事接物交問自
始至哉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解絕毋禁止
之旨哉以為聖人設禁之辭謂自學以至
然成德其所以克治人欲之不外乎此所謂
兩端之學也意者萌於心之始故有思以者習
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著滯於已故曰往故曰不化者我
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朱子曰起於意遂於
必留於固而成於我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
後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
人之病事亦有其二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
免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
一禁已矣何用更言絕四
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語見論語反天理則所趨日以

爲志徇人欲圖所趨日以況深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
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
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易說見繫辭人能通晝夜陰陽之變則知崇
矣所以效天也又能守品節事物之禮而踐其所
為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
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其間也○或
問知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習與性成之意又
曰性者我所得於天底
道義是眾人共由底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

術智者常存乎疢疾以此繫辭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患難之
時則操心危而無驕矜之氣故其見理也明
乎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敏德慧
謂德之慧術之智疢疾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
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氣
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必有所
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存也此言
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

乃混然中處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
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
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
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
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
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
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又
按禮記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此謂孝子成身則西銘之原也故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塞
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
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
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
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

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又曰若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大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爲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爲志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材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

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用者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蓋欲此意實為我有所謂真知而實踐之至此則又有見夫大本一原之妙矣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謂合萬物而無私天德也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推本乎天命之性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焉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受是氣以為體同具是理以為性有差等無一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己之性而全天命之本然耳此即中庸之理也○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本注云老幼及

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楊時字中立程子門人也西銘以天地爲父母萬物爲同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踈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兼愛則泛然並施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踈並立而爲二本也○或問理一分殊如同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分殊處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乾氣而坤質與父母同是一氣然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不同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吾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龜山止是疑同胞吾與爲近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一殊在其中矣

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蔽是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蔽也爲己之私勝而失其公愛之理蓋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其親愛之宜

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流此爲仁之方西銘是也蓋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

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大公之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爲二也曰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之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也於是理也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等差耳非二端也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言戲謔以思而出也動戲謔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之戲也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體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其四體而爲過動謂之過者皆誣而非故也或者若改而遂以爲己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或者諱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戲出於心思乃故爲也不知所當戒而歸咎以爲戲則長傲而愎諫遂失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爲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者深省乎此則於過誤戲謔警惕

之功亦大矣然其於融以且訟者克治尚如此之嚴況乎過之非纖細者豈復留之纖介以累其身心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 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蔽而不智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文集下同。語見論語君子脩己之道必以厚重為本若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重厚而不知學則為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己之賢但或吝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義有益學者故取焉此錄經說有與本文異者放此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范育字巽之朱子曰橫渠說此語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自省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理須知所謂脫然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立心未定而多思致疑則所向或雜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 承上文而言致思講治乃窮理之事皆在吾術之內而何厭乎哉此言講治之貴精然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蓋欲先定吾志無所疑惑然後能若決江河進而不可禦此言立心之必定

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遜順也遜此志則立心已定務時敏則講學為急如是則所修乃日見其進也說見尚書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明善者為學之本知之既明由是固守之則此德有立擴充之則此德日大苟以忽心視之則所見者亦寖微矣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 尚者崇尚敬持之意道由也由學問而德性此心皆所以崇德性而惟恐懈怠日以此自省積之歲月則內外交進矣尊德性則是約禮上

道之事道問學則是博文下學之事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學者日省其身所以增益其不知者何如所以改治其不善者何如以是存心則德日新矣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爲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讀書者以窮其義理不貴尋章句訓詁之末編書者以求其言歸不徒務博洽紀錄之功多識前言之言行以廣所知則學日進矣勿使有俄頃閑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君子之學一有間斷則此心外馳德性日隳問學日廢矣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天地以生物爲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爲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爲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纘述道統開太平謂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于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累又有進

□林而自守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簡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橫渠易說○人之德性本自廣大故必寬大以求之偏狹固滯豈足以知道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橫渠論語說○言人虛懷取才下問內剛傲己外則欺人以爲不知而已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橫渠孟子說下同○故所以然也應也以通乎道則能成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也不能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窮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所貴於學正欲變化氣質爲正偏蔽不然則其爲己之學亦何以推明聖人之蘊哉○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下同○文不密察則見理不精審心不洪放則所
有狹隘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
有不行處是疑也始學之士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所不通不知疑者是未
嘗實用功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大則寬平弘遠故
處己待人無往而不齊心小則偏急固滯無所處而不為病也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

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
身由之只是俗事人有務學問之功者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
曰即是實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只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二事特以所存者不
同耳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己而為言也平物我者物我兼合人己而為言也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
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

業為意者其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功業方言立事皆是也為
學者有意於功業則穿[illegible]道矣
[illegible]既[illegible]然不知反約窮源勇
於苟作不遠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
見其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
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不知反約
[illegible]而無實[illegible]窮源之事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

議若[illegible]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變者非常行之道
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
[illegible]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行己無隱則[illegible]有所[illegible]
[illegible]可以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苟[illegible]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
有人不
直言其[illegible]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
無所不說人不肯言其知之所得行之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
之非己又非若顏子之如是
於聖言無所不悅者之比也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意於自治何暇務外厚於反躬何暇議人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近思錄卷之二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為序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于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指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求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間官之義因以具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謂洞達之也知言者於天下之言無不究明其理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時中謂有時而中之億以意揣度也揣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致矣語見論語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注云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苦思強索則易至於鑿而不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固貴於思然所貴從容饜飫而自得不可勞心極慮而強通

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講學則理明而怪妖不足以惑之矣

學原於思學以明理為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潛玩聖賢氣象庶養之厚而得之深若徒考論文義則末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忠信進德力行也謂行可以強而進知不可以強而至

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

子250 225

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爲先苟明有所不全就規矩然學竟之行事具可得乎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固守者勉強而堅執固有者從容而自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忠信即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有未至而勉強以爲忠信其能久乎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旋費安排故覺其難知有多

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遏矣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道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真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三者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遠

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爲要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論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音句真到不可移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爲妙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說見尚書睿有通微也人心之虛靈本然明德致思窮理久自通微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致知之道非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

置之庶不牆於一隅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則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因見物而反求諸身則是以物我爲二致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四端說見孟子理散於萬物而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按上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用三言之唯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豁然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貫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之物既格而一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歟夫觀理之原而遂希一貫之妙或專溺於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是道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入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疑慮漸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之太遠亦不循序漸進則分心而無得由近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倚空泛說近思。朱子曰若是真箇窮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不難又曰就己理會得處細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己

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物異爲怪神姦爲妖此皆見理未明自不能無疑須得於人言亦未必信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天者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幽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妖異之所由興皆可識矣諸公所論但守之不

失不爲異端所刼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學者知有未至不已則怪異不必以窮將自識破若欲委之無窮爲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已則怪異不必以窮將自識破）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誘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不能堅守正論內懷疑端外爲邪誘久則所惑愈深矣）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旣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已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性者人心所稟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爲己任盡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造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天而實非領會者可以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沉一作玩）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麄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麄（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者是其察理猶或有一毫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一毫之間斷）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下上坎爲習坎卦當重險而彖辭曰維心亨人之博學窮理始多齟齬積習旣久自然心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有所疑而滯於舊見則徧執固吝新意何從而生惟舊疑何自而釋）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疑義有所通隨即劄記則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不記則思不起借山徑之蹊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按此段及學到問爲學之方一段泉州本皆繫卷末而舊本以此段在第二十一尹問一段在三十三今考此亦論維之意則二段乃通論致知不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不全載心中有所開以下云云之是後來欲添入此數語傳者誤成雙出耳又詳此段已是專論讀書之法不當在廿一段當在後在尹問之後故并錄之耳今不敢輕改姑從舊本而添入心中有所開數語）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橫渠孟子說○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所弟若通而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

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詳是卷首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識路逕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理本平直苟以私意委曲之意觀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大東篇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聖人之道遠近精粗無所不備故聖人之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毋求飽居毋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盡求其深遠而過為穿鑿耶

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愚夫可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畜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欲人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深處自有近處如此則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不同也其詞識為是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充實之美在己詩之稱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為一義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陳中

問公看字全中子曰者文中子答人先生曰又問乾乾不息此語最為盡易之道

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學者要當字字逐件密各有其言歸而後能通經常化借其一語謂足以盡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哉好高求約之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見無窮須知其以無窮稱之始得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說見論語朱子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同上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

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程子語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宜須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致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須要必究其規模之畧節次之方乃於己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緊要謂綱領須也

炳訪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要則是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約書之肆而已順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

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所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爲實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序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讀書下同○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挈提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荅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甚生猶非常也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終身儘多謂一生受用不盡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未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悟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不治而明言易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未至以所行言未得以所知言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察之密晝味夜思則思之熟然平心易氣而不失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強其通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語孟極聖賢之淵源爲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傳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
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一書文字既
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
理過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
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
從空寂去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
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浹洽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
有吾與點之氣象詩本出於人情之真感化之自然者學者於詩吟詠
誦其情性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興起之意此即曾點浴沂詠歸之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
此意遺書詩人之詞平易忠厚故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
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
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

叙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
臧歸于正也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
可得而言不待安排說只平讀著意自足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
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
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點掇猶拈掇也意如上章親炙說所而
親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
長一格價觀詩則使人興起感發便自然有進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
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
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詩見孟子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
顯乎孟子言其顯也句只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

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

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中庸子思所述而傳之孟子者也其

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致而本之於謹獨達道

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兼舉費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

說本而遺其末則所附於空虛而未逮天下之大本矣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

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使人體卦爻之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

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耶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

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其爲書也廣大

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

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

謂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之功成務者使其行之就也去古雖遠

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

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

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

也沿流而求源謂因言以求其意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

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尚辭用之於言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

者吉凶悔吝度無亂之變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

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行尚而吉凶

則人進退存亡易之人用皆具於辭故終隨時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君子居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

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

其意者也玩所習也不止於觀而已盡卦之象以究其辭而占之義理無窮故以玩其

辭爻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具無窮故以玩習其占乎吉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

變占皆具于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

所不備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爲

顯理爲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

從此處看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會通處乃可行耳[illegible]皆自典禮之理故善

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道無遠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邇以推其微本末即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不可忽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伊川先生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注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閎中見程氏門人謂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大畜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當道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乾下艮上為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者以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止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而卦六五辭二指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為內卦之上四為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反此者為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于中行蓋以中為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之憊四則有繻有衣袽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爾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則無適而不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

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
休了遺書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為君位四近君亦可以為儲貳然易本無
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
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
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
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
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反復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无妄之
類上下如乾坤之類皆陰陽變易之所以為易也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外書下同。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六貫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
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
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
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

添減不得也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為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
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言語難解而率爾請問故伊
川不答而深攻其心故使反己而致思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
自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理無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
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

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天生
蒸民必有司牧之制節而後爭奪息導之禮教佃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教之孝悌忠信
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垂範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二
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
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以大聖人之資豈不能一旦而盡興
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之所為惟其時而已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
備矣天運周矣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謂三王之禮天開於子

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爲天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夏正建寅爲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要之繼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倣而爲之亦皆無可考證不過用其私意妄爲而已子丑寅建正皆本三才以更始秦至以亥月爲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忠質文更尚皆本仁義以爲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謂漢家自有制度盖揔言世變之不復近古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

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上承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繆參諸天地而無違背驗諸鬼神之幽而無所疑待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盖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同此心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

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助然游夏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以見其微權奧旨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己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古之木車也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盖適於用而樸於等故不厭其質也冕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盖尊首飾而祀事故不厭其華也韶舜樂盖盡善盡美者也○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盖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

大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爲証耳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在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功利正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也其易見者盖在於微辭隱義各以其時措從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也或有

功而節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無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全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爲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之類却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故謂此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聖人精義入神泛應曲當未可以一端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能深造微奥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道非無用無非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尤爲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道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律令者五法以應事斷例者因事成用法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載判別也春秋一句爲一事故是非易決又考其事迹而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

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更詳一節又下文所論中庸春秋雖於窮理爲要然又須義理通明然後能察人事得失之幾微聖人裁制之權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若於禹稷之時取中則當洪水之時不躬乎胼胝之勞在顏巷之時不安乎簞瓢之樂皆失乎時中矣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

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義者所以處斷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春秋傳爲按經爲斷本注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贅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觀高祖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後世之變則知數假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機謂治忽動於幾微者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范祖禹字淳夫又云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縕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

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六官而大官冢宰綂理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綂理百職今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見之一錢則必亂矣（釋氏說性極廣大然不可以理事其財用不把涉也如此）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志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擁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人情不相遠以己之意迎彼之志是為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為平易今以艱險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

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人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艱險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樂易之道）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又欲解義則無難也（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羲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大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看得）

讀書小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則心存心存則理得）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朱子曰書須成誦少間不知不覺自然觸發曉得蓋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今人所以記不得思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横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

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學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理明義精而揣摩臆決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之三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為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又在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無幾作聖之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為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異謂天人之氣流通無間至日閉關則成輔相之道於是見矣）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威儀見於容

於事業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頤卦象傳言語不謹則敗德飲食無度則敗身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彖傳匕以載鼎實鬯秬酒也雷之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匕鬯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爲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至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艮卦彖傳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屛視聽也蓋不牽於慾而無私邪之見耳朱子曰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慾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不交於物非絕物也亦謂中有所主不誘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是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內欲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接不見其人也人己兩忘內外各定如是動靜之間各得其所止何咎之有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從事問辭而不加存養口耳之學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學者聖賢多端求其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學問可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求放心乃學問之要故曰孟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籲字端伯程子門人也彼問

子250 211

養心本兼動靜但此荅無事時如何存養習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于中無所感免即涵養之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誠存則邪自閑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邢恕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全體謂全體此心以為應事之本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處理亦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論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端莊嚴肅儼然於容貌而已及夫酬事而敬主於事與人而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此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養心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太迫反成私意於道卻有礙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詩魯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見之於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持敬而無自得之意又爲之不安者但有心未熟之故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作意太過勉強以爲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爲恭者作意以爲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非升降揖遜之儀節度數凡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今容貌必端言語必

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謂矯餙作為之意循理則見於事乎已然盡乎尚然何不安之有

全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有志問孟子所謂勿忘大道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朱子曰正猶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謂用孟子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孤謂窮獨而無輔也逢遇也原本也德盛則此德盛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所本無滯礙左右逢其原而然有餘裕又何不安樂之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静而未發事物未交心主乎敬不偏不倚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承禎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坐忘論八篇言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若着意把捉則心已為之動故令心不定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張戩字天祺欲強抑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溫公光字君實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曰譬如人家不自作主却請別人來作主

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為氣所勝則所主者定

何有紛紜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寓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然中心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于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非敬則心昏雜擾有不能察而知有不能至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當應初何爲累須心無所主不能定應反累事耳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止者事物當然之則如大學爲人君止於仁之類人之應事能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患矣舜誅四凶惡在四凶自應當罪舜何與焉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一己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謂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爲物所役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誠實全則人無不感遇事有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明道先生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胸中無擾攘識此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胖安舒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玩其氣象則必心無隱顯之而廣大寬平躰無息時而安和舒泰充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唯在謹獨於隱微之中常存敬謹之意則出門使民之際乃能及此

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脩己充而廣之則敬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上下乎或一於恭敬無乖爭凌犯之氣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敬則心寧靜而不昏故明睿生推此敬可以事天饗帝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如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此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言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所養厚則行有餘力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之地也隱暗之地自反無愧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心常存則常活者隨事接酬心常在我無將無迎故常流而不滯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朱子曰天地亦是箇圈子方始終始變易無窮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纔間斷便是不誠無物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群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仁內達外生理脩直而無私慾邪枉之累則心德全矣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文言曰敬以直內而不曰以敬直內盖有意然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無所必得

致之意也
涵養吾一心存則不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
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
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
在慎獨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
理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以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便是天
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爲不已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而間斷也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
下萬物蒙卦六三爻辭己不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隨流若事猶爲道所而動者能自立
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
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址今求此心正爲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勘然
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
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
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閑邪之意只是誠若役心於邪妄而書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只故孟子言
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
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孟子言性善也是據
之發見於誠見如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如四端之類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豈容實以求
外鑠我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分毫莊容貌持者也實則敬自然生邪自然消敬

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
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
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
養此意直內是本敬者心主乎一無放逸也靜而主乎一最敬不紛散
之東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有止定不滿乎彼此常在內也常存乎心則天理自明○
本注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
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其邪則心

固一矣然心既主一則自無私邪之念不必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
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
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
天理自然明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一理自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
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人心無常亦惟操之則存學者當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真得所以存之要而不患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子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卻說箇敬字敬則自然靜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
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
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
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
不思慮絕聖棄智黜其聰明棄智若屏其知慮老氏之絕智棄智釋氏之坐禪入定皆絕天理害人心之教也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

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
謂物來奪之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邪用中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闞其室○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于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大凡人心
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
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
敬又焉有此患乎主敬則自不為事物紛擾所謂敬者主一
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

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
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主一無適者心常主乎我而無他適也蓋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敬也不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謹恐懼慎獨之意此意常存所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於後學最是拈出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又曰無適者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無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戒謹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存乎中嚴威儼恪著於外者然未有外貌惰慢而心能敬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
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
無言孳孳爲善者體認不倦之意聖人爲善固無間斷然方其未接物之時但有主敬而已是
即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無言罷其靜而有所存也問人之燕居形體怠
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
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
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
拘迫拘迫則難久盤曲曰箕蹲踞曰踞箕踞乃敖惰之所形也學者始須存莊
敬持守積久自然安帖

卷四 十六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
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
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敬存於執事莊示於等威嚴於法制皆發於
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苟發不以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邪念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
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
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

和不可謂之中也蘇昞字季明張程門人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方其未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一念纔萌便屬已發之和矣又問
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
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
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呂學士與叔也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意於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又問學者於喜
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
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

卷四 十七

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未發之前不容著力用功但有操存涵養而已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
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
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
得不是一向空寂了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
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曰既有知覺
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
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

當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天地之心於此可見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
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
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
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
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
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
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特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
心有所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無預焉則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或曰先
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
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
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曰靜
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
是動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
便只是瞌睡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
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

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
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心不專一則言
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拘事在又是一心以爲鴻鵠將至則其心馳於事矣思慮者動於心應
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於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
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寤與寐交而成寐
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
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兆眹入夢者却
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
不干事者無故而夢皆心之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
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
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知求則任其所之以心使
心非二心也然用而言之耳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
暴其氣者無所縱於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閒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悖在君謹言語此亦學者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上用工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仁者心存乎中純亦天理者也把捉不定則此心外物理不勝欲皆是不仁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外無物欲之誘則心境清內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則言不妄發發必當理而和緩疎躁者反是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顥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

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仁者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內而爲主也其違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爲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未而化之事非可以勉強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爲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爲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說則是已不違乎仁後說則是仁不違乎已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

而實心未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指麾則視明聽聰四肢自然從令若存心於道若未熟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夫求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下同○剛則守之固行之決故足以進於道柔懦委靡必不能有立矣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持心如嚴師則知所敬畏而邪僻之念不作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此心靜定則明生焉水之止者可鑒而流水不可鑒亦是理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一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艮其彖辭動靜各有其時故學者多失於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於何光明之有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閡閉礙也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閡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固滯非仁也然以存心之久實體於己然後能深知其味

近思錄卷之四

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己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重乾相繼故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體乾乾而又備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爲損懲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溺於慾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爲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遺文○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爲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欲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下三句是工夫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迹可執操存之要莫先謹視則約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或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目不接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

聽箴曰人有

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
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人秉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
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秉之正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
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言箴曰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
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
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
訓辭躁輕肆也妄虛誕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內靜定矣禁其虛誕則內專一矣樞
戶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闢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發或至於興師
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當妄而傷於煩
則支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己者必忤物物忤之致也悖乖理也悖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
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思是動於內爲
是動於外○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
故於所爲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循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爲也造次戰

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則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
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
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
遠而復也陽往爲剝陽來爲復復卦乃善之返初爻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遠而
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
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人必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
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
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
之有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既未能不勉而中
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
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改故不至於悔乃
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
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不待勉強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
事無過之可改皆也顏子未能及是故不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而即改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

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進之極動則爲過惟可用之以自伐其邑伐邑內自治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剛而遷善速雖過於嚴厲吉且無咎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所以貞正之道爲可吝也剛進之極有乖中和故爲吝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

易五　十五

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卦彖傳天下之事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廢者其末流則末勝本華勝質人欲勝天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爲用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損人欲以復天理耳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無咎

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強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九五中正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僅可无咎然心有所比不能無欲其於中行之道未得爲光大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私累乃能盡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易五　十六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卦彖傳兌下坎上爲節兌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爲不正之節也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也節於用而爲吝嗇則於用有不足節於行而爲柔懦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

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爲難而不知其爲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克忮害伐驕矜怨忿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人心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君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朱子曰克己爲仁者從根源上便斷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潛於心而未能去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讀書下同○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學以立志爲本而後氣質可變化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吝則爲私意小智所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己私旣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旣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解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增益其所不能預防其所未至如此則德日進而理日明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有人目畏尖物者明道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旣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類當如是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是捨己職分而憂人之憂者也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此程子爲學者言若聖

人分上則不如此也

九德最好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不事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謹恪而不徒事乎文蓋恭若於外敬守於中也則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而廉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疎剛者或傷於果斷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彊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彊不至於暴蓋游氣紛擾有萬不齊其生人也有氣稟之拘自非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無所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偏於一偏者惟能救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于正則偏者可全矣是知問學之道在唐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食飲衣服各有當然之則是天職之職分也有一毫私己吝之意即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當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己之欲惟能克己然後合天理之公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何道自責乃善遷之心然已往之失長留悵怛懸翮之間反爲繫累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外馳所向既差即是欲也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注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聞過而喜於好善也誠改過也速子路以過人之勇而用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既乎是足爲百世師矣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然

而觀之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能然以身驗其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明喜怒各因乎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者未易遽然而能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有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

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怒氣易發而難制出固有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他人若已不易得況夫物各付物而喜怒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耶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役物者我常安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作好作惡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怍自然怡樂少有間斷則自覺歉然矣○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錄于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聖人所謂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者非若後世欲爲長厚之意蓋有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之道則是薄於本而厚望於未無是理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按胡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誇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愚謂克謝子爲己之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

謝朱子曰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說見孟子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
蓋莫不在己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思自勉則誰不可及見人不善唯當自省亦無非反己之地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正蒙下同○甚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攻取臭味之需而嘗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性厭足也屬厭猶言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無以口腹之害為心害毋以小害大賤害貴是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不之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
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觀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以此存心則惟務盡己而不咎人矣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舊習未除志不勝氣則心慮紛雜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橫渠論語說○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益琴瑟有調適情性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

矯輕警惰語錄下同○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者為學之大患然輕者必惰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速輕與惰之謂也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仁者天理之公利欲

者人心之私故背馳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遜之心剛行麤暴也其爲人麤暴必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淳造于道子張氣貌高亢而無收斂誠實之意故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巳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于目故目視高下而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忽慢矣

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氣暴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爲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亦速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闕黨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倨傲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爲非能求益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爲先則謙虛恭遜有以爲進學之地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大雅抑篇溫和恭敬爲德之本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爲禁止病根從此滋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卷之五

近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為己之學也經解。○論見論語為弟子者其職在於孝悌而已行之有餘力而後可學詩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務欲人之觀美非為己之學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易傳下同○蠱卦六二傳可者僅足而無餘之辭蓋其所當為無過外也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卦九二傳幹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蔽以遽曉不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父又有間矣但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以強直之資遽為矯拂則傷恩而有害天倫之重以則敗事而卒廢幹蠱之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孟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九三以陽爻居三位剛而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事親而過剛不能無悔矣然蠱之下卦為巽巽者順也又陽爻居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大過故無大咎也但謂之小悔則於事親之道已非盡善者矣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卦彖傳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二者並行而後處家人道備矣然必以正倫理為先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可篤者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家人卦六二傳相親附猶骨之於肉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上九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謂治家之威者非嚴厲治之嚴

蓋必正已爲本使在我特身謹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于正月御下之道皆然齊家本於脩身則尤爲切近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娣御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靜正乃相與可久之道娣御則玩侮乖離所自生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遺書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具慶謂父母俱存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 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孝弟若人道之本百行之原仁民愛物皆由是推之人能盡孝弟之道而充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朱子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 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即其末而本已存即其粗而精實具本末精粗非二致也 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今之孝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亦不能擴充之以馴致作聖之極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 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爲私愛其子而不知十起與不起亦私意也蓋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子豈人情哉著意安排即是私矣 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 視兄弟之子亦如己子 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

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

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邪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聖人所爲至公無私安行乎天理何嫌之可避凡人避嫌者皆内有不足而不能自信者也）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再嫁爲失節）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

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己字恭叔瞞設酒非禮也）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蓋如此）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

而女兄之女又寡奚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
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在子
諸侄使之入出諸父謂從父也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
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
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娶侯氏侯夫
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
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
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

卷六　十七

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
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男僕
曰臧女僕曰獲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
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
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
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
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
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

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
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即叱止
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絮羹謂調羹也禮不絮羹爲其詳於味也
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
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
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
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
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

卷六　十八

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
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
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使
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
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事親以順爲主
非甚不得已若固不可輕爲矯拂也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

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爲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此所謂養志者也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詩斯干下同。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相報以爲施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亦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不可學兄而亦廢其恭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不然猶正牆面而不可行不可通行也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撕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語錄。提撕提謂提起警覺之也

卷終

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脩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易傳下同。蒙卦彖傳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爲哉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需卦初九象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蓋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無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辭解

相比而非得所者苟焉爲比而非可以邪媚求比而不由正也不能无咎者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小人志在富貴故得志則驕溢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賢者志其位而行道也在下則無貧賤之憂進而在上將遂行道之志以是而進何咎之有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若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行乎素位而亦卒無可行之道矣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群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否亨六二傳身之否亨由乎時道之否亨由乎我大人者身自否而道無否也苟否之時小人羣集君子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所撓屈道則亨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隨六二與九五爲正應然下比初九苟隨私昵以失正應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貴其趾舍車而徒君子所貴者行義也世俗所貴者勢位也賁之初九所貴在下故爲亂爲徒行世俗以失勢位爲羞君子以得行謂爲榮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徒是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稚申屠蟠之輩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之徒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四者雖心有小大義有得失要皆能高尚其事者若蠱上九陽剛之才超然則出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

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艮下乾上爲遯二陰初長固所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五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不一於遯雖未能大正尚幸貞小有可正也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強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艱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

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離下坤上明夷離明坤地也明入地中傷明也初九傷猶未顯而爻之象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蓋知幾而去之速恐人之所難而不爲也楚王戊不設醴酒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申公之賢猶以爲過其後申公受胥靡之辱至是欲去而不得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在下則勢疎始進則交淺上未見信惟當安於守正寬以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信之急則必汲汲以失其貞正之守求信愈急人愈不信則必悻悻以傷其事上之義晉之初六未敢必於進也進而復退得正則吉未敢必人之信也寬裕以待之則无咎 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

日不可居也卦之初爲無位晉之始未當職任故寬裕以待其自信可也苟有官守而不見信於上必將廢職失守急去可也豈容寬裕以與之哉 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兆幾微之見君子知幾則可久可速不失其時矣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暌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睽卦六三象傳賢者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謂以正道而合者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卦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其當然而不可免，則無所疑懼而能遂其爲義之志矣。蓋命者出乎氣數而不可易，義者在我義制而不可違，故苟已定之爲福爲禍，爲憂懼而何益，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隕穫猶顛隮也）

羇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

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卦九四傳）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九二陽剛而處下卦之上，在井則已渫治而可食矣，然而無得於五，故不見食，又位正而不中，切於施爲，故憂惻，異乎聖賢視用捨爲行藏，泰然不以累其心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六二居中得正，下卦爲離，故曰文明。二與五應，故曰應上。爻位皆柔，故曰體順。時當變革則時可矣，居中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順則才足矣，是處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盡信而後革，故辭曰已日乃革之，謹之至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有其才，豈容自已，故辭曰征吉無咎）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抱負

才業爲足於有爲，每不暇謹擇所向，則反爲才業累矣，如荀彧之歸曹是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艮卦六二傳。在上位者，當以正君定國爲己任，故有拯而無隨。在下位者，當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如孔子嘗與大夫之列，故請討陳恒，然不在其位，則亦隨之而已）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艮卦象傳）

位者所處當然之分也處之不踰其分是不出其位也所謂止者當其分而已苟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爲出位而非得其止者也況踰越當分據非所據者乃出位之尤者也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人之止易於暫而難於久易於始而難於終艮之上九止之終也止道愈厚是以吉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虞身之初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虞度所信得其正矣苟志有所係則好惡成於中是亦變矣烏所度者奔私意安能得其正哉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命者窮達夭壽出於氣數有必然之數義者是非可否本乎天理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安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曰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孟子所謂求之有道謂不可以苟求也得之有命謂不可以倖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者謂得非可以求而得也此言要亦爲中人以下者設爾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求之以道不枉道以求之也得之必以義不非義而受之也所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命何足道哉。愚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因事形著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之間要決於義也而後命發之以顯於應事之時故以命決之其可乎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

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己無歉則亦安之而已或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尠甚少也得失有命妄起計度之私是利心也故不可入堯舜之道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

乃留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
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說見錄語謂不能安受乎天命而有心於貨殖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恐記錄者學者患謂本以人心見處而言推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為實見理盡理無不實但見未有實耳乃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此一節反覆推明實見之理最為親切學者要亦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有悟然後所見為實見亦其所見死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矣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心有實見而後謂之有德此則不待勉強學者實見有所未盡則亦勉而行之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張南軒曰無所為而為之

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愚謂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即是人欲之私有所為而為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即是天理之公無所為而為者也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利害況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聖人處義不計其利求事當乎義處之而安乃所以為利也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絕滅人倫推其本心惟欲利己而已是賊義之大者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須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邢恕事見國史及語錄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媼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郎二辭不聽除崇政殿說書未幾除侍講本注云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先生不請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又不為妻求封范

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封親與封妻事辭不同顯榮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將召與常人異故難為言也○或云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贈可也朱子曰此自今常人言之歟

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欲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其意謂要當從科舉法都變了乃爲正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于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奪志則根本壞矣妨功之患小奪志之患大○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爲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問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廕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文集聲病詩舉有四声八病今進士詩賦之學是也求仕非義謂役撰否爲舉之類循理謂服勤事任似述世

風者也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說。○人之欲動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有則已自重而彼自輕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朱子曰人須是讀書窮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若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心亦不可萌求之之心愚謂眞知義理之可樂然後富貴不足動其心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義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顧況夫懷疑簡之見畏人非笑而恥居貧賤者尚有大丈夫之氣哉

近思錄卷之七

近思錄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其治道之綱領不可不素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是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以上總論治天下者其本在身其則在家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朱子曰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說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以上論善則在和親之道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茂盛大之意對猶配也謂配天時以育物朱子曰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以上論誠本在誠心之道

明道先生言於　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熙寧二年先生以大臣薦召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疏言王霸之異有天理人欲之分彊弱驗之辨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由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王道本乎人情之公出乎禮義之正平易正直而無回邪委曲之行崎嶇艱險反側不安之意邪委曲小路也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王者修己愛民正中國攘夷狄興滅繼絶以誠心而行乎天理霸者假尊王攘夷狄以詐取之名義以號令天下而自尊大其道遂背馳之不得然其初相根於一念之公私誠僞而已○朱子曰宣帝雜王伯元不識王伯只是以賞爲嘆徽王嚴醇粹伯自古論王伯至明道先生此箚無餘蘊矣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立志篤實而遠大則不膠於淺近不惑於流俗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

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己之心以及人發政施仁公平正大群心自然歸附人君顯比天下之道也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暴小惠以市私恩違正道以干虛譽以是求比則非顯比矣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為之者也煦煦日出溫之貌禮天子不合圍至四[illegible]田之時圍其三面前開一路來者取之去者不追亦猶王者顯明比道而不執小惠以求人之比也皥皥廣大自得之意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卦象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庶士以至公卿日志于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不振法度廢弛而不立庶事泛濫而無

(節未可以亟正驟矩之也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發見於施爲者寬裕而不迫詳密而不疎不迫不疎則弊可革事可理而人且安之矣或若見其百度弛慢不能含忍而遽懷忿疾之心則不暇詳密何有深遠之慮不能寬容寧免暴擾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憂則近患已生矣)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治泰之道雖不容姑息然人情玩肆因循苟且漸已陵夷苟非一人剛斷宰輔英烈則亦未能挺特自上奮發有爲而作新積弊也無舟渡河曰馮謂必用馮河之勇也)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躁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後治泰之道可成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洗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方盥之始人心精純嚴肅既薦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漸散故爲人上者以外莊內敬常如始盥之時則天下之人莫不誠信其上顒顒然仰望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卦傳天下皆有間則氣不通而生化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日睽頤中有物曰噬嗑而合之所以去間也有治天下之大用焉)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得其要會則視聽之號令行而禁止矣)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

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聖人所以制強暴者蓋亦察其機要而合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是也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要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為坤大難初解與民休息之意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

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且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大難既解雖已安平而無所事然興廢撥亂之脩復治道以為久安長治之計者不容苟且而遂已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黨後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艮卦彖傳事物各有天然之則聖人非能為物作則但因之各當其則而已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兌卦彖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

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數道出於天習道則非順天矣學出於人習學則非順人矣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彖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盛止必衰者天下之常勢有盛無衰者聖人之常道常人苟安於既濟乃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易大傳曰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春秋書不時若如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之類書時若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若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之類書義若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毛詩下同○泮半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天子之辟廱故曰泮宮也閟閉也幽深之義宮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泮宮者所以教育人材閟宮者所以尊事祖先二者皆為國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譏焉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

端而已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為主法固在其中後世惟特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也有司衆職也必先正有司而後攷其成會其要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謂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之類是也權五銖兩斤鈞石也量五龠合升斗斛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使人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公於天下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仲弓欲以一人之知舉天下之賢故慮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下之賢雖見其有異用心之公私大小如此推其極一致則一可以興邦一可以喪邦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論治本則正君而固定其志就事而言則必有大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後以格君心為本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

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劫持取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慚閨門之間又有慚德三綱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可止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輔帝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跋猖於外閫寄得專于內制致五季之極亂也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大綱謂綱常萬之治具若田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寺只區畫法制略放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天下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下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關雎詠文王妃姒氏有幽閑正靜之德麟趾詠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朱子曰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于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特乎作之於外哉一國以一人為本一人以一心為本使人君有一念私邪以將害於其政奚待作於外而後可知

首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旣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孟子見齊宣王首言仁術曰是心足以王至將求其所大欲則曰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王一欲行之孟反其本凡皆以格其非心而寡其意至於一政事之得失

周木服論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正蒙下同。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為本必節己然後民德意孚以治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鄭聲若鄭國之俗淫亂其作之詩者於樂者聲皆淫蕩佞人若口給而諛之人也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遠佞人蓋二者皆溺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 道學政術分為兩塗自學與政皆非矣使孔孟復生必將推其所得之道措之天下以不以政術非吾所事而姑以是強施之天下也 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 視民猶子則所以撫摩涵育輔翼之者何所不盡秦漢務刻少恩王伯假義圖利豈眞誠愛之心者也 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文集。適過也閒非也用人之非不足適議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功至則治德將日新

向憂爲政之失所任皆良士向憂用人之非帝王之道卽今日之政事非有兩念今日之政術卽平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

近思錄卷之八

近思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闕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見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朱子曰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若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

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声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声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通書○朱子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理皆道之體也）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厲作而興之漸摩則有漸成就則周足）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者致知格物也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鄉人鄉里之常人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是也）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所學所行中乎是者謂擇善脩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成德之人）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教成使為學官從散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放周禮鄉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制）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其與後世以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五曰貢士（庠序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

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於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六曰兵役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先了役每過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七曰民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凶歲之備八曰四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鄉古變今均多家務爲之業以救之耳九曰山澤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十曰分數古者尊卑

與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奪之道也○以上十條並節錄本文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

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泥古而不度今之宜徇俗而忘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陋儒之見然遂謂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苟且因循此又世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爲而拯極弊哉

伊川先生上疏先生時爲崇政殿說書上此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道之以教訓也傅傅之德義傅輔以德義也保保其身體保安全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期德盛則過自消正君養德者本也求治規過者末也傅德義之道固已疎

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後世徒存傅保之名而無其職不言師者今日師道之官則道之教訓之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事不接于耳目嗜好之私不溺乎心術則德義進矣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謹之念則心神莊肅氣體和平矣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宮中言動服食之間經筵官皆得與聞之則於宮禁私之時毋異於經筵講讀之際宦官宮妾之所謂保之職乎前也有剪桐之

戲則隨事箴規，違於教養之方則延時諫止。○文
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本注遺書又云某嘗進言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遜爲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尊賢謂道德可爲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謂通於治道可爲吏之師者也三者皆才德過人者延禮之使士人知所向慕焉乃立檢察士行之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偷苟偷也薄謂輕澆人倫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庶幾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舊制以下肥罷以爲行試在高等者爲教授按其文而不考其實責其迹而不究其心教之者惟有才之道取之者非論秀之法蓋朝廷設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其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古者達於下中間由不任人故長吏以下於法而不得自任在下者反得執法以取必於上後由下治皆此之由來獨庠序不可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能守其法皆當任法則法密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苟不得人則縱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無待於密法而法之密反害其成才之道故不若畏文法而專責任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教民孝悌爲政先務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

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五家爲伍五伍爲保伍謂相糾比也保謂相保任也）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孤煢而無依殘廢而不全鰥寡孤而疾病者皆窮民無告使之各得所也）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觀此則養民善俗乎勞忠愛之政可知矣）

萃王假有廟傳曰萃聚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假至也王者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之盛也蓋羣生向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無二人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心之渙散每萃於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可致來格言鬼神之遊散亦每萃於宗廟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

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易傳）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經說○論采薇遣戍役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爲侵暴每留戍以防之）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復卦彖傳詳見第四卷）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之數分數明則上下相臨統紀不紊所御者愈衆而所操者常寡）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師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管轄統軍之官法謂區畫分數之法）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至帳下亞夫堅臥帳中不起有頃復定）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譜籍錄也系聯屬也明之者辨著其宗派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其餘無子不得祢其先君因各自立爲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爲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爲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爲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爲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爲五宗也

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行之以漸持之以久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立廟院則人知所自出而不散不分祖業則人重其宗而不遷

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甞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庶人立影堂○自庶人以下皆本注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月朔必薦新薦後方食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至祭始祖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祭禰季秋成物之時也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

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云云 本注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設道場捨經造像修建塔廟曰爲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不爲者必入地獄受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本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 古者宗子襲其世祿故有世臣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朝廷之勢自尊 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 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順承而無背悖也

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 直幹正源猶大宗也旁枝分派猶小宗也 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天子爲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賜之土而命之諸侯爲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奪宗子已建宗廟爲祭主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 所謂其大者 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 學士居民曰城木柵處兵曰寨斥遠也候伺也謂遠伺敵人控扼衝也帶圍遶也 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 附錄 操決謂操持斷決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八分書 朱子曰

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盡許之之詞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下同好謀而成師出以律皆聖人用師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特非若後世譎詐以為謀酷暴以為律斷其為遠者大者惟志士仁人為能識之

內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肉刑有五刺額曰墨截鼻曰劓刖足曰剕淫刑曰宮舜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劓剕宮之刑或因宮刑不廢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離散之久必明禮義教化以維持之不但肉刑以緩死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不正則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為惡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為善教養之法俱廢其治苟且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去浮華而務質抑末作而崇本皆敦本之事也勉其孝悌興于禮遜皆善俗之事也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月吉月朔也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

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蓋丈人衆則服食器用固有不能齊
者同宮合處則怨爭之風或從茲矣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
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
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
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雖同宗祖
然親疏有分異宮者亦使人子各得盡情於其親也不然則交亂矣父子異宮
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一命爲士則父子亦異宮愈貴則分割愈
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語錄下同○周道如砥言其平也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故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
易不常規模苟且縱復井田不能久數變則其數紛爭之患情可定乎

近思錄卷之九

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
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
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厲不誠而能感乎臣前
後兩得進講未嘗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
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
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
乎文集下同○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問此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
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
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
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
如是事勢亦宜爾徒言民飢將亂爲可畏而不言民饑將死爲可傷則人主
徒有畏懼忿疾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意矣告君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公方求

子250-288

財以活人析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
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衆叛之心生則能輕財以救民之死愛懼
之心作反將者財以防民之變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
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
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四井為甸
四甸為丘得乎一丘之民則可以得天下說見孟子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
兵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以聚財為守國之道以愛民為迂緩之事苟徒懼之以禍亂則無
閔愛民之心愈增其聚財自守之惑矣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
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
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
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有未
便於民者衆人為之未免拘礙惟先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戾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
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可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盡誠為之不容而
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惻怛之心豈若悻悻然小丈夫之為哉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苟存愛物之心必有及物之效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
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
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
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訟卦象傳坎下乾上為訟天西運水東流故
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謹必明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
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恃專則失為下之道如斷青不敢專

誅而貝齬之子使自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功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居中故
有得中之象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威而不和則人心懼
而離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驕九二剛中故有威和相濟之象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
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
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
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
盡其職耳師卦九二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沒成王思其勳德錫曾以天子之禮

得使用周公禮樂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或者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事君也有盡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若職分之外是乃過為矣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以用亨通于天子若朝覲供貢之儀凡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其有乃為盡人臣之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人心之從違多蔽於好惡之私而失其是非之正卦主於隨者惟觀隨之隨則違正理矣故必出門而交則無所偏累而所從者有功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震下兌上為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以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為善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一樽之酒一簋之食貳以缶為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善道也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若納約之本體懷樸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人心各有所蔽各有所通攻其蔽則未見其格因其明而告之則易於聽信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訐者

發人之陰惡也訐直則無委曲强勁則乏和順故過拂之過悔至祗悟溫厚者辭氣和明辨者其理著故或悟之易每多聽從納約自牖雖溫厚明辨者就之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就之達才者因其有才而發達之皆當就其所長開導之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初與四爲正應九與六爲之應此理之常也然爲九二九三所隔則已改其常矣初六當常之時知常而不知變求之過深是以至於凶悔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素舊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心則失宜遯之時矣故有疾厲然君子用是道以畜其臣妾則可以固結其欲遯之心是以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御下之道苟所當去亦不可以係戀而姑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聖賢之所同者惟順乎理而已豈能大同世俗之同異哉故獨於天理之常者不與人同出於流俗之繆者聖賢安得不與人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同而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化惟理之從耳然世之所以爲異者乃所以成其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乘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初與四位相應而爻皆陽爲同德相與不至睽孤然當睽之時乖異者衆故必假含洪之義而無棄絕之意則不善者可化乎異者可合乃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弗絕之則開其自新

之路而啓其從善之機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道上下乖戾故二必外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疑者信睽者合耳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內竭其誠以感動君心外盡其力以扶持國政此盡其在我者也推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啓其君者也而是宛轉求之睽者與其可合所當遇主于巷也巷者委曲之塗也遇非枉道逢迎也

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上言遇主于巷亦正理之當然若遇不以直而至於枉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又非遇主于巷之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若柔邪之人阿意順旨惟務容悅適而遇柔悅善亦不進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故國有檢柭之臣士有善柔之友皆有損而無益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

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但當損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己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厥未有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益之之戒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大作如厚事之謂也卦當損上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者必克濟其事而大善上下乃可無咎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革卦彖傳革之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傷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於改作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近正而不敢為惡以順道而相保保是能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
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
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爲志卑之人此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畧細故者
大體旅免稱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卦九三象傳過剛則[illegible]
處旅而之初順自高則猶亢而人不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
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
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
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兌之上六說之極也說極而復引之事既過而
說爲悅何輝光之有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
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
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獄
而無不盡之心致其當也決死而有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
議獄緩死則尤其所慎重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
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宜
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小過卦彖傳[illegible]若過乎哀[illegible]
小過之以求之宜若過之甚則足恭哀爲毀瘠儉爲鄙嗇又失其宜矣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小過卦九三[illegible]人
正則彼雖有險詐[illegible]可乘矣其他防患之道當以正己爲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心在於
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其處己也
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
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illegible]
早順之兒有誠於自危之[illegible]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illegible]
不爲懼而失守是爲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illegible]
下同。詩狼跋篇碩大也[illegible]何大美而[illegible]遜不居也[illegible]几几
進退安重貌益其恭的安舒之貌如此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採[illegible]求訪[illegible]二事使職之大者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

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議論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遺書下同○先生忠誠懇至辭氣和平如此豈有悻悻好勝自是者之為哉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德量大則不為喜怒所遷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本註云如荊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囁嚅欲言而不敢發之貌厲剛決之意理明義直功無不足則出於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囁嚅之態○朱子曰合開口若亦曰理之所當言者於此事非理所得言將取其事之難言而捷言之耳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振民育德修己治人之事也然必知之全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但讀書而謂之學哉子路亦嘗有是言而夫子斥之何也蓋為學之道固不專於讀書必以讀書為窮理之本子羔既未及為學而遽使之以仕為學則非特失知行之序而且廢窮理之大端臨事斷然安能各當其則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為先務然不就事而學則捨簡策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二者之言各有在也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其他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事雖多為之必有序事雖急遽之以有節未嘗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胡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適用故其門人皆知以稽古愛民為事稽古則為政之法愛民則為政之本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誠意素孚則信在言前 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感悟之益在我無煩瀆之辱

職事不可以巧免職所當為而巧圖規避是自私用智之人也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朱子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

子250-294

克勤小物最難（不忽於小）蓋謹之至也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理勝而氣平則人易聽而聽亦順或若理雖明而挾忿氣以臨之則反致扞格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居下位而守下之法令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為善矣若率意改作則已失為下之義）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為者苟有厭事之意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一時感慨至殺身而不顧此匹夫匹婦猶或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得其所自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是也○張南軒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故所不當避而避固私也亦有所不當死而死乃勇於就難是亦私已如曾子子思之避寇或不避二者或死或不死皆從容乎義之所當然而已）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此與孟子不與右師言同意）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過則歸之己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為此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量狹故常欲己勝而無含容之氣）

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

未至也見識隘則人己得失之間皆爲之動是即量之狹也故識之長則量亦長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惟識與量則隨人天資與學力所至而不可強也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十升爲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釜容六斗四升十斗爲斛十釜爲鍾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限常人而能學以進乎道擴其至則亦聖人之無涯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事見魏晉史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居之如常而不爲異者量足以勝之有處於其間雖驕肆謙恭之不同要皆爲彼所動矣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知道者雖窮居雖甚而不加損雖祿之以天下而不加益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何者道固不爲之而有增損也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公者天理之自然有意爲之則計較安排即是私意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選舉者朝廷之選舉也選退之權實非己之所得而有子弟該磨勘而不爲理蓋避私嫌而不知如此是以爲己之私恩乃是私意也於此可以識大公之道矣

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本註云此言少師典舉尚薦才事○苟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公之道何嫌之避何時而不可行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泛論人物則無不可若擇人任職乃宰相之事非在下位者所

可與共矣此制義之方也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韓維字持國范純禮字夷叟在上位者當以求賢為急當備人反求知求知者失己倒之求知者失士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春秋書法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尊王也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之論見論語名分不正則施於事者顛倒而無序矣失而不和禮樂何以興此自然以至之勢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君子在心正大如此其所以講明世道者盖亦非分外之事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同○蘇氏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此以地之遠近言也一說先事而圖之則事至而無患此以時之遠近言也然其理則一也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制民之產謂井田貢助之法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揚人之短本為薄德況前輩乎

劉安禮云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媿屈（附錄下同。劉立之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荊公安石參知政事創新法中外皆言其不便荊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一言之閒荊公乃爲之愧屈蓋有以破其私己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民情皆得以上聞則自無不得其所之患然非平易聽達者能之乎）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居上自正則下有所觀而正矣非徒事乎刑罰之嚴也）

橫渠先生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文集。樂於使人而憚於事人此常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後知使人之道已未嘗事人則使人之際必不能盡其情）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坎爲重險故曰積險二五以剛居中故外雖有積險而其中心自若可以通而無所疑滯此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此以坎象而言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志不立氣不充故有怠惰與羞縮惟心弘則立志遠大義理勝則氣充）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則病常在意思齟齬無由作事（滕文公行三年之喪始也父兄百官皆不欲文公以義理所當爲發哀戚之誠心人亦莫不悅服所患在我義理不勝則不能自強故有惰與羞縮之患）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志氣感槩雖未必中於義而死且不顧況吾義理昭明尚何怠惰羞縮之爲雖重明輕所以激昂柔懦之士）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

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蹢躅跳躍也豕性陰躁雖當羸弱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於動也得肆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求逞君子所當察也如李德裕處置閹官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唐武宗時德裕爲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宦寺之徒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爲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illegible]重事孚安老宦者之手而德裕遂矣言幾微之間所當深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取益謂有益於己絆牽繫也授人數數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數數猶頻數也了曉發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墮四益也○語錄此段疑當在十一卷之末

近思錄卷之十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濂溪先生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朱子曰氣稟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善惡之分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通書○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古者子生能食則教之以右手能言則教之唯諾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

君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所謂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者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文集○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爲物欲所陷溺外爲流俗所銷靡欲其心德之無偏駁難矣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愼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

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上爲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然當觀之時爲而在上爲衆人所觀瞻而用爲法則者要當謹畏反觀內省己之所爲常不違乎君子之道而後人心懿肅得所矜式也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易傳○釋志未平也言高尚之士亦不可以輕意肆志也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聖人教人循循善誘俯而就之義亦因其質以設教不使之徒爲高遠而自沮也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勉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經說、說見論語道固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在聖人無事乎勉耳夫子設教固常人之所可勉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志銳才俊者俾斂於檢束而樂於馳逞使之胥溺於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道書下同○王右軍羲之虞永興世南顏魯公眞卿柳河東公權皆工書孔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專事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爲所役已失其操存之本矣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

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陣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溝渠之利筭數如律曆九章之類

凡立言欲涵畜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辭而不惑○朱子曰近看尹先生論語說句句有意味不可以為常談而忽之也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

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畧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學者從事乎此則日用言動之間皆有依據持守之地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學者見所未到而驟以語之則彼不惟無深造自得之功而亦且輕視之矣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舞者所以導其和射者所以正其志要必以誠心為之誠者所以成己也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洒掃應對即是教之以誠敬之至即是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無本誑毋○說見曲禮視與示同誑欺妄也小未有知常示以正事此即聖人無妄之道也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洒掃應對進退末事則可矣然道之本原則無如

之何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後有序不容躐等而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教以遠大者於後也○朱子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愚謂子夏立教教人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就洒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理貴玩索至於口耳之傳末矣下帷講誦如董仲舒之徒說見漢史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仕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者自國之貴遊子弟及士庶人之子八歲則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然後擇其材之可教者聚之於學其不可教者復歸之農畝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

語類 卷十 六

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注云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先王設教養之具而待之以士有分忘得於營已而幾於干祿故能一意為善卒於成德後世反是只營衣食者未於力分之內亦足以奪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己而根本已撥矣故害最甚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歌詩習熟其說而通達其義故吟誦之間足以感發其善心而興起其興也

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禮所以叙人倫而施之家國者皆有法度以為持循故能有立也

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

語類 卷十 七

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歌詠聲詩溫柔篤厚有以養其性情也五聲成文八音和諧涵泳從容節奏和平有以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干戚之器習其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文是以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欣暢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脉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思之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饒子曰憤

若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若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愚謂不待憤悱而遽啓發之則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能無所得其聽之也若亡後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能而發爾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此又誘進初學之道

橫渠先生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鄭氏曰撙猶趨也愚謂恭敬就乎節約也恭敬若禮之本撙節退讓若禮之文誠能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淨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撙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忿爭是皆所以盡仁愛當理妙矣之道者也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正蒙○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而宏大教必以禮而成就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安其誠其材皆謂受教者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此言進而不顧其安徒使人生此節目蓋三患實相因而然皆陵節躐等不當其可而施之也

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教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此言教人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丁解牛洞見間隙無全牛矣事見莊子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同○此言使人不由其誠勉強為之而無誠意雖材所可為若亦不能盡之矣○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曰未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說見曲禮撲手若扶持尊者掩口而對習恭敬行然其氣觸尊者屏氣也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傲慢此忠信之本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橫渠孟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一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常當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書○子路有聞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易傳下同○泰卦九三傳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爲過祿過其德則所享者雖薄且不能勝況於隆盛乎隆盛之敗喪以自無德者致之也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人處豫樂易至耽戀六二中正上又無應特立自守其節之堅介然如石無所轉移也其去之速不俟終日無所耽戀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惟其自守之堅故能見幾而作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豫卦六五傳衰世之君大率以逸豫致危亡可不深戒哉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臨卦彖傳○驕侈每生於安富之餘紀綱每廢於舒肆之日釁孽每萌於無虞之中故方盛之時實將衰之漸聖人爲戒於早則可保其長盛矣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震下坤上爲復三既陰躁又處動之極故頻復也躁動而不能固守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有失而後有復頻失頻復而屢失不常其德危之道也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屢失故危厲屢復故無咎無咎者補過之稱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劉絢字質夫程子門人也

頑於炎而不止久則玩弱而不能復必至上九之迷復矣

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兌下離上爲睽上居睽之終是睽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居離之終是明之極也有是三者何往而不睽孤哉雖有正應亦不合矣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多自疑猜過明之患也妄生乖離過剛好疑之致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坎下震上爲解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故爲小人竊盛位之象勉爲正事者貞也然而陰柔卑下之質冒居內卦之上非其所安是以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在上者推至公之理而與衆同其利則衆亦與之同其利苟懷自私之心而惟欲利已則人亦各欲利其已而奪其所利矣益之上九人莫益之而或擊之者以其求益之過也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限界分也列絕也夤膂也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爲限止之義所貴於艮下艮上爲艮止者謂各得所止止而無過與不及也苟不度時中而一於限止焉堅確狠忍如此則違世絕物危厲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歸妹彖傳兌下震上爲歸妹兌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樂則不循其正况從欲而忘返者耶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

説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震長男兌少女以説而動則徇情肆欲必且失其常理而多凶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説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兌卦六五傳巧言者工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悦人也人心喜悦惡逆故巧言令色易以惑人凡説之道皆然不可不戒也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族敗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獨智所能算要必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也苟上猶豫其智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咈乎群情恃其才智任己而行烏能有濟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經説下同公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心離而事功莫與共之者矣

君子敬以直内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君子敬以直内不容有一毫之邪枉所枉直也微生高以無爲有也是曲意徇人盖邪枉之態不能直若其事雖微所以害於其直者其大[illegible]人附以益哉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上蔡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君子小人之分在於仁與不仁而已故仁者之過常在於厚與愛不仁者之過常在於薄與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遺書下同○君子之學爲己而已以學問驕人非特其學爲務外而徵情敗德學亦於學何有不進矣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子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愚謂事而無情曰詐言而無實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者誣也揚子雲謂匿行曰詐易言曰誣是也若事未顯而逆料臆度之則自流於巧而或於疑未必得其實矣人以料事爲明若必至於是所以子上謂能凝爲明何者乎理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

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所謂以小害大機害甚者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
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嗜欲多則志亂氣昏而天
理微矣二者常相爲消長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
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
機事者必有機心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

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周羅俚語猶攬也事未至而有好
疑喜事之端以事至之時有不當疑而疑不當攬而攬者矣故治心者必去其端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惟理是視或者
有所成就之意謂自趣少屈而所伸者大義雖微似而所利者博則有所自而爲之者原其初
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乃有不可勝言矣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性無不善而局於氣
質溺於利欲者自小之耳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事雖出於公而以私

意爲之即是私也故學者必正心爲本以論人者必察其心不徒考其事
做官奪人志仕而志於富貴者固不足言或馳騖於是非予奪之境而此志動於
喜怒愛惡之私或縈營於規矩立業之間而此志溺於計度區畫之巧覺未成而徵效者未有
不奪其志學者所當深省也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
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
也驕於人者氣盈也驕氣溢者常覺其有餘吝氣歉者常覺其不足惟君子所志者道故無
時而驕亦無所不足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
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
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
餘時理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
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
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曾子三省謂日以三
事自省邢倣其言乃云一日三次點檢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 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橫渠孟子說○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是是非非必有定理而好善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浮沉俯仰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紊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僞言偽行不得以惑之矣

近思錄卷之十二

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 楊朱墨翟詳見孟子申不害者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為相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佛者本西域之胡為寂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者周柱下史老聃也其書言清淨無為之道 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 楊氏為我可謂自私而不仁矣然而猶疑似於無欲之仁墨氏兼愛可謂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而易見故孟子但闢楊墨恐其為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 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下同○佛氏言心性老氏談道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為人心之害尤甚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

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子張才高意廣愛兼容故常過乎中子夏篤信自守規模狹隘故常不及乎中二子於道亦未造也然師之過其流必至於墨氏之兼愛子夏之不及其後傳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是楊氏為我之學也孟子推楊墨之極致則兼愛者至於無父蓋愛其父亦同於路人是無父也為我者至於無君蓋自私其身而不知有上下是無君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 物由道而形故道外無物道以物而具故物外無道人於天地間不能離物而獨立故無適而非道也今釋氏乃毀棄人倫滅除四大其分於道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根斷除一切

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 適可也莫不可也比從也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也今釋氏可以服斂無別而不可以察理應事以欲斷除外損始見法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性矣 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 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所謂敬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絕滅倫理何有於義 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釋氏離器以為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或拘或肆皆為之病名為大自在而實則留礙而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體用本末備言之矣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佛學釋者覺也覺者心無所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而無制事之義則其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釋氏謂有生必有滅故有輪廻今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廻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絶學而求頓悟故無下學工夫道器本不相離今捨物以明理因遍以求心豈知道者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朱子曰釋氏恍惚之間略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亦不分明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道本人倫今日出家則於道體虧欠大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以上明道語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

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初學立心未定必須遠異端之說信道既篤乃可考辨其失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天地之理流行化生人之與物均有是生則亦均具是理所謂萬物一體也然人所稟之氣通故能推物所稟之氣塞故不能推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

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人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爲私己之見自然與物各得其所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惟不知萬物一體順理而行本無障礙乃自生私見爲吾身不能不交於物也遂欲盡去根塵空諸所有佛書以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其説謂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然心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絶滅哉釋氏

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話譬如負販之羸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己妄生計較欲出離生死而不知去私己之念本無事也

又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聖賢養生順理窒欲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爲長生久視之術者哉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爲輪廻爲幻妄則其所謂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此言釋爲初學立心未定者設然孟子闢楊墨亦不過考其迹而推其心極之於無父無君此由辯異端之要領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人之精氣聚則生散則死彼有見於造化之機爲而用之使精氣固結而不散故能竊壽此理之所有也觀其自私小數聖賢所不爲耳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大本既差則其說似同而實異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

鏡圓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悉本天性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擴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轉流遁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上下四方爲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

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佛說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爲幻妄莫知所從來也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粗同貫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以道爲無以器爲有有者爲幻妄爲土苴無者爲玄妙爲真空析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精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散則澌滅就盡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輾轉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指爲浮生幻化豈爲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天人一理天今乃棄人事而求天性豈爲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注云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

以亂世儒於聖門未有所見而耳目習熟聞已聰溺於異說乃謂不假修爲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從而至故謂不必求其道不學而知故謂不必尋其文異言入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與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已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閒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此說異行非儒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僞邪說異教非通聖人之學何以稽其弊

近思錄卷之十三

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于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揚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行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考也迄于本朝人文再闢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曲宜其向暨之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天性渾全不待修習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脩身體道以復其性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也其[illegible]者[illegible]分不不依者此學能之事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夫子大聖之德猶元氣周流渾淪溥博與天地同見間隙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發生萬物四時之首猶善之長也孟子亦亞聖之才剛烈明辯聳動嚴肅故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夫子天地全德備故無所不包顏子不違如愚與聖人合德後世可想其自然和氣渾然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孟子英材發越蓋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端益熾又無夫子主盟於其上故其衛道之嚴辯論之明不得不然也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天地者高明而博厚也和風慶雲者豁氣粹先也泰山巖巖者發揚不可踰越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夫子渾然天成故無迹顏子不違如愚本亦無迹然爲仁之問喟然之嘆猶可窺測其微至於孟子則發明道經教英材發彰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夫子洞明如化鈞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辯○此段反覆形容六聖大賢氣象各窮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著也學者其潛心焉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

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悟一貫之旨已傳聖人之學矣至其易簀之言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自非樂善不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存必歸于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哉○集書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慕它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群經定于夫子之手至孟子將幾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矣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講述發明挈領闢邪辭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卿名况字卿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勳荀卿才高敢爲異論如以人性爲惡以子思孟子爲非其過多揚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擬易法言以擬論語皆模倣前聖之遺言其過少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率性之謂道荀子性惡揚子善惡混均之不識本然之性何以語道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自春秋以來舉世皆趨功利仲舒此言最爲純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毛萇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仲舒舉賢良對策爲膠西相二子言治皆以脩身齊家爲本先德義而後功利最爲得聖賢意揚雄以清淨寂寞爲道無儒者規模○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未了曰如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性又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曰毛公之詩傳多有發處如関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見象大槩好

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祿隱謂浮沉下位依祿而隱即祿仕之意也雄失身事莽以是爲祿隱何辭而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曹操擁漢將篡孔明輔先主志欲攘除姦兇興復漢室而討賊規模宏遠操心公平有王佐之心然於王道則有所未盡蓋聖人之道如天地發育無有私意行一不義雖可以得天下而不爲先主以詐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責蓋其志於有成行不義而不暇顧若聖人則寧湛無興不忍爲此也

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先主依劉表曹操南侵會表卒子琮迎降孔明說先主取荊州先主不忍琮降則地歸曹氏矣取以興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或謂先主能得荊州未必能禦曹操然此又將以利鈍言者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爲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務盡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朱子曰孔明雖學申韓然其資質好卻有正大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文治國政刑脩治而人心歸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於河汾其弟王凝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增益爲書名曰中說○朱子曰其書多爲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

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若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韓愈字退之仕唐爲吏部侍郎嘗著原道其間如博愛之謂仁則明其用而未盡其體如道德爲虛位則擲其名而不究其實爲言也以誠意之學而遺格物致知之功凡此類皆有病然其識正學闢異端秦漢以來未有及之者至於論孟氏之與荀楊尤其卓然之見也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古之學者務修德已而已德之實盛則發於言辭有自然之文退之反因學文而有所見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朱子曰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黃庭堅所作詩序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通書附錄○見潘延之所撰墓誌又孔經父祭文云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資禀得於天充養在於己純粹如精金純粹而不雜溫潤如良玉溫良而潤澤寬而有制寬大而有規矩和而不流和易而有節忠誠貫於金石忠誠之至可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孝悌之至可通於鬼神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春陽發達盎然其和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優游而不迫浹洽而有餘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胸次洞達無少隔[illegible]學識所蘊則又[illegible]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以上一節言[illegible]之辭亦[illegible]

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敬主於身而恕及於物則其本正而一則其用公而溥見善若出諸己與人爲善也不欲勿施於人視人猶己也居廣居而行大道居天下之廣居不安從狹陋行天下之大道不由於邪僻言有物而行有常言以有實故曰物行以有度故曰常○以上一節言行己之本末也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亦

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按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時程公珦攝通判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受學焉而程氏遺書有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於濂溪者能得其大意矣此而求精察益充所詣以造於成者亦多自得之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則有以識其理察則加詳於明）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孝悌說見第四卷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通乎禮則知萬化散殊之跡通乎樂則窮萬化同流之妙此言明乎天資本乎人也）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深遠故高明者反陷其中）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通達玄妙實則不可以有為於天下）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自謂性周法界然實則外乎人倫物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大中至正窮深極微是過之也）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淺陋固滯者乃溺名利之習訓詁詞章是也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以上一節言學道之本末與其闢異端正人心之大略也）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有序循進性）（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是非雖明而不紊之）感而能通（感而必應）教人而人易從（教人各因

其資而平易明白故易從怒人而人不怨怒所當怒而心平氣和故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愛而公故咸得其歡心狡僞者獻其誠待人盡其誠而人不忍欺之暴慢者致其恭待人盡其禮而人不忍以非禮加之聞風者誠服誠服若自負而非勉強聞風而服則無遠不格矣覿德者心醉醉於盛德所形至和如飲醇醪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以義利法不合爲遭排斥然當時用事者皆曰伯淳忠信人也則其言行之實有不可誣者○以上一節言盛德化物之道先生爲政治惡以

寬謂其自身略彼而止處煩而裕得其要領由明於理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法令繁密而先生未嘗苟且以聽命然而處之有道故不見其煩擾爲之有要故不見其難雖當倉卒不動聲色由素明而志素定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忠信素孚以誠感人故能不嚴時好而卒從其所爲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

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政令設施可倣而行道化孚感不可力而致○以上一節言爲政之道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遺書下同○本注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天地生意流行發育惟仁者生生之意充滿胸中故觀之有會於其心者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此亦西銘之意亦具養從之厚故隨所感而發動於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爲之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呂原明曰此處氣象自相合得如此等人說此等話須理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侯仲良字

子250 318

師聖朱光庭字公掞皆程子門人也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其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明道先生資之美養之厚德之全故其粹然發見從容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識記也博文強識博學也躬行力究力行也察倫明物格物而知至也以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應感無窮而實本乎吾心物理散殊而皆備乎吾身言其學雖博而有要也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致一者見之明而守之定故邪說不能移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和易而有誠意懇惻而懇至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自任之所志若有不安於心亦不急於近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志若可行不求其去以爲高義操[illegible]安亦不屑於就以自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敎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本注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愚謂

此可以見橫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毫私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晚自崇文
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
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
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
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
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說並見前嘗謂
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
已矣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若猶了然無疑及宣之於口筆之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無
差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則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強擬
議於臨事之時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
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
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
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
毫及之德盛貌嚴而中誠懇惻故與人久而益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不
敢加以非義

近思錄卷十四終

小學集註六卷

（明）陳選撰

明崇禎八年內府刻本

小學集註六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明陳選註。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廣東布政使，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事蹟具明史本傳。朱子是書成於淳熙丁未三月。凡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考晦菴集中有癸卯與劉子澄書，蓋編類此書實託子澄。其初有文章一門，故書中稱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一篇，已自多了。敘古蒙求亦太多，兼奧澀難讀，非啟蒙之具，卻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又有乙巳與子澄書，稱小學見此修改，凡定著六篇云云。是淳熙十二年始改定義例，又越二年乃成也。朱子語類陳淳錄曰：或問小學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他人編類，偶闕此爾。又黃義剛錄曰：曲禮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一條甚切，何以不編入小學？曰：這樣處漏落也多。王懋竑朱子年譜考異謂據此則編類不止子澄一人，而於兩錄又可見古人著書，得其大者，小小處亦不屑屑究，其說最確。後人或援引古書，證其疏略，或誤以一字一句皆朱子所手錄，遂尊若六經，皆一偏之論也。選註為鄉塾訓課之計，隨文衍義，務取易解，其說頗為淺近。然此書意取啟蒙，本無深奧。又雜取文集子史，不盡聖言。註釋者推衍支離，務為高論，反以晦其本旨。固不若選之所註，猶有裨於初學矣。是書自陳氏書錄解題即列之經部小學類。考漢書藝文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小學家之所列，始於史籀，終於杜林，皆訓詁文字之書。今案以幼儀附之孝經，終為不類，而入之小學，則於古無徵。是書所錄皆宋儒所謂養正之功，教之本也。改列儒家，庶幾協其實焉。

御製重刊小學序

朕夙夜圖治追惟我
祖宗朝教化洋溢人才彬彬輩出
共致太平抑何盛也今海宇
多故動稱乏才揆厥所繇士

子幼學時父師之教不明即
以利祿汨其心術全不從德
行立根譬之樹本先撥安望
成棟梁之用宋儒朱子小學
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

於敬身而古人嘉言善行靡
不備具誠果行育德之根柢
齊治均平之權輿也朕勑諭
禮臣通飭督學及郡邑有司
表章是書以爲士鵠生儒非

能熟習力踐者不許充試倖
取業已三令五申矣復簡閱
先臣陳選集註見其切要明
晰甚於小學有裨爰命儒臣
詳加較訂正其訛舛繕刻頒

子250 323

行之使督學盡得如選其人何患教化不行人才不盛庶無負朕覲揚

先烈廣厲刊布之意云爾

欽文

崇禎八年七月吉日

之璽

諸儒小學總論

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象山陸氏曰古者敎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敎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易語今人自小只敎做對稍大卽敎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也

東萊呂氏曰後生小兒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不如此則是躐等終不得成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說主敬工夫可以補小學之闕蓋主敬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旣立然後大學工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

又曰朱子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成亦不外是

武李氏曰先生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曰立敎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取古今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脩身大法此畧備焉

西山眞氏曰小學之書先載列女傳胎敎之法而繼以內則之文合二章觀之小學之敎畧備矣

魯齋許氏小學大義其畧曰自始皇焚書已後聖人經籍不全無路考較古人爲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畧然亦不見其間節目

之詳也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爲學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背於古人者鮮矣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敎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之書其綱目有三立敎明倫敬身次稽古所以識三代聖賢已行之迹以實前篇立敎明倫敬身之言其外篇嘉言善行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不過立敎明倫敬身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枝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源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又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

諸儒小學總論畢

小學句讀

臣陳選集註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

灑去聲掃去聲長上聲治平聲後不圖者皆去聲○凡語絕處謂之句則圈於字之旁語未絕而分之以便於誦詠謂之讀則圈於字之中間○古者夏商周也小學鄉學也人生八歲以至十四歲之子弟也灑謂灑水以殺塵掃謂持帚以去塵應謂應尊長之呼對謂對尊長之問節謂道節也親謂父母也長謂尊長也親近也道者當爲之理脩齊治平天下大學之事也古人雖小而學以敬心養性爲本已立其大學規模其成功耳

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

穉音稚長上聲扞音汗格胡客切勝音升○講謂以明其理習謂以熟其事穉幼也扞格謂扞拒也不勝不能勝當其教也幼穉之時心知未有所主及時而教之使習於善與智俱長化於善與心俱成故無扞格不勝之患而大學之教亦易入矣此兩節言古者小學教人之意

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

傳去聲○今朱子自謂宋時也古者小學之全書不可見者以秦火焚之也傳記謂禮記等書之篇猶但也殊猶絕也古今異宜謂宜於古而不宜於今也無古今之異者謂古法亦有宜於今也

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蒐音搜輯音緝幾平聲○蒐輯者采古法之宜於今者而纂輯之也授付也童蒙童幼而蒙昧也資助也庶幾近辭風化詩序曰上以風化下是也萬一萬分之一也云爾語辭朱子此書頌古者小學之教以爲大學基本有補於國家之風化大矣○吳氏曰萬一皆謙辭耳吳氏曰朱子之於世教豈惟有補於當時實則有功於萬世也此兩節言編輯小學之意

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菴題

淳熙丁未宋孝宗十四年也晦菴朱子草堂之名因以爲號

小學題辭

饒氏曰小學者小子之學也題辭者標題書首之辭也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四者天道天理自然之本體也亘古亘今而不易故曰常仁者溫和慈愛之理義者斷制裁割之理禮者恭敬撙節之理智者分別是非之理四者人性人人所稟之天理也統萬善而不遺故曰綱猶綱之綱下文所謂四端四行則其目之大者也○元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利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一節言天道流行賦於人而爲性也

○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 見音現○饒氏曰此者指上文仁義禮智之性也厥語辭初謂本然也藹然盛貌端緒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言仁義禮智之性其本然無有不善是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端緒藹藹然隨其物之所感動而形見也○此一節言性發而爲情也

○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 長上聲彝音夷彊上聲○饒氏曰忠者盡己之心也弟順也是此也秉執也彝常也順者因其自然彊者拂之使然也此言愛親敬兄忠君弟長四者人之善行根於秉執之常性因其自然而非拂之使然也○此一節言性之見於行也

○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 惟語辭天卽理也毫毛也末一毫之末也萬善如四端四行是也此言聖人性全於天無所污壞其本然之理浩浩然廣大不待增加毫末人爲而萬善自足無少欠缺也○此一節言聖人之盡其性也

○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 蚩音笞頹徒回切○饒氏曰蚩蚩無知之貌物欲謂凡聲色臭味之欲也暴害也此言衆人氣稟昏愚而無知物欲交互而蔽是以頹墜其仁義禮智之綱而安於自暴自棄也○此一節言衆人之汩其性也

○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 惻音測培音裴支與枝同○斯語辭惻傷也建亦立也此言聖人見衆人安於暴棄於是惻然憫而建學立師以敎之小學之敎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如培植木之根本也大學之敎所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如發達木之支條也○此一節言聖人興學設敎之意

○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 悖音佩

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 逾音俞○方法也罔無也悖逆也手曰舞足曰蹈○饒氏曰此言小學之方必使學者謹夫灑掃應對之節入則愛其親出則敬其長凡所動作無或等長乎先也行此數者而有餘力則誦詩讀書或詠歌以習樂之聲或舞蹈以習樂之容凡所思慮無或逾越乎此也○此一節言小學之敎所以培其根也

○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 復音伏○饒氏曰斯此也明命卽天之所賦於人而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德者明盛聖德者道之得於內者也業者功之成於外者也復還也初謂本然也此言格物致知以窮究其理誠意正心以修治其身此乃大學之道也然天之明命赫然昭著無有內外之間學者誠能從事於大學使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而德之積於內者極乎崇高發是推之使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業之施於外者極乎廣博所有以復其性之本然矣昔日之安於暴棄也此性固非不足今日之德崇業廣也此性亦非有餘但昔爲氣稟物欲之所蔽今則復其本然耳○此一節言大學之敎所以達其支也

○世遠人亡經殘敎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鄕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 弛音始拏女加切豗音灰○饒氏曰端正也乏無也利欲猶言物欲也拏牽引也豗相擊也此言前世旣遠聖人旣沒六經殘缺而敎法亦廢弛矣小學之敎廢故學者自童稚之時而養之不以其正大學之敎廢故及其年長所習日益輕浮華靡是以鄕無淳厚之習俗世無淺之人材但見利欲之習紛然而相牽引異端之言

壹然而相攻擊也○此一節言後世教學不明之害。

○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輯音集裔以制切耄音冒○輯聚也極天罔墜言人心秉彝之理萬古常存也我朱子自謂也饒氏曰裔末也裔末裔之末來裔後學也嗟嗟歎辭耄老耄也此言後世教學不明雖如上文所云然所幸者人之秉彝極天罔墜我於是纂輯舊所聞者以為小學之書庶幾可以覺悟後來之學者倘初學之小子宜敬受此書而學之此非我老耄之妄言是乃實聖之謨訓也○此一節言輯小學書以後學之意也。

小學題辭 終

小學集註卷之一

內篇

許文正公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吳氏曰上四卷為內篇下二卷為外篇許文正公曰內篇者小學之本原外篇者小學之支流○內篇有四立教明倫敬身皆述虞夏商周聖賢之言乃小學之目也稽古一篇實虞夏商周聖賢之行所以實之教明倫敬身也外篇有二嘉言述漢以來賢人之言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也善行紀漢以來賢人之行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

立教第一

此篇述古聖人所以立極教人之法其大目不出乎立教明倫敬身之要而已篇首知教一章則教之本原也凡十三章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子思其字也子書後學宗師先尊之稱夫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則天明遵聖法述此篇俾為師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學

則法也天之明命即天命之性也遵循也聖人之法即脩道之教也俾使也此篇所述皆道之當然源於天而本於聖人者也為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無有切於此者矣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

傳去聲妊音壬○饒氏曰蹕當作跛音彼○列女傳言諸侯漢劉向采其事以為傳妊娠也寢臥也側側其

（身邊，謂偏其身也。蹕，謂偏任一足也。古人席地而坐，如今人之跪，至漢猶然。）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邪味，不正之味。割，切肉。席，謂坐席。）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邪色，不正之色。淫聲，不正之聲。瞽，無目者。詩，謂二南之詩。道，言也。正事，事之合禮者。令瞽誦詩，以其精於聲也。）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如此二字，總結上文。妊食一出於正，然後生子形容端正，而才能過於常人矣。蓋妊娠之時，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自然之理也。）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內則，禮記篇名。言閨門之內，軌儀可則也。諸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而可爲子師者。寬容而易良，恭敬而謹愼，而寡言，擇其德之純也。使之爲子師，以敎子焉。司馬溫公曰：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子能食食，敎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上食音嗣，下食如字。唯音委。鞶音盤。○食，飯也。右，右手也。男女皆用右手，取其強而已。唯應之速，俞應之緩，剛柔之義也。鞶，小囊也。革，皮也。絲，帛也。男用皮，女用帛，亦剛柔之義也。）

六年，敎之數與方名。（六年，卽六歲也。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謂東西南北。）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不同席而坐，不共器而食，敎之有別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飮食，必後長者，始敎之讓。（八年，入小學之時也。兩曰門，一曰戶。卽，就也。後長者，在長者之後也。讓，謙遜也。出入門戶，後長者，行之讓也。卽席，後長者，坐之讓也。飮食，後長者，食之讓也。）九年，敎之數日。（數，上聲。○日，謂朔望六甲。以上兼男女言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傅音付。衣音意。帥音率。儀音宜。肄音異。○此言男子。年十

年曰幼。外傅，敎學之師也。居宿，日居夜宿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也。襦，上衣。袴，下衣。不用帛而用布，防奢也。禮帥初，帥，循也，初，初時之所敎也。幼儀，幼事長之禮儀也。簡，書篇。諒，信實也。請肄於外傅而習之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勺音酌。○樂，六樂。詩，樂章。學之誦之，所以養性情也。勺，文王之詩。舞勺者，歌勺爲節而舞也。成童，十五以上也。象，武王之詩。舞象者，歌象爲節而舞也。射，五射。御，五御。古人敎人以歌舞，養之意如此。）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敎，內而不出。（冠音貫。○二十，成人之年也。冠，加冠也。禮，謂五禮。可以衣裘帛，二十而體盛也。大夏，禹樂。惇，厚也。博學不敎，恐未精也。內而不出，蘊於中而不出於外，切於爲己也。陳氏曰：八年敎遜讓，十年學幼儀，已知孝弟之道矣，至此益加以篤行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孫音遜。○陳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遜友，順事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尙也。○博學無常，惟善是師。遜友視志，擇友也。）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四十曰強。方，猶對也。物，猶事也。謀，謂論事。慮，謂思事也。從，順也。○朱子曰：方物出謀發慮，只是隨事而謀慮也。）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五十曰艾，七十曰老。服，猶任也。上言任，治一官之小事也。此言服官，統一官之大政也。致事，致還其職事於君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敎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姆音茂。婉，菀上聲。娩音晩。枲，思里反。紝音壬。紃音巡。共音供。○女子十年，不出閨門。姆，女師也。婉，謂言語也。娩，謂容貌也。聽從，謂所從也。所事皆敎以女事也。）

之有子者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繅事也紝織布帛之屬組紃亦絛也似纓古人以爲謝冠服纓中者此皆教之學女事以共衣服也觀察先祖也納進也禮漿以也竹曰籩木曰豆醃菜曰菹肉醬曰醢奠薦也禮相助奠謂以禮相長者而助之禮也其奠先首歟以祭之禮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笄音雞○笄簪也謂人不能以禮聘者而已謂父喪 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聘問也奔趨也謂不待禮而從之者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視示同毋音無誑古況切○曲禮禮記篇名言常示之以毋欺誑也立必正向一方不傾頭而聽也以聽當說學者教之以誠也立必正方不傾聽教之以敬也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音孰庠音詳術音遂○學記禮記篇名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同在一巷巷之學曰塾五百家爲黨黨之學曰庠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曰序國學謂天子及諸侯之都也國之學曰學家塾小學也黨庠州序國學大學也人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皆教之以人倫而已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契音薛別必列切○孟子書名軻字子輿聖人謂堯也契人名司徒官名倫序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別謂各有分別而不相亂也朱子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舜虞帝名契臣名○上堯時命者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也遜順也敷布也五教父子教之以親君臣教之以義夫婦教之以別長幼教之以序朋友教之以信也百姓不相親睦於五品不相遜順也

命契爲司徒敬以敷五教行其寬之朱子曰寬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 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胄音宙○夔舜臣名典主也胄長也謂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永長也聲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律十二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律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蔡氏曰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因其德性之美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在於樂蓋樂可以養人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淸濁之聲故曰聲依永既有長短淸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大司徒地官之長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物猶事也賓興也謂以鄉三事教成萬民鄉大夫論其賢者能者以鄉飲酒禮等之爲賓而獻其書於王也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知音智○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識事理爲智事理通明爲聖盡己之心爲忠心無乖戾爲和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行去聲○行者理之見於行者也善事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睦謂親於九族婣謂親於外親任謂信於朋友恤謂賑於憂貧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藝者理之寓於事者也禮有五禮曰吉凶軍賓嘉樂有六樂曰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射有五射曰

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御有五。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書有六。曰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數有九。曰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禮以制中。樂以道和。射以觀德。御以正馭。書以見心畫。數以盡物變。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闕者也。吳氏曰三物之教。先以德行而次以六藝者。即孔子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察也。弟。音悌。[illegible] 亂民。挾邪道以惑衆者。[illegible] 如此者。何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矣。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造音皂。○王制。禮記篇名。樂正。樂官之長。[illegible] 也。四術。詩書禮樂也。四教。春夏秋冬所教也。造。成也。陳氏曰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弟子職。管子篇名。管仲所著。[illegible] 先生。師也。稱師曰先生者。以先己而生也。自稱曰弟子者。尊師如父兄也。則。效法也。溫。和。恭。遜也。自虛。虛心也。不自滿也。朱子曰所受是極。謂受業者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

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毋音無。○服。猶行也。柔。巽順也。孝。謂善事父母。弟。謂善事兄長。驕。謂傲人。恃力。謂陵人。非以愛衆矣。

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行去聲。○心之所之謂之志。身之所行謂之行。虛。偽。常。謂 [illegible] 就有德。親仁也。

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飭音敕。○式。敬也。夙。早也。飭。謹也。顏色整齊。敬見乎外也。中心必式。敬存乎中也。夙興夜寐。以勤身也。衣帶必飭。謹以檢身也。此三節 [illegible]

言力行之事。

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懈音解。○益。增也。翼翼。敬也。一。[illegible] 益。謂增益其所學也。習。謂温習其已學也。小心翼翼。謹敬也。一此不懈。專一而不怠也。則。法也。結上文。吳氏曰言爲弟子者。當專一從事於此而不怠。是謂爲學之法矣。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去聲。行。去聲。○孔子。名丘。字仲尼。朱子曰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

興於詩。興。起也。朱子曰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旣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朱子曰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朱子曰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又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樂記。禮記篇名。禮樂。治身之本。故不可斯須離也。斯須。猶一霎之須臾也。去。去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易。音亦。○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朱子曰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按立敎明倫。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爲人倫之綱。[illegible] 脩身三者。小學之綱也。[illegible]

管○威儀衣服飲食凡者小學之目也○篇
立教○身敬此而已或乃外是立說誤矣

小學集註卷之一 終

小學集註卷之二

臣陳選集註

內篇

明倫第二 明明之也倫人倫也其目有五父子之親明君臣之義明夫婦之別明長幼之序明朋友之交凡百七篇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設立也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以明人倫也

稽聖經訂賢傳述此篇以訓蒙士 訂丁正切傳去聲○稽考也訂評議也聖人之書曰經賢人之書曰傳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偪屨著綦 盥音管漱[illegible]櫛則瑟切縰音灑笄音雞髦音毛緌如追切韠音畢搢音晉偪音逼屨音句著音酌綦音忌○咸皆也盥洗手也漱漱口也櫛梳也縰韜髮作髻者笄簪也總束髮飾髻者以繒爲之拂髦拂去髦上之塵也髦者綴之餘纓者冠之系緌纓之垂者端玄端服也韠蔽膝也紳大帶也搢插也插笏於大帶所以記事也左右佩用謂身之兩旁佩帨巾小刀之類以爲用也偪邪幅也纏足至膝者屨鞋也著猶結也綦鞋口帶也在首則加纓加緌纓者冠結纓垂緌在身則玄端著韠加紳搢笏佩用在足則纏偪著屨著綦以次第施之也○司馬溫公曰髦事父母之飾也鄭氏曰髦謂子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猶爲飾存之謂冠笄也以示飾之如下髦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母沒乃去之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 衿其鴆切○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衣紳著衣而加紳也佩用佩線之類衿結也纓香囊也恐身有穢氣觸

篤者故從之云焉。至公曰孫婦同也。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往也。所寢室也。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燠音郁。苛音何。癢音養。搔音騷。○燠，煖也。苛，疥也。抑，按也。搔，摩也。下其氣，怡其聲，問衣之燠寒、疾痛苛癢之處，而敬抑按搔摩之也。出入，則或先或後，以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槃音盤。沃音屋。○沃，澆也。盥，洗手也。巾，拭手者。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問所欲飲食者。陳氏曰：柔色，和柔之顏色，承尊者之意也。

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冠去聲。笄音雞。縰所綺切。○男未冠，女未笄者，幼也。容臭，以纓佩之也。昧，晦也。爽，明也。欲明未明之時也。視具，視饌具也。

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衣去聲。簟徒點切。○此亦內則之文。謂男女各從其事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鄉去聲。衽音任。趾音止。縣音玄。篋音挾。襡音獨。○將坐，請何所向也。將衽，謂將臥也。請何趾，足所向也。牀，安坐之牀。御者，謂侍奉之人。斂，收也。縣衾，以衾縣之也。篋枕，以篋藏枕也。襡，韜也。

之。簟既斂而又以襡韜之者，以尊者在席上，亦當敬也。坐奉席亦長者，故少者以下皆侍者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敦音對。牟音謀。卮音支。匜音移。餕音俊。○敦、牟，黍稷之器。卮、匜，盛酒漿之器。餕，食之餘也。非餕，則不敢用。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唯上聲。噦於月切。噫音意。嚏音帝。咳苦代切。跛彼義切。睇音弟。洟他計切。○唯，應之速也。敬對，以敬對之。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襲音習。袒音但。裼音錫。撅音厥。褻音薛。○襲，重衣也。袒裼，露臂也。涉，渡水也。撅，揭衣也。褻衣，親身之衣也。

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漱音瘦。澣音緩。綻丈莧切。紉女巾切。○唾洟不見，謂刷去之也。

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帥音率。○共帥時，謂共率此禮也。

共皆也。卯也。時是也。謂昏定是禮所行者。○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淸，昏定而晨省。溫以致其煖，如溫被之類。淸以致其凉，如扇枕之類。定以安其牀衽。省以問其安否。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告謂往也。反謂還也。面當見也。常謂有方也。業謂所業也。又曰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他用也。恒，常也。平常言語，未嘗以老自稱。又以子稱老，則是老其父母，故不稱老，欲安父母之心也。○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屬音燭。勝音升。恪音各。○此禮記祭義之篇，不曰祭義而曰禮記者，以其言孝非專言祭也。深愛，愛之深也。和氣愉色婉容，皆發於中而見於外也。洞洞屬屬，一於敬也。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之至也。恐其重滿而且墜也。若夫嚴威儼恪，是乃成人之道，於事親則爲不敬耳，豈事親之道哉。陳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奧音澳。○室西南隅爲奧，尊者所居也。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食音嗣。槩音蓋。○食饗，如延客來祭之類。槩，量也。自限量也。尸，象神也。父主祭而子爲尸，居尊而父親拜，故不爲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親雖未言，亦聽之，恐其有所欲也。親雖未見，亦視之，恐有所勸也。以上言尊親之事。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訾音紫。苟，無實也。訾，毁也。笑，哂也。此言愛身之事。呂氏曰，爲子之道，孝敬而已。當自卑以尊其親，當自重以愛其身。○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方，常所也。朱子曰，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

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曲禮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禮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飮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己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

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復扶又切○故賜，反賜之物也。亦必再請於舅姑許然後與之。黃氏曰不敢私受，故獻諸舅姑；不敢私與，故復請其故。○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唯音委○諾，應之緩；唯，應之速。○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士相見，儀禮篇名。大人，卿大夫也。視面，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抱，懷抱也，視抱，觀其思也。卒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毋改，謂答問之間，毋自變動，嫌無虛心也。衆，謂卿大夫之衆在此者，言之義無異也。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上，上聲○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故所視差寬。記曰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視足，候其行也；視膝，候其起也。○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父命呼，爲父命所呼也。唯諾皆應也，而唯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速於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復音伏，癠音劑○易，改也。不易方，所告云東則不敢更適西也。復不過時，反必如所告之時也。癠，病也。色容不盛，有憂色也。孝子之事親無所不至，此特其疏略之禮節耳。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圈，區員切○不能，不忍也。方氏曰書，父所書策也。杯圈，飲食器也。手澤，汗之所漬也；口澤，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

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賤妾所生者。若，及也。庶子庶孫，父母所愛者，終身敬之，非特愛之而已。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

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由，自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說音悅○宜，猶善也。出，謂出其妻。應氏曰父母以爲善，子情雖不宜，而夫婦之禮亦不可不行也。○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養去聲，下同。樂音洛○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因其心之所喜而言，樂其心也；承順其志，不違其志也；樂其耳目，以聲色也；安其寢處，所以安其身也。盡己之心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父母所愛，犬馬猶愛之，況父母所愛敬之人乎。○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姑老，謂傳家事於冢婦也。冢婦，長婦也。介婦，衆婦也。祭祀賓客，家事之大者，猶必稟命而後行焉。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友當作敢，言舅姑以事使冢婦，雖不可怠於事，又不敢恃尊無禮於介婦也。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耦音偶○敵，相抗也。耦，相並也。命出命也。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亦不敢恃此而與冢婦相抗，並非推任事不敢抗並也。不敢並行，並命，並坐也。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凡婦，通冢婦介婦言。私室，婦之室。蓋婦侍舅姑，不命之退，不敢退也。事，謂私事。○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

富加於父兄宗族。適音的舍去聲○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祗敬也徒從人也舍止也寡少也約省也入亦謂入宗子之家也尚主言非惟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也亦不敢以此加之也○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朱子曰諫而不逆謂委曲作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也○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說音悅復扶又切○吳氏曰下氣怡色柔聲和順也入納也起敬起孝謂敬孝益至於親悅之時復諫也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音悅下同與其同○高二千五百家為州五百家為黨二十五家為閭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惡也諫而父母不從其罪輕不諫而父母得罪於人其罪重二者之間寧可孰諫○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號平聲○將以感動親心庶或能聽也○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矧失忍切詈音利○櫛梳髮也翔張拱也惰懈慢也變味變貌言不多也矧齒本也大笑則見矧怒甚則至詈皆為憂不在焉不為容也憂不御之後疾止則復常也故復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嘗謂嘗其所服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呂氏曰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藥熟矣然後服之謹疾之道也方氏曰經之所言道其常而已非世傳而自得未及三世

西在所承之○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朱子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貽遺也令善也果決也○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悽音妻愴初亮切怵音出惕他歷切○祭義禮記篇名悽愴怵惕皆思親之貌也言時變節易感時思親故有是心焉○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夫音扶○祭統禮記篇名官者物之具也具者祭之物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家之祭宗子相宗婦備內官也官既備則事無闕矣○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蒞音利○蒞臨也必身親臨之者致其如在之誠也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也既不克與而時又不可失則使他人攝之可也○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齊側皆切散上聲處上聲樂音洛嗜時至切○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致齊於內者心不苟慮也散齊於外者不飲酒不茹葷之類樂好也嗜欲也五其字皆指親而言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

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僾音愛。愾開代切。○陳氏曰：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之貌。見乎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還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容聲動容之聲也。出戶而聽，愾然，太息之聲也。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耆欲不忘乎心。耆音嗜。○輔氏曰：先王能存其心，故親之容色不忘乎目，親之聲音不絕乎耳，親之心志耆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慤音確。○陳氏曰：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慤，極其敬親之誠也。存，指上文三者而言；著，指上文見乎其位以下三者而言。輔氏曰：著存不忘乎心，則其孝之至，其上安得不敬哉。○

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粥音育。衣去聲。○粥，賣也。丘，墓也。君子寧其身之困，而不忍傷其先，孝敬之至也。

○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假，借也。大夫有田祿者，祭器當自具，故不假。○燕器，燕享之器。祭器未成，則不造，先神而後己也。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膚，皮也。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小。道者，當然之理。○身不苟安而行道，則己之名揚於後世，而父母之名亦顯矣。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夫音扶。○此孝之終始也。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惡去聲。○刑，儀法也。真氏曰：孝者不出乎愛敬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刑於下，天下之人皆愛敬其親矣，此大孝尊親之事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溢音逸。○制節，謂自制於[illegible]；謹度，謂謹守法度。貴爲國君，可謂高矣；富有千乘，可謂滿矣。在上不驕，故不危；制節謹度，故不溢。社，土神；稷，穀神，惟諸侯得祭之。民，謂庶民；人，謂在位者。此下二節，並次第釋之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行去聲。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程子曰：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大夫有家，家必有廟，故言保宗廟。

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長上聲。○[illegible]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朱子曰：用天之道，謂因時；因地之利，謂[illegible]；謹身，謂不作非爲，不犯刑憲；節用，謂用之有節，使不妄費。如此則身安而足，自有以養其父母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之終始，[illegible]。言事親而不能有終始者，必及其身也。

○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悖音佩。○悖，逆也。真氏曰：父母生我者也，我則續乎父母者也，天性之恩孰大於此；君親臨子者也，其厚孰重於此。[illegible]

○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養去聲。樂音洛。○致，[illegible]

人子盡事親之心至於一毫之不盡可謂孝矣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養去聲

醜類也。爭鬭也。醜同類也。亡謂滅身。刑謂刑罰。兵謂以兵刃相加。除去也。三牲牛羊豕也。三者不除，將及其身，爲不孝大。○吳氏曰：口體之養，豈足贖哉。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飮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養去聲。好去聲，下同。奕音亦。很下懇切。○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博局戲也。奕圍棋也。從放縱也。陳氏曰：五不孝之序，自輕以至重。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乎？

陳去聲。烖音災。○遂猶成也。…曰莊，曰忠，曰敬，曰信，曰勇，皆所以敬其身也。一有不遂，則辱及其親矣。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墨者刻其額；劓者截其鼻；剕者刖其足；宮者去其勢；大辟者死刑也。按書曰：五刑之屬三千。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凡三千條。所以刑惡，惡莫大於不孝，故不孝亦其入於不孝。

右明父子之親

禮記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

齊側皆切。觀去聲。○適往也。公所君所也。宿前期一日也。史文史也。笏所以書事以備忽忘者也。思謂所思告君者。對謂所擬對君者。命謂君命也。三者皆書於笏。既服，服朝服畢也。習容觀，習其容貌威儀。玉聲，佩玉之聲。恐失色於人，故預習也。

○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使去聲。○受君命則行，致君命也。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

使去聲。○出謂出門。辱者屈辱君命之臨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陳氏曰：主則拜命，於使者也。拜送者敬君也。下堂而受命，敬君命之尊也。

○論語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刃切。躩驅若切。○朱子曰：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襜亦占切。○朱子曰：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朱子曰：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朱子曰：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朱子曰：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閾音域。○門限也。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朱子曰：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屏上聲。○朱子曰：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

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逞丑井切踖音積○朱子曰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禮記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陳氏曰君賜及門旣拜受身所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其賜敬之至也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陳氏曰君未賜之先未有命使之乘服則亦不敢即乘服也

○曲禮曰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核胡骨切敬君賜也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溉古代反寫音舍○陳氏曰御食侍食也餘謂食之餘者溉滌也寫謂傳之他器也器可以洗滌則不寫於他器而食之若萑竹所織之器不可溉者則傳寫於他器而食之陳氏曰不欲口澤之瀆也

○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畜音旭○朱子曰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朱子曰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可切○朱子曰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朱子曰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吉月必朝服而朝朝音潮下同○朱子曰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真氏曰將承也匡正也進謂入見於君也退謂出還私室

則思補君之過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則將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則正救之使之消沮其惡而愛君之至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朱子曰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朱子曰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又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朱子曰犯謂犯顏諫爭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朱子曰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朱子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朱子曰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蠋音燭更平聲○王蠋齊人忠臣之事君如烈女之從一而終一定不以利害易其心不以生死變其節蠋齊人燕將樂毅破齊聞蠋賢欲以萬家封之蠋不從遂自經死

右明君臣之義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行媒謂媒氏之往來者幣謂聘幣名謂男女之名也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別必列反○日月謂娶

之期。鬼神。謂先祖。僚。同官者。友。同志者。厚於。重其有別之禮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取音娶。下同。○不娶同姓。爲其近禽獸。卜者。卜其吉凶也。○士昏禮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勖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醮。子肖反。相。去聲。勖音旭。帥音率。○士昏禮。儀禮篇名。酌而無酬酢曰醮。醮子以親迎也。相。助也。妻所以助夫。故謂之相。宗事。宗廟之事。勖。勉也。帥。循也。母曰先妣。妻古稱也。先妣之嗣。謂婦代姑祭也。若。爾也。常。常久也。始終以敬也。言受戒辭。堪。能也。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無。毋通。下同。○夙。早也。違。逆也。命。謂舅姑之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衿音琴。○衿。帶也。帨。佩巾也。宮事。閨門內之事也。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

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衿音琴。○庶母。父妾也。鞶。囊也。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不違命。不違宮事。則無過愆矣。視衿鞶者。欲其常視之。以聽父母之言而不忘也。○吳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曰勖帥以敬。母之送女。曰戒之敬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禮記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夫音扶。取音娶。遠。去聲。別。必列反。腆。他典反。○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萬世之始。附。託也。託於遠。遠嫌之義也。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不欲相褻也。幣。所以將意。辭所以道情。腆。善也。幣誠而不濫惡。辭腆而不輕肆。是欲告戒爲婦者。以正直誠信也。婦人事人者也。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故以是告戒之。齊。謂共牢而食。合巹而酳。不改。謂不改而他適。方氏曰。信而無僞。則直在其中矣。男子親迎。

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迎。去聲。先。去聲。下同。○先。倡導也。馬氏曰。男子親迎。導者。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義也。豈獨婚姻之禮。如天造始而地代終。君主倡而臣主和。亦此義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摯音至。別必列反。○昏禮。摯用鴈。章。明也。執摯以相見。行敬以明別也。男女無別。則淫辟之罪多。而父子之恩薄矣。以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則義生。禮作。措之國家天下。而萬物各安其所矣。朱子曰。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取音娶。○取妻以代父母。有可感傷者。故不舉樂。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序者。代也。在子則代父。在婦則代姑。故不賀。○內則

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閽音昏。寺音侍。○夫婦。人倫之始。禮爲人倫而故始於謹夫婦。爲宮室以下。皆謹夫婦之事。閽。守門者。寺。守宮者。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椸音移。下同。枷音架。縣音玄。楎音暉。篋。協反。笥音似。湢音逼。○橫者曰楎。直者曰枷。挂衣者也。篋笥。皆竹爲之。盛衣者也。浴室曰湢。吳氏曰。言內外之辨。非特男女爲然。雖夫婦得相褻者。亦然。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襡音獨。○吳氏曰。器者。器盛之。謂斂枕於篋。斂簟席於襡。重而藏之。是不敢褻。妻事夫之禮。凡少之事長。賤之事貴。皆當如是也。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長者。謂婢妾中之長者。婢妾雖賤。亦必有長幼之倫焉。妻不在。妾御不敢當

子250 340

夕。接於寢曰御。妻之御，各有夕，當夕者，當妻之夕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篚音匪，下同。○內謂女事，外謂男事。篚，竹器。奠，置也。男女授受不親，惟喪祭二事得親相授器，以喪祭嚴遽，不嫌也。非此二事，則不得親相授器。其或相授，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然後受之。其或無篚，則男女皆跪，授者置諸地，受者取諸地，不親相授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乞，求也。假，借也。輔氏曰：井湢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裳可移，故言不通。外內兼男女也。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蘇弔切。擁，於勇切。指，指畫也。不嘯不指，為驚人視聽也。擁猶障也。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道路之上，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地道尊右，故男右而女左。○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食音嗣。○伏，屈伏也。專制，自專也。即下文所謂擅為獨成也。饋食，供饋酒食也。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奔音奔。行，去聲。○及日，謂言終日不百里，不出中庭。夜行於內而必照以火，婦人之德以順為正。凡此皆所以正婦德而使之正也。參，參驗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

取音娶，下同。○逆謂悖德不忠不孝之類，亂謂淫亂倫理。世有刑人，棄於人也。世有惡疾，棄於天也。喪父長子，女也，喪父而又無兄，則無所受命者。或疑世有刑人不取，未可。曰：所謂不取者，是世世為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取，亦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解。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妬，都故切。○不順，父母悖逆也。無子，絕世也。淫，去為其亂族也。妬，去為其亂家也。有惡疾，去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多言，去為其離親也。竊盜，去為其反義也。無子去，為絕後世也。惡疾去，為其不可奉宗廟也。然自當以義，何至於去耶？皆可疑。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取去聲。與音預。更，平聲。○有所取，無所歸，謂其嫁時有所受命，後無父兄可歸之地也。與更三年喪，謂嘗為舅姑之喪也。前貧賤後富貴，謂賢能勤儉，致今日富貴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際謂交際之道。始謂始之義，通結此章。○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見，音現。○見謂才德者。思則不友，避嫌也。

右明夫婦之別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孝弟之心，人皆有之，竟所以達之天下者，亦此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弟，去聲，下同。先，去聲。○徐，緩也。後長者，在長者之後也。先長者，在長者之先也。○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陳氏曰：父之執，父同志之友。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此泛言敬長之節。人生以十年爲一節。倍之謂二十年也。父事之父之齒隨行。兄事之兄之齒鴈行。肩隨之者並行而稍退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操七刀切。○操持也。謀謀事也。几所以憑杖所以扶。謀事於長者必執以從之。辭讓而對言[illegible]。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從去聲上上聲鄉讀作向。○七言曰[illegible]。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扱初洽切鄉音向。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怍音作。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更平聲。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屛而待。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釂音醮。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少儀曰

侍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少去聲。見音現。○少儀禮記篇名。踰等謂與父之行兩也。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燕私也。私見不敢使擯者傳命。非賓主之禮也。相見於道者。尊長見己則面見之。不見則隱避不敢驚動之也。不請所之。不敢問其所往也。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翣色洽切。○翣扇也。坐跪也。侍坐於尊長。不使之鼓琴瑟則不得撫執而鼓之。無故而畫地弄手以為容。翣所以取涼。暑亦不敢也。當尊長寢臥而傳命。則跪而下之。不敢直立以將之。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矢。勝也。射禮二人為耦。各四矢。更迭取之。單取一矢。侍者不敢。故并取之曰約矢。賓主亦各四矢。皆委於地。一一取而投之。今侍者不敢與賓等。乃抱之也。若已勝則不敢使人酌以飲尊長。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尊長賓則亦不敢使人酌以飲己。必自洗爵而請自飲。故曰洗而以請。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父之齒。年與父等者。兄之齒。年與兄等者。朋友。年相若者。隨行。行則隨之也。鴈行。行如鴈列也。踰。越也。不相踰。並行而齊也。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并去聲。頒與斑同。○任以肩。挈以手。并並也。輕任少者并任之。分謂少者分任之。不提挈。謂少者代之。頒白。髮雜白黑也。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耆音其。○君子謂士以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徒空也。不徒行。則有車。不徒食。則有肉。○此章記古者敬長養老之制。○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朱子曰。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此章記孔子居鄉之事。

右明長幼之序。凡二十一章。文雖殊。要皆不出乎弟之一字。曰先生。以教弟之也。曰君子以悌相之也。曰尊。父行也。曰長兄行也。皆以長為主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朱子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偲音思。○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朱子曰。朋友當相責以善。○子貢問友。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音谷。道去聲。○朱子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朱子曰。賢以事言。仁以德言。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嚴憚。友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皆進德之助也。○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切。○朱子曰。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朱子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陳氏曰。有挾則友之意不誠。○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竭亦盡也。歡謂好於我。忠謂盡心於我。不過望於人。則交道可全矣。○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肅者。進也。言每門。大門寢門。寢門。內門也。為席。布席也。固辭。再辭也。肅揖也。客辭不先入。故主人揖客而先入以導之。凡門南向。入則東為右。而西為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

子250 313

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上上聲下同○降等謂等列卑於主人○先登所以導客拾當作涉級謂階之等聚足謂後足合前足也連步謂不□等也先右先左以相向為敬客也）○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貴賤謂大夫與士朋友之交先施之而已）○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客自外至主人當先致問客不當先舉言也）

右明朋友之交

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弟去聲行去聲○長謂官長居己上者理猶齊也孝弟則家齊家齊則國治）

（行節孝經內謂家也）○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爭去聲下同離去聲○爭諫也父有爭子是通上下言）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陳氏曰子不爭則陷父於不義臣不爭則陷君於無道）○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養去聲○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犯謂犯顏而諫也親者仁之所在有過則諫而不犯也左右或左或右也無一定之方言事事皆當理會也服勤謂服事勤勞之事也致喪謂極其哀毀之節也真氏曰服勤言至死則勤無所或已矣）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君者義之所在有過而隱則近於容悅故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言當各守職也方喪比方於親喪也）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劉氏曰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聽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隱也心喪者身無衰麻而心有哀戚之情也）○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共音恭食音嗣下同○欒共子晉大夫名成族類也君父師皆人之所賴以生者故曰民生於三一謂一事之節事之如一也在父為父在君為君在師為師）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真氏曰報生以死若君父師也報賜以力謂常人之有賜於我者也）○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共音恭○晏子齊大夫名嬰真氏曰此十者皆禮之當然）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共音恭○箴諫也從不自專也婉順也物猶事也真氏曰君以出令為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行臣之事君以恭為職要必忠誠不二然後可當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必有切磋之益則朋友之相得弟能敬兄必有和順之美使情意之相親夫之於妻雖貴和必以義而勸其妻之於夫雖卑必以正而事其夫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聽而婉此十者[illegible]）○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

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審音沈○親戚謂父兄外謂外人近謂內人遠謂外人小謂家大謂國與天下此三者欲人先脩孝弟於家耳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旣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斯之謂歟爲去聲下同○六十曰耆耆之言久也五十曰艾艾之言老也其間有疾病老幼之變不能常也故君子思其養之不可復追而及時先行之若親老則養不逮已老則兄不可復敬行孝弟不可得已曾子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此孝有不及之意也[illegible]此悌有不時之意也○宦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illegible]詩大雅蕩之篇靡無鮮少克能也[illegible]○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荀子名況趙國人祥善也三者皆[illegible]於是欲及其身者也○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別彼列反○治理也察亦審也切以刀鋸磋以鑢鐋皆治骨角之事無用之言而辯之不急之務而察之非惟無益反害於心故當棄而不理若夫三綱之道乃人倫之大者則當朝夕講習如切如磋已精而益求其精不可舍也

右通論[illegible]五章

小學集註卷之二 終

小學集註卷之三

臣陳選集註

內篇

敬身第三敬身者所以持身也許文正公曰敬身之目其別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則[illegible]其所以養人者[illegible]分而言之心術威儀備[illegible]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惟敬身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一而不可盡此古人脩身爲本於敬凡四十六章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與平聲○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也[illegible]

仰聖模景賢範述此篇以訓蒙士[illegible]言乃天下後世[illegible]故曰範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丹書[illegible]武王[illegible]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illegible]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illegible]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illegible]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illegible]疑事毋質直而勿有[illegible]

〇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illegible]

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illegible]

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illegible]

〇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illegible]

〇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illegible]

[illegible]忿思難則忿必懲見得思義則得不苟〇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遠去聲下同倍音背〇朱子曰貴猶重也容貌擧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者也〇

曲禮曰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脩身踐言謂之善行好去聲行去聲〇[illegible]〇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illegible]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朱子曰[illegible]〇

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illegible]

右明心術之要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冠去聲○冠義禮記篇名[illegible]）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顔色順辭令（[illegible]）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illegible]）○曲禮曰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illegible]）

（[illegible]）○登城不指城上不呼（[illegible]）將適舍求毋固（[illegible]）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illegible]）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illegible]）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愼唯諾（[illegible]）○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illegible]）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illegible]）○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illegible]）○少儀曰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illegible]）

毋拔來毋報往（[illegible]）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illegible]）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illegible]）○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illegible]）○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illegible]）○論語曰孔子於鄕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illegible]）

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朱子曰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誾音銀○朱子曰此君未視朝時也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此章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孔子食不語寢不言朱子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大人卿大夫也老者人之父兄幼者人之子弟衆謂衆人居官者謂上士至庶人在官者謂言事君則以忠言使弟子則以慈祥孝弟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齊音咨衰音催瞽音古褻音屑○齊衰喪服也狎謂素親狎褻謂變其容色冕者有爵者瞽無目者褻謂燕見貌謂禮貌○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朱子曰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迅音信○迅急也變謂變其容○興起也皆所以敬天之怒○論語曰寢不尸居不容尸屍通用○朱子曰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此章記孔子之寢○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朱子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曲

禮曰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肱姑橫切○肱臂也不橫肱為妨並坐者授以物與人也不跪不立為不便於受者○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吳氏曰國都邑馳驟車馬也不馳者恐傷人也二十五家為里式謂憑軾而敬也必式者以里中有賢人也○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執虛器如執盈滿之器入虛室如入有人之室敬心常存也○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徵音止○佩玉比德也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也左右之分互文耳不言商者亦以文互備而遠之也又未其取義則未詳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鸞音鑾下同中音衆下同辟音僻○自辟也應上文而言君子以禮束其身心故非辟

邪辟之心無從而入也○朱子曰周旋是直去了卻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陳氏曰路寢門外至應門曰趨趨則歌采齊之詩以為節路寢門內至堂曰行行則歌肆夏之詩以為節進而前則其身略俯故曰揖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聲鏘然而鳴焉鸞和皆車上之鈴也方氏曰心辟在內有物引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還音旋中音衆行去聲○射義禮記篇名方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揖讓之容內志正則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雖同也故其中者也其巧能中○動必中禮而志正體直有德行者也故曰可以觀德行也

右明威儀之則

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祺音其。○士冠禮，儀禮篇名。古者二十而冠，筮日筮賓，三加而三祝之。始加用緇布冠。令吉皆善也。元首也。元服謂冠也。[illegible]祥也。介助也。景大也。棄童幼之志而從成人之德，則有壽考之[illegible]而介大福矣。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再加用皮弁。辰時也。申重也。[illegible]有威而可畏，有儀而可象。[illegible]壽老人[illegible]秀[illegible]。[illegible]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耇音苟。○三加用爵弁。[illegible]兄弟具在，[illegible]老人面色如[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無疆[illegible]受天之福慶也。○

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純音准，下同。○冠衣以素爲飾，不純素，[illegible]父母在也。不純采，[illegible]無父，[illegible]曰孤，當室[illegible]爲父後者。[illegible]○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留反。○朱子曰，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齋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也。飾領緣也。紺，[illegible]而不以[illegible]也。紅紫不以爲褻服。朱子曰，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音軫。綌去逆反。○朱子曰，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朱子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朱子曰，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illegible]孔子之服[illegible]。○禮記曰，童子不裘不帛。

不屨絇。屨音句。絇音劬。○絇，屨頭飾也。裘帛不屨絇，皆以其未成人也。○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朱子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右明衣服之制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飯上聲。○食，非一品，[illegible]飯者，[illegible]己與人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古之飯者以手，共飯而手有汗澤，人將惡之矣。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摶，[illegible]上聲。放，下飯者，[illegible]歠，[illegible]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也。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illegible]咤，[illegible]以舌[illegible]也。齧骨[illegible]不謹也。毋反魚肉[illegible]已歷口，人所穢也。[illegible]骨[illegible]其[illegible]也。毋固獲[illegible]貪食也。毋揚

飯，飯黍毋以箸。上飯去聲，下飯音反。箸音住。○陳氏曰，揚謂散其熱氣，嫌欲食之急也。毋以箸，宜用匕也。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嚃音答。絮音處。刺七亦反。醢音海。亨音烹。窶音巨。○嚃謂羹有菜者，以口嚃取之也。羹宜以箸，毋嚃，嫌不謹也。毋絮羹，嫌味[illegible]也。刺齒，嫌不潔也。醢宜鹹，毋歠，嫌其[illegible]也。客若絮羹，主人不當正客之[illegible]，辭以不能亨。客若歠醢，主人辭以貧窶[illegible]。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濡音如。乾音干。嘬[illegible]○[illegible]肉[illegible]以手治之，若有[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已。○少儀曰，侍燕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飯音反，下同。

[illegible]備見問也。[illegible]數數[illegible]至於[illegible]故又以為戒。○論語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膾古外反。○朱子曰：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餒奴罪反。○朱子曰：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朱子曰：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朱子曰：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沽酒市脯不食。朱子曰：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不撤薑食。撤直列切。○朱子曰：撤，去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朱子曰：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夫遠去聲。踐當作翦[illegible]故謂祭祀及賓客之事。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身踐，謂身親殺也[illegible]。○樂記曰：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豢音患。○豢，養也。[illegible]為，猶造也。獄訟益繁，為小人乘醉相爭以致獄訟也。[illegible]上之酒禮。雖行一獻，賓主百拜，言多也。[illegible]先王因其生禍而制禮以防之[illegible]上下[illegible]其節耳。○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小謂口腹，大謂心志。

右明飲食之節

小學集註卷之三終

小學集註卷之四

臣陳選集註

內篇

稽古第四

稽，考也。考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以證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也。凡四十七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朱子曰：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其言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指孟子書。朱子曰：此者，人倫而已。鄉人，鄉里之常人也。

撫往行，實前言，述此篇，使讀者有所興起。撫，音只。○撫，猶采也。實，猶證也。興起，謂感動奮發而爲善也。

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爲妃。摯，音至。中，音仲。○摯，國名。中女，次女也。王季，文王之父。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娠，音身。敖，音傲。○端，正也。一，誠實專一也。誠，實也。莊，嚴也。惟德之行，惟德是行也。娠，懷孕也。太任既善，又能胎教，故文王之生，明無不照，聖無不通。教之以一，即能識百，後爲周家之宗。此章以明胎教之意。胎教之法，後皆放此。然或詳或略，未必盡同，讀者宜求其大意焉。○孟軻之母，其舍近墓。

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賈，音古。衒，音縣。○軻，孟子名。舍，居也。踊躍，跳也。築埋，築墓埋棺之事也。賈衒，賣貨而衒其所有也。俎豆，禮器也。揖讓進退，習禮之容也。

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者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啖，音淡。食，音嗣。○啖，食也。適，方也。買肉食之，所以見其不欺之實也。既長就學，遂成大儒。趙氏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孟母者，可謂賢母矣。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鯉，孔子之子，字伯魚。朱子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朱子曰：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召，音邵。與，平聲。○朱子曰：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右立教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嚚，音銀。○虞，氏；舜，名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象，舜異母

弟名傲慢也克能也諧和也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號平聲旻音民共平聲○萬章孟子弟子朱子曰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之也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朱子曰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好妻並去聲○朱子曰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言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去聲○朱子曰艾美好也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揚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揚子名雄漢人自知不足心常若不足也愛日者惜此日之易過也事親之日無多而不得久事其親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朝音潮莫音暮○內豎小臣之屬御者謂當直日者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應音應上上聲○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也履猶踐也復膳謂復其舊膳也食上謂進食也視寒煖之節如飯宜溫羹宜熱之類食下謂食畢而徹也問所食之多寡未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說音脫養去聲飯音反下同○武王文王之子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朱子曰達通也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也○志者事之未成者也繼則續而成之事者志之已成者也述則循而行之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朱子曰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

ト250 352

繼志述事之意也。○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
事無繇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
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行去聲勝音升
洞音同屬音燭○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也奉持謂進物以進也能子能盡子道也餘見明倫○
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
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
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
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下同徹直列切下同亡音無復扶又切○朱
子曰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
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
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

曾子者可也朱子曰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孔子曰孝
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閒去聲○閔子騫孔子弟
子名損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
歎而美之○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
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
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著音酌跌音迭仆音付○老萊子楚人也五色青赤黃白
黑也仆偃倒也雛鳥雛也吳氏曰恐父母見子之老而生悲感故爲是以樂其心也○樂正子
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
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瘳音抽○樂正姓子春名

曾子弟子。瘳愈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
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
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
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
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頃音跬缺婢切亦作蹞亦作跬
跬半步也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方氏曰一舉足以全其體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
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
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
可謂孝矣惡去聲徑小路也游浮水也殆危也忿怒之言也遵道而不敢由徑乘舟而不敢游水不敢

父母之遺體行於危殆故也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不辱身不羞親
者矣○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
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
痛是以泣伯俞姓韓名俞得罪常痛他日得罪也伯俞之泣悲母力之衰耳故曰父母
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
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
於意見於色下也見音現下同○故曰以下劉向論也意發於心色見於面○公
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
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姓宣名曾子弟子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
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illegible]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少去聲。解音懈。期音基。[illegible]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見音現。○子皐孔子弟子，名柴。[illegible]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顏丁魯人。[illegible]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illegible]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

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illegible]

紂為淫泆，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illegible]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illegible]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illegible]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illegible]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illegible]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

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武王寔一存之大權二子守萬世之大經名一表也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轔音鄰蘧音渠 [illegible]

[illegible]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匕音比○襄子名無恤 [illegible] 智伯名瑤晉大夫 [illegible]

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illegible]

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illegible]

○王孫賈事齊湣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晩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走去聲女音汝下同 [illegible]

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illegible]

閭 [illegible] 袒音但 [illegible] ○晉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illegible]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閽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illegible]

往而見之也。閾門限也。[illegible] 姜不踰閾而出。嫂子不踰閾而入。故曰皆不踰閾。○衛共姜

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

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栢舟之詩。以死自誓。共音恭。下同。○[illegible]

[illegible]

也。○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

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

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

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illegible] ○萬章問曰。

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

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親愛之而已矣。朱子曰。[illegible]

[illegible] ○伯

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

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中音仲。○孤竹國名。朱子曰。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

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

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

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

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

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illegible]

[illegible]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

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

於斯矣。[illegible]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illegible]

右明倫。[illegible]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illegible]

之聲。○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

滅明者。行不繇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illegible]

[illegible] ○高柴自見孔

子。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衛輒之難。出而門

閉。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竇。

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竇。有間。使者至。門啓而出。[illegible]

藏父時也。竇，孔穴也。有頃，少頃也。不識，忘也。人之至
不殺不折，愛物之至。不竇不蓄，不實年身之至。朱子曰。不
徑不竇，無事時可也。若有寇盜患難，如何
守此以殘其身。觀聖人微服過宋，可見矣。○南容三

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去聲。復扶又切。妻去聲。○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朱子曰。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子路無宿諾。宿，猶留也。朱子曰。宿，留也。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孔子曰。衣敝縕

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縕音蘊。貉音鶴。與平聲。○朱子曰。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鄭子臧出奔宋，好聚

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

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

夫。好去聲。鷸音聿。惡去聲。衷音中。其音記。稱去聲。○鄭子臧，鄭文公之子。聚，會聚也。鷸，鳥名。以其羽爲冠也。衷，正也。詩曹風候人之篇。其，語辭。○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

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

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父音甫。朝音潮。下同。歜昌六切。下如字。○歜，文伯之名。主，母也。僮子，指文伯。因稱其夫，則任其人。文伯富貴而驕，故歎其不貴之之亦者，甘國秀。

居吾語女。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

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

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語去聲。女音汝。瘠音籍。嚮音向。○居，坐也。謂使之坐也。勞謂勤勞。逸謂安逸。淫，放蕩也。肥饒之地，民多逸豫。惡心生，則不材矣。瘠土之民，勞則善心生，故嚮義也。勞則不材，難於得其嚮義，勞也。是故

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

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

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

辟。古之制也。紞丁敢切。紘音宏。綖音延。辟音闢。○玄紞，冕之上覆者。內子，卿之妻。命婦，大夫之妻。列士，元士。庶士，下士也。以下謂庶人也。自公侯至士庶之妻所織而衣者，以貴賤爲差也。社，春分祭社之時，賦其五穀布帛之功。冬祭曰烝之時，獻其功。效，致也。績，功也。其績有愆，有罪也。古之制也。

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

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嗣也。每朝夕脩我以先人之訓。穆伯，文伯之父也。官，君之官。以此而承君之官，必敗其事，故懼其絶嗣也。

絶嗣。文伯擧敬姜善之，是家有法，安其貧而知勞者與。○孔子曰。賢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飮，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賢哉回也。簞音丹。食音嗣。飮去聲。樂音洛。○回，孔子弟子，姓顔，字子淵。朱子曰。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顔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右敬身。李氏曰。首三章言心術，次二章言威儀，次三章言衣服，末章言飮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

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娶音取。娣音弟。嬀音規。○衛國名。莊公名揚。東宮，太子宮。得臣，太子名。戴嬀，陳女。戴，諡也。娣，女弟之從嫁者。桓公名完。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

之。嬖音閉。好去聲。惡去聲。○嬖人，公之寵妾也。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

子250-357

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碏音鵲泆音逸○石碏衛大夫方道也義方所以節六愼納猶寘也邪卽六逆自從也寵祿過則驕奢淫泆矣而納於邪逆矣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夫音扶眕之忍反○降下也憾恨也眕安重也言寵則驕驕則不能降降則必憾憾則不能自抑若強抑之則必怨怨則亂而不能自安自重此必亂之勢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夫音扶少去聲間去聲○賤以位言少以齒言遠以親言新以舊言小以大言淫以義言義者正道也破害也行謂行義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去上聲下同○去猶違也順卽六順逆卽六逆也言爲人君者當務去禍不可反召禍也莊公溺愛嬖人之子使恃寵好兵而弗之禁是去順而效逆也其後州吁殺桓公而自立石碏與陳人殺之於濮卽所謂禍之有驗者也孔氏曰州吁于六逆有四陵長間親加大破義於六順則弗不敬兄非謂禍此之也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脤市忍反○劉康公成肅公皆周卿士劉子卽康公成子卽肅公也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故曰脤凡出兵則宜于社宜祭名脤亦作蜃大蛤也古人多以蜃飾器祭名脤以蜃飾器故曰脤盛之以蜃故名○中猶言理也本然之理動作以事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身言定者安而不遷也天地之理人得之以生所謂命也命在人爲性者也動作禮義威儀各有當然之則所以定其性而使弗失也能循是則以養其性而福

爲福乎人而吉也○不能循是則取禍違乎天而凶也○能與不能亦在乎敬怠之間而已矣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膰音煩○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敦篤加厚焉亦敬也養神謂奉祭祀守業謂盡其職業也戎兵也膰祭肉也執膰受脤皆交神之大節○不敬則棄其命矣不敬則不能養其身以福也成子於君子而受脤不敬是不以奉祭祀之禮取禍之道故劉子逆知其不反其後果卒于瑕○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衛侯衛襄公也北宮文子衛大夫名佗也北宮其姓也令尹楚官圍楚公子圍後卽位爲靈王者也不免謂不免於禍詩大雅抑之篇則法也終謂善終

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聞音問○此衛侯問而文子答也令聞善名久聞長世也○臣之官職家指君臣而言順是以下者安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棣音第○詩邶風柏舟之篇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擇也言威儀無一不善不可得而簡擇取舍也此盡借以爲人皆不可無威儀耳

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詩大雅旣醉之篇 攸所 攝檢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舍上聲 行去聲 樂音洛○施舍用舍 言有威儀也 可則言可象其儀也 ……）

右通論（通論立教明倫敬身三者）

小學集註卷之四 終

小學集註卷之五

外篇

說見內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詩大雅烝民之篇……）歷傳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爲小學外篇（……）

（此篇所集之傳記承前近代五代之見聞……）

嘉言第五（……）

一章

橫渠張先生曰敎小兒先要安詳恭敬（橫渠地名 先生名載 字子厚……）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安詳恭敬……驕惰慢成習此天理……）

所錄與吾人所錄[illegible]也。[illegible]其資性[illegible]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illegible]甚則至於狥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illegible]○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人之言為主。[illegible]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illegible]○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

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illegible]○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illegible]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illegible]○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illegible]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illegible]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

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朱子曰：過猶失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知理義之[illegible]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illegible]）若夫（[illegible]三遷之教也。不厭謂學不倦，不替謂守不變。）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為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

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語去聲，行去聲。○此言下愚之事當背而去也。下等之語，下等之事，皆蔽塞人心之牆壁也。開明謂見道理分明也。[illegible]）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illegible]）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illegible]）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illegible]）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illegible]）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illegible]）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illegible]）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illegible]）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illegible]）

眞氏曰孔習也[illegible]

○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玭蒲眠切○玭字直淸唐[illegible]柳公綽之孫仲郢之子[illegible]誌記也

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此言不勤儉之失[illegible]

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旣寡知惡人有學。懵母總切解音蟹頤音怡惡去聲○此言不學之失[illegible]

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illegible]

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糵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好去聲[illegible]

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illegible]

余見名門右族莫不係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係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覆音福下同燎音料○古人以[illegible]名門右族[illegible]

[illegible]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illegible]

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illegible]

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illegible]

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淸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靑史。[illegible]

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illegible]

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愼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毁譽間適足爲身累。[illegible]

[illegible]毁者人之惡而損其眞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也[illegible]言凡是非毁譽[illegible]皆取[illegible]自累而已。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illegible]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illegible]所以古人疾，蘧篨與戚施。[illegible]舉世重游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illegible]

舉世賤淸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illegible]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唯恐墜。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名勢不久居，畢竟何足恃。[illegible]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顚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

晩翠。賦命有疾徐，靑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郞，躁進徒爲耳。[illegible]○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敎而善；中品之人，敎而後善；下品之人，敎亦不善。不敎而善，非聖而何？敎而後善，非賢而何？敎亦不善，非愚而何？[illegible]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illegible]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

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illegible]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飮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絶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illegible]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illegible]○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

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惡，去聲。○[illegible]名積，字仲車，宋山陽人。節孝，其諡也。諸君指學者。君子，成德之名。

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吳氏曰：[illegible]君子小人之分，在乎[illegible]之所[illegible]而已。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文定名安國，字康侯，宋建寧人。[illegible]明道，程伯淳。希文，范仲淹字。[illegible]

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illegible]行己以端莊淸愼見操執，[illegible]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illegible]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爲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illegible]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illegible]此做工夫者也。○古

靈陳先生爲仙居令，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illegible]

右廣立敎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溫公姓司馬，名光，字君實，宋陝州人，贈溫國公，文正其諡也。○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省，悉井反。○[illegible]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illegible]○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

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爲去聲惡去聲○舜盡事親之道宜得親之歡矣而猶不得也爲其[illegible]不近人情也今天下人之父母若舜之父母者甚寡矣事親不能何以爲人子乎）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illegible]）○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illegible]）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illegible]）○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illegible]）○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illegible]）○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

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illegible]）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illegible]生也（[illegible]）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illegible]）○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illegible]）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絲不知成人之道故也（[illegible]）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

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illegible]）○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illegible]）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illegible]）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illegible]一月也。[illegible]）

（[illegible]）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illegible]）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illegible]）宋廬陵王義眞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illegible]）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illegible]）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illegible]）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illegible]）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illegible]）凡居父母之喪者，大

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illegible]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illegible]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illegible]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illegible]

[illegible]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illegible]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illegible]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illegible]

○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為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illegible]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為妖妄。[illegible]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illegible]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illegible]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illegible]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illegible]

○明道先

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illegible]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illegible]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illegible]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illegible]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illegible]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所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illegible]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illegible]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

事君不欺之道也[illegible]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illegible]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illegible]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illegible]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illegible]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日不貧賤乎[illegible]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illegible]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illegible]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

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illegible]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illegible]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illegible]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

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illegible]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illegible]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illegible]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不篤[illegible]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illegible]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illegible]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illegible]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illegible]

猶言至今舍謂不分異云語辭○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夫音扶下同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閭閻比喻其下人卑賤也夫愛父母之犬馬至於己之子者天理之所也愛父母之子猶重於己之子者人欲之蔽也輕其所當重而遠之於其所輕者矣○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斯干小雅篇名式發語辭好相好也猶似也不要相學謂兄弟相學是不要相學其不好處如兄不愛其弟弟却不敬其兄見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不敬其兄兄却不受其弟弟但當盡其敬而已○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歡狎謂相戲狎也圭角謂有鋒稜也○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袂音藝○

善柔謂以柔媚相與氣合謂意氣相合也相下謂謙以下人相講以忠告善道之益也○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己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分去聲○舉將謂舉主也○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恩例謂恩數也凡族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

習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illegible]）

右廣明倫（李氏曰。自十四章[illegible]廣父子之親。凡十章。廣君臣之義。凡[illegible]章。廣夫婦之別。凡四章。廣長幼之序。凡[illegible]章。廣朋友之交。凡三章。通論五倫之義[illegible]）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illegible]）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illegible]）

○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illegible]）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illegible]）

○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illegible]）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illegible]）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illegible]）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illegible]）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illegible]）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illegible]）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illegible]）

○心要在腔子裏。（[illegible]）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illegible]）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illegible]）

為君子所安，肆則引入於偷也。○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illegible]○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illegible]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illegible]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illegible]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illegible]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illegible]其言

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illegible]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illegible]○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illegible]○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illegible]○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

覆冒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illegible]

[illegible]

當氣象者雖含容[illegible]不惟君子小人於此可分[illegible]人之所保定也[illegible]

[illegible]

攻其惡攻人之惡盡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illegible]

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之言也[illegible]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illegible]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illegible]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illegible]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illegible]○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illegible]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illegible]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illegible]人我得志[illegible]不到得[illegible]

[illegible]

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illegible]

[illegible]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

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illegible]）

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illegible]。（[illegible]）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illegible]）○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illegible]）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illegible]）

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illegible]）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illegible]）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敎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illegible]）素鄙恡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illegible]）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illegible]）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illegible]）

[illegible]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繇是耳。[illegible]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illegible]

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繇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illegible]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矣。孔孟之言，皆實理也。熟讀其書，玩味其理，著之於己，則終身[illegible]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illegible]

○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illegible]

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illegible]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illegible]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illegible]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一二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illegible]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illegible]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

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illegible]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illegible]渙然冰釋怡然順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illegible]○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illegible]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illegible]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illegible]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污風雨蟲鼠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illegible]

去[illegible]○狼籍[illegible]

一明道先生曰程子發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敎以遠大也[illegible]○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illegible]

[illegible]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illegible]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illegible]

覺悟也。言其從前之誤，如醉如夢，自生至死而不覺悟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正路，聖道。蓁蕪，草盛。蔽塞，障蔽。闢，開也。

右廣敬身。李氏曰：首十六章廣心術之要，次四章廣威儀之則，次二章廣衣服之制，及飲食之節，後十三章通論為學之道。

小學集註卷之五終

小學集註卷之六

臣陳選集註

外篇

善行第六 此篇紀漢以來賢者所行之善行，以實明倫敬身也。凡八十一章。

呂滎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名公著。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申國夫人，正獻之妻。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辭色。歐陽公名修，字永叔，諡文忠。焦先生名千之，字伯強。時公方十餘歲，內則

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德，行。器，才。成，就。）

呂滎公張夫人，待制諱昷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昷音溫。使去聲。○夫人，滎公之妻。待制，官名。都轉運使，亦官名。張公，即昷之也。[illegible]）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illegible]）

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illegible]）

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illegible]）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illegible]）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illegible]）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illegible]）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illegible]）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

道[illegible]

其學行皆中於是者[illegible]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illegible]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illegible]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illegible]

[illegible]○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槪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illegible]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illegible]

[illegible]○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illegible]過失相規[illegible]禮俗相交[illegible]患難相恤[illegible]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絶之[illegible]○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illegible]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illegible]

非道而可者乎齊家治國

平天下非禮而能者乎。

右實立敎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illegible] 革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illegible]

[illegible]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illegible] 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illegible]

[illegible] ○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繇是失愛於父母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illegible] ○王裒字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

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illegible] 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泣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illegible] 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裒終

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 度音鐸墓莫故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
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養去聲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柳玭曰
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
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
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
康寧 [illegible]
[illegible] 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

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
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illegible] ○南齊庾黔婁
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擧
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
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
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illegible]
[illegible] ○海虞
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

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
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淸涼一日以米
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
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
屋何宜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蔡興宗爲
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塚壙 [illegible]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
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飮食罕

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 [illegible]
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 [illegible] 誓不見母不復還
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
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壽昌
再爲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
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爲買
田宅居之其於宗族亦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
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翔禍安慰詞。推愛母之心而爲撫同母弟妹,推愛父之心而爲於宗族兄弟,蓋孝出於天性而然也。○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雒亦有一二人家化之。雒音洛。○浮屠佛氏也。雒水名,在河南。○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

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

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闥音達。下去聲。射音夜。

識音志。○光字子孟,平陽人,爲大將軍。闥,宮中小門也。沈靜不浮躁也。詳審不疏率也。進止一進一止也。郎僕射皆官名。不失尺寸,言一步不差耳。業字也。古者重射,故有是官。郎中謂僕射爲夜耳。

○汲黯事漢景帝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

卽位召爲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

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

爲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集典切。數音朔。蚡音焚。○黯字長孺,濮陽人。太子洗馬官名,以職見帝從下直爲景帝所嚴憚也。主爵都尉亦官名。八卿也。中二千石謂九卿之官,歲俸滿二千石也。蚡負貴而驕人,黯獨不爲之屈,但揖之而已。此之言先也,天子出則爲導也。

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

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帝去聲。戇音撞。○上謂或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蓋言效唐虞之治也。心多欲,則外施仁義徒爲文飾之類。唐虞,堯舜也。戇,愚也。不果黯而害之,君人之度量也。

羣臣或數黯黯曰

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

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數上聲。數,責也。輔弼而

弼違也。從諛,承意順從也。以奉承己意也。已,我也。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

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

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

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

如汲黯近之矣數音朔。爲去聲。少去聲。賁音奔。○漢法病滿三月當免。賜告,賜其休告也。嚴助,會稽人。賁孟賁,夏育,皆古之有力者。言黯持守堅正,雖有勇者不能奪其節也。社稷之臣,言其能安社稷也。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

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

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

如此。見音現。○青,衛青也。侍中,侍於禁中也。踞廁,坐於廁也。弘,公孫弘也。宴見,閒時進見也。武帳,帳中置兵衛,有可猶是也。從其奏與稱制曰可。○初魏遼東公翟黑子

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

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

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

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

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

對帝怒殺之

[illegible]帝使允授太子經及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illegible]脫至尊有問但依吾[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illegible]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illegible]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illegible]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illegible]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事可信[illegible]之定乎〇[illegible]行先生名[illegible]州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illegible]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illegible]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illegible]先欺君可乎寧遲數年不可行也[illegible]〇崔玄暐母盧氏嘗誡玄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illegible]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暐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illegible]〇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三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

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劉器之名安世，宋元城人。[illegible]以待人[illegible]以處事[illegible]盡[illegible]不及直之[illegible]乃從容不忙[illegible]之謂耳。)○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illegible]是安定[illegible]不難也。)○呂榮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少去聲 會音[illegible] [illegible])○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戍音[illegible] 屬音[illegible] 養去聲 下同)○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為家業，終無嫁意。([illegible])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illegible])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illegible])

([illegible]與去聲○淮陽，即陳州。復，謂除其家之徭役，無所與及也。)○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去聲 下同 妻去聲 賄音悔 [illegible])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illegible])○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illegible])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往視

之莫不酸鼻。酸一作辛。少去聲。爲去聲。鼻音避。○恕謂悲痛也。冀其意回。守義之意，丙吏逮也。以言動之，冀其思也。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哉。爲去聲。行去聲。○輕塵棲弱草，言輕塵易散，弱草難活。夷滅之謂，既去矣，非可擇留也，有已曰耳如此。因盛衰而改也。守者謂守義。不仁不義，禽獸之行也。○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捶音[illegible]。

先到反。冒音墨。爲去聲。捶主蕊切。幾平聲。畧涉，謂粗歷也。書史，謂書傳之類也。杖，兵器也。鼓譟，謂擊鼓群呼也。踰，越也。竄，逃也。冒，犯也。白刃，刀也。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危禍主謂姑也。○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盜乃捨之而去。長上聲。剽音票。[illegible]

永泰，年號。剽，攻劫也。村落，村居也。匿，藏也。曳，拖也。前，謂前行。繼之，謂投其妹。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蠲音涓。琦○京兆，郡名。尹，官名。第五，姓。琦，名。蠲，除也。○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行去聲。彤音冬。少去聲。數音朔。撾，擊也。後漢人。○蘇瓊除南淸河太守，郡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

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斷都玩切。易音異。令平聲。瓊字珍之，北朝人。南淸河，郡名。援，引也。據，證也。證人，謂爲之證者。外更思，謂出而更思之。良心也。人守下，見人心之天矣。○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屢音慮。○覽字玄通。楚撻也。成童，十五歲。非理，謂非其道而爲之。○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于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

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 [illegible] 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伯道喪三年 [illegible]

○庾衮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 [illegible] 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 [illegible] 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illegible]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 [illegible] 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閤前承候安否 [illegible] 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 [illegible] 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 [illegible]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

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顔色自若讀書不輟 [illegible]

○唐英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復可得乎 [illegible]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

濟乎[illegible]爾○[illegible]吳氏曰本之如嚴父敬之至遇保之如嬰兒養之至也老人腸胃[illegible]易饑發體寒易熱故公無問之勤加此也○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illegible]數家舊家[illegible]以道名世之[illegible]某姓某者長者曰某姓第幾兄若[illegible]尊猶祖之[illegible]交遊父之友也[illegible]稱[illegible]不敢[illegible]皆謙厚之遺○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

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子音與下同○[illegible]公名拯廬州人尹京[illegible]爲京尹之[illegible]呂滎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illegible]○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illegible]聲○萬石君與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illegible]老而歸也[illegible]路馬[illegible]見路馬[illegible]便坐謂[illegible]食[illegible]之而不食[illegible]責[illegible]肉袒[illegible]三[illegible]而已

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illegible]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illegible]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illegible]

[illegible]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illegible]○疏廣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共具。[illegible]

字仲翁，漢東海人也。太傅，官名。上疏乞骸骨，猶今之告老也。娛，歡也。趣，與促同。共，與供同。言促賣餘金以供酒食之具也。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說音稅。為，去聲。○冀，欲也。君，謂廣也。丈人，即廣所愛信之高年兄弟也。所，處也。說，勸也。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悖音佩。令，平聲。共，音供。○悖，惑也。老悖，年老而悖惑也。贏餘，謂有餘也。衣食有餘，則子孫恃之而怠惰矣。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夫音扶。樂音洛。○益，增也。○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遺，音位，下同。○龐公，字德公，漢襄陽人。劉表，漢宗室。候，猶訪也。釋，舍也。壟，田間高處也。畎，田間水道也。遺，與也。言富貴者易危，勤分者安，其理然也。○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

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淵明，字元亮，晉潯陽人。彭澤，縣名。家累，妻子也。力，僕役也。給，與也。遇，待也。○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暐音偉。○北史人。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其之，如此二十餘歲。凊，七正切。賚，音來。○凊，冷也。覲，見也。○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慄音栗。○凝，文中子之弟。慄，謹敬也。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御，治也。勤以事事，儉以制用，恭以持己，恕以待人。四禮，見禮記。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假，借也。不假，謂不借人也。什物，什器也。堅朴，謂堅而不華也。方列，盡其方整。蓋其為人不苟，故每事亦不苟如此。○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

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illegible]）

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栢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illegible]）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illegible]）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illegible]）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儔，音紬。○[illegible]）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綽，尺約切。○河東，道名。節度使，官名。公綽，字寬。）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郢，音潁。從，去聲。[illegible]）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食，音嗣。○[illegible]）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疏遠，必爲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纈文絹爲資裝。嘗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illegible]）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前。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莫，音暮。○莫歸，暮歸也。○以上言家法之在外者。）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搢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

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illegible]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illegible]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illegible]

右實明倫。[illegible]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illegible]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illegible]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illegible] 建武初，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illegible]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illegible]

民明不欺天。內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旣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illegible]○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illegible]後爲荊州刺史，侃性

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illegible]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illegible]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illegible]

[illegible]○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illegible]○孔戡於爲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illegible]○柳公綽

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旣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illegible]○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鎭，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illegible]家法，[illegible]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

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爲選婿，出俸金爲資裝嫁之。[illegible]

○柳玭曰：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illegible]

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illegible]

馮爲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顏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繇。[illegible]

明年，王、賈皆遘禍。[illegible]

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

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illegible]

此雖一事，作戒數端。[illegible]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選，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illegible]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illegible]

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illegible]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illegible]

○管寧嘗坐

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illegible]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illegible]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illegible]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illegible]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illegible]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illegible]

○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illegible]

○徐積仲車初從

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諡節孝先生[illegible]

○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illegible]

○柳玭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齕蔔匏而已[illegible]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輔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illegible]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

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公名知白字用晦宋滄州人初爲河陽掌書記後爲宰相謚文節漢丞相公孫弘爲布被汲黯曰弘奉祿甚多而爲布被此詐也故人見文節之儉約亦疑其詐故引是以譏之也

○溫公曰：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先公溫公父數音朔

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鮮上聲內法謂宮內造酒之法營聚謂經營聚集也

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居位謂居相位時公已作相矣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聞喜進士宴名○赧乃版切簪音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信民名革宋臨川人康侯文定公字○人能甘淡泊而不以外物動心則可以有爲矣擊節嘆賞

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外物至微末事不得未必便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右實敬身 李氏曰凡十四章實心術之要四七章實威儀之則一章實衣服之制末六章實飲食之節

小學集註卷之六終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宋）呂祖儉輯

宋嘉泰四年呂喬年刻元明遞修本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宋呂祖謙門人雜錄其師之說也。前有祖謙從子喬年題記，稱先君嘗所裒輯，不可以不傳，故今仍據舊錄，頗附益次比之。喬年為祖謙弟祖儉之子，則蒐錄者為祖儉，喬年又補綴次第之矣。凡易說二卷、詩說拾遺一卷（案詩說獨曰拾遺，以祖謙著有家塾讀詩記也）、周禮說一卷、禮記說一卷、論語說一卷、孟子說一卷、史說一卷、雜說二卷，皆冠以門人集錄字。明非祖謙所手著也。祖謙初與朱子相得，後以爭論毛詩不合，遂深相排斥。黎靖德所編語類，以論祖謙兄弟者別為一卷（第一百二十二卷）。其中論祖謙者凡三十一條，惟病中讀論語一條，稍稱其善，答項平甫書與曾立之書一條，稱編其集者誤收他文，其餘三十條於其著作，詆繫詞精義者二，詆讀詩記者二，詆大事記者五，詆少儀外傳者一，詆宋文鑑者五，詆東萊文集者三，其餘十一條則皆詆其學問。如云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又云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東萊聰明，看文理卻不仔細，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粗著眼。又云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卻不甚理會。又云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可謂抵隙攻瑕，不遺餘力。托克托等修宋史，因置祖謙儒林傳中，使不得列於道學。呂喬年記亦稱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祖謙無恙時嘗以其多舛，戒無傳習，殆亦陰解朱子之說，欲歸其失於門人也。然當其投契之時，則引之同定近思錄，使預聞道統之傳。當其牴牾以後，則字字譏彈，身無完膚，毋亦負氣相攻，有激而然歟。語類載李方子所記云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而此書第六卷為門人集錄論語說六十八條，又何以稱焉。道學之譏儒林也，曰不聞道；儒林之譏道學也，曰不稽古。斷斷相持，至今未已。夫儒者窮研經義，始可斷理之是非，亦必博覽史書，始可明事之得失。古云博學反約，不云未博而先約。朱氏之學精矣，呂氏之學亦何可盡廢耶。

麗澤論說集録目録

第一卷
門人集録易說上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比　師　小畜　履　泰
同人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習坎　離

第二卷
門人集録易說下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兌　繫辭

第三卷
門人所記詩說拾遺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漢廣　鵲巢　柏舟　緑衣
谷風　旄丘　北門　桑中　載馳
淇奥　氓　河廣　君子于役　揚之水
將仲子　叔于田　子衿　溱洧　還
十畝之間　碩鼠　無衣　衡門　蜉蝣
狼跋　四牡　常棣　出車　采芑
庭燎　沔水　節南山　正月
雨無正　巧言
菀柳　角弓
公劉　板
振鷺

第四卷
門人集録周禮說　五

第五卷
門人集録禮記說　■

第六卷
門人集録論語說　六十八

第七卷
門人集録孟子說　八十一

第八卷
門人集録史說　四十

第九卷

門人所記雜說一

第十卷

門人所記雜說二

伯父太史說經唯讀詩記爲成書後再刋定迄於公劉之首章尚書自秦誓上至洛誥口授爲講義其他則皆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也　伯父無恙時固嘗以其多舛戒勿傳習而終不能止　伯父沒流散益廣無所是正然其大義奥指蓋猶頼是以存而此編尤君子嘗所裒輯不可以不得也故今亦拾舊錄頗附益次比之不敢輙有删改若夫聽者之淺深記者之工拙則覽者當自得之喬年謹記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一

門人集錄易說上

讀易當觀其生生不窮處

讀易須於常時平讀過處反復深體見得句句是實不可一字放過如此讀易雖日讀一句其益多矣若泛泛而讀雖多亦奚以爲

乾

乾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爲堯舜濬哲文明爲舜

上九亢龍有悔健而无息之謂乾九極於上則疑於有息矣故聖人於上九而戒之以亢使人不可輕進蓋常留一位在前則有不息之意若處亢而止則息矣非乾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兩儀既生之後无太極也卦卦皆有太極非特卦卦事事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也坤元者坤之太極也一言一動莫不有之學者須玩乾元二字方見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氣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彖元之義也雲行

雨施品物　此彖之義也而繫亦有此句氣
象大明終始　非謂止言一卦終始如初九上九
之終始當大明乾道之終始既知乾道則六位已
成於吾胷中矣故曰六位時成六位非特卦中六
位凡事中皆有六位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體乾
道以作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蓋保合天地之
大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卦象中皆言卦名
如地勢坤雲雷屯之類獨此卦不言乾而言健蓋
非健不足以盡乾道之大君子體乾正在自強不
息當看自之一字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
无端故无息也蓋謂進退皆在道也
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義爲兩塗蓋義
之和處即是利也苟有徒義徒利之辨則非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人
分爲二故君子體而爲一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既行此四德即
是乾也非止體乾也
遯世而无悶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

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
於有念慮也故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
者能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則之一字須子細詳看凡人當
樂當憂或爲利害牽制或爲私意所奪如何便行
得違得惟聖人則便行便違也則便也此見聖人
所爲无滯礙處
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者常也惟
常言常行自得正中之義
閑邪存其誠誠者中所固有但當於邪字上用力防
之而已懲忿窒慾閑邪存誠尊德性也必學以聚
之問以辨之
善世而不伐凡人之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惟
其己之善超邁於世人莫己敵如此自然不伐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臣位而言君德古
人言君不獨有天下謂之君凡可以濟世長人者
皆曰君可也
乾之九三九四皆有進德之意蓋九三九四皆重剛
而不中處不安之地所以能進德修業凡人之爲
學者若自以爲然且足則終不可以求進惟君子

自處於不安故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是以德
可進業可脩孔子推明其義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大抵為學之道當先立
其根本忠信乃實德也有此實德則可以進德脩
業根本不立則德終不可進業終不可脩譬之播
種有一粒之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生夏可長秋
可成人但患無忠信若有忠信則德何患不進業
何患不脩故忠信所以立本也脩辭立其誠此乃
下工夫處大抵人之於辭當謹其所發辭之所發
貴出乎誠敬脩於外而不脩於內此乃巧言令色
非所謂脩辭所謂脩辭立其誠立之一字學者最
當看人之於道須當先立其根本茍根本不立則
遷轉流徙必為事物所奪必不能存其誠此辭之
所發所以貴立其誠而使之內外一體然後可以
居業也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事之所
以成由百工之居肆君子進德脩業安可無所居
乎又曰忠信本也人能本夫忠信而端慤不欺則
德業當進脩矣業至大也居之必有自惟脩辭立
誠則為居業之所凡人有所作為必先見乎辭故
疾人者有忌辭怨人者有忿辭辭既脩則其中可

知矣誠所以立也此正學者下手處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无
毫髮不盡然後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須
全體是義乃可與存義若以義為善而求為之亦
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
志于學便見得七十不踰矩地位自可欲之謂善
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皆致知力行之
所致也學至於此可謂盡也聖人方且曰是故居
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自常情觀此數句以
聖人處之為甚易不知聖人處之實難如中庸所
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為下不悖蓋聖人始
終之學既盡方知其為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
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 謂聖人終始之學雖曰甚
難要之皆自不安中得之 在下位而不憂憂私
憂也因其時而惕惕所宜惕也憂與惕兩不相關
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
失若進退无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
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脩業之及時也蓋進德
脩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得時中之義

大凡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覩

蓋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覩言萬物各以同聲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燥火不就濕雲不從虎風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之聲爲一聲不見有異聲故無一聲之不應通天下之氣爲一氣不見有異氣故無一氣之不相求所以一出而萬物咸覩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下本乎地者親下不親乎上豈若聖人備萬物於我徧爲萬物之類乎

聖人作而萬物覩若以爻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至上下皆覩固其常理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吾胷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

過中則亢中可過上過五故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之亢若清虛絕滅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無位無民無輔則皆不可用易無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無時而不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由居其下者無用九之聖人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四去五爲近

象與文言論上九一爻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曰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知退皆言亢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說盛滿之當抑故此章

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

坤

乾下彖元亨利貞止四字而已坤下彖自元亨利牝馬之貞以下凡數十言此乾坤之所以異

君子有攸往人皆言坤體靜不知靜而有動乾動而坤當順乾故體易之君子當攸往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物无兩大之理然於此又可以見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

理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即有坤未嘗无對也猶有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爲之事當做十分只做五六分多懷不須做盡之心如此乃是无成无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其所爲不以小大遠近未

豪之不盡一豪不

盡則夫有終之義矣无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
不敢有一毫不盡之心乃可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此最難在中
坤之初六一陰始生之時聖人所以發明見微知著
之理大抵善者陽之類惡者陰之類也凡小人女
子夷狄皆是陰之類初六一陰初生初長之時在
人一身論之則邪志初萌之時在天下事勢論之
則小人女子夷狄初生初長之時當其初生初長
正如九月肅霜去堅冰之時甚遠然而履霜須便
知堅冰之必至須是早爲之戒象曰履霜堅冰陰
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履霜時陰始凝聚大
抵邪心惡念與小人女子夷狄之類不可使凝聚
將萌將長時便斬絕消蕩才凝聚便漸漸馴致直
至堅冰地位欲觀此爻須看履字蓋纔踏便覺也
看得履字則非心邪念發時便覺看得凝字則非
心邪念便須消散看得馴字則知履霜堅冰勢所
必至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本是至親至義至於弑
君弑父時雖甚惡人安能一日做成皆由漸漸養
成積久貫熟然後有弑君弑父之事使辨之早何
由至此所以幾微之間十分當辨辨之不早便是

弑君弑父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一句
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馴養將去順養于時直至
弑父與君如飲酒初時一兩盃順而不止必至沈
湎殺身如鬪毆初時只是忿疾若順忿疾將去必
至操刀殺人今世俗所謂縱性者即順之謂也在
大有所謂遏惡揚善在損所謂君子以懲忿窒慾
不順之之謂也大抵 心邪念若順將去何所不
至懲治遏絕正要人着力

屯

易之爻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剛正之人本自是
好在六二看九則以陰柔爲剛陽所逼却看得九
是寇此隨步換形也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得初
九剛陽之助却看得是婚姻此又隨步換形也
九五與六二是正應既是有應而九五之爻却去屯
其膏其辭反不美何也蓋易變易也初无定體五
雖有二之應然二是陰柔之質豈能濟屯難譬如
人君得剛明之臣相助乃有益苟不得剛明之人
雖有柔弱若千百輩相助何益於事此所以屯其
膏也又不可拘於有應

蒙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而嚴然後道尊

終皆以嚴

需

君子以飲食宴樂易傳曰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有用則施不可此非口體之養而已也

剛健者多陷溺蓋躁進而不待時故也惟剛健而有所需則无陷溺之患矣

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輕出但併與己分工夫皆廢又非所謂吾斯之未能信君子雖不輕出不妨做立事業工夫故謂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初九九剛健之物不能无動需于郊則去險尚遠故利用恒无咎非謂去險雖遠而常行之事亦可爲但能用其常以應天下之變則无咎矣不謂之守常而謂之用常此言亦可以意會

九二云險漸近雖无大害亦有[illegible]而以九剛陽需沙有二之[illegible]雖有[illegible]言語之[illegible]居然[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无[illegible]居中[illegible]其終吉也固宜

[illegible]

終逼近於坎之外卦也故曰災在外也

六四以內卦觀之固尼於險而不得進以外卦觀之又懼爲三陽所逼六四居險之下而見逼於三陽其傷可知矣而六四以陰柔之質出穴以避故需于血而已耳不然則大有所傷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一爻在坎陰之中也常人之情處至險之中必皇懼逼迫无所聊賴五處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閒之地也此卦下體阻於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猶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一爻入於險中而不害其爲安閒人之所不可能也

上六六與三相應更不須避故入于穴然應於一陽則三陽皆進不速之客謂此三陽不速之而自來也上六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進惟至誠盡敬以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吝曰終吉者即象之所謂未大失也

訟

凡訟之道當以誠實爲先誠實則利見大人事不實則不利見大人而利見昏迷之人矣雖誠實而不利涉大川恃其實而訟則訟極而陷溺其身矣

比師

比與師當作一體看且以大體看既有衆則必有比君道善羣苟无善羣之德則強陵弱衆暴寡人始不能自安以小言之比卦當與師相表裏始見三代兵農井田之所起師除九二一陽而五陰即五人爲伍之象也比除九五一陽而五陰即五家爲鄰之象也此是兵農爲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在將更无牽制之患天下无事入則權便歸君更无尾大不掉之患

比吉相親比即是吉道歡欣交通安得不吉比吉大緊言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獨立孤陋固是凶道然比而不推原卜度是有此三德之人苟始相親比不得其人則終不能免咎必有此三德然後與之比古人所以不肯輕以身比人蓋爲此當看伊川說

不寧方來古人灼見天地之間无獨立之理故必皇皇汲汲往求親比如堯舜孜孜稽于衆舍己從人之類蓋謂天下非一人所爲故必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目爲目如學者亦當親師取友然後可後夫凶易之義大抵舉輕明重非不往親比特後夫凶以猶及之況于然自足傲然獨立者乎

[illegible]衣也九五以一陽在上羣陰順從以剛中也此指言相親比之狀剛而不中則失之暴便是偏既剛且中所以能具此三德上下應也君能親比上下皆相應初无彼此其道窮也人之一身能幾不能親比其道之窮也宜

地上有水比見得比親切處浸潤滋灌流行未嘗相離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是人君比天下之綱目建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蓋君之於民豈能家至戶到而比之惟撫諸侯使孚吉德意於天下即是比天下也若只是以一人比天下則天下不可得而比矣

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爲本至於盈缶无一豪虧損自然終來它吉象比之初六排一比字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解詩一同斡旋一字便見意全且如孟子舉孔子說詩天生烝民只就中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甚明後世雖千百言而不足

六二比之自內伊川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不非干祿之求也緣此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

六四外比之正吉四最近君遂比於君五剛明賢君
故聖人以從上言之然當看伊川三段之說相須
不可偏
九五伊川說最要熟看尹今不誠雖切近者亦不
寧之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緣自處得正中所
以能盡顯比之道若使自立身偏處不可謂正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推原其所
以无終之由所謂无首却不是指初六說大凡无
終者皆緣无始今人言无終者以爲初間本好只
後來有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緣初
不善使初間有一分未是處在當時却未見到後
來不善時皆自此一分發出
比卦大抵以五爲主二與五正應切近故正无疑四
外比亦吉三惟不比故可傷若初只說比之始又
況以六居初其體本順故亦吉也

小畜

或問小畜一卦如何看曰以卦觀之柔以巽順之道
畜剛以爻觀之陽不受畜在人分言之卑之畜尊
下之畜上固當以巽順之道然有剛明之才者亦
豈可受畜於人邪

履

物畜然後有禮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積畜多
故波瀾自然成文又如燈燭若一燈一燭固未見
好惟多後彼此交光然後可觀
履德之基也履之爲卦上乾下兌所謂以柔履剛兌
柔也乾剛也兌以柔見履於剛是卑順自處得其
分所以履之爲義學者踐履其用最切孔子彖辭
履虎尾不咥人亨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
則履虎尾而无咎噬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所
謂履者凡履踐之道皆在焉聖人係之以辭獨舉
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學者踐履工夫須於至難
至危之處自試驗過得此處方始无往不利若舍
至難至危其它踐履不足道也先難之義也說而
應乎乾惟易簡始知險阻若欲履虎尾之至危以
剛很不可以機械亦不可惟以柔順和悅則雖處
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彖又推究其本意曰剛
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
凡孔子之彖易多是發其大者以示人天下之至
危者无過於履虎尾天下之至尊者无過於履帝
位舉二大端以示人凡履踐之事莫不在其中矣

九五以剛而居中得正然而申之以不疚之辭何
也蓋緣天位至難雖以中正之德若非慄慄危懼
用剛之過則夬履貞厲惟是履帝位而不疚然後
光明學者當深玩夫子之彖辭自履帝位推之自
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天下之時位莫不皆在其中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處上澤
處下尊卑各得其分大抵尊卑貴賤本皆有定位
為尊者處尊為卑者處卑雖萬鍾之禄不自以為
多抱關擊柝不自以為寡若是上下無辨宜賤者
處貴宜卑者處尊民志便不定何者才能相若德
業相若而一貴一賤安得不生叛[redacted]之心乎君子
之辨上下本非強以私意安排上天下澤物各付
物各隨尊卑之分而已然而尊卑分明無如天地
天尊地卑最是上下之辨之大者上天下地反為
否何也取象之義又須識所謂上天下澤與上天
下地不同上天下澤所謂山澤通氣氣升於天辨
位之中自有融通之理此其所以為履若上天下
地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則雖辨而無接此其
所以為否也

九素履往无咎言人當件件守初心如自貧賤而
至富貴不可以富貴易其所履惟素履故无咎蓋
不為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

泰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最宜詳味履所履也
履而不安則俯仰有媿安得泰
陽外陰內健外順則兩得其處使陽在外則迫陰
在內則暗弱矣內君子外小人則小人趨事赴功
反為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也蓋內外止隔一
壁在處之如何耳
天地交泰正極治之時也又何必裁成輔相為聖人
則不然方且兢兢業業盡其裁成輔相之道蓋天
地交泰雖有時而不可久惟聖人自有胷中之天
地胷中者交泰則有形之天地不期而自交泰是
聖人未嘗有所待也
初九伊川說雖是但有未盡意當泰之初賢人彙征
人君不能徧識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
自然采進而進如舜之選於衆舉皐陶則八元八
凱皆進湯選於衆舉伊尹則旁招俊乂如仲虺之
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

子250 406

外者蓋否之時斂志在內今時既泰所志在外
將以行其志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
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
遐遺言只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
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殊不知
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詎可遐遺乎若朋亡言
惟亂世智者效其謀勇者效其力不暇爲朋黨當
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起於高
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朋黨不
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文宗之際此泰所以
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權得中道
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治泰之
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
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
不必自爲也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畏之謂同如同乎鄉閭則
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illegible]州之兩巷
如此則不謂之同野者曠遠无蔽之地惟同人于
野則非昵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
能利涉大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
事而已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
應乃所以爲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
利涉大川斯能與天合德乾行謂天之无私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
乎正之一字就此中亦大有事執夫正之一字而
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
理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子正也
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
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
之真同若去火在天下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
辨物之中自有異不必求其異如天同一
覆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
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
同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
小人以同爲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
柔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
然水火相濟乃爲同
同人極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間

意小智限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藩
出得門外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
陸必用車馬涉川必辨舟楫伊川已
與人甚分明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
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
未體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

四卦皆有凶惟謙卦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
大凡學者要看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則樂
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此兩句乃入謙道
之門蓋天命所在自有定分初无一毫加損君子
達其理則知求勝者徒然耳要之初无增損於其
間也人惟中无所有則必誇人以爲有譬如貧賤
者恐人輕其貧賤必外以富有自誇无文學者恐
人輕其无文學必外以詞采自衒實有者却不如
此

聖人言天地鬼神人道无不好謙然人多不能好謙
何也不能捨己故也不能捨己則好勝人之心生
欲求其尊必自高大欲求其光明必自暴露欲求
其不可踰者必自高抗不知求尊者當自下求高
明者當自隱求不可踰者當自卑謙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常人之所謂謙乃易之所謂尊而光也常
人之所謂卑乃易之所謂不可踰也君子之終者
君子能達謙之理至於終極也

初六凡事不可太甚惟謙无窮極故謙而又謙雖涉
大害亦吉卑以自牧人之病莫盛於有矜心勝心
必欲醫此病須用謙譬如病之深者用藥過多亦
无害欲救矜勝之心雖謙而又謙亦無害故曰謙
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須著意看此四字牧如牧牛
馬之牧牛馬不牧則蹊人之田傷人之稼人不以
謙自牧則矜勝之心必爲害

六二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
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
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

九三居下體之上甚高之處大抵人自有驕矜之心
又加之以功勞必益自尊安能謙惟君子雖有功
勞而謙則有終此所以爲吉民之所以不服者以
上之人求以勝之故也今君雖有功勞尚以謙自
處宜萬民之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聖人作易只是教人處事且如今

人方在難處之地而人救之以處之之道其妾如何四當大臣之位上有謙順之君下有勞謙之臣而已居其上須有處之之道如撝謙乃可如漢之楊敞車千秋當霍光上官事惟聽光所爲却不足以當之蓋敞千秋乃无能而已

六五利用侵伐須先有不富以其鄰蓋我處人既盡而猶有不服方可用侵伐

上六此一卦兩鳴謙在六二則好在上六則不好六二處得中正上六謙之極發於聲音故宜以剛武自治大抵謙固美事若一向只見於聲音却不濟事須就內以剛武自治如自治其邑國則可六五上六利用字須子細看

豫

豫利建侯行師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謂人處富貴榮顯之地須是得謙然後和豫夫當天下无事時則建侯有事之時則行師事之最大者若非和豫何以舉此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一卦五位是陰獨九四位是陽剛陽也今以一位之陽應五位之陰則志遂行非和易何以得此又天下之事須順理而動則豫如君子坦蕩蕩作德心逸日休此順動之謂也小人長戚戚作僞心勞日拙此不順動之謂也天地以順動則日月躔次四時代謝自然不過不忒況聖人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則爲无妄雷在地上則爲豫天地之間只有一順字順即行其所无事

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矣哉之最先者

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聲音中元无樂如何作樂夫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諸金石鐘鼓之間令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雷論其清濁調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足與語雷樂之義也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无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殖則只爲自不見此道理

初六鳴豫凶一夵偏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言輕淺兩字最好

六二介于石處豫衆之中不有其豫樂故能見幾而

作人多在順中壞了惟六二便能覺象言以中正
也蓋豫得中正則不爲豫樂所移
九四由豫大有得四是大臣之位又多懼之地也今
人處多懼之地一向就危疑上猜防自爲疑阻惟
由豫之道但推誠於上下不復自爲疑阻所以大
有得而志大行周公當攝政之際外則四國流言
內則王不知周公只是推誠而已不惟大臣如此
而朋友之道亦只是推誠相與自然勿疑而朋盍
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
豫爲多若以豫自處則權必移於下既說豫雖云
久不死亦終於亡而已如人氣血耗散而膚革僅
存亦終於死而已九四一爻在九四觀之則爲大
臣在六五觀之則爲權臣故逐爻取義不同
上六冥豫今人當冥豫之極便謂不可救藥不知一
念于正即是好人易傳曰不言冥成之凶而言有
渝无咎聖人勸人遷善之意深矣

隨

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
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隨便分善惡如舜之朝孳爲
善人之宗共鯀爲惡人之主方未有所隨則同此
人也一步隨舜禹則爲善人之歸一步隨共鯀則
爲惡人之黨是爲善爲惡爲正爲邪皆在舉步間
不可况有所隨蓋隨人不是小事須元亨利貞乃
无咎如比之親輔人必須原筮元永貞乃无咎
彖大凡隨雖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是上
有以先之天下之理未有無感而應故剛來而下
柔然後柔動而悅如堯舜之聖只是捨己從人必
須我有可隨之道然後能使人隨我至於變時雍
則人來隨我矣隨時之義大矣哉不曰隨君子而
曰隨時者蓋君子與造化爲一隨時所以隨君子
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輩謂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
蔽之只是一時字如孔子大不可名孟子只以聖
之時盡之如中庸只說一時中易傳曰凡贊之者
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只教人玩識時字
澤中有雷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隨之至也震者
時也澤隨震而動猶人之隨時然澤中有雷則時
本自有而初非外物也凡隨者必與之爲一始爲
隨之至孔門弟子善隨夫子莫如顏子至奔逸絕

壓蹉若乎後猶未能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畢竟
有顏子之步又有夫子之步有顏子之趨又有夫
子之趨亦未爲隨之至嚮晦入宴息晚便起晦便
息飢便食渴便飲堯舜便禪讓湯武便征伐八元
便舉四凶便逐姑舉一事以明之則知事事皆如
飢食渴飲晝作夜息不費思量本無一事秖爲見
得理明時到自應天下之理既如渴飲飢食晝作
夜息理甚明白初無難知惟人自見不明往往求
之至難不可卒曉之處故多辛苦憔悴而無成殊
不知天下本無事所以然者以其不善推之故也
此之謂不受命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主守也大率隨人
必胸中先有所主宰若無主宰一向隨人必入于
邪至於變所守以隨人尤非小事若所隨不得其
正則悔吝而不得其吉矣此隨人之初尤不可忽
故聖人教人以隨之本言人先內有所主然後可
以隨人或變而隨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
非特處事如此學者爲學亦如此今之爲學自初
至長多隨[illegible]所習熟者爲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
臼外然後[illegible]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若常人多謂親

暱之言必不誤我隨之必可無失殊不知親暱發
於愛其爲我謀也必不盡公且如與親暱論官職
則必多勸我進少勸我退從之豈不失乎如與親
暱論財利則必多勸我受少勸我辭從之豈不失
乎唯利害不相及之人往往說得依公合理吾能
隨之所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凡人既要隨君子又要隨小人
終必爲小人之歸故象曰弗兼與也伊川云人之
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苟
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此數句最當朝夕看
且如宣政間蔡京爲相有一給事中封駁稍多以
是罷黜所親或問蔡曰是亦相門出也何故罷之
蔡曰彼既欲爲好官又欲爲好人此雖姦人之言
然正合弗兼與也之意可以爲世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此爻却與六二政相
反六二隨小人失君子六三却是隨君子失小人
蓋六三之失小人乃是得處所以言隨有求得如
病以去爲得瘡以潰爲平利居貞者今人多言諂
媚君子無害不知諂君子與諂小人無異古之人
親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

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盖君子難事而易悅玩
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隨也六二既失
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
人又教之以利居貞盖隨君子而不能利居貞則
君子所見於我無預以是知隨人者不可無所主
也卻先夫所謂君子不可以強合此正得利居貞
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孔子欲正名子路
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
遽捨所疑而從聖人大抵孔門問答多爾易傳上
隨下隨之義最好今人能上隨則一步高一步下
隨則一步下一步如脩身如爲學一向隨上則高
明如飲酒如佚樂一向隨下則卑陋矣爻言利居
正象言志舍下也能決志舍下則能上隨矣
九四天下皆隨於己當危疑之地雖正亦凶惟至誠
於道自然無咎所以至誠無咎者爲其自誠而明
故也伊川所以引伊尹周公孔明皆以其明哲而
誠故可處危疑之地然又如燕之慕容恪亦當主
少國危之時内有強臣外有強宗惟慕容恪能以
至誠自守故能全燕之社稷而無纖毫之咎正得
有孚在道一爻之象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處此

危疑之地本自凶然君子處此自有轉移換易
之理此所謂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又曰居大
臣之位處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姦
臣所爲不可論至如中正之大臣爲民心所隨雖
貞猶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
也有孚在道此一句最好看盖有孚誠於中即所
爲合道見善又明則何咎之有何咎與無咎不同
乃伊尹周公孔明事也有孚在道以明董仲舒曰
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陷篡弑之誅爲人君而不
知春秋必被首惡之名其始莫不自以爲善而不
知其罪自以爲善則似有孚不知其非則不能在
道以明又如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
亦近於有孚只爲無在道以明
九五孚于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看大凡病有
麤有細六二一爻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既知隨
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可然六三
一爻病麤者易見九五居中正之位則隨用皆嘉
善又恐隨之太過伊川云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
防者過也盖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此正病之
細者最難看此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盖人

只言能從君子便是趨向已正此外先事殊不知
雖所從得君子猶自太有害在六三之隨四九五
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三所戒者以謂不
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則便與諂媚無異此
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无諂媚之心
而慕用君子之心太過見得君子无事不善件件
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人則難知也傳所謂中
實者九居五之中則爲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
名爲隨善何益於己如人之爲學見前輩若不中實
則見如不見中實乃爲學之根本
上六拘係之此正民隨君學者隨賢拘係而不可解
隨之極者也太王去邠民隨之者如歸市正合此
爻所以亨于西山也非特太王如有客詩言有客
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白駒詩言皎
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亦合此爻

蠱

蠱之爲卦取事爲論乃言蠱壞之義何也天下本无
事惟其蠱壞脩治整頓方是有事聖人所以以蠱
而繼之以有事示天下本无事之義蠱事也蠱非
訓事蠱乃有事也在文爲皿蟲使天下之器服不
爲蠱所壞則不必脩整以此看惟壞亂然後有事
元亨者天下之事常相對有一病則有一治法當
蠱壞之時元亨乃治蠱之法爲卦艮上巽下剛柔
既不偏有所止而巽順行之不失其當如此治天
下自然太亨雖險難无不濟是以利涉大川惟其
蠱壞所以却有亨涉大川之理蓋易盈虛消長成
敗常相倚伏正如路温舒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
開聖人也蓋當壞亂之極自然必有開通之理上
如湯武下如高光皆因蠱壞之後然後大業以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推原事之終始聖人舉事不
獨去一事上看事之前後即事之終始也甲者事
之始每有事先三日而慮其所以蠱之根本然後
爲之既爲之又後三日而慮其將然然後其利可
久聖人爲事詳審如此此二句皆事未出之前而
非事見之後也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傳最好看以
君子小人言之小人以喜隨人者必利達之事君
子以喜隨人者必脩己之事
剛上而柔下當萬事蠱壞之時下巽順而從上上之
意亦欲止亂下既順而上即止不復過當窮治此
所以能治蠱也又有一義此卦上止下巽天下之

事所以不治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安在下常患人
各有心若上之止如山岳之定下之順如水之從
何蠱之不可治又其卦上剛而下柔上剛則果決
而有行下柔則易使如此而治蠱則元善大亨而
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剛君弱臣強安能治天下
之事巽而止衆事皆然既巽順曲折不逆人心又
須中有所主確然不可變若是中无所主但只止
而不巽无巽以出之之道亦是拂人心處既曰亨
有所定而柔順以行之始是大亨以此見處天下
之事必其勢順其才全剛上而柔下其勢順矣巽
而止其才全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天
下之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自年亦只如此蓋往
則有功也天下之事方其蠱也皆有可畏之勢如
大川之滔滔然於此而往焉則有事而可治矣如
憲宗武宗平淮蔡澤潞當時朝臣沮者甚多以謂
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二君惟斷然而往故克濟然
天下之事无窮必須量度其才可以涉大川當風
濤洶湧若能操舟楫使自有无窮事當春秋時惟
夫子盡此若季路之於季氏冉有之於衛々只是未
到濟大川處須是知才出去了事漸漸多終則有

始天行也先甲後甲占只以人求之自不知其所
以然之故須明天行終始之理言天下之事有終
則有始乃天道如此君子知之故每事先甲三日
而慮之常人不知臨事只於一事而思不知終始
之道乃天行也孔子釋彖推原先後之意事之終
始不是人安排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天下之消長盈虛文質剛
柔如環之无端乃是天行若是要得自窮智慮探
事先料事後不知消息盈虛只是臆度
象山下有風山下有風之時震搖播蕩萬物皆錯亂
若无震蕩動揺萬物如何會錯亂大凡天下自有
定分不必用人安置緣其擾亂以至蠱壞如山下
之草木自生自死何必整理一為風所鼓以至蠱
壞方用整治天清日明則无所事矣天下本无事
惟蠱壞之世如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而事乃出
如卦之象則為蠱如卦之才則治蠱之法已隨之
矣君子振民育德蠱事也天下事只有治己治人
更无它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己雖名
兩事元非兩事无事則內欲自育其德臨民振之
而已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外内之道也

故時措之宜也蓋終日所行若不入此兩事則皆
非吾所當事矣今人所作不是无益於己无益於
人即有害於己有害於人
初六幹父之蠱置必於无過之地人稱之爲有子亦
可以无憾矣然必厲終吉此三字須子細看蓋不
知戒懼則自以爲事父之道足矣意承考也所謂
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也
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
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學也
九二人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太剛便道此
是不得已爲母故少屈其道殊不知只此便是中
道貞之一字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尋常用工夫五
六十年未必到得惟於六二却不可貞蓋須識用
處若用貞以幹母之事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
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
何能使之大有爲乎未有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
邪謂之敬於九二却如此說此須要看此是伊川
晚年更練世變故見得到此
九三以剛居剛而承父之事必至矯厲過當然却有
小悔无大咎蓋下卦全體巽於巽體而用剛所

以小有悔无大咎須看巽體乃可傳曰小有悔已
非善事親也此極好看譬如一正人此間雖有小
過亦不害其爲正但要事上放教紆迴曲折使无
大過聖人教人與已到者爲地又與未到者爲地
若只與已到者爲地則是未到者无一入得道理
六四過近於五正如子過近於父只是就父之事調
停教從容寛裕始得若欲專輙徑往自任必見吝
也又以陰居陰柔弱之才无應則至誠不能感通
所處之地如此若往幹父之事必有悔吝惟優游
寛裕以處其父之事乃可
六五幹父之蠱傳云有就文求意者有求意於文之
外者六五當幹蠱之任自能用譽亦何不可須求
意於九二者蓋度六五才質陰柔必不能獨辦此
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九二雖有剛陽之才
非六五之君巽順以求之安能委曲承之而用
之也須看此一句說命曰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人須是辦得此一著方做
得事蠱卦專爲治事故以此爻終之諸爻皆以當
天下之事爲己任至於上九却取意於事外

臨

序卦有事而後可大須看此句天下之事若不向前安能成其大如士人為學有志伊周事業也須是向前去至于八月有凶説者謂五月諸陽方盛一陰已生即能知戒此未為知幾蓋一陰已生此二陰方長即知二陰之生乃是求對法例卦體便可見蓋只是反掌間爾䷒臨䷠遯若能見此方是知幾彖剛浸而長止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若知此理便識一陰一陽之謂道消不久也人自以為久且自建子至建未八月之遠却言消不久也此句最好看蓋只是反掌間事耳學者能常思消不久之戒它日臨事必不失枝落節若持八月尚久之心事到面前必无措置

象曰澤上有地臨為人上者須細玩澤上有地臨之象此不可只以上臨下之象觀之水地相浸潰而臨其上便自有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意

初九有感於四為四所説在下位而為上所説要須以貞則吉志行正也蓋其志在於行正道以利天下也蓋初以下位而感於上也

九二初以下位而感於上而二以大臣而感於君故亦云咸臨然下之感上須守其正臣之感君須或於順

六三以陰柔在上處位不當都有兩路若知處位不當強煦煦說人則無攸利若知處位不當戒懼自守則可無咎甘臨求諸人既憂之求諸己

六四臨道上近故以比下為至伊川於象又發明三句蓋上得乎君身得其正下得其助臨之至也

六五以中順居尊下應九二剛中之賢謂之知臨大君之宜者此與後世所謂知臨不同後世之君自任一己聰明以臨下適足為不知蓋用衆人聰明以臨下此乃大君之所宜也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意

上六無應然陰之志必求陽下之二陽本不應乎上而上之志常在於內之二陽此所謂敦臨也敦厚也彼應我而我厚之者常也彼不應我而我猶厚之非常也敦也敦過厚之義上與三正應本當相厚未足為敦惟與初非相應而厚之所以為敦大抵在上臨下須着敦臨下雖未應在上不可不過厚以臨之如堯舜之世上厚於下下厚於上上下相應固盡善矣若盤庚遷都胥動浮言下不應上

如此盤庚三篇之戒諄諄告諭如此亦敦臨之意

觀

一陰生於姤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始勿用取女剝不利有攸往否之匪人皆是不好惟觀四陰在下二陽爲觀於上却與諸卦不同蓋治中有亂亂中有治觀卦體可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上下交孚氣象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五居尊位以中正爲天下所觀須說順而巽一句蓋專中正而不巽順則亦非爲上之道

象風行地上觀風行地上無所不徧先王體之爲省方之制如虞之巡四岳周之巡狩此却是擬象取義聖人深居法宮之中精神所運無不到豈待省方而後觀民設教蓋精神無所不到而省方之禮自不可廢老氏言聖人無爲只見一邊事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辭雖指小人意却爲君子小人則可君子則不可

六三居下之上又接上體觀是則向是不是則退而脩正

六四須有觀莫明於近蓋觀近則見得親切洪範曰以近天子之光蓋惟近乃見其光華此却不論地之遠近乃心之遠近志異道殊雖近而遠尚友千載雖遠而近孔子之於陽貨孟子之於驩兜近而遠者也孟子之於孔子文王之於舜遠而近者也

九五居人君之位故須觀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類事事合於君子之道人人歸於君子之域方始無咎且九五陽剛中正之德處於尊位觀之極盛者也不謂之元吉无不利只謂之无咎者蓋使天下皆爲君子是人君本分職事才得恰好故只謂之无咎人君居尊位最難自觀蓋左右前後阿諛迎合然却自有驗得處俗之美惡時之治亂此其不可掩而最可觀者也

噬嗑

利用獄須是去其間所以言獄者又須是推究病源所在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蓋獄者察其情也當察其何處間隔然後治之譬如人國是被私意間隔處各不同苟不察見間隔所在則枉用力噬嗑緣有物間隔故須用明與威治之然後無間不特治天下如此且如人身本與天地無間只爲私意間之故與天地相遠苟見善明用心剛去私意之

噬嗑自家天地

初九受刑者小人以惡先從發足處制之則惡必不能長矣然禁之使不得行也既不入於惡必自進於善矣所以无咎也昔周公治商之頑民不急於它事乃切切在於禁其羣飲之惡夫何故商民桀紂之沉酗遂致頑而不逞周公察其所從來自其所以爲惡之本原而制之豈後人區區制其末流之比哉

六二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刑之峻如此得非過於中乎治剛強而用嚴刑正如病深者用藥猛方得適宜乃所謂中也居中得正用刑之君子也乘初九之強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不下毒手也人皆謂刑平國用中典即謂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制強暴之惡正聖人之中也觀孔子溫和之氣象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處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一旦見原壤之箕倨則以杖叩其脛見冉求之聚斂則鳴鼓而攻之聖人以嚴御惡政所謂中也

六三以陰居陽處不當位自不正而欲正人難矣哉然而彼有罪惡之可誅則當誅之而不有在我亦自无咎聖人言此其有深意存乎其間何者噬腊肉而遇毒當於此知正己之道雖吝而无咎小人有惡從而治之在我則實无罪聖人不長小人之惡之意也聖人之言譬如倉公扁鵲用一藥而治二病立一言而正彼己其意深矣

九四此爻爲間最大凡噬乾胏乾肉皆去間之理也九四爲間既大須用力深則所得亦大大抵人情當患難未平之時則克艱其事及患難既平之後則忘其艱貞故聖人特於此致戒後漢董卓爲漢大間王允誅之至其終而不能艱貞漢遂復亂正此爻之所戒也

六五剛在四則爲直而已五得中則爲剛中大抵剛直中正之道本自我有患不能去其爲間者耳間既去則所得非自外來

上九爲惡之大一至於此爲桀紂爲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也

賁

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

彖夫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也文之以
柔故无不可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
文者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
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爲大聖人之事業周公伊
尹聖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
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
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
未嘗滅沒人惟不加考究則不見其爲文爾此一
段當看觀字唯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
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

象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
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
章必從根極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
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
故於獄无敢折大抵无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遲緩
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爲故曰无敢折
獄

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爲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
遠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
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
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
人以道義自負驕富貴羞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
曰吾非輕富貴卑服爲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
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以
光華此足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

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須文生
於本無本之文則不足貴

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爲文明之極故曰賁
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
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爲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
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雖爲人所愛而亦爲人所
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采終爲人薄何者以不
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
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

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爲正應爲
九三之剛間隔故未婚媾初四雖爲九三一間隔然
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故後必合凡人之於事
其所當合者終不爲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爲當合
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

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于人不可受人之

裁制令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吝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爲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

上九伊川曰惟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看

易傳於賁卦論取象卦變之義甚詳恐讀者未易遽曉今擇其可圖者隨文釋之

傳曰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

復是陽長剝是陽消所以名爲復者陽復名剝者陽剝

又曰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

䷩ 巽上震下 益 上本是乾下本是坤損上體四之陽將來益下體初之陰此損上益下也故四變爲陰初變成陽

䷨ 艮上兌下 損 上本是坤下本是乾損下體三之陽將來益上體上之陰此損下益上也故三變爲陰上變成陽

又曰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

䷪ 兌上乾下 夬 夬五陽決之陰是剛決柔

䷫ 乾上巽下 姤 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故曰柔遇剛

又曰鼎又以卦形爲象

䷱ 離上巽下 曰鼎

又曰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

䷚ 艮上震下 頤 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

䷔ 離上震下 噬嗑 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有剛爻頤中有物之象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 乾上坎下 訟 彖曰剛來而得中也 謂之剛來者謂下體本是坤卦剛自外而來變二之爻爲坎也剛爻只是從外面坤卦來非從上體乾卦來蓋上體乾三陽自足元不移動豈自上體來乎

乾上震下 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諸下體本是坤升也

自外而來變初之一爻為震此則爻彖依所

來與訟卦同

又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

先儒說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伊川程氏說

原缺

无咎

剝之後繼之以復蓋陽无剝盡之理剝窮上反下繼到窮則必復此自然之理積惡之極則必思復善積邪之極則必思復正積陰之極則必思復陽且以剝之上九一爻觀之曰碩果不食譬之植果實旣蕃必須採而食之餘果雖皆剝落其中須遺一兩顆不能盡食便自有發生意天地生生之理元不曾消滅得盡此剝之後所以必有復也夫復自大言之則天道陰陽消長有必復之理自小言之則人之一心善端發見雖窮凶極惡之人此善端亦未嘗不復纔復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體之爻觀之初九一陽潛伏於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旣動便覺五陰已自有消散披靡氣象人有千過萬惡叢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復則雖有千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象是纔復便有亨通之理　天地發生之初最是於萌孽始生之時要人管護保養且如草木萌動根芽初露易被摧殘惟能於將生之際遮覆蓋護則枝枝葉葉漸漸條達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為衆惡侵鑠惟是於出入將發之時養而无害然後自然朋來朋謂助

也如所謂德不必有鄰凡善類皆朋也凡日用
間遇事互有相發明吾之善者皆朋也萬善會聚
於吾身自然无咎自復身下數句次序節目整然
不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是天道消息盈虛自
然之理如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二陽之臨三陽
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皆反復自
道人於善心發處便充長之自可欲之善
於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亦是性中所固有
无疾入者謂剥之上九一爻來入於復之
初九故謂之入出者謂初九一爻漸出而為九二
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故謂之出利有攸往此一句
最是做工夫處天道到一陽始復時便自此浸浸
而往人於善心發處便自此進羅充長去亦何所
不到只為人纔到善心發處又為人欲障蔽不能
利有攸往人善心悔處日用甚多或聽言而於心
有悔或因觀書而於心有動或於應接事物而有
警悟於心日用間複熙甚多雖大姦大惡之人亦
然唯其不能利有攸往故至於頻復厲象者聖人
言一卦大體之意也剛反二字最要看大道至於
復時何故都无障蔽亦只能剛反剛反二字見得

天道之復處人惟其不能剛反雖動而又以逆行故
不能利有攸往惟天道能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天行是解上兩句所以如此者是天道自然之運
用也學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之有復乃天行
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
道到復時便運行无間人何故於善心發處乃不
似天之順動而善心又多泯沒蓋為天以无心運
用人以私意障蔽人雖以私意障蔽然秉彝終不
可泯沒便是天行无間之理利有攸往剛長也惟
剛長便能利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
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
身反觀之便見得天地之心
象復自十一月觀之嚴霜是冬雪正萬物摧挫時无有
生意安得有雷不知雷聲已自潛於黃鐘之宮但
雷伏在地下雖无朕兆之可見无聲音之可聞人
自不知其所謂復蓋積陰沍寒之後而陽氣發生
之理其在地中不輕發用者甚有力如人雖為窮
凶極惡之事積於一身自外觀之若終无悔過之

心然固有之良心亦自具在或有動於中誰得知之先王以至日閉關前人之說多以爲保養此善端先王知天地之心如此故以體法此說固不礙理究竟未是此皆聖人實尊聖人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隨天時之動静而應之當復之時静以處之則盡裁成輔相之道苟不静以處之則擾亂天地之性術數家以爲厭禳之法固爲鄙陋若只作故事看亦非須知先王以天人爲一體人有善心不能充長蓋人以天人爲兩體故也

六二下謂初也聖人指復處爲仁此正與荅顏子之問克己復禮爲仁相似蓋聖人之語只是一理

上六君道莫大於改過復善一不改過則非君道矣

易臨傳曰至于八月有凶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又剝曰一陰長則一陽消至建戌則極而成剝又復曰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日猶七也今總以圖明之

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所謂復則不妄矣聖人終日乾乾純剛不息何自外來之有易所以告學者也

苟不知復則流於妄而不自知矣

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而初九則曰往吉六二則曰利有攸往蓋既曰无妄則已上別无去處動著便錯才添纖毫則妄矣此卦辭所謂不利有攸往也雖動著便錯然又非塊然不行也此理元自流行[illegible]不息故兩爻皆以往爲吉

穫不菑而畬蓋无妄天理只了耕穫如此菑畬則是有
意作爲非天理也故象曰未富也蓋天然五穀我強
以人力耕穫之是認以爲己有而私其富也不耕
穫前輩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正此爻之謂
蓋述是循其天理自然无妄也作是人爲人爲則
妄矣易傳言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最好玩味

六三或繫之牛觀此爻人之徼求幸得之心皆可息
也象辭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其指示人尤爲簡
切蓋无妄之得失必隨之初不曾得也

五以剛居中正之位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爲
无妄此猶可識也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
亦謂之无妄此最難識譬如爲屋長短之中則易
見輕重之中則難識蓋四地位既偏聖人所以戒
人可以正固守之也此有二義以九居四剛柔相
濟爲中中則无妄

九五居无妄之至惟能自信則勿藥而有喜易傳言
惟戒在動動則妄矣蓋是極正之理增分毫則爲
贅過分毫則爲過既已无妄而復動是亦以妄爲
无妄之疾也象言不可試也試字最要看蓋妄則
无妄而猶欲試嘗其藥則已不自信今人即妄也如
同疾者以青爲紅以白爲黑也初未嘗變也今惟
當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却无改色以從目之理

上九无妄至理也而上九則至理之極也至理之極
不可加一毫人僞於此而猶有行焉則乃妄而有
眚矣天理所在損一毫則虧增一毫則贅无妄之
極天理純全雖加一毫不可矣孔子稱顏子吾見
其進未見其止也未止則有所進既止矣雖少進
亦不可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蓋窮極則過
過則反爲无妄之害言无妄之窮而又行所以災
也

大畜

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養也若无
此理又何所養有无妄然後可畜此最爲學之要
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畜聚也使誠不立則
涵養者何物將何以爲畜也伊川曰止則聚矣纔
止則自然有聚書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允誠
也懷于茲者已止於此矣然後道始能積又中庸
曰不誠无物惟誠然後有物惟无妄然後內充實
而有主故可以畜然內若有妄安能畜哉惟无妄
然後中有主自是畜之至於篤實煇光可也

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我所養旣大然後可以受爵祿當患難若未有所養而欲出爲世用亦危矣所畜者旣大而不正則反爲學者之害所謂學非而博者也言語足以動人文章足以聳衆不正則反爲害不如空无所有之人雖欲害物亦不能爲大害故利於正有如是之人所畜者大而又正則是道全德備充足飽滿可以有爲於世而亦天下之所仰望者也故不家食則吉而利涉大川以濟險也是聖人教人斟酌量力然後進而有爲畜旣正而家食則以畜不正而不家食亦以惟畜正故不家食則得其位行其道致君澤民而天下被其利故吉涉大川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而天下安故利

彖剛健篤實此四字最爲根本惟剛健篤實故能煇光日新其德自有光煇之理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夫難畜者莫難於至健之物若柔弱之人則易爲畜矣是以止健必先有其剛健篤實及尚賢之德然後可也惟其止得住是大正也乾之健天下之至健也无一物能加之今也爲上九所止者以其所尚者賢而大正也大正者理也天下之健物莫能止惟理可以止之不家食吉養賢也此與卦之繇辭不同卦言有如是之人不家食而出於有爲則吉蓋以其人所畜者大則可以施爲也凡人有餘於己則可以施於世矣故乾之初九則勿用聖人於彖恐人以不家食爲賢者之吉則必求所以不家食者故又從而發明其義夫賢者之進就自有時命本无可喜可憂者若以不家食便爲吉則非賢者之所養矣故繼之曰養賢也言此者係國家之吉也非賢者之吉也以爲如是之人能使之不家食擧而在位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常人之濟危難必用私意小智以求濟也聖人則不然順天理之自然而已湯武是也若涉難而不順天意是取敗之道也

象天在山中大畜天至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形迹論之山安能畜天今且以近者論之則知有此理且人之一心方寸間其編簡所存千古之上八荒之間皆能留藏則知天在山中爲大畜有此理也君子觀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於古聖賢之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是而後德可畜也不善畜者蓋有玩物喪志者

初九陽欲上進爲上六四所止是知有厲則利在已
而已已則不犯患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初又
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如哉然當大畜
之時爲艮四所止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故有厲
凡人之有剛健之才則其向進之心毅然有不可
犯者今爲艮四所止則其心愈躁而不能堪且將
決裂四出而後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已凡人在我
雖剛而時之所不可苟不顧而強求之則其犯災
也必矣

九二與六五爲正應然九二恃剛陽之才必於上進
是剛健之人正欲放縱有爲之時也然上爲六五
制之而不得去是輿說輹之義也有所畏而止之
以免災者初九是也无所畏知其不可過剛而止
者二也二以剛而居乎中見其時之不可而自止
焉以居乎中故曰輿說輹言能度其宜見其不可
自說其輿輹而不行也故象曰中无尤

九三夫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爲爲上所制畜然後
知止固自爲易九三與上九爲應正是二陽相得
有爲之時如良馬馳逐於道路之間也當正得意
之時正又无人止制而知艱貞自守不敢放意以
閑輿衛使无傾覆之患最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
艱貞而閑輿衛故利有攸往

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於已形之後者
也夫於惡之未萌而制之不使有是牿童小之牛
角則其角終无見矣何必於角蓋角者牛以之觸
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其
惡之起處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
之關要處去之非得制惡之道夫豕之能噬嚙者
以有牙也今豶其牙是制其要會處也

上九大抵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畎畝之
中其畜可謂大矣必從湯以發其所蘊是得時如
天之衢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

頤

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當看凡人未嘗
无良心良知也若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自存至
於生生不窮矣[illegible]生也

頤貞吉頤須是正[illegible]止如堯舜禹湯文武則吉如邪
說養之則凶

彖辭辭旣言貞吉　孔子復象之曰養正則吉疑若

替也殊不知聖人一字也間曰有无窮之意學者
若識則之一字庶乎知之矣觀頥觀其所養也自
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正
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
之自生自息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德與天
地合故養賢以及萬民然萬民之多安得人人而
養之惟得其要會則所養甚約而所及甚博其要
先在於養賢而已

象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
萌芽爲養之象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雨露
之澤而已而此言雷者其義甚深故易傳有發動
之意此意當自體會

初九觀我朶頥凶六二顛頥拂經于丘頥征凶六三
拂頥征凶頥自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頥養也
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
无時而不凶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而才質柔弱似不勝任惟六四到
此知自柔弱下有初九陽剛之賢屈己就養是亦
吉也内旣陰柔必資人以養其威嚴固非色厲内
荏徒有外貌之威嚴也以其有所養然也其欲逐
逐无咎常人資人養以有能旣得之則必認爲己
有而忘夫人是未必无咎也惟到此一節其欲賢
好下之心逐逐然相繼不已庶幾无咎也象上施
光也者譬如天之雨雖本與於山川至其及下則
是自天而下也六四本資初九而有能至其有爲
乃自六四下施也

易傳所謂柔順而正者以陰居陽謂之正以陽居陰
亦謂之正六五當人君之位天下所望而養者也
今也六五以柔弱之資其資於上九以頥是拂君之常
經也然人君旣知柔弱及任用大臣須是正一不
變乃吉如漢之元帝任蕭望之所宜居貞者也惟
任不專故恭顯得以陷之而卒亡漢室大抵資人
以有爲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故曰不可涉大川

上九以剛健居師傅之任人君資之以有養是由剛
健以養者也然旣有剛健之才又須有戒懼之心
兩者兼備然後可以涉大川使有剛健之才无戒
懼之心則是暴虎馮河徒勇也有戒懼之心无剛
健之才則是兢兢畏懦亦不能有爲也惟兩者兼
備故作大事而天下蒙其利又六五不可涉大川
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

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於太自任臣之患常在於不自任

大過

大過兊上巽下兊說也巽順也為非常大過人之事自常人論之必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辦此不知辦此事者却是巽順和悅元不須動聲色

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蓋大過雖本於理不過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曾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我為是非有大力量何以當之若見理不明者見衆人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不見人何懼之有我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横顛倒無非此理又何嘗獨立乎彼衆人紛紛之論人數雖衆然其說皆無根蔕乃獨立也至此則我反為衆衆反為獨矣

習坎

坎陷也陽居陰中則為陷離麗也陰居陽中則為麗是知小人猶可以依附君子君子於小人群衆中決無容身之地

常人言險必以為凶德矣所謂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乃如此蓋易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若惡險而棄之是廢一物廢一物不足為易

九五凡水火以常論之水屬陰火屬陽至以爻論之天一生水水中有陽故坎卦上下二陰中央一陽故水屬陽也夫水之流行必先盈滿而後流出若淵而盈則能出淵之類是也坎之未至於盈非坎深之故但水未能盈滿耳九五君位也如德未至於堯舜必求至於堯舜是坎而止於盈也若五一爻特患未至於盈耳此君子所以釋之曰中未大也

上六此一爻否極必泰屯極必通坎極必出險理之自然也然而若知否極而泰不知致泰之道則不能去否屯極則通不能為致通之理則不能去屯上居坎之極必能出險然以陰柔之質居之則不知所以出險故三歲之久至於凶也

離

序卦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蓋言人居坎陷之地欲出其險必有所附麗乃可

利貞亨言人有所附麗不可不附於正人如孔子微服過宋乃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則所附得其

正可知故必占貞乃亨畜牝牛吉畜字最要看大抵人欲附麗人必恭順和柔乃可故曰禮恭然後可以言道之方然人之恭順豈一朝一夕所可致必畜養有素乃可

彖大抵人不可須臾離於正如日月之不麗乎天則失其所以明百穀草木之不麗乎土則失其所以生然則麗乎正者非明者莫能也欲附麗人必先知其正乃能附麗不知其爲人安能附麗乎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離卦蓋言人欲出險雖不可獨立然必求附麗於人以一卦觀之一陰居二陽之中故上下相輔所以爲麗然六五君位而以六居之似乎非正殊不知六雖柔弱得五則爲剛以六居五正所謂柔麗乎中正

象不曰二明乃曰明兩此以明繼明之義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正如堯舜之相授受文武之相繼如曰重華協于帝此是以明繼明如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此亦以明繼明大抵天下道理本自相續以明繼明自是常事後世徒見堯舜禹湯之後有太康文武成康之後有穆王遂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明相繼爲異殊不知以明繼明却是常事至於太康穆王昏亂乃是其常事雖不見而理常在

初九大抵人之念慮雖未發於外要當制之於未動之先蓋離是火九是剛火則炎上剛則欲進火與剛在乎用之如何耳善用之則火爲明不善用之則爲炎上剛善用之則爲正不善用之則爲躁進故必敬於先然後能无咎

六二以文明剛中之才居下體之中故曰黃離元者善之長元吉蓋无以復加之吉然六二之所以吉者正以得中道大抵才過乎中則是智者過之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者也

九三居下體之上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猶死生之際也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者彼畏懼者其凶固明至於鼓缶而歌者雖自謂達死生之際殊不知死生乃常事且初无可樂于鼓缶而歌則亦爲死生所動矣故皆凶也象曰何可久也此一句最要看日之旣昃自然傾沒雖千數萬言亦不能留此何可久也之義

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於此一爻嚴其義峻其辭正天下之大分照明君臣之大閑謂九四大臣苟侵君任突然而來則受莫大之罪焚者古之極刑然六

十四卦近君之位皆不明此意獨於離一卦言之何哉蓋離有相繼之義九四以剛強之才上逼君下繼下體之上大抵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繼堯禹繼舜乃可无舜禹之心即是莽卓

六五以柔順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處然位雖高而理實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則必底於敗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惟離之六五能泣涕戚嗟而不敢安若書謂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所以致吉

上九一爻正如成湯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然上九以剛毅奮發之才是天錫之勇也以離而居上是聰明睿智出於天錫以之出征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是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亦如成湯伐桀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其時罪惡桀不要湯但放而已書曰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則其餘皆非象曰以正邦也此亦表正萬邦之義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一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二

門人集錄易說下

咸

咸恒二卦須合看咸卦說中有正恒卦正中有說何[illegible]咸兌上艮下兌說艮止故說中有正恒震上巽[illegible]震動巽順故正中有說咸卦少女少男故爲說恒卦長女長男故爲正

咸亨利貞取女吉天下之理有通有塞以誠相感无所不通一或不誠則雖近而一家亦閉塞而不通故交相感乃可亨然交相感三字言之甚易曉其所以交相感之理則難知也若我至誠必待彼至誠然後謂之交相感則是有待於外彼或不誠則不既相感矣此說甚未安我苟至誠則天下自然相感初无待於外也然人之交相感易得不正故必利貞然後亨

彖咸感也取女吉也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婦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然下天而上地則爲否男下女則爲咸蓋以位言則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以交感之道言則必在上者先感下則在下者斯應如君必屈己以下臣男必屈己以下女是也天地

[illegible]聖人感人心[illegible]
感而[illegible]應[illegible]
而天下和平而不知[illegible]一[illegible]
要看盖聖人巍然在上百姓林然在下須是看觀
其所感一句
象山上有澤咸山高而上有澤焉是山澤通氣也君
子觀象然後能以虛受人谷虛則有應伊川解虛
以受人最當玩味若心不虛而中有私主所主者
在官職則山林之言不受所主者在山林則應世
之言不受惟无所主故泛然无不受且如一江之
濶只受一江之水如受兩江之水則溢矣今之人
只說與正人處至邪人已不能與處惟聖人无限
量故不擇合无邪无正皆能受之所以然者以其
中心虛而无不受也大凡天下之理虛則能受實
則不能受伊川云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
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
通之道也此六句最當看
初六雖與四相感然感之初者也感之初信未孚志
未定此[illegible]六如此看甚分明當玩味志在外也
一句今人[illegible]朋友親戚交感但責人而不責己只

說我誠意已孚而彼不應不知己之誠未孚如足
拇之方動安能感人此一爻不以誠己孚而責人
不應但以志尚在外而不能自足又曰六處咸之
下是感之淺者也故以拇言象曰志在外也者常
人之感人感之不入即止初六則不然謂感其拇
是在我者微未足感人也故志在於外无自已之
心求爲感通而後已
六二一爻大抵君臣上下貴賤之間君當求臣臣不
可先求君上當求下下不可先求於上貴賤之理
亦如此焉二與五正應五在上二在下六二柔順
說於上有如腓之好動動不知止之道也若不
待五求而先自動則不能安分謟諛冒進惟能居
守而不好動則可以吉象復明其順不害者言長
沮桀溺之徒乃與君相忘但不可先動使君倡而
臣和可也蓋上下君臣之間又不可隔絕而不通
要得其求則順而從之毫釐之間不可不察
九三觀頤之初九可見九三之義頤之初九有剛陽
之才不自知其剛陽之貴反與九四爲應如人自
有靈智之德反舍之而觀其人之朶頤所以謂之
[illegible]九三亦如此以九居三不自知其

子250 431

[illegible]上六合陽從陰
從下是不能自守之有隨於人之動其吝可知故
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謂
不能以貴自處而感於卑下也又曰志在隨人所
執下也謂九三以剛陽之才而不知自信不能使
人從己而反從人也今之學者蓋亦如此吾之性
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
自貴乃慕爵祿不知一體之中自有廣大之道所
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咸其股執其隨者也
九四居咸之中正是心虛中虛感應之大者所以咸
之一卦九四之爻最大貞之一字最好看伊川云
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虛中无我四字固是貞只認
此四字但識虛中无我又不識貞字貞之一字果
到虛中无我地位方見在易謂之貞在大學謂之
正心此心一正則其所感者无有瑕過之患自然
无往而不吉悔自亡若夫憧憧往來之人心既不
正則往來不息乍形乍滅乍起乍伏本心既失已
是私心則是隨其朋類方始思得此思卻有限量
有思則有无思則无若到貞吉悔亡則窮天下之
事无不感通繫辭於九四一爻推廣何思何慮一

原缺

致學者何思何慮當如伊川說然前說皆是
之正體未嘗說下手處至于屈伸相感止以崇
德也卻是下手處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
往來未光大也所以貞吉悔亡由其思不出位未
為外物所誘故正正者其良心良知之所在固无
欠感之害也局於小智憧憧起伏所以未光大以
其无所有之光大反逐於物而私應蔽之蓋心本
光大至此則光大皆不見
九五咸其脢大抵為學最要識向背若任私心而行
私心所喜則感不喜則不感所見者感所不見者
不感如此則所感淺狹六五雖咸其脢然亦感不
大止无悔而已曷足為感感之人君哉故象言志
末也
上六至誠方能感人上六以陰柔居卦之終以口
舌感人譬之巧言如簧其口雖不能辯其心終不
感且如二帝未嘗无典謨其所以感人者只在典
謨之外三王未嘗无訓誥其所以感人者只在訓
誥之外孔孟未嘗无答問其所以感人者只在答
問之外若无誠意而徒有典謨訓誥答問只為
滕口說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之一字最難看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非獨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又可以見易之全體蓋乾坤者易之門也外乾故剛上内坤故柔下雷動而風發此相應常久之道故恒云巽而動初與四爲應二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皆以剛柔相應而爲恒曉此四字則六十四卦皆具見矣剛上柔下乃尊卑定分之常雷風相與乃運用變化之恒巽而動者天地萬物未嘗不順理而動也剛柔相應天下之理未嘗死對也此四者乃天地之常經大易之正義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大抵通天下萬世常行而无弊者必正理也若一時之所尚一人之所行則必不能久故恒之亨利於貞亦如漢文帝好黄老至文帝之後則黄老之道不行梁武帝好浮圖至武帝之後則浮圖之道不行蓋非正道則必不能久　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不已兩字最要玩味大穹然在上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墜地頹然在下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陷惟是有不已之道方能久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終則有始正如人之一身自少至老爪髮皮膚未嘗須臾不變若說終身不變則失其所以爲身亦如水若止而不留則日涸一日惟其常流不息所以不窮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正與中庸所謂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之理同當玩味所恒二字人但見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久道而不知所以久照所以久成所以化成處故所之一字讀易者當深體之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以雷言之或在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風或起於南海起於北海二者初未見其爲常君子於此乃立不易方若與雷風之象不相關涉蓋立不易方乃立其所當立之地故也人於立處立猶風雷於起處起也且彖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象則曰立不易方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此所謂立不易方也如始乎爲士只是在此終乎爲聖人亦只是在此雖是立不易方又不可久非其位此全

要人體會
初六相應而相親者此常理也恒之初與四時位不
同則不可以常理論何者初在下而賤四在上而
貴而又有二三間於中當自安分可也初六不達
夫勢利之分區區責人之應己而以常理待人四
又以尊貴居上而不與之應此其所以凶也交遊
亦然始也相親相應亦因其常自夫一貴一賤之
分而勢位異矣苟不知勢之異勞精神以求其應
則亦有求深之凶然始字最當玩味大抵人情責
己輕責人深不知勢位之既分而以始交之心求
之故言始求深也
九二大抵天下事惟得中則可以无悔九二以陽居
陰非中也何以謂之悔亡蓋得形之中不若得理
之中形之中上下之中也譬如屋之中央有定所
若理之中則无往而不中也九二以陽居陰以中
而處於下又應五之中居中而行中雖非得形之
中而處中應中有理之中所以悔亡也是中也亘
古今而不易歷萬世而无弊然悔亡兩字尤要看
天下事本无致悔之道不須言悔亡亦由本无致
咎之道不須言无咎惟三非得形之中自本當有

悔今也處之而得理之中故復去悔亡也大凡道
无不常亦无不中在乎處之如何耳象曰能久中
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
也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九二所以悔
亡由久於理之中也觀 則見時中之義
九三事有未是則當去之 到是處則當守之故有
正者必當居其正有其 而不能居則失其所以
爲正矣三以陽居陽得 其矣不能固守而又求
於陰乃反更慕上六是已正而不能居故羞惡或
承之雖正而亦吝也象曰无所容也學者於此一
句要看可以容身之處而不容將何所復容其身
以九居三本自有容惟其不常故雖一身亦无容
是捨可容之地而反至无容之地也大抵常之道
在乎中正而已九二本非正而居中所以雖悔而
亡九三雖居得正乃捨是而從非捨正而從邪故
曰无所容也二爻須參看
九四天下之事居得其正雖終身而不可捨苟居非
其正雖一朝而不可居四以陽居陰處非其地是
居不正不可一朝居者亦猶田獵必於廣澤大山
乃有所得苟於田野之間求之雖使王良之善御

后羿之善射亦終无所得故象言久非其位謂以
九居四不得其正也不得其正苟泥其常久居
而不易終无禽之可獲也此一爻學者尤宜看如
人爲學不得其門戶則雖伏几案廢寢與勞神
弊志亦終无所得而已矣
六五乾健也天以剛爲德五居尊位所謂居天下之
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宜發強剛毅以爲尚今反以
柔居上雖使常永貞固然在婦人則吉蓋婦人之
道專在於柔順居閨門之內當常守其柔順之德
而不變今六五以君之尊反以婦人之德柔懦巽
弱而不變又安足以濟事故在夫子則凶
上六膠固純一故謂之常振動躁擾非常也上六以
陰柔居上不能守常而振動是以不常爲常所以
凶也大抵立天下之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
振動躁擾暫作易輟安能成功故曰大无功也

遯

彖遯亨遯而亨也彖所以發明前意遯本不可謂之
亨然原於道而自附小人之列身雖亨而道則未
嘗亨也全道以自遯身雖遯而道未嘗不亨也故
當小人方盛之時亨其道者莫如遯故曰遯而亨
蓋君子之所謂通塞與世俗之所謂通塞異也四
陽在上非不強盛二陰在下亦自微弱君子何故
便遯君子見幾察微知小人浸長必消君子於此
而退乃君子之亨遯亨者身退則　也俯就則
屈己道急退則忘天下故雖二陰浸長君子愛民
之深憂民之切惓惓有不忍忘之意尚欲有爲以
安生民定社稷雖不可大用而猶可以小用也剛
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易變體不同以一卦言之二
陰在下固小人也四陽在上固君子也此以勢論
五爲君子二爲小人本不相應以爻言之五居中
而適當其位而應於二二雖小人至得九五乃反
應助於五此以理論二居中是輔九五爲善之臣
也故度時觀理猶可小有所行君子愛君深憂民
切故其處位未嘗敢遽去雖小人方盛理之所不
可不遯然必盡己之道資二之輔而思有以拯其
難見於小有所爲如孟子三宿出晝猶不忍去亦
是意也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時未可去君子
固不遽去時可去君子亦豈強留然豈如潔己好
名節者知不可爲遂恝然忘情於天下乎聖人於
遯之義亦曰大哉蓋以此也然遯之時義大矣雖

原缺

識學者知此須别白得此理十分分明方可以處
進退之際矣
當遯之時尚可小利貞若否之時則不可有爲矣蓋剝
之時則順止而已雖然遯否消長所爭不多時節
最難看不可輕易處須是人意盡後時節方可見
象天下有山遯不相附之象君子觀小人浸長之時
勢不可相附也不惡而嚴大凡小人之情近之則
啓遠之則怨當待之以不嚴之威則自然遠矣語
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
怨要當思其所以處之之道夫不惡而嚴最人之
所難蓋常人不惡則不嚴苟欲其嚴必作意而爲
之亦如恭而安最常人恭敬者多拘束才安肆則
不恭矣惟性情涵養則自然嚴恭苟内不足則必
待造作威而不猛亦其類也
初六一爻如獸之遯則尾在後衆皆去而已不去
遯之尾也大抵君子見幾而作當小人道長之時
固當奉身而退若舉臣既遯之後方欲去則不可
去矣故有災正如蔡邕當獻帝時董卓招權君子
皆去獨邕未能遠遯其後卒爲卓所用竟不能免
然君子當遯之際既不能往亦有道以處之

而亟於退亦非正矣善之象蓋純然以千里之有一
毫之不正皆不正也故曰以正占也正字須著
得定
上九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
隱遯而未能與物相忘遲疑不決二者交戰于胸能
心廣體胖故怡死所疑然後能肥遯也子夏出見
紛華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于胸中
則不能无疑及其戰而道勝所以肥而樂也此子
夏所謂始之癯終之肥也肥遯之肥蓋亦如此

大壯

天下事必有對盛之對衰強者弱之對遯既極矣
不可以不壯故以大壯繼之大壯乾極乎高而雷動乎
上其爲壯也可知
彖壯利於正不正而壯者乃血氣之壯耳剛以動所以
天德而動至誠不息故謂之大壯天剛也陽也思
壯於血氣者是蔽於私慾小智及所以自狹自弱
也人情每恃其能而欲大其己然卒不能成其大
者蓋不明致壯之道欲己之壯乃狹己之爲焉能
致於壯哉惟夫擴吾一己之大則自然而壯矣故
曰大者壯也剛者天之道以天之道而動則无

合於天理此所以為壯故曰剛以動故壯常人
每恃己之強以為壯大抵皆失正理故大壯必利
於正惟知以正道為壯便與天地同其大蓋褊狹
者不足以見天地才去私意小智則便見天地正
大之情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吾能盡克一己之
私以正而大則天地正大之情亦不能外也正大
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一句全要看正大兩字人
與天地三者初無輕重緣卑汙褰淺所以自小之
耳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象天下至難克者莫如己大抵外物雖至堅然有力
者能克之惟己之私慾雖賁育之勇克之猶難雷
在天上大壯聲既高且大自常人處之必以此壯
乎四夷伐鬼方惟君子於此則用以克己故非禮
勿履乃為真壯蓋務自勝者乃壯之大也務勝人
者非聖人之所謂壯也能於一身上下工夫最為
壯也
初九以九居初二者皆是陽又居乾體三陽同居若
以其壯勇敢躁進則必致乎凶此有孚與他卦有
孚不同貞凶有孚謂其凶無疑也然既以壯名卦
則三陽正合卦體何故凶蓋體既壯能用以自治

克己復禮則吉若用此勇銳躁進安能不凶趾者
如足趾之在下而好動大抵在上之人有勢有位
猶可以有為既處卑下居貧賤而恃其強壯躁於
求進信乎其凶也猶人始學之初稍有剛強制遏
不定便欲奮然作為見於行事其往而得凶蓋理
之必信而無疑者也故謂之有孚蓋不能自制其
壯遽欲作為是反為壯之所使矣此弱也非壯也
九二之爻聖人不加一辭而直謂之貞吉者蓋直指
大壯之體以示人也人見說大壯將謂直是猛厲
却不知只在柔中處二柔也九剛也以九居二是
君子所謂剛者只在柔中處二與初皆九資質略
同何在初則凶而二則吉蓋二雖是以剛居乾體
其所以異於初九者二用壯以中居中而正是學
而有成者也學者當以初九九二二爻參看譬如
兩人其剛決氣質雖同一人剛而不知處中一人
雖剛而能處中則吉凶分矣九既居二之中能明
理以自裁其過所以正吉觀此二爻則知人之氣
質雖同要當明理方可
九三以陽居陽又處於乾體之極是極於壯者也然
所謂壯則一所以用壯則二小人居三則唯恃力

[illegible]謂君子則爲視一世无所顧忌小人則恃其強[illegible]以犯上而觸於有爲固不可也君子亦恃其強壯茂視天下之事无不可也以此爲固守之正厲也大抵經傳稱君子有二以賢愚言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以貴賤言則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之類此爻之君子小人是以貴賤論雖貴賤不同其剛陽太過則一大凡用剛太過則必折三以剛遇四是以剛遇剛譬如羊之很恃其角以觸藩籬未有不羸者也三之觸四二者皆剛三暴進而四設籬以禦之二者鬬而三獨傷者以其有以創之也天下之理始之者鮮不受害亦如用兵爭訟先犯者必凶

九四在三陽之上處陽之極壯道之盛者也大抵天下之事惟壯然後有所濟四居壯之盛所以貞吉而无悔然亦當與九三參看三亦陽也而羸其角此則不羸何也蓋三雖以陽上進遇四陽之剛所以羸其角九四四陽並進上二爻以陰柔之質爲能禦剛強之四陽哉故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此君子道盛之時可蓋在下之三陽皆不言往此獨言尚往非取其[illegible]而同[illegible]

上六以六居上是以柔而居壯之極大凡居壯貴乎陽剛則能有濟進亦有所成今上六以陰柔居壯之極如羝羊之觸藩進則傷其身退則羸其角進退不能无往而利然天下未嘗有不可必之事若看上六一爻進退不利是聖人於此有不可用力處然聖人於不能退不能遂之時又自有以處之惟艱難自處不爲玩易則復可獲其吉故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言能艱難處之而不敢玩易則前日无攸利之咎必不長也

晉

晉者進也所以次於壯者蓋言進之道必先有其壯然後可進以卦體而言明出乎地光輝發越所以爲晉盛也然以爻義而言晉以柔順之臣附麗乎大明之君則道德之光被乎四表所以爲盛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夫以在下之諸侯受寵於君錫馬之蕃庶至于日三接是爲晉之盛也然康侯二字最當味玩常人之情徒以進而受君之寵居君之位爲盛殊不知惟康侯方足以爲盛夫康侯者懷才抱藝足以安天下若非康侯而虛[illegible]以自媿何者康晉盛之本而外此皆其

原缺

子則知此明之不在外本自具足故自昭明德而已

初六居晉之始大抵天下之理有進必有退有榮必有辱不待進極而後有退當進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榮極而後有辱當榮之初已有辱之理故曰晉如摧如然常人之情進則牽制於富貴退則隕穫於貧賤於此之時多不能以正故處晉之初惟正然後吉罔孚裕無咎人之始進於其上誠未孚意未交惟是不急迫然後能免於咎象獨行正也獨字最有深意進亦守此正退亦守此正不爲所牽裕无咎未受命也孟子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時未可退安其位而不妄動亦裕也伊川曰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此最是伊川會看易處意在言外學者須識時字蓋不識時則未受命時優游寬裕受命後便急迫蓋理會時字不得

六二以陰居陰而自進上無正應當此之時最難於進六二乃以柔和恬淡自安於位故人見其有進之才而居於下乃爲之愁夫以柔而居中正本非所以有愁此愁乃人愁之非六二自愁晉如愁如爲六二之爻位而發也然又謂之貞吉者蓋大凡人處憂愁怵迫之時未有不變其所守而失其節今六二知柔懦不能進故守正而不貪進所以吉然雖懦弱在下无所應惟自守於正不无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而六五終亦自與之爲應而受福於六五矣王母乃六五也以陰居尊位乃王母之象象曰以中正者蓋言受其介福只緣能居中而守正蓋貞吉二字當困阨之時最切要當困阨而不貪進終有進之日何者正道无不通之理苟不安所守終不能得進之道

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陰以類而順從之此衆允所以悔亡也爻驗之以衆象折之以理此一爻最難看以訓詁言不過曰當晉之時得衆之允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允者何人且如陳仲子廉衆皆與之鄉原之德一鄉與之又如王莽在漢闕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人則安得无悔然不可如此看當於允字上看允者志之至當者也當則可以亡悔傳云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允之一字非見其確然自信乃人心所同然處若虛聲相鼓非所謂允

原缺

九四此一爻最見小人貪進患失之情狀蓋以九居四不當其位小人之類也然居近君之位是得寵之小人也夫以小人而見寵於君中不勝位下又爲三陰所迫常懷憂懼惟恐其進蓋小人貪寵之心切故也然則處四之時當如何曰去一己貪進患失之私心擇推賢讓能之公道則可矣

六五既得尊位又爲離之主明之盛者也其明如此其處必无一毫之悔但恐用明太過處事太詳恤其失得而凡事遲疑故聖人教之曰以爾所見一无可悔不須更顧慮得失但據所見而往則吉无不利也以柔在上能接在下之賢而在下之賢又能順輔所以能亡其悔大抵人君之體若居屑親細務而恤其得失以此爲明察安能无不利惟夫儼然在上總其大綱委任大臣而失得勿問使在下者得盡心力爲之則无往而不利故書稱文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皆是失得勿恤而委之賢能者也宜其當時无往而不利

上九以剛居剛處卦之極而用剛健之物剛之太甚者也故无施而可蓋太剛非道之中以之治人則

原缺

當見傷之時若外恃其文明則必見傷於小人何以蒙難哉惟是內蘊文明之德外以柔順而行則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兵无所投其刃蠆无所投其毒斯可蒙大難矣故文王當紂昏亂之時雖囚於羑里而以柔順處之終不能害己柔順文明本非二事內之文明則外自然柔順外之蹤動者即內之文明亦非韜光埋彩之謂也日之在地中世上元不覺有日文王之在殷紂元不覺有文王此所以能蒙大難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當患難之時須艱守正道所以爲晦其明聖人恐人錯認晦其明之義以爲和光同塵故又以內難而能正其志明之以見所謂艱貞者乃艱難而正志者也凡處患難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與夫隨波同塵者皆不足道惟能正志然後可謂晦其明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彖言文王及箕子至於爻則獨言箕子而不言文王何也蓋箕子之行應六五一爻而已至於文王則一卦之全體皆文王之用也豈可以一爻指名之乎何以知之明夷爲卦坤上離下坤之在內即文王之內之明也離之在外即文王之外柔順也四

要皆亦義不得不然耳義之在人如影隨形義當
去則去故不食乃義當然
六二凡人之情害已迫患已至奔而避之者常也雖
患未迫害未至小有所傷能疾驅而避者非天下
之至明不能六二居下體之中為明夷之主明之
極者也方傷其左股而拯其壯馬疾去而避之可
謂明也已矣拯者策馬言去之疾也象曰六二之
吉順以則也最要看順以則也一句蓋所以疾去
者非為避患以求安乃順其法則義所當去也
九三以下之明攻上之暗此爻在下而伐上者也下
之伐上聖人不得已而為者是湯武革命之象也
湯武革命固非有心如此蓋上受天命之傳下迫
民心之歸猶且徘徊有不忍意如湯必使伊尹五
就桀然後有鳴條之誅武王必五年觀政于商然
後有牧野之誓皆非一舉而為待彼不能遷善改
過然後征之蓋所以正君臣之分存忠厚之心故
曰南狩不可疾貞象所謂大得者蓋若成湯武王
之志然後大得應天心順民心也若湯武之志則
篡矣
九四大抵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
本見小人在於聚歛則攻其聚歛見小人在於諂
諛則攻其諂諛見小人在於開邊則攻其開邊則
終不勝夫小人蓋小人所以為根本以其先能以
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不疑今之
攻小人若但攻其門庭而不攻其內此君子所以
常不勝而小人所以常勝君子之攻小人蓋亦反
其本矣本者何在正君心也孟子曰惟大人能格
君心之非
六五上六為明夷之主昏昧之極而六五近之最為
難處方欲殺然剛强既不可隨波逐流又不可須
是如箕子之正夫箕子為商舊臣紂之叔父乃佯
狂為奴可謂能守正故此爻特發明其處傷之道
大抵當顯明之中而用正正最易見惟是當暗傷
之時用其正則難矣自常情觀之箕子甘心處於
奴莫不謂其明已滅殊不知暗中自有正處箕子
雖處暗弱之時甘心為奴而箕子自靖人自獻先
王一念之正[illegible]明不可息也以此
上六處傷之極[illegible]居離之上本當明而
反不明蓋始[illegible]于地所以晦其明也
此一爻唐明皇當開元之初姚崇為相而致

太平可謂明照四一　後用李林甫楊國忠至於
竄身失國是入于　彖曰失則也則字最當看
乃是闇人君自悔　孟言始困明矣後所以晦
若以其失夫初之　也若常守其則何由而暗
故曰其則不遠人君當自思之

家人

大抵人之困窮當反於內故明夷之後次以家人蓋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自昔聖賢所以成就如孟子
所稱傅說膠鬲之流皆自憂患中來後世人處憂
患所以不能成就者只以其但知憂愁廢追而不
能反於內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也伊川云
正倫理篤恩義此兩句最當看常人多以倫理為
兩事殊不知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所謂倫也能正
其倫則道之表裏已在矣常人多以用私為恩施
公為義殊不知能恩其所恩即是義也若正篤二
字尤當玩味蓋倫理在彼正之在我恩義在彼篤
之在我倫理初未嘗亂人自不正耳恩義本未嘗
闕人自不篤耳若看得正篤兩字可與論學矣

利女貞大抵正於己其正尚未至惟及於人方謂之
正故曰利女貞伊川曰正者身正也女正則家正

也正不獨身而能及人則家道成矣
彖以卦才言二居內卦之中女之正也九五居外卦
之中男之正也然正位二字最當看天下事如器
用若去合頓處頓便无一事所以乖爭陵犯緣以
不合頓處頓了故男本當在外女本當在內知其
在內而位之於內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外則一家
自然无事矣天之所以上地之所以下其義亦不
外此也推而言之為君者止於仁為臣者止於忠
各止其所當止則天下无餘事矣

象火熾則風生火既熾則不患風不猛德既盛則不
患家不化故君子觀象治家惟善於言行而已知
風化之行在己不在外故自及之於身夫身之所
出者不過於言行故言有物而行有常物者有事
之謂常人信口而發及究其實更无一事故君子
有事而後有言故曰有物常人之行行之於始而
不能行之於終惟君子終始如一故有常夫言之
无物猶可以欺外至於[illegible]之人則必究其實故
在家之言[illegible]可以飾一
時見[illegible]不可
[illegible]

最當會人心隨不可止定之心則言自然有物行自
然有常无言易傳須當細看且如看家人傳王者
之本在正其身須是體我正身如何正身之道一
言一動不可易也須是體我不可易者如何如巽
順於事而由正道常人讀此等處只平讀過若要
實看須是深體

初九司馬溫公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正家須
正之於始乃易爲功故王弼言當治之於始也伊
川言羣居必有悔夫羣居相褻則忌克疾害无所
不有故於群居之時最見悔處若不常自檢點則
乖爭陵犯无所不有須防之於始而後可亡其悔
象曰志未變也伊川云於正志未流散之前而閑
之正之一字最要看夫人之心本正迨夫流散然
後失正於其正未變之前而用之何往而不正哉

六二女正位乎內者也女之處乎內必有所聽命而
不敢專故无得自遂然此一爻伊川則以爲二以
陰柔之才而居陰无所爲而可朱子發之說則以
爲女在內无所遂如大夫无遂事之類若以彖辭
看當從朱子發說蓋九五一爻在外專說男子則
此爻專爲女子說

三以陽處陽是以嚴治家者也夫治家之道與其
失於寬寧失於嚴嚴則无寬裕雍和之道而有悔
厲然未至於有失故終則吉寬則失治家之節大
節既失縱溢放肆何所不至故雖見其寬裕終必
吝矣大抵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治
家之道主乎嚴故與其嘻嘻寧若嗃嗃此爻如對
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
則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以歌舞爲樂則可
以知其必敗

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陰居陰順也又是巽體亦順也
富者人之所忌當家道富盛之時最是難處旣爲
富家又迫近九五剛暴之君正在多難之地惟六
四則可免蓋无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富自然得
吉何者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四乃處富之道以其
巽順而已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
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
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
其若之何史鰌曰然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

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男正位乎外者也夫男正者

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治家之道而
不至然後為至如堯舜文王是也故曰王假有家
夫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正其家故大學曰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文王刑于寡妻其
於治家之道无纖毫之不至家道既孚則天下不勞
而自治矣故曰勿恤吉若家道未至則安得而不
憂乎伊川云有家之道既至則勿恤而吉既之一
字寓意深矣象曰交相愛也言有家之道至則內
外相愛而无一毫之不善矣夫所謂勿恤吉者非
謂放怠而不理也蓋家道未成則朝夕之間警惕
畏懼未嘗少寧家道既成則勿恤可知矣
上九專於恩則失之偏故濟之以威則得其中然吾
之威嚴不出於孚誠則亦剛暴之威而已故必出
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故得其家道之終吉治家
而无威嚴則不能常久威嚴而不孚信則人不服
故有孚威如則吉也在我者不先有孚信而以威
嚴率人則人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
也何以致家之齊乎象曰反身之謂天下之事反
過反身必曰反身者謂乎自我出不當任
觀乎之誠否可也因是而推之則凡位士
條萬緒死過自反而已

睽

睽易之序最當看家道一失節不正必至於睽乖故
家人之後次以睽為卦離上兌下火之性炎上則
愈動而愈上也澤之性潤下則愈動而愈下也一
上一下初不相親所以為睽睽既孤離猶有吉者
有二五也夫當睽之時本不能吉惟其卦才有吉
之道雖不能大有所為亦可彌縫而致小吉也二
女同居而志不同譬如君子與小人同室而處本
未嘗睽而其志已相去不啻千里之遠此居雖同
而志則不同也所以為睽之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僅能小事
吉處睽者其可易邪九二居下體之中是說而麗
乎明也六五居上體之中下應於二是柔進而上
行又得中而應乎剛君降志以應乎剛明之臣臣
盡道以輔乎柔順之君君臣之間盡道相與於睽
乖之時雖不能大有所為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
之治患君臣之不相與今也君臣上下相與如此
乃止於小吉何哉蓋天下之治主乎君睽之時六
五為君其質本弱雖欲強之一歸於治有所不能

亦如伊尹一人耳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蓋太甲資質本弱不及於湯故也

天地睽止時用大矣哉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睽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二字最當看伊川云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合之一字尤當看夫萬物之異如此而欲合之將如之何曰予一以貫之正合睽之道也

象世之所謂相反者无如水火而其理初未嘗有異故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一陰一陽互爲其用君子須是得同而異之理方可以盡睽之義然彖言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三句則自異而同此則言同而異蓋聖人使人於同之中觀其異異之中觀其同非知道者不足識此

初九處睽乖之初本當有悔而反能亡其悔者以其得九四之應也二爻皆九本不當相應而此獨相應者蓋皆處於患難之地譬如有兩君子當患難之時而相與也夫睽乖之時與小人相處則未免於禍惟初與四之九皆是君子相與此悔之所以

亡馬者行之物也君子未嘗不欲行道於世所以取馬而爲比夫處睽乖之始而无應是不得行其道故曰喪馬雖不得行其道若區區求以自試則在我者愈喪矣惟安靜以處之則終得九四之應向之不行者今自然而行矣此所以言勿逐自復此四字最當玩夫當睽乖之時小人浸盛本不當見惟九以剛陽之才其所以見之者非有所求望於己蓋欲化之而使歸於善故才如初九見惡人方可无咎若它人見之則必有所求望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避咎兩字最當深看東漢末小人在位如張讓者可謂惡人矣而當世之君子皆疾之未有一人見之者惟陳寔見之故黨錮之禍寔獨得免蓋寔之見讓非苟合也所以避害而已然見惡人无咎必如初九承陽之志而後可

九二大抵直情徑行而不失正道爲甚易委曲宛轉而不失正道爲甚難夫當睽乖離散之時上下志曾不相合若以直攻曲以正攻邪君臣之間相與爲敵非特有害於身又且有害於國惟當宛轉以入之故曰遇主于巷也于巷者非枉道以合君乃將引其君以當道故曰未失道也大抵委曲而不失

其道若處和協之時則易若處睽乖之時則非剛
明之才不可救也主于巷苟非以九二剛陽中正
之才爲之雖曰不從吾不信也
六三有所謂天合有所謂人合雖寡不能勝衆弱不
能勝強然天合者終不可以人勝陰陽之合天合
也六三之陰應上九之陽是天合也九二九四之
阻隔是人力也彼以人力而阻已已又以人力敵
之則必見傷必也固守以待天理之自合則始雖
有難終實无害故伊川曰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
知幾而固守
九四當睽之時以剛陽處二陰之間君子道消小人
道長可謂孤矣然四與九爲相應之位九四以剛
陽而處上卦之下初九又以剛陽處下卦之下其
德同其志應故曰遇元夫謂初九以剛陽之才故
謂之元夫當睽乖之時又處羣小之中不能自立
必有同心同德之賢相與共立則消者必復孤者
必衆苟二賢不相孚烏足以合天下之睽交孚厲
无咎交孚二字尤當玩味四以剛陽之才在上初
以剛陽之才在下其志自同矣然必言交孚者蓋
四處羣陰之中苟感於小人則不能以誠信交相

孚感何以能濟惟是上下交孚無毫髮可間則雖
居危可以無咎且如陳平周勃爲漢相當諸呂擅
權之時可謂睽孤矣當是時平勃雖爲二君子初
未嘗相協後因陸賈之言始交歡合謀將相和而
士豫附故能取諸呂定漢室使平勃不因陸賈之
言以交歡則二人雖皆是君子未見其能濟是故
定漢室之難必在乎勃之交孚處睽之時合睽之
用惟在四與二之交孚
六五厥宗噬膚宗者親黨也謂九二也九二爲六五
之正應能以誠信之心固結而深入故云噬膚此
一句最當看二五如一家人故能深入今之事君
者往往欲入人之深而不知厥宗之義夫厥宗者
上下交信若一家人方可用吾之誠意深而入之
則雖有悔而可以亡有咎而可以無苟不知厥宗
之義必至未信而諫君將以爲謗已矣
上九居剛之終處睽之極在離之上如剛暴苛察之
人雖正應在所當親而反疑之視三如豕之穢如
鬼之妖常見其可惡見其可怪大抵父子之恩天
性也兄弟之義天倫也以至夫婦朋友莫不有天
秩其恩義交援固無可疑苟有剛暴苛察之心則

視之皆為寇讎矣其所以如此者特私欲蔽其天理耳然天理所在雖以人欲蔽之其終必還上九之疑六三在六三苟能解其猜忌之心及其既悟則親愛之念油然而還故始欲射之終必親之始以為寇終以為婚雖上九之剛戾暴狠終必有可還之理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此最當看蓋剛戾暴狠之人千猜萬忌如山之積其情之既通則如煩歊蒸鬱之遇雨霄中頫然融釋蕩滌無一或存知此理則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終身之蒙蔽可以一語通滔天之罪惡可以一念消

蹇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夫患難者人之所同畏然知其患難之可畏而不知患難之本原睽乖者患難之本原也今人處患難而常懷乖異不平之心汩汩不反是猶惡熱而增焚惡醉而強酒何往而非患難哉故欲去險難必先去險難之本可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大抵天下之理相反處乃是相治水火相反也而救火者必以水水炭相反也而欒冰者必以炭險與平相反而治險必以平此聖人於蹇之卦所以特發明濟險之義西南坤位平易而順者也東北艮位艮為山險也遇險必以平易之道而濟則險難可治苟以險濟險則其難益甚矣貞吉者謂人之處蹇守正則吉也吉之一字最當看今人處患難往往不能固其所守又見古人亦有守正而身不免於難遂以為此義不足信殊不知所謂吉者非免於難為吉乃順理之吉也伊川說是以吉也一段最當看

彖夫當患難之時必有處蹇之道坎為險在上是險在前也艮為止在下是見險而能止也坎卦本是坤卦只因第二爻變遂至於險使第二爻知坤順之可從而復歸於坤則無復蹇惟第二爻不肯變故止於蹇難也知矣哉知字最要看當平易之地則縱步至險危之地則就足則又何以為知惟其預知其難而遂止所以為知也然所謂見險而能止非畏其難怠惰而一無所為也故大象以君子反身脩德明之

六爻初六曰往蹇來譽九三曰往蹇來反六四曰往蹇來連上六曰往蹇來碩皆以冒險而往為戒以知難而退為美至於六二九五兩爻一言王臣蹇

蹇匪躬之故一曰大蹇朋來與四爻之義不同何
也蓋五與二相應是君臣相與勠力以濟險難若
也安得袖手而不為乎

解

大凡患難之極必須解散解者患難已散天下已平
天下初定之規模也以卦體言之坎為水震為雷
雷之震驚雨之滂潤則無有不解散者利西南西
南坤位柔順平易也如武王之勝紂則必垂拱而
天下治高祖之滅秦必用蕭曹之清淨光武之誅
莽必閉關不用兵是皆以平易處之也雖然必如
湯武之伐罪救民以致太平則其用大而可以盡
坤道之順若兩漢之君以智力持之又不可以當
此也無所往者當天下之初定患難之方解又不
可復有所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築
長城平百粵而終不免於難隋之兼南北而欲有
所往再伐高麗而亦不免於難故解貴乎無所往
然豈皆無所作為邪故又欲知來復之象有攸往
夙吉者當解之時不可有所往然必有所往者又
當不終朝而為之夙夜以進則吉如晉武帝平吳
之後固未嘗興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間因循苟簡

清談廢務坐視而至於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於
有所往則不知利西南无所往之象一於无所往
則又不知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象往與不往
之間其間不能以寸故不可執一偏也此象又有
一說西南坤方也坤柔也天下之難初解當以柔
治天下和緩安靖不須躁急促迫欲民服我民心
不歸於彼必歸於此彼既无所它往自然歸我矣
其者指人之辭大為規摹寬以待之天下既在我
規模之內已无所往捨我將安之乎吉之所謂柔
道者又非綏弱之謂其所當往者赴之不俟終日
此所謂有攸往夙吉也豈特解國家之難為然哉
治心者亦然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此心使
歸於道但順而治之此心都无所之則自然來復
矣雖順而治之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
誠元未嘗有刻停滯也

彖當險難之時必有動作施設然後可以出於險苟
无所爲而坐視其弊則終於險而已尚能免於險
乎凡當解散之際天下初平必須用廣大平易之
道與民安息如是則可以得民之心而民歸附矣
雖用平易廣大之道而不生事然必須克復先王

之政數法度則不而得中如周禮所謂刑新國用輕典是利西南之象至刑平國用中典則所謂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凡天下之機會不可失苟處解之時有所當為者必夙為之然後可以有功苟一於无所往則安能建大事立大業成大功哉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此數語當以意會无可解說但會得解之氣象如此則知大矣哉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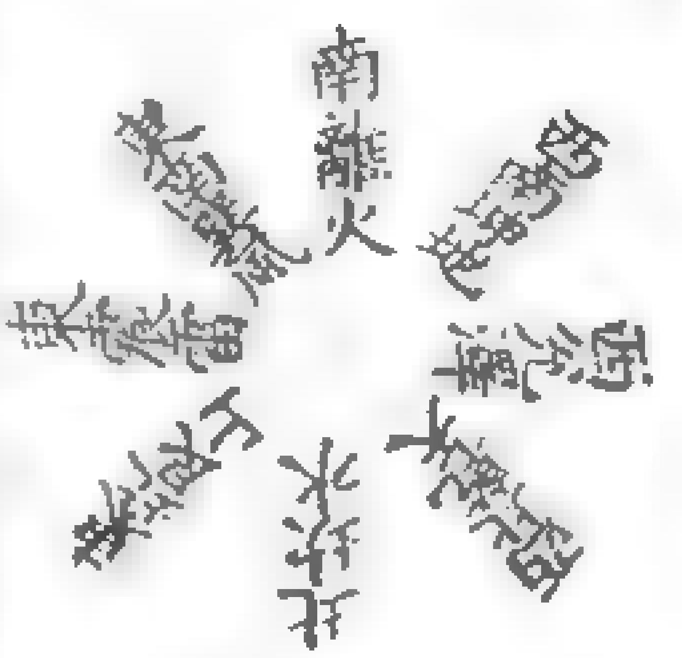
象當解之時天下初定正當與民休息還定安集施恩布惠以及其民故君子觀解之象亦赦過宥罪漢以來至於今日皆如此過有過誤而犯也故君子赦之罪者其心出於本心故然有罪故君子雖寬宥之亦不赦其罪大凡仁與義本是一事而今人作兩事看殊不知仁而无義乃婦人之仁爾若先王有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赦者必其過若有罪則義所當刑自漢以來皆不知此道知赦過為仁而不知有義乃至於无罪者亦赦得以罪而賞良之民哉被其害者[illegible]仁義[illegible]非兩事

初六无咎[illegible]

初上與九四為應陰陽相濟俱務安靜故无事則自然无咎象云剛柔之際又發无咎之義蓋當解之際君臣俱以簡易之道相接方无咎如漢之初使高祖欲休息天下若蕭曹以剛勇生事安得无咎使蕭曹欲清淨而帝好大喜功亦安得无咎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在解之時與六五之君相應是君子處賢君之右君子輔人君之道去小人最當先大抵去小人須當盡除其根本如去之不盡則必流行復盛以害正道故曰田獲三狐大抵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解之為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既得中直之道則正而吉矣凡人之情皆以盡去小人為失之過殊不知盡去小人乃中道也昔元祐君子在朝至元祐末小人之大者如章惇呂惠卿之徒固已遠竄不在朝廷然尚有未盡去者至紹聖之後君子之道不明甚矣之道不行蓋緣去小人不盡至建中靖國初欲用三人當時朝廷之論以為元祐時人亦當用紹聖之人亦當用殊不知君子小人參用乃非中道

其後學□□□從但用也□□復□行者□知此象之
義也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



損益

損之卦損下益上故為損蓋□□雖受其益殊不知旣損其下則上亦損矣然其下為兌兌悅也又下三爻皆應於上是下樂輸以奉上人君固可以安受之何名為損乎蓋損下益上人君之失也樂輸乎上人臣之義也兩者自不相妨又艮止兌悅凡上有取於民皆謂之損合上下二體而觀之下當樂輸而不怨上亦當取於民有制不可无所止也

象山下有澤為損以澤之氣上升滋於山也雖山在上而充戢於澤之滋潤然而澤旣通上氣脉自損此為下卑所以為損也風與雷相發相益者也風烈所以助雷之威雷震所以助風之勢更相激揚之義所以為益也推山下有澤之象若以勢論之則山澤本不相資山高澤深固自為損以氣論之則山澤通氣亦自有相資之理譬如上之於下若征斂裒取基本固自有損若以在下論之自當悅而奉上如澤之滋山並行而不相悖至於風雷之為益則當知更相激發如風助雷之威雷助風之勢方能有益天下萬事皆然羣居相與默默循循安得有益故君子之觀象觀損則懲忿窒慾觀益則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二事在學者分上最切大抵聖人言近而旨遠最明白親切天下最損无如忿與慾最益則无如遷善改過此二象若甚易知然推到精密雖為聖為賢亦不外此然於此兩句又自有工夫懲窒是也懲者攻治剗削之義窒者閉塞止遏之義蓋忿慾方興其力甚壯用力稍慢便為所移所以懲之與窒正是著力處如敵人相攻必有堅甲利兵高城深池方能禦敵否則見困於敵必矣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工夫雖在遷改上尤在則字上見善便以遷更无停待有過便改

无執吝若雖知善遲滯而不能遷雖知過蓋覆而
不能改便爲小人學者須要看則字若揔而論之
在損所謂懲與窒在益所謂善遷過改皆用力勇
猛之義

損六五益六二損下益上爲損損之爲卦上受其益
六五居上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損上益下爲益益
之爲卦下受其益六二居下體之中受益之主也
故爻辭多同然損之六五弗克違之下止曰元吉
益之六二弗克違之下曰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其辭煩簡不同者君臣之地不同也損君也以人
君而受天下之益可也益臣也以人臣而受天下
之益其地至難居故須長守正而歸功於君不可
私其善於己故雖受衆人之善合衆善而守之確
然不移然衆善本非我有又當聽人君所用以治
天職豈可認爲己有哉此所謂王用享于帝吉也

益九五有孚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
然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
問民之感與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要
能使民之樂應乎梁惠王徒有移民之小惠已遂
謂孟子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此

不知勿問之理

夬

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夬五陽決一陰之時君子之勢
盛小人之勢衰常人當此時多欲極力誅鋤小人
絶其本根其閒有識者謂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
不可做盡不如且止殊不知待君子衆多便欲誅
鋤小人以即戎窮兵者固非矣若徒知不利即戎
便以爲事不可盡止而不爲者亦非也小人固不
可窮治无已至於在我之德教政事愈進則向上
愈有事豈可止而不往乎此所謂利有攸往也

彖剛長乃終也夬五剛若能不已而更進則其剛長
而爲乾剛極於此矣所謂剛長乃終也至於乾果
終乎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理未嘗有終
也

九二治小人者若能兢惕而出號令常爲防備則小
人雖欲不測而害君子如莫夜之戎兵亦不必恤
蓋我常有備不問其何時來皆有以待之象所謂
得中道者蓋治小人兢懼戒備乃是本分事初非
過當故以中道明之

女壯勿用取女一陰何以敵之壯念勿[illegible]
惡莫不皆辰壯也
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姤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陽雖多猶恐其少陰雖少猶懼其多

萃

敬德之聚无如王假有廟利有攸往不可以久聚[illegible]
順天命時當爾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治道當[illegible]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所以[illegible]
窮以其聚散也凡物之聚最可觀衆人之觀如觀
士於庠序觀商於市廛觀農於畎畝觀山野則知
鳥獸之所聚觀河海則知魚龍之所聚固皆能觀
物之聚矣而不能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
未可以畢見也伊川曰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
終始之理聚散而已學者能玩味此語則太極之
妙可以默喻且以老子論之老子之論有无曰无
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所謂有无也至於
其所以有所以无与能知之學者當觀此
象君子除戎器戒不虞聚而无防則衆生心王注說
好
九四上比九五下[illegible]自羣陰是得上下之萃者也以臣

居多懼之地故必大吉然後无咎

升

象木自根本長至于杪德自小長至於大所謂順道
也上達謂之順下達謂之逆
九三以陽剛之才而上升上三爻皆虛无所阻礙夫
何所疑哉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冒利進而不知止所謂冥
升也若移此心用於正道進而不息所謂利于不
息之貞也至於象亦有二義彼昏冥而嗜進者固
曰有消而无富若用之於正道至誠无息則所過
者化如物之在爐盡皆消釋无所係累此亦所謂
消不富也

困

象君子以致命遂志人多謂困窮不能遂志往往言
有其志而无其命此不能致其命者也故分命與
志爲兩事而其志每爲命之所妨是烏知命之極
哉惟致其命而後知命然富貴而致命遂志者易
窮困而致命遂志者難富貴則所爲者成所欲者
得命與志偶合而不見相違人但見其偶合則[illegible]
[illegible]命之人[illegible]賤思其所以[illegible]窮之[illegible]

者不成所欲者不得其志每爲命之所妨正君子用力進步之地此致命遂志所以獨言於困之象也

兌

兌亨利貞兌以說爲義人情憂則抑塞說則流暢所以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於流其所順利者苟非正則必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彖說之義而指正體以示人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以卦體論之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爻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爲可說儻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正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之大體也自說以先民而下則兌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時而說皆未足爲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民忘其勞也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要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哉又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也

象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無窮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鄉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各隨所觀而見其義至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類是也有無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曆明時是也觸類而通則兌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兌兩澤相並之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悅和易而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恩義而過於說必至於煩瀆至於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過亦無害也講習之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洽如兩澤相並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無非有益於我者也今之學者唯其不專意於講習故群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講習則秋見處衆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欲自驗爲學之

進否觀其處衆之樂與否可也

繫辭

理會得生生之謂易便理會得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蓋生是新鮮發動之意

大極生兩儀所謂理必有對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或問範圍天地伊川訓爲模量何也曰只緣天地無外

爻象皆卦畫之義疏也伏羲文王既是始作無所祖述不得不簡夫子後始有解經夫子象辭多是括撥出來恐學者看偏了如令章可貞以時發也拔茅貞吉志在君也之類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二

門人所記詩說拾遺

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詩人之心然後玩之易入

三百篇大要近人情而已

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者欲觀穿鑿之弊欲只以平易[illegible]之[illegible]

易看若有意要平易便不平易

今之言詩者字爲之訓句爲之釋少有全得一篇之意者

上蔡曰善乎明道之言詩也未嘗章解而句釋也優游吟諷抑揚舒疾之間而聽者已渙然心得矣

詩有六體須逐篇一二求之有兼得者有偏得一二者

興於詩興發乎此也

看詩須是以情體之如看關雎詩須識得正心一毫過之便是私心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樂也過之則爲淫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此哀也過之則爲傷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自有準則在人心不可過也

原缺

凡觀詩須先識聖賢所說□□例如孟子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又大序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又横渠言置心平易始知詩之類皆是

前人於詩有舉之者有釋之者舉之者斷章取義[illegible]之者則如大學之淇奧乃正釋詩之法也又[illegible]實不可泥著然亦不可只便讀過若只便[illegible]不見其言外之意趣

常人之情以謂今之事皆不如古懷其舊俗而不達於消息盈虛之理此所謂不達於事變者也達於事變則能得時措之宜方可懷其舊俗若惟知舊俗之是懷而不達於事變則是王莽行井田之類也序中此兩語亦有理

葛覃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一事耳再三說殺序謂尊敬師傅著得之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猶道周也方采卷耳之際未盈頃筐忽思賢人更無意采卷耳故凡寘之道周從三章說賢人在道路深山窮谷中僕馬疲瘏勞苦之態后妃處深宮中豈識此事今乃纖悉曲折若親經歷者蓋思之既深體之既至故不出深宮而自知之去何古

風化中兎罝之人雖皆可爲公侯之用然觀其之丁丁施于中逵施于中林雖容閑暇但知已爲兎罝而不自知其才之可以爲公侯之用則二之風化可知矣

漢廣　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故雖明知其可求而欲念數起也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治水若驟遏而急絶之則横流而不可制矣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每章有秣馬秣駒思是不禁欲之起終之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是速禮之復也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三則人欲都亡而純乎天理矣嗚呼漢廣詩其窒欲之大用歟

鵲巢　居已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爲夫人者思苟無純靜均一之德其何以堪之

栢舟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如賈誼所謂汎乎如繫之舟也當此之時使賈誼之徒處之不免有舉遠引放意林泉之意而仁人則不爾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茹納也仁人之心好其所好惡其所惡非如鑒之妍醜皆納漠然無心也漠然無心則異端之槁木死灰者爾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凡在

朝之人皆可謂之兄弟言其皆為習俗所奪亦不可依據也然仁人終不肯坐視故猶往告之薄淺也淺言之且怒況深言之乎憂心悄悄此見仁人之憂也常人有憂則荒亂煩惑仁人處之但悄悄然荀子所謂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是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日往月來世事轉短促微小常人見此亦皆有憂但不如仁人憂之在身而近且切也四方之廣非不能奮飛而隨我所適也但仁人不忍棄去爾

綠衣　序言莊姜傷己深得其意傷己者非但悲傷而已又自反其己之未至後兩章尤深切綠絲乃女所治則上借亦己之所致絺綌所以來風則上借亦德薄之所招至此蓋無復怨疾其夫與妾之意但事事皆引咎於己而自傷不至古人爾

谷風　此詩大抵極叙婦人之忠厚深言夫之薄惡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婦人自言我被棄遂戀戀不忍去所以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遠不安也而夫送我乃不遠而近送我至于門域以我之厚責彼之薄也誰謂荼苦止如兄如弟伊川之說為善云荼至苦也乃以為甘新昏非禮之正也反好之如兄弟涇以渭濁止不我屑以既看得涇水濁愈見得渭水湜湜然清潔可喜此所以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也我有旨蓄止以我御窮鄭氏說似未暢蓋言春夏之菜雖美到冬月則無菜矣故必藏其菜以備冬月用新昏如今雖美到窮困之時則背汝矣何如不遂我留待窮困時用乎此尤見其窮困不忍去之意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如鄭氏說謂凡民有喪禍之事鄰里亦盡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事之難易乎是以䟦喻親然意不相屬當從伊川說伊川云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蓋語簡人不易曉其意蓋謂此章指婦追述其在夫家時之勤勞不問淺深不問有無皆向前去做東隣西舍有緩急時不惜頭面去救助如此辛苦皆是為汝乃忍棄我乎

旄丘　狐裘蒙戎止褎如充耳我流離顛沛如此而汝之衣服尊盛如此何不救我而使之復國乎叔兮伯兮云者尊之至望之切也

北門　二章三章此有以見其時世之敗亂而人各營私自便才有人肯出來理會公家事則凡事盡推與之更不計其多寡及入自外又被室人交相

推適它人處此何以堪之必翻然遠去而自潔其
身然忠臣之計却不出此只自開解知其不可柰
何而安之若命爾退情之心至此而不生吾於此
門見忠臣之至
桑中　桑中之詩刺奔也其公室淫亂男女相奔所
謂云誰之思期於桑中要於上宮送於淇上想見
當時之人其爲惡期於幽遠豈欲人知之然其思
其期要處送處一一張露洞見如在目前皆不得
而揜蔽信乎誠之不可揜也衛詩三十有九其淫
亂者十有一陳鄭之風亦然其可鄙可恥如此何
爲載之於詩邪蓋聖人之心與天爲一雖其詩之
辭似乎淫佚而其詩之意則未嘗淫佚桑中之詩
可見也如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聖人之大寶曰
生人未嘗以富貴位自嫌故説時不見有嫌
自然道得安穩若後世之人以是自嫌者宜乎
爲可鄙可恥而不敢言也
載馳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許穆夫人欲歸唁衛使情
也大夫尤之之者以禮義責之也卒章謂百爾所思
不如我所之是大夫之禮義不能奪夫人之情也

禮義　不能止其何以謂之止乎禮義邪蓋許人盡
在言外許穆夫人切於唁衛舉許國之人不能奪
其情然而終不敢往此所謂止乎禮義也
觀此詩須見得言外之意許穆夫人於兄弟則仁
之至終能以義自克則義之盡也一章言其思歸
之切夫人居深閨之中雖未嘗驅馳適衛而思衛
之切其道路之經歷山川之跋涉馬行之遲速常
如在目前許大夫雖爲我適衛其跋涉則勞矣然
我不得歸終不能解我之心之憂此章最見其思
之切　四章蝱治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蝱若
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蝱爲甚急夫人之思衛自無
家難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爲甚急夫
人舉此以譬之最切大氐平居以義責人不難而
能體人之情爲難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
而不思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
是人各有所見而行之　五章言作詩時在四五
月之間國破民流徙見麥芃芃然在野與王黍離
意同夫人思控告大邦不知誰可因依又不知誰
能極力救之大氐邈然不以宗國爲念者固不足
論惟許夫人思衛之情如此之切終能自克可

歸所以見其
淇澳之詩美武公具美質而又假切磋琢磨之力也釋者謂武公不自足其德非也瞻彼淇澳綠竹猗猗猗以況武公之德也夫竹之猗猗其枝葉之茂盛然日未嘗不加長何則其生意未嘗絶也武公之德雖美然而未嘗不切磋琢磨則其德之日進猶竹之日加茂也使武公之生一日不加切磋琢磨之力是猶竹之生意絶於一日其可哉譬夫人之身使血氣一日而不運則人之生也止於今日武公之德一日而不假於規諫則其德也亦止於此而已耳是則德之進無止法非不自足其德也觀其始章則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是武公之進德猶可指其迹而議也及其次章則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但見其衣服之盛威儀之美而進德之迹蓋已泯然而不可知非若首章猶見斧鑿痕也詩人之辭亦有序矣非特此也前二章瑟兮僩兮至於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言見其容貌威儀之盛而不忍忘也至第三章則變其文而不言是何也此武公德之成也金錫圭璧質已渾然至於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則武公之德爲益至從容中道而從心不踰矩矣武公之德旣成斯民之在其德中如在春風和氣中則又非昔日之不可忘也夫言不可忘猶可忘也至於不知其不可忘則民也與武公之德俱化矣是故人言不可忘恩不若任其恩而不自知人言不敢皆德不若任其德而不自知然則第三章之意非終不可諼兮之言可盡也

氓 自首章至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皆我求合太急所以後見棄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易合者必易離離者合之反也小人甘以壞壞者甘之反也如寒暑之相對無可疑者樂其甘而不思其壞此其所以難自咎而終無及歟

河廣 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顧義而不敢歸故作是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爲而不爲此理之當力可爲而不敢爲方是顧義然又有一說大抵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蒯聵不能顧義而求進終至於父子相距是固子不能全其爲子之道然亦蒯聵不能全其子

也今襄公之母却能顧義不歸宋終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寔全之也

君子于役　人之思親亦有兩端後世見其亂之行役不歸則歸咎於君上此詩當時雖行役之久不敢歸咎於君但言今既不得便歸苟在彼得無飢渴之患足矣此蓋詩人忠厚之情

揚之水　此詩有閔怨兩義王道盛行之時如長江大河渾浩流湯蛟龍魚鼈無不奔走運轉於其間及王道衰王澤不行如不流之水雖以人揚之而東薪亦為之不流彼已之子雖指諸侯說大意謂當時強有力者皆不為之使故勞佚不均非特怨之亦所以閔之也平公戍申政與晉平公城杞相類如晉文公悼公之時諸侯服從以伯中國　女有城戍母家之事

將仲子　無踰我里非謂其恐傷害吾兄弟也不欲明受殺弟之名而陽拒之也仲可懷也感其癡忠而不覺形之於辭氣也多言可畏謂未可亟治而必待其惡稔也深味三章之意則莊公之心不待言而見矣

叔于田　揚氏以毀譽下公細評之固然也然尚有未盡處民之良心本自不亡　叔段之美好仁武一時之偽飾耳尚能使民之信愛若此使莊公眞有此三者何患民之不向慕耶　而民乃不從亦可見其無以致之矣此所以深可刺然民之從段固未害其良心因莊公之不德而使斯民誤從其似者則又可傷耳

子衿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學者本當自力於學今見學校廢便自放慢而賢者愛傷之意反甚於學者悠悠我心者甚憂其無以[illegible]日也　縱我不往教子猶宜一來況我未嘗不往[illegible]一日　不見如三月苟甚言其無所用心之甚者　此深味乎此庶乎其感動矣

溱洧　溱洧居鄭風之終蓋謂其厭欲之心是其風將變處

還　此詩雖刺田獵之荒當人但知其荒而不知其於田獵中自有精神三章之詩不見說其荒但見其洋洋自得之趣大凡天下事各有精神雖賤事亦皆然自可默識

十畝之間　十畝之間刺國小而民不能居此舊說也雖然國雖小視人君之處心何如耳湯之國也七

十里爾文王之國百里爾當時不聞湯文之民以其國爲小也湯文國雖狹其心之愛民則廣矣大父魏國褊小其君之心亦能廣大而容民乎想其心焦然不寧自處既狹於其愛民亦狹而斯民始有不足之歎詩人作詩比物極佳采者閑閑采者泄泄見國人往來如此之繁則以其褊小而民不散譬之滄海之大山林之廣魚鼈鳥獸不見其多苟畜之小沼聚之樊籠則掉尾相並鳴號終日此無它水少而地狹也閑閑泄泄其國之小可知矣國雖小處於心者不可以小也顔子之在陋巷郊外之田二畝豈能比於魏哉然而克己復禮使天下皆歸仁其氣象以二畝處之而有餘也詩人之意又當以是觀之

碩鼠　無食我黍言汝勿重斂它處甚好我將去之將者欲去其實不去譬之以鼠怨憤極矣猶且不忍去所以見忠愛之深也貫事也號泣也誰之永號言它處無復號泣也

無衣　晉武公始篡宗國而有之以枝葉而伐本根雖能請命無救於逆國人美之而聖人存之何也篡人之國以請命于天子之使遽從而錫之是賞篡逆也且武公非不自有章服待周之錫然后安則當其時晉雖[illegible]命未嘗不重也而周王自視以爲輕姑從之　周自輕之也聖人存周之名器姑存之以爲戒焉通鑑首戴始命韓魏趙爲諸侯亦得此意

衡門　陳僖公以國小民寡處心不大委靡懦弱愿而無立志故詩人作衡門之詩以開導之曰後世而觀弱則必將振之以強狹則必將振之以廣今詩人之誘僖公不告之以闢土地朝秦楚之說而取其近而易曉者言之蓋僖公所以愿而無立者正由安於卑小不敢以廣大自期若更誘之以廣大之事是適投其所畏也況弱之中自有強之理不必於弱之外求之狹之中自有廣之理不必於狹之外求之天下之理隨處皆足僖公之國雖小然其中至理未無欠闕若能取足於其中亦自有餘且九仞之門固是廣大校之衡門之小其出入則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衡門之下亦可以棲遲長江大河固可以游矣然以淵溪之水言之其游泳亦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泌之洋洋亦可以樂飢僖公正不必以國小自卑也若後兩章又是詩

人反覆誦嘗公取足於内不必向外去求

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朝生莫死猶且潔其羽翼譬小人雖潔其衣服能得幾時小人王自得而君子預憂其不可倚言君此時無所歸且來我處右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此類也三章同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說者以狼比周公非也言時世艱難進退皆不可爾公孫碩膚亦爲凡凡凡人進退不能之時必須皇惑不寧而周公方且膚體豐碩容儀恬然者此二句可見周公氣象大凡胷中寬大者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其寬大孟郊詩曰出門即有礙誰云天地寬只是孟郊胷中自窄狹耳

四牡　四牡鴇羽二詩詩語大率相似然所以有說與怨之異者無它爲其說以上知其勤故說耳其怨以下自言其勞故怨耳

常棣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朋友於生有所求則求之死則無所求唯兄弟不然原隰前後雖遠[illegible]當是裒[illegible]唯兄弟然後相求且如人夜出不歸唯兄[illegible]則求尋之[illegible]

且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雖盤饌具備而兄弟不集安竟不樂妻子好合至和樂且湛後人釋詩皆以人爲私妻子然后兄弟不和此後人以私心觀之也三代盛時兄弟妻子孰厚孰薄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大氐爲家之道兄弟不和妻孥亦不樂樂妻孥和兄弟固一事也須子細思之此理然乎不然乎

出車　觀出車之詩見文王所以爲至德也紂何人哉文王何人哉不言可知矣然文王事紂亦與事堯舜禹湯之君之心無異蓋文王之心但見紂之爲天子欲爲臣盡臣道而已初不見紂之難事也味其辭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其見天子之尊嚴如此其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其敬奉天子之威命如此其曰王事多難不遑啓居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其憂勤王家切切如此所謂翼翼小心非文王而誰邪此一詩之大意也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illegible]

閒新[illegible]登進之也[illegible]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illegible]

四騏　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此

說方州成備車服之盛而人賜卿車服便可見其必能成功非是閑言語 薄言采芑

止 有瑲葱珩 鴥彼飛隼 當征伐放喻人才以鳥集然然 其飛

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戾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言其

實也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 也 振旅闐闐 還振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 止 蠻

荊來威 此章言方叔宿望如此又有平猃狁之威先聲臨之宜其來威也重荊南也蠻比也

庭燎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動必竟把來做事被他

動了正如小兒欲看戲徹夜不睡大要只要心使

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也

沔水 序以為規宣王也甚得詩意規者謂言在此

而意寓於彼者也宣王始會諸侯於東都之時諸

侯皆至其後有至有不至者以宣王信讒故詩人

規之將以微意動之而使之自悟沔彼流水朝宗

于海喻諸侯之必朝王猶水之必朝海也然而或

朝或不朝如隼之載飛止必有故也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諸侯自相謂曰人

情誰不欲安靜誰不欲保其父母者何苦不朝王

第二章重復言之又曰我思念彼諸侯要來又不

來朝則失臣職矣我甚為之憂中心常不能釋此

兩章但言諸侯義合朝王而或不來是如何莫是

宣王有失德所致然未敢明言第三章則云譬如

飛隼何故至中路而止莫是緣聞民之訛言後不

敢來於是又警之曰我同列諸侯敬之讒言將興

矣此章始言諸侯之所以不來之意大率此詩之

辭却只是諸侯自相警戒而意則所以規宣王使

之自悟毛鄭謂前二章諸侯自相責之辭後章所

以責王歐公謂三章皆諸侯責王之辭若然則非

規也乃刺也詩人之意使宣王自反曰諸侯既是

人人不是喜亂人人欲保父母何故不來又或來

至中路而止是如何必是已有失德所以不敢來

耳且如唐代宗之時魚朝恩之徒在內故李光弼

輩欲朝京師而久不敢進然既云民之訛言則是

訛言已興却又謂恐讒言將興此又見詩人忠厚

之至蓋恐宣王聞之遷怒之心必沮故但言汝所

聽者未必是自今當敬之讒言其將興矣庶宣王

聞之惟恐讒言之興遷善愈速耳此詩人深意也

白駒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為

公為侯今乃置之閑地而無用之之期乎

節南山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

言幽王不自親政枉教百姓怨嗟枉得恐不可知

躬親爲治勿爲小人所悲當時非無君子但弗問
弗仕它却厚誣說道無君子此章最見詩人忠厚
不忍歸過於君之意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一章
言大臣私相恣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
酧或好或惡皆是只理會私情更不以國家爲意
　末章言所以作誦蓋以究王致亂之由又勸
幽王當自化其心不必它求而萬邦皆在畜養中
自今觀之幽王之時世亂如此小人得志如此非
痛掃除如何革亂爲治今家父所以欲幽王畜養
萬邦者止在於一轉其心耳此二句極有意味學
者所宜詳玩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是夏之四月四月
有霜是天道之亂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是人道之
亂天人俱亂人皆不憂我獨京京憂之哀我小心
癙憂以痒詩人以爲世人皆不憂而我獨憂之莫
是我心膽小太過慮乎詩人見衆人不憂自疑如
此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然似無分曉天即幽王
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定無人不勝所以如
此夢夢然無分曉者蓋天之未定耳天之未定即
幽王良心之未定也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天只偏

覆包函它何嘗憎惡人言幽王良心本不害人有
所蔽惑所以如此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
言老成人自說縱使我全是聖人誰辨得此等閑
事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
一章見詩人與當時人所見不同當時人以高爲
卑慢易如此詩人憂心之切看覓却狹如無容身
措足處　終踰絶險曾是不意言若能如此終可
以踰險何往不可奈何幽王曾於此不以介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若魚在
池沼中自以爲樂不知已在人圈檻中雖尋得一
縫罅安身亦不逃人所見譬如時人生在亂世不
可謂禍不及身既生此世雖身有遠近位有小大
同此禍患如何不憂此所以謂亦匪克樂也　哿
矣富人哀此惸獨幽王之時大夫以爲我雖可憂
如此然在我下者更可憂我已爲僥幸矣大抵人
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
之大法
雨無正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言幽王之政無常如此皆我暬御憯憯日瘁小臣
尚如此憂其憂可知若高力士爲明皇憂是也

巧言 此詩首言吴天父母人之疾痛必呼天地父母僭始既涵僭未確之言讒人必控今語爲證君子不容著之則讒不成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多疑必必讒之所以入也劉向謂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操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是也匪其止共共敬也言非能止於恭敬但爲王之病耳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此四者皆難事人尚能之況讒言易辨乎荏染柔木至心焉數之柔木以喻讒佞言讒言之成君子自揣之耳使聽之如行路之言何足數哉彼何人斯至爾居徒幾何謂讒人其實無能爲王所以聽爾者實天也與孟子所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同意

何人斯 暴公不敢入蘇公之門此固是爲惡者有所慊然猶勝匿怨而友其人者此見古人之猶厚

四月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大凡世亂亦有好時節都不見得了故不言春此言秋冬夏而已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此論天下之大勢言今世雖亂然終歸於治猶江漢雖滔滔然終歸於海盡瘁以事寧莫我有此一轉也謂世既逢

當時或有盡瘁事主反者有殯我者矣匪鶉匪鳶至潛逃于淵大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今既仕矣何所往哉山有蕨薇至維以告哀草木之微尚得其所我卻如此雖然不可悔也此詩之作獨以告哀而已

小明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治世則去就由君子亂世則去就由朝廷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平時則小人專其利亂世則君子任其責無常安處言去住不能只有此而守死若就此中討道理但正直靖共神之聽之以穀矣此兩章勉同類也

菀柳 天敘有典君臣本合自有相親道理自非大無道之世猶不忍捨去惓惓之心有加無已如此詩皆惓惓望君之意庶幾安靖次章氣象比前稍薄末章則厭棄之矣人君讀此詩亦當自警人情雖不忍輕棄君君亦不可全倚靠民至於大無道則人情厭棄矣

角弓 解解角弓翩其反矣此兩句乃一詩之大旨角弓之爲物可攀而來者也言角弓苟暫無人攀則翩然而反去矣九族親之則來疏之則遂義亦猶此

靈臺　深味一篇之旨而想夫文王在靈臺之時俯仰萬物之動非無不咸在泰和之中如縰樅維鏞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攸伏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已然此詩之氣象非胷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行葦　行葦一篇見仁之全體方苞方體其葉泥泥其生生之意蓋自然而然詳緩涵泳忠厚和藹之氣見於言外當此之時仰觀俯察莫非吾仁千百載之下猶可想見況身親之乎肆筵授几重席緝御其養老之際一一和盎如此使有一分慢易之心安能若是凡此皆忠厚之實也曾孫維主凡前之所爲蓋有曾孫以爲之主也於此可以見其精神心術之運矣以祈黃耇頤老者之壽考無已非自求福也

既醉　此詩皆祝頌之辭醉酒飽德不須分酒德作兩事群臣宴飮浹洽厭飫德已在其中矣君子萬年欲成王長如此既醉以酒尒殽既將德至於此妙矣前一章猶自見德此章但見其酒殽德寓其中而化其德矣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此三句皆欲其光明之無窮終而復始公尸云云此章尤妙公尸嘏祭者也言與神明爲一而無間如神告享之告享如何以其籩豆靜嘉靜嘉二字最宜詳味既言成王德之發越著見籩豆之間無非德也如春被萬物萬物皆有春意無不先華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助祭之臣無不威儀亦成王德著於助祭之臣者也故繼之以君子有孝子言籩豆助祭之臣如此皆成王孝道之所致繼前二章也室家之壼詩人推本而言成王之孝由內而推廣之也君子萬年皆其臣頌君之言感君之深故其言諄複而不能已釐尒女士從以孫子漢唐晉魏之臣其贊君者不以國富則以兵強不以闢土則以祥瑞皆侈言而無實唯成王之臣深得其本但欲成王得助祭之賢其子孫隨而蕃衍也

公劉　一章篤公劉 止 爰方啓行 統論耕戰 二章篤公劉 止 鞞琫容刀 此章說遷都相宅登降上下習於勞苦乃是雍容冠佩之貴人也 三章篤公劉 止 于時語語 四章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 鋪筵几以告于神也 既登乃依乃造其曹 曹代也牲也 執豕于牢酌之用匏 匏也饗神 食之飮之君之宗之 此章歡欣揚而因明尊君親上之義也公劉立國大規在於耕戰然教之端禮也之始 此因已啓閑矣於 五章篤公劉 止 豳居允荒 荒大也又其西山之陽周

以居生生之民蓋生益畜何又度所以容猶曰之也六章篤公劉止荒鞠之
即此章又言人民居既庶然盛衛生生不已又將即皆而居矣此是可見花半開日將中意思

板

上帝板板亂世之道反覆善而反禍惡而反福
者有矣出話不然也而猶不遠厲王所出號令盡善
而無其實如出恤民之令而無恤民之實雖曰無
善其言猶未遠道也使厲王就其言之善而行之
何遠之有凡伯幸其言之未離道故猶可諫告也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謂就其言之善而使之輯則
民無不和合矣我雖異事及尔同寮凡伯謂我雖
與汝臣異事異事謂尔不憂國我憂國也以與尔
同官故告之亦蓋當爲王監謗之時不敢與它人語
所可與語者同寮而已前二章已告厲王此章告
大臣我言維服勿以爲笑亂世出一善言人皆笑
之凡伯欲言恐其同寮之非笑也故先自言我言
可以佩服而行汝勿笑我當時之亂可知猶慮其
弗从也又引古先民之言而質之老夫灌灌小子
蹻蹻老成者可與慮事後生輩自以爲安匪我言
耄尔用憂謔亂世出一善言人必以爲古老我言
初不古尔却假憂顏曰可憂乎又謔我也威儀卒迷
善人載尸世亂不知上下顚倒善人如祭祀之尸

不敢出善言前一章猶曰欲早不可言矣民
之方殿屎民方無告而呻吟無一人揆度而拯救
之喪亂蔑資民貧而恩惠不下天之牖民此章又
勉厲王謂世如此亂天意轉治實容易攜無曰益
連上文言天導民甚容易見成有此道理更不假
增益無自立辟我所以不敢如此者以民之自多
邪辟也价人維藩此章又言何況見成有此幾人
爲藩屏不消費力王若懷德天下便寧無事矣無
俾城壞無獨斯畏言小人如今助成君惡及至世
亂衆叛親離它自不見只有君自受憂禍尔敬天
之怒此章又教厲王入道門路主敬而言若能敬
則出話必不肯爲不然矣出話不然只緣不知有
天而肆爲無忌憚之話也若敬則無此而易世爲
三代矣

抑

人亦有言此亦維斯戾此言亂世人多以避患
爲心哲人亦豈如是哉但人亦亡忌其無心於世而
謂之愚爾然庶人之愚乃其常病而所以指哲人
爲愚者乃竟其然於逃免譴戾之不得已爾夫至
使天下疑哲人然愚則爲厲王者固無以自解萬
一哲人亦有是心而汲汲以自晦爲事其視畎畝

不忘君之氣象亦逈然不同矣此武公自警之意
也無競維人止維民之則此章指示厲王以爲治
之全體也其在于今止克共明刑此深責王之辭
也言王只顧目前之樂更不爲可繼之道此亦尚
可又豈可不敷求先王之所以爲先王其識慮豈
不過我遠甚然尚共敬而明刑況子孫乎蓋武公
言厲王之湛樂其視繼紹甚輕猶庶其或畏先王
耳視爾友君子止矧可射思友君子者同輩之稱
也視爾同輩從有意於柔輯外貌然不出誠心久
必有過故端其本而以不愧屋漏之理告之於乎
小子稱小子者蓋武公王之叔父也然此詩亦不
正指王皆假託而言之
桑柔 菀茂也旬陰也劉盡也言周家基業之盛如
桑之菀然森茂基業之傳於後亦如桑之蔭於人
厲王用小人以斲喪其基業亦如人捋采其桑葉
而無復有餘也其基業壞則民受其病桑葉盡則民
無所芘此必然之理也然采桑之時本不要暴露
桑下之人小人進用本不要殘害天下蓋采桑者
雖爲蠶設而下之人自然無芘小人雖止欲希爵
位務功名然一敗我之國事則自然殘害於天下

詳看前四句其理自見 國步蔑資止至今爲梗
大凡禍亂淺時可以推原其亂之所自故其疑亦
有所止至於禍亂深了更無形迹只見天下自至
於大亂蓋由小人浸漬而成之而不可知其端由
也當時既推尋不得却反自疑恐是君子之徒自
有以致之及究其心又元不與人爭競亂既不出
於君子必有任其罪者矣芮伯方且不指其人而
謂誰生此災厲之階其忠厚可想 民有肅心荓
云不逮言民自有敬心然而或不之敬者是君自
侮自慢而使之不敬也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民
之服田力穡豈不甚勞君若以爲寶矣則以爲好
謂其甘心代人君之力而奉養也 靡有旅力以
念穹蒼大凡疾痛則呼天前幾章尚有力呼天至
此則無力以呼天矣此詩人形容國人困悴之極
也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者民豈有貪亂之心然
而民既遭亂彷徨四顧無處可逃是以反貪其亂
而不愛此身便得陷於荼毒而死亦是一事如今
人困苦之極則不愛死矣 嗟爾朋友予豈不
知天下之事可以咨爲但如飛蟲然非不可以弋
西也然飛而不已則終不免有網羅之患矣

之隂女友子來赫者語人之暴責人之峻而獲彼
之怒者理亦當然今旣溫存告諭望其悔過彼乃
赫然忿怒以加我此亂之所以不可捄也

天作 高山岐山也天下之山皆天爲之也天爲岐
山久矣至太王然後治故曰太王荒之彼作矣彼
太王也岐山因太王而大是太王之岐山而非天
之岐山也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此三句
乃一詩要處後世因物思人如峴山之類以爲人
旣亡不可復見所存唯陳迹耳古人觀物則異於
是太王文王雖往而其坦易可行之道昭然皆在
與山俱存而未嘗亡也子孫保此足矣學者能紬
繹此旨推此氣象以觀萬則物物皆新事事有生
意矣

振鷺 後世如魏晉南北朝其視前代之子孫疑忌
疾惡必欲戕殺剪截之不欲留之於世間視之一
如虺蛇虎狼今觀振鷺之詩其於二王之後看得
一似振鷺其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
有斯容味其辭意其見二王後之來止容儀可觀
如此更不見有可疑忌可疾惡處何其與後世所
見若是之異邪又曰在此無惡在彼無斁庶幾夙
夜以永終譽蓋聖人動皆天理奉行天討曷以在
彼初無怨惡在此初無厭斁又庶幾夙夜以永終
譽其念念不忘更無已時後世之人小見淺慮沮
以私欲而不能動之以天若二王之後望之豈能
無怨惡不平之心周公待之豈能無厭斁懈倦之
色蘇東坡謂武王殺其父而封其子使武庚非人
也則可其意以爲武庚其理當叛是皆以流俗之
心而度古人之心也爲是說者又豈知禹立於舜
之朝不爲不孝舜用鯀之子未嘗有嫌忌之心哉
知此則知此詩之意

門人集錄周禮說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成周疆理天下之法有隨遠近而差別者有通遠近而一法者如疆以周索疆以戎索此隨遠近而差別者也如比閭族黨之法自都鄙以至于邦國莫不皆然觀上文可見此隨遠近而一法者也其言相保相受相救相賙相賓咸以不同者成周之法計其地之遠近量其力之厚薄校其人之多寡五家爲比其居甚近非有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衺故使之相保保有二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蓋兼二義而言五比爲閭二十五家其居亦近此始之彼終之此倡之彼和之故使之相受此所謂計其地之遠近也四閭爲族使之相葬百家之中或不幸而有死者百家相與以辦其葬事然不使五家與二十五家供之蓋力有所不給故也至五族爲黨方使之相救五百家之中或有大利害大患難非百家之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救至五黨爲州方使之相賙二千五百家之中或有水旱凶年飢歲欲以相賙又非五百家之所能辦惟二千五百家則幷地必闊此或旱他處未必旱此或水他處未必水庶幾可以有無相通此所謂量其力之厚薄也至五州爲鄉方使之相賓閭胥已書其敬敏任恤族師已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已書其德行道藝州長已攷其德行道藝何待鄉老賓興之蓋閭胥所書不過賢於五比而已黨正所書則又五百家之賢而已州長所書則又二千五百家之賢而已鄉者萬二千五百家其人衆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故登于天府此所謂校其人之衆寡也比閭族黨散在周官固不可偏舉且舉比長一官言之使見得當時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從之于此又授之於彼所謂閭民但不耕稼而已有身即有家既有家則必有所係雖有游手之民其間日漸月化亦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此法何緣有不測之變雖有英雄豪傑亦俯首而不敢倡後世失此法遂使民無所附著游手機巧遍天下成周之興衰緣此法之有興衰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此謂之聚萬民者札瘥

凶荒民皆轉徙而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政之十有
二其條目須當詳講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兩者
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
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既散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
之大綱既舉矣三曰緩刑四曰弛力緩刑謂民迫
於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
弛力者平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常用者
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曰舍禁平時所謂
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歲則微去藩籬恣民取
之六曰去幾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百貨
流通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
眚禮此則專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
有幣無牲之類八曰殺哀凡是喪紀之節一皆減
損所謂不以死傷生專理會荒政九曰蕃樂時和
歲豐所以與民共樂樂民之樂亦當憂民之憂所
以荒歲不樂十曰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
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
十有一曰索鬼神凡祀不舉並走羣望之類是也
十有二曰除盜賊前面說緩刑此說除盜賊此便
是經權皆舉變既與民共憂不幸民有過而可哀

矜至於盜賊人亦有伺變竊發者以害良民必
動一方所呼萬夫背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
止亂之術大抵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
條目固止於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
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脉理皆自相應只去大
司徒上看未盡若徧考六官則荒政秩序可見且
如散利須考太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
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
掌之刑它莫不然參觀遍考然後可知

土均 止掌其禁令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
有斟酌損益彌縫其間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
舉而萬目不遺所謂地土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
徒如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施十二教幷敎其
田野此是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爲之防然一
鄉之間其土又有肥瘠厚薄無緣事爲之制曲爲
之防須設官斟酌彌縫於其間此土均之法所以
設也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
即是大司徒所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
土地司徒已自平之正緣其間有曲折厚薄肥瘠
不同土均之職其任下可以出入附循周旋井里

隨鄉土均之盡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下雖說川澤川澤之中又有高下唯是土均周旋阡陌然後能均所謂以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土各守其地以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以均地貢者隨土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大法已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媺惡其中又有重中之輕輕中之重雖有正者所須之禮然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頒其他微細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等祭祀多寡之數皆相其媺惡而爲輕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輕重之法也且如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以祀禮教敬又須土均就祀禮中斟酌得宜凡事莫不如此

師氏掌以媺詔王伊川先生曰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其所以匡君之惡者未嘗不至若夫從容和緩以養君之德者則缺焉師氏之官掌以媺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也夫惟其與君朝夕相處無一言之不入而後可以涵養君德故職是官者專以從容和緩爲事而無一毫矯拂之意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在師保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如師氏說凡祭祀賓客喪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保氏亦曰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師氏說使其屬守王之門外且蹕保氏亦曰使其屬守王闈以此知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古人立此二官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善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一於從容和緩則是有樂而無禮一於矯拂正救則是有禮而無樂此二官所以不可偏廢學者須知此二官實不相關而實相資又須看得二官不相參雜則古人之意可見矣以三德教國子其在保官則以大司樂掌成均而教國子此則又以從容和緩以媺詔王之師氏以教之古人教國子之意蓋如此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言之謂若渾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德以爲道本則有所據依識得端段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既有至德以爲道本須是見之於行敏者

不可息之謂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以至德則言
以爲道本敏德則言以爲行本孝德則止言以知
逆惡者何故此理最難自非□□孝德於已則犯
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有孝德
方能免此譬如血氣流通無病□人方識痛痒教
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前既說孝德此又說孝
行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
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已謂之德見諸行事謂之
行既實有孝悌於已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
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此之謂孝行以親父母二
曰友行以尊賢良蓋必盡子弟之職供灑掃應對
之事而後先生長者方肯開發我此之謂友行以
尊賢良又說順行以事師長者蓋□之所謂賢良
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此之所謂師長者朝夕與吾
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自爲
甚繁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
遜悌方可故曰順行以事師長況門之官司王
朝此見師氏之官近於王學國中之□以教國
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前說□□以三德三行
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固是□□□□□然又須

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是從幼時
便教養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
公卿故國政之有中者則教之以爲法不幸而國
政之或失□□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
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用之他
日皆良公卿也後世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家
之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
前輩姓名者異時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
之事便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
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
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人生天地間豈可
不盡知天地間事子弟之所以學知是如此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止大濩大武成均五帝之學以
五帝之學法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
舜命夔典樂教冑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
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蕩鼓舞優游
浹洽使自得之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一
章大畧可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
道德者使之教國子弟以後世私心觀之既設掌
教之官却不專教國之子弟反資之於他人此若

不近事情以此見古人立心之至公義理之無窮
規模之廣大大抵設教安教當知無窮意思死則
爲樂祖祭於瞽宗惟待之甚重則責之不輕所謂
君子教思無窮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不特是明
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愼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
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也深當時設教有如時雨
化之者人自不能忘先王使之祭於瞽宗亦是因
人心之不忘與身没教已盡者不同故知古之擇
人非特一時頼之没世亦頼之其精擇之審不言
可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此所謂教之
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樂之物而已非樂之
德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亦如言著之
德卦之德中和祗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
樂以教和樂則導和可也何故兼中言之所謂陰
陽剛柔仁義雖不相備樂雖主在乎和無相奪倫
豈不是中且如乾剛坤柔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
坤至柔而動也剛乾坤何嘗做兩段須於樂上見
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渾然無別正如乾坤
固是坤至柔而動也剛又須當知乾主乎剛坤主
乎柔皆說以中爲忠信之忠改此一字緣是不識

中字祗者肅然祗敬之謂庸者日用常行之謂孝
友者見於事親從兄之間皆樂之德也中和是樂
之本所謂祗庸孝友就樂上說其端亦自可見節
奏嚴整使人肅然祗敬祗之端也條暢流通庸之
端也易直子諒之心使人孝于親從兄之際油然而
生孝友之端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樂
語非特樂音樂章也後世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
讀誦不過尋行數墨舉章句而已意思促迫都
無生意惟是以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便有感發
人處謂之興者託物引類感發興起謂之道者從
容和緩引之於道謂之諷者倍文曰諷聲與文皆
增一倍謂之頌者先儒謂以聲節之曰頌抑揚高
下使自得之言語者論語所謂食不語寢不言與
學者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而無問荅謂之言所
謂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古人
自幼成童舞象非獨善於口耳必教之以動容周
旋屈伸俯仰無非至理所在而可爲入德之門先
王之舞皆不徒然俯仰綴兆不言之敎自在其中
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其理至精微三代之衰此事
都廢散在末技流於鄭衛鼓動波蕩猶使人生起

涵心因此想象先王之舞安得不生起人之善心如道家所謂熊經鳥伸養其小體尚能延年豈知
先王之舞足以養其德體乎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五

門人集錄禮記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也大凡人中著一件所愛所憎非特不見其惡不見其善凡其所見却被人欲障礙並不見了君子純乎天理故是是非非兩不相奪

曲禮言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一段只是一禮字孝經只一孝字凡事皆歸之孝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字字親切指示須當留意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古之人子不知他於行處坐處居處立處何故常常點檢得如此好萬一或不點檢必有時主奧中席中道中門原其所以能如此者必自有來處

謀於長者止非禮也古之子弟見長者不敢以賓客之禮見操几杖者乃左右扶翼之意長者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存養其遜悌之心令熟未見長者之間此心已存及其既見嚴敬可知長

若問不辭讓而對大凡長者有所問固當對然與
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為能
便自實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語亦不能
入此子路率爾而對夫子所以哂之也若曾子曰
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遜而對之類也大抵為
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凡為人子之禮止在醜夷不爭孝子以親之心為心
故以親之體為體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一歲有冬
夏寒暑之變孝子須刻刻不忘親繞四變時必加意
於其間如古人扇枕之類自是也在醜夷而不爭此
又見孝子涵養之說須刻刻不忘大凡人子在父母
前固有孝敬之心又恐不在前便以爭心惟養之
熟此心常在故能不爭醜夷者與我一等之人也
貴於我者我自不能與彼爭賤於我者彼自不敢
與我爭惟勢力敵易起爭端須涵養得熟方可

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止又遊稱其信也一命受
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蓋至於三命則不當受
君賜車馬則當乘服乘服則僭近於父母尤非人子
之所安也如石奮至里門不下車所以駘萬石君
之貴雖六大夫不可徒行亦止謂在朝廷而已三

賜不及車馬不過只是辭遜何故禮記皆節節稱
之如此大抵人子之心多為外物所移易有為歲
月而變者有為爵位而變者如大舜五十而慕此
是不為歲月而變如三賜不及車馬此是不為爵
位而變惟其養得熟故不為外物移易州閭鄉黨
稱其孝也州閭鄉黨至近大抵所稱孝在遠者稱之
猶未盡須是自近而見者方始親切兄弟親戚尤
切近於鄉黨而尤見其慈愛故僚友稱其悌也僚友
在官日與之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其弟執
友稱其仁也執友是心友所謂同死生共患難者
知其孝心之本原所以稱其仁所謂孝悌為仁之
本是也交遊稱其信也此是泛交偶與之從事者
亦知其信其他可見此一段一句是一意不可得
而移易也

州閭稱其孝兄弟稱其慈稱者非我求人之稱以沽
名惟因其所稱以驗我之所為誠則形之謂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一段此固止是遜弟之事然學
者至於有所得多要流入異端就遜弟中須要理
會得等差節文故致廣大又須盡精微

毋固獲蓋食物雖列於前心之所欲一取之而不獲

乃至于再至于三必復而後已如此則心專著於一物矣若只以為求物必欲得之為固獲恐與上下文不相入

幼子常示毋誑孟子少時見東鄰殺猪問母何為母曰將以啖汝母悔其誑也買肉以啖之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言所以為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為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却成兩誑大抵人所以陷於小人者多要因實前言蓋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童子不衣裘裳以此推之凡事當識時中道理

淫祀無福近來人說淫祀多是說叢祠及非載於祀典者夫豈止此凡非所祀而祀之如諸侯之祭天季氏旅泰山之類皆淫祀也古人初不以福自嫌自後世有邀福之心者多故看得福為可惡耳

內則一篇自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淑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以下事不復以人家事為閑矣

柔色以溫之此孝子和柔顏色以溫父母如今人和易顏色以承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覺和氣薰然子以柔色承父母安得不溫

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遇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於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也起非起止之起只是遇掠不已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慈以旨甘雖有八珍之味嗟來而與則食之何甘餓食菜羹進之以禮顏色和悅則食之者自覺甘美此所謂慈以旨甘

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必問鄉者示不敢專之意

子放婦出不表禮焉明言其惡而出之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己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其

養老之禮雖同然五帝憲三王乞言亦微其禮意
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不同憲者瞻其儀容觀
起居也其無乞言之禮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
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
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有乞
言之禮比之五帝氣味稍薄五帝養老專意其
儀容養其氣體盡其誠敬而已伺其起居飲食之
間偶然發言然後記之至於動容周旋之可爲法者
亦皆記之如鄉黨所記亦其類也惇史者之名
古者之史名各不同載閨門之事者謂之女史載
朝廷之事者謂之國史記老者之善者謂之惇史
惇厚也微其禮意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和問從容
款曲伺間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
象可見五帝之時學者皆精微至一更無一毫外
心見老者之動容無非感發觀省處所以不待乞
言此氣味非後世所能及惟顏子於孔子之言無
所不說終日不違如愚少有五帝憲而不乞言之
意想見五帝時人人皆顏子至於孔子纔說予欲
無言子貢便說則小子何述焉以此知不乞言者
孔門中唯顏子一人而已五帝之養氣體淡洽陶

洽之功固非言語訓詁之所能及三王雖不及五
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懇亦與後世
問答氣味不同五帝三王名其史曰惇尤有深意
大抵忠厚惇篤之風衰緣前言往行斷絶今之學
者所以澆薄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今之學者能
以此意反復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乎其猶可續
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
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
不違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
豪釐之礙則外有豪釐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莖
枝葉華實條幹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
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又所謂遜志
如徐行後長如洒埽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

一年視離經辨志 曉意義 三年視敬業樂羣 能易不敢 五
年視博習親師 至此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前此非不從師至此
方能親師 七年視論學取友 見得的當方可議論是非決擇賢否

大學始教 止 學不躐等也七者是三代大學教人之
法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士服菜若
薄物大抵古人一事一物之微莫不欲知其所自

來爲學欲至於賢聖豈可不知其本始初入學使之皮弁祭菜致敬於先聖先師此心其如之何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夫惟是敬之一字初見師友未經講習先皮弁祭菜此心肅然所謂以敬道示之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舊說宵爲小大抵經書字不當改宵乃是夜何故夜誦蓋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此宵雅肄三之意官其始也官如官守之官初入學未知爲學之方其心茫然而無所處故使之夜間肄習三章之雅非獨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詠此心遂有所歸此所謂官其始也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初入學時凡在學之衆鳴鼓升堂新入學者必發其篋以出示其所業彼見鳴鼓之際衣冠濟濟肅然在上又欲其出示所業向來驕慢之意不期自消而遜弟之心不期自生傳說所謂惟學遜志遜乃爲學之自始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卄作教刑有所不及有所踰節以夏楚二物治之所以收拾其威儀使之端正所謂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所以使學者從容優豫不至迫切蓋天子以萬乘之尊臨之學者安得不迫切古者三年一禘五年入學未禘時二年不視學便學者從容優豫乃所以養其德又須使知將有天子之視學亦所以激其志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古之所以教者不在口耳之間在於觀感啓發之而已非特教者爲然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古之學者亦不專尚口耳皆所以存養此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古人爲學盈科而後進幼者踰節而問即是躐等雖曰求益亦是犯分便與爲學相悖七者皆是古者教人之大槩觀此七端之教所謂講論不過兩事如其他皆是存養工夫以此見古人之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畜工夫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人皆病學者自以爲是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又曰不能自反自強皆非真知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爲真知蓋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人須深思欠缺在甚處然後從而進

之荷汎然以爲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君子居易以俟命命如天命謂性之命非特謂貴賤
窮達也
執兩端用其中物必有對仁義剛柔寬猛執兩端用其中孔子誅少正卯見陽貨去齊去魯
君子有絜矩之道左右前後看著都一般如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此言對景公說得對陳氏說亦得此
之謂絜矩
力行近乎仁心不在焉便覺語言無力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繼之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正是如此若無禮
以行之便是釋氏
中庸如天命之謂性須是實見解得無益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非是見於隱顯生於微處山識見此則知所以戒謹恐懼須看見此與知所以五字
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
莫知辟也蓋不入此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
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軻崎嶇處必不
肯行況明知罟擭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辟若只
是見之未明耳若見之果明不待覩勉而自行坦

塗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此隱之於心固安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兩句若非
中庸道出來如何思量得到若隨文解義也說得
若要真實看得於心果與否則非易事大學言
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此雖難知然隱之於心
猶自見得實有是理若知人知天則直是難見況
古人立言句句真實又非可以移換增損也須看
得灼然移換增損得不得方盡
素其位而行作心不能會行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亦能矣又曰知學近乎
勇不知又加此後如何真見其足與不足
擇善則恐差固執則恐失博學而下皆擇善之方也
雖學問思辨則又不知行箇甚
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誠意篤
至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爲禮樂去其所
以然者何哉不仁則禮樂息矣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及之仁能守之近知者
莫如好學萬物皆備初非外鑠惟失其本心故莫

能行苟本心存焉則能力行矣

聖賢千言萬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首在乎致知致知是見得此理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父子夫婦之間深察其所以然識其所以然便當敬以守之

大學固是以致知為本然人之稟性有利鈍未能致知要須有箇棲泊處敬之一字即是

大學致知中庸明善

天下莫能載者方是大天下莫能破者方是小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六

門人集錄論語說

使指孝弟為仁則不可然孝弟所以為仁也體是愛親敬長之心存主而擴充之仁其可知矣曰為仁見學者用力處

欲巧其言欲令其色其所發為如何蓋不仁矣然則仁之義豈不可默識乎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看吾巧言令色時用心如何便自體認得能知此辭氣斯遠鄙倍則見此矣晉人嘗柱疾雷破柱而神色不變孔子却迅雷風烈必變若如此看晉人却是強似孔子此便是巧言令色

弟子入則孝章大抵言學者當務本文藝亦所當為蓋無非學也然當以立本為先

親仁所以輔成吾德親者心誠親之之謂

民德歸厚矣須看歸字厚本民所固有上之人與之發其良心故皆歸於本然者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死其親也凡出入起居門風家法種種皆如父之舊不暇改也至於事之害理傷人則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見其

害人而不敢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豈所謂無改
於父之道哉孝子事死如事生見父之事有害義
者汲汲改更常如下氣幾諫號泣隨之之時是亦
無改於父之道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
理也是理在我則習矣而著行矣而察否則禮樂
雖未嘗廢於天下而我無是理則與禮樂判然二
物耳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情性之正只爭分毫
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蓋無非此理而已所
遇有約樂之異而心則一也顏子在陋巷之心
即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之心也
利仁者擇善而執之是也曰利仁則與欲仁之意同
蓋為仁者也至於安仁則入乎聖域矣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而未仁其好惡皆私心也
非特以同異為是非亦且隨旦莫而遷變矣烏能
好惡人哉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見至明
而此心不變譬如鏡之照物雖其無私而物之姸
醜自不能逃雖千百徧照之其姸醜固自若也惟
仁者能好惡人亦如是而已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中著不得惡字蓋一志於仁
自著不得惡念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惡不仁正是初學用力處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只見有生熟若見得熟
自然不見有可惡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加字甚輕纔有一毫私念沾
著便去之不使加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用字最要看若不曾著
實用力如何見得力不足顏子既竭吾才見力不
足然又不可住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各有所偏各字
要看又曰黨偏也或偏於厚偏於薄偏於厚則去
仁近偏於薄則去仁遠觀人之仁觀己之仁皆可
也
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自然放於利而行多怨
小人喻於利小人之視君子於利心上看得甚分曉
曾子曰唯曾子一唯之外無復問難顏子問仁孔子
既告之以克己復禮方請問其目蓋曾顏之於道
皆悟之者也曾子之言雖已悟而自有顏子之未
悟者在其中顏子雖若未悟然自有曾子已悟者

見其中故聖賢之於道貫其不已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蓋兩句是學
者日用工夫人不能以獨處必與人處天下之人
不過兩等曰賢與不賢而已世之見賢者其下者
閉眼漠然不知其次者嫉忌之其上者不過稱贊
之而已留中間隔與嫉忌者固不足道其稱贊者
亦初無益於己惟是見賢必思齊如顏子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者有為者亦若是世之見不賢者其
下者流而與之俱其上者則絶而遠之流而隨之
者固不足道其遠之者雖與隨波逐流者異然亦
未足切己須是見一不賢者怵然自省於中且安
知我之不如是可保於今日安保於他日須看齊
賢兩字見一賢者便直欲與之一般才有一分不
如便不是齊才說學得兩三分也得便與無志一
般見不賢而內自省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
慢遊是好又曰予創若時舜禹豈有是哉盖當時
天下只有一丹朱為惡舜禹見丹朱惡如一體然
故怵然自省如此若以丹朱之惡為不與己事則
非視天下一體之義此最學者日用工夫若能極
思齊內省之義雖聖賢地位亦不難到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
一章發明人子孝愛之心彌縫救正使親不致於
有過之地非是純孝全體父母之心者不能所謂
事父母幾諫者不待過之已形略有萌芽發見便
去救正然須是自朝至夕全體父母為心視於無
形聽於無聲此心常在父母身上方能得幾之形
且如扁鵲治病齊侯之病二十日已前便知在腠
理盖扁鵲專以治病為事故見其幾微人子不專
以父母為心安能見幾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是委
其慈愛不至於傷恩見父母過失萌芽形見便諫
諫時乃是從容宛轉諷諭非是忿戾剛狠見略有
不從處又去做工夫常養成此恩意此一句最要
看若諫時忿戾剛狠致父母怒時父子之恩已傷
須是見得意思略不從便做工夫又須看又字初
見父母過有幾微便諫到父母略有不從君子必
自反必自言我之愛敬未盡處又重新添一重工
夫而不違諫之初心勞而無怨此一句亦要看救
正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盡其心
力到得形神雖弊亦不敢怨此人子之職當然此
見得人子於父母無已意思夫左右周旋救正其

過亦不勝其勞所以勞而不怨者蓋不做分外事
看子身是父母之身盡身以正救父母何然之不
若如此雖瞽瞍為父也會底豫工夫到此地位惟
舜為然後之人子平時不以父母為心見幾不諫
到得過形見方諫又不能委曲和順恁戾剛狠帶
致父母之怒至於諫不從便止既不加敬又復憚
勞皆舜之罪人也
朽不不可彫糞墻不可杇蘇子由策引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以規　仁宗此甚有理譬如朽木糞墻
皆是本領壞了整頓不可得謝上蔡釋之曰志昏
而氣衰蓋當此時胸中憒憒莫知所主如何教得
始吾於人猶言舊時於人也今吾於人猶言今時
於人也蓋言今之人不當如古時人一例看耳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上蔡云
周急濟難亦何害其為直然在當時之事其發心
恐不若是也答問之間竊見其事故語上於此而
意已傳矣此說甚善但云今未可認乞醯為不直
此却未盡夫乞醯事之至微初非周急濟難也謂
乞醯於鄰為不直亦何不可之有
子路共敝之心雖小於顏孔然皆是不自私充此心

去足可為顏孔
內自訟人能見其過自怨自艾戚戚不安為己切故
也
有顏回者好學周有八士如此者方能為有
不貳過人之有一過必變成二過何也人惟惡其過
也是以求以蓋其過惟求以蓋其過則非為妄言
以自飾必為巧計以自蔽故本是一過遂成二過
須子之過蓋未嘗如是亦聽其如是而後不復犯
之耳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乎聖人師弟子之
相答問不及其他而獨以得人為先蓋凡人之入
仕此是第一件事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
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此一段事一則見
得澹臺滅明能以正自守二則見得子游不以親
昵取人而以正大觀人行不由徑只是不行小路
即此亦可見其敦篤凝重而無苟且欲速之心才
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又見得其有不可得而親
踈處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止可謂仁
之方也已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此聖人之功用非

學者求仁切近之問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復指求仁之方以語之當子細看近字
論語雖言仁之方然未嘗不是全體孟子指切良心
教人仁人心也
曾子臨終語孟敬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將謂有甚大事却是說此三事觀曾
子言曰兩字乃知此三句是曾子著意分明處至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今人却是倒了
曾子告孟敬子一段為學最切曾子反復丁寧謂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若人說到此須是窮神知化精

義入神曾子止說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又繼以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言此等細碎自有人管我且
理會自己切要事須是看動正出三字近信難訓
詁大要是顏色與心相應
以能問於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若顏子自
以能而問不能以多而問寡以有為無以實為虛
不校其犯則是矯偽不情為顏子者蓋亦小矣顏
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但自虛自無耳初不知寡
之與多虛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曾子見之乃
以為顏子如此如門弟子記夫子絕四是弟子見

得夫子如此若夫子自以為當絕此四者夫子亦
小矣
士不可以不弘毅凡人之言弘曰寬也毅曰剛也剛
則必不能寬寬則必不能剛此不可作兩事看若
作一事看則弘毅氣象可見矣非謂弘而濟之以
毅毅而濟之以弘也古人之言大率如此如言晉
公子廣而儉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臯陶謨言九
德直而溫寬而栗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却
是病
麻冕禮也止拜下禮也麻冕雖古禮然近於奢而古

為之者時也後世易之以純則為禮禮理也雖違
於古吾必從之非從今也從其禮也拜於下古禮
也理之不可易者也而後世易之以拜於上是自
便其奢泰之事而非中於禮之變也故違衆而從
下非泥於古也亦從其禮也春秋之時禮教不明
變其制以自便者甚多大抵古禮近於侈則從之
今麻冕之易偶中於禮故孔子從之以明其變而
得其當拜上之易背於禮故孔子違之以救當時
之失後世變古之禮非能古當於理也特假之以
自便耳漢武帝於原廟則咸之以至祖宗祧廟之

制皆一遵於古此無與於已故也至於千門萬戶之宮乃不稽於古而建之則取其便而古不暇恤矣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須能辨此方能明取予之理令人不辨得此多做强寧合底事故過事多妄予妄予則必妄取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蓋聖人所以待物者素定乎胷中物來自應與上大夫言不期誾誾而誾誾與下大夫言不期侃侃而侃侃譬如月無所不照遇地方而方遇地圓而圓隨物方圓而月初無心有心非月也

先進於禮樂止吾從先進野人是都無所識之人故先進之於禮樂君子元自有禮樂故後進於禮樂者求彼之禮樂以正我之禮樂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之類是也從先進者自愧於不能也

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大凡讀書須當着去裏面講究理會便見得不容易豈敢妄言凡言之輕發而不知難者以不曾下工夫也仁之爲道既難則言之亦當難今牛之言不難矣豈能爲仁乎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我皆備物咸具於吾心有一毫不盡處則不免於憂懼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止非惑歟此是聖門切己工夫觀于張問此則知是矣人日用底工夫觀樊遲問此則知遊息宴閒亦不廢此工夫崇德是長養其德脩慝是磨治其慝辨惑是辨白其惑夫子曰善哉問善樊遲所問者切己非泛泛之問先事後得事是請事斯語之事今之學者有謀利計功之心凡有所爲必先計較先欲有得終無所得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傳學不教內而不出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惟先其事則日有得而不自知此所謂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攻其惡者攻己之惡不暇何暇攻人惟欲點檢他人自己又欠工夫攻是用力如堅壘大敵在前非用力以攻則不可破脩是磨礲精細之意此所謂脩慝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忿之未興雖三尺童子亦知之忿之已過雖三尺童子亦知之惟忿正起之時最難辨其亡身及親之惑但將人自胷中忿時觀之可見此所謂辨惑也此三者是切己工夫人之一身自頂至踵自旦至暮未嘗不有此三者

須是得時論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先有司則紀綱條目立矣赦小過則小有出入亦容矣二者皆末之盡則難舉賢才將安所施焉知賢才而舉之此見聖賢氣象不同

樊遲請學稼學爲圃夫子既拒之矣復問學圃此有以見古人含蓄處然孔子面責之可也何必待其出而責之蓋欲樊遲聞而知之則聽之力而爲之堅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凡所謂政者係國家存亡興衰之大綱事則是品節條目有司所掌者屬表 冉子年式 治體不明雖孔門高第尚不能辨孔子特因冉有退朝明辨政與事之異者欲使天下後世識爲國之大綱孔門之學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不識大綱大體而看一節一目雖多聞多識然終無總統處 冉有仕季氏爲季氏之家臣也冉有退在季氏之朝夫子將辨政與事告之亦見政不當自季氏出而季氏所爲者乃事也觀此一段尤足以驗夫子至邦必聞其政處益夫子乃是得時之大聖人雖時君不能用然皆尊事之一如平將用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以此知

得時君凡有大政無不咨問孔子者大抵爲國當識其大體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三代以前固不必論也且以兩漢論之前漢之政有所謂寬大長者以至凡百制度見於兵民之間者尚有三代之遺意至光武以身濟大業是以一身爲天下凡所施設皆是事了幸而光武明章皆賢君竭其智力猶可以治至和帝稍惰其業便衰如前漢中經呂氏之變又昌邑王之變而漢業終不遽衰者以其大綱在也以此見得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說者謂聖人氣象溫良恭遜使其言當時之人辭語決不如此乃夫子自遜之辭此說殆非也聖人之於世猶醫者之用藥若是尋常疾病則可用尋常和緩之藥若是病深則不可以常藥治故大黃烏頭亦有時而用之夫子此言乃是用大黃烏頭處蓋當時人利祿薰蒸仰望在上之人將以爲如何不知當時從政者與市井無異故夫子以此告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等人乃是

偷合苟容非有心於天下邦有道亦使得邦無道亦使得其罪過於穿窬聖人一言道盡後世人病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看此一段皆以使者善爲辭命不如此夸張矜大蘧伯玉之美自見然其義亦不止此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蓋在當時克己上做工夫者其使者深入其閫奧見其下手做工夫處此其所以不敢輕易其言大抵人優之而後知不於克己上做工夫通身都是過而不知過之難改惟其下手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知改過之爲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則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曾去上面做工夫了將此一段體驗今之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

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而有如對客時只是對客底位舍而它思即是出其位也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無能之辭非聖人謙辭也蓋聖人胷中無限量純亦不已更無止法若有限量則是有所息而非聖人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當春秋之末所謂先王之澤將盡見時高見遠識之士身時之不可爲多是以爲不足爲凡是見於論語者其間固有中節者然而都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當時孔子擊磬所謂洋洋乎之人不知其幾人矣不過聞其磬之音而已然在春秋時所謂知音者亦不爲少且如師襄之徒聞音之清濁之蟷蜋捕蟬聞者知其有殺聲伯牙志在高山聞之者知其志在山志在流水聞之者知其志在水當時聞音而知人心者固自有之然而荷蕢之心形見於聲甚易察聖人之心形見於聲甚難察非有此位者不能荷蕢者聞聖人擊磬知聖人之心又與其他聞音之清濁者不同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論其識孔子之心固是此位高然而下句[illegible]人便不是聖人天地之心深則厲淺則揭言[illegible]今時節雖處[illegible]深淺厲揭皆做不得看此語句荷蕢與晨門皆隱者[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是

經意曾去體認入深否凡道淺又做不得須是
做些風說做不得者不同似比之聖人之所以言不
得此一步在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深一步看之
辭看此一章彼既略知聖人之心天下事無可深又
曾自去籌度其高見遠識豈世人容易到此之位
然而心既不虛雖親遇聖人亦不能救其病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
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固是君子里仁爲美之擇要
處仁大抵爲學者大綱當如此然居處亦不可恃
論語所載見孔子者有兩童子其一是互鄉之童
子其二是闕黨童子互鄉在難言之地風俗淺薄
宜乎見拒於聖人闕黨童子居聖人之里百濟仁
義之澤日親道德之光宜乎氣質變化聖人與之
然而互鄉見進於孔子闕黨見絕於孔子豈以
此知居處地位初不可恃互鄉雖在難言之地一
且有慕聖人之心致恭盡禮而來此心足以變其地位
都變闕黨雖在聖人之旁可謂朝夕與聖人親矣
居於位與先生並行便不遜地位雖近然去聖人
千里之遠居處地位之不可恃也如此

子張問行一章此即誠則形之三字言忠信行篤敬
所謂誠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所謂形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一段
略而言之就面前事說固是有羣居終日無一句
好說話非毁訾長短則譁浪笑傲否則談閭巷瑣
碎皆不及義若究竟論之義之一字須要看義是
當然之理若是私情皆不是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是小機械相籠絡小技能相矜誇凡學者所
病雖有深淺知此病甚少須看終日相聚說脩身
行己多少說譁浪笑傲多少便可見君子小人分
處君子胸中正大易直都無小機械小技能此二
句雖知學者亦洗磨刮除不盡觀難矣哉之語可
見聖人憂之深惻之至聖人之言如天地之寬聖
人所憂乃是真憂義之一字如孟子所謂配義與
道是集義所生者凡所謂義皆是精微難識處雖
是精微然亦只是當然之理學者如能易直正大
無緣有機械技能終日所言無非當然之理學者
欲自驗其學之進退資質之厚薄與小人近與君
子近但看終日所言當然與不當然吾心所存多

在大體上多在小節上能以此自驗之則為學工
夫自然進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質
須是義方能立根本然行之須是中節故次之禮
以行之然世俗之所行與君子之所行如矛盾冰
炭之相持彼邪我正彼非我是無緣得不露圭角
苟非孫以出之則人必相疑故次之孫以出之其
質以義其行以禮其出以遜所以成己成物者至
矣又懼夫人之遜而因循隨之不知覺而失其本
心也故必終之信以成之信者不負初心之謂蓋
於遜之中須是不負初心方無害不然特委靡
不能自立之人耳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數辭也言三代
之所以用其直道而行耳豈若後世用詐偽駁雜
之教而行之而謂直道不可行乎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也大受小知正是君子小人分處君子所稟淳
厚篤實不用心於小而所受者必大如以仁已任
任重而道遠可以託六尺之孤者皆可以大受者
也若小人則輕捷便利見事易知處事易成乃其

所稟之資皆能如君子之大受後世人所見不同
或反以輕捷便利為可喜淳厚篤實為遲鈍殊不
知淳實之人所見所為雖後於小人及其養之既
熟擴而充之必有大過人者便捷之人所見所為
雖常先淳篤者要亦止於是而已學者幸而稟淳
厚篤實之資反自恨不如便捷者不知此乃進而
為君子之路不幸而稟輕捷便利之資反自以為
喜不知此乃入小人之門有淳厚之資而不知充
養猶是剛毅木訥近仁若自以為不及小人而求
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而祇自害耳故遲鈍者
當自勉而不可自棄便捷者當自戒而不可自喜
也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人之通患彼見一時境界好便知
如服良藥見其一時之苦遂而棄之不知後之有
益而能除疾也如食甘餳一時見其美而甘之不
知其後之疾也朋友之損益亦然然人情好直
者好遂益者只為被一境界換了故人須是不
為時下境界所換始得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此一段須把益者
凡人之取友必須然後漸染氣質做得好

直乃剛直之人我才有過便得其規正然所貴乎友直者不獨有過賴其規正與此等剛直人處則我非心邪慮自然不敢萌諒其忠信之人我有事得其至誠相與然所貴乎友諒者不獨有事賴其相與與此等忠信人處則朝夕涵養善之氣質亦將爲忠信之人友多聞[illegible]乎聚其聞見淵洽蓋此等人歷事久閱義理多見事遠與此等人友不獨賴其相與謀事亦覺自己疎漏自然發進步爲學友此三等人安得無益友便僻僻是邪僻謂之便者以其便利善柔是循循無能爲之人便佞是可媚於我者友便僻便佞所損固不言可知善柔之人未見得有損於我處聖人何故亦於便僻便佞之間蓋與循循無能爲之人處便入便僻便佞之媒梯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畏憚其歸必至於友便僻便佞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觀瞻併自己亦放倒了不能振發進步故善柔最是害事學者須當自點檢若所友直諒多聞則固可自喜若是便僻善柔便佞則使當引避否則爲小人之歸必矣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止損矣夫好樂有不同而益至於三損者至於三好樂不可不審如此樂節禮樂蓋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禮樂而加之以節則不至於偏倚是勿忘勿助之意也樂道人之善則滋養其胸中如常在春風和氣中其益可知樂多賢友夫友所以輔仁也友賢者而至於衆多則漸磨之益亦多此益者三樂也樂驕樂則驕淫之心一生必至於無已樂佚遊則游蕩之心一生必至於忘反樂宴樂則宴安之心一生必至於恬然而不知懼是三者雖均於爲損而其根各不同樂驕樂是其心常向上求也心常向上求則良心之損多矣樂逸游是其心常向乎外常向乎外則良心之損又多矣樂宴樂是其心常向安處求心常向乎安則良心之損益多矣

鄉原德之賊鄉原之心要牢籠盡天下人天下之人非鄉人即君子故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以求合乎[illegible]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以求合乎君子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此亦[illegible]是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古之教人或予或奪或抑或揚或進或順蓋非一道各隨其資質根本[illegible]作底若夫不屑之教誨孟

一因已發明此義然四子無一錄載不屑之教如不
四書交所謂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因是不屑教誨
成就處須看孺悲一事乎孺悲始者欲見孔子時誠
意未甚至孔子辭以疾若誠意全不至孔子但只
辭之不必取瑟而歌孔子既辭以疾又取瑟而歌
示其閒暇使孺悲知孔子非疾使之自反則孺悲
亦在可教之域惟其如此故孺悲歸自覓責後來
哀公使孺悲學禮於孔子士喪禮之存於世者孺
悲之功亦當時不屑教誨之力若非孺悲後來進
德辭氣和順夫子無緣分付與之
君子亦有惡乎止惡訐以爲直者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
之道初無所偏故元者善之長也一元之氣該乎
萬物無非所以生育長養使天地之於物有以生
育長養之而無秋殺以終之則萬物亦不能成就
是猶有仁而無義也聖人與天地相似本心初
無惡人之心然惡之亦如天地之有春秋此自然
之理一毫私意不在其間若有意乎可謂有所見者此是學
者最工夫處然亦一段切當故孔子答之以有惡
聖人如太和之氣渾然初無所惡人以乖戾干之
故不能入聖人爐冶中益自取其惡也君子遏惡
揚善順天休命與稱人之惡者大段不同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居下流而訕上
者與此四句亦大段不相似聖人所以惡之者恐
其戾元氣傷太和也惡勇而無禮者勇是剛毅之
人無禮以節之必至於死無所不爲惡果敢而窒
者果敢則見事必爲苟窒塞而不通則必至於害
事皆聖人所惡也孔子既言其所惡子貢至此亦
因夫子之問以其己之所見而告夫子雖夫子與
子貢之所惡便見聖賢分量若何夫子之所惡
如太和之於戾氣子貢之所惡但辨疑似守疆界
而已此正學者事非聖人比飾情矯僞者似智而
非智強梗暴戾之人似勇而非勇訐以爲直者全
無雍容和緩氣象徒暴白人之過失無責善之道
此亦似直且比干龍逢之死皆合於義蓋不得已
非好訐以爲直凡此三者皆似是而非子貢所以
惡者欲辨疑似嚴疆界學者亦須如子貢而後可
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可
者僅足之辭言能行此數事庶可爲士非曰可
以止也

執德不洪信道不篤凡人所以執而或失者只緣是不洪所以信而或忘者只緣是不篤惟洪然後能執而不失惟篤然後信而不疑執與洪信與篤當作一事看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君子體會得入手仁在其中

小无大皆有文武之道皆是聖人學處

立之斯立非感召也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七

門人集錄孟子說

人皆說仁義便是利然不必如此說只看孟子言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以仁義為天下何利之足言當時舉天下皆沒於利看孟子此章剖判如此明白指示如此端的掃蕩如此潔淨警策如此親切當時之病固大孟子之藥劑量亦大矣 梁惠王上

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四者無日不當脩何獨暇日所以暇日者講貫之謂

於我心有戚戚焉獨何與王請度之皆是孟子盤桓王切處孟子此章一開一闔故其言易入而警人深細觀節次便自可見政如醫之治病相似王曰於我心有戚戚焉若非節節發之此心何自而發自當有常心以下方教之以藥方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上齋君者好君也理賢開人君自有道理齊宣王方以雪宮之樂誇說孟子使常人處之則必便說此不可獨樂已是逆齊王之意安能復開悟之惟孟子說此數句自有次第且先說數人之非然後引歸

齊王之身其言雖直齊王之失亦不至激其怒常人聞人君之言便附意曲從逢君之惡固不足道至有雖欲開悟人君亦不得其道者如宋玉荅大王之雄風謂之不忠則不可謂之非正理亦不可但只是指在楚王身上太急故終不能有所開悟惟孟子先言他人不安分者亦欲享此等逸樂旣已言此之非然後言不與民同樂亦非其言和緩不致蹙迫最得開悟人君之道旣已如此說然後却以天下一家之理委曲解說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大凡人君不與民同憂樂尋常無事時固不見其禍福及一旦有不測之禍如衛懿公伐狄兵有使鶴之怨其失方見又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此三句當細觀大凡聖賢開悟人君最不可以利心觀之常人見說王字便謂以王天下之利誘人君殊不知此自是正理若天下歸往之謂王此豈亦是利至引齊景公問晏子事尤有意大凡與人言須是引人耳目接近彼所熟聞者則彼易入孟子告齊王必引景公之事正以王所熟聞者莫如齊人最信管晏之事如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便

見得當時信管晏之篤且齊景公之問晏子本只爲遊觀之樂如上三句是其眞情下一句言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此乃飾辭尋常人若只去遊觀上說不可去亦是先逆景公意安能開悟晏子却於景公飾辭上便認作眞情却稱美之曰善哉問也大凡聖賢見人有一小善雖未甚至便稱善乃是提撕喚起其善念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止秋省斂而助不給蓋諸侯天子凡一出一入必要正名使天下知巡狩時止於巡所守則巡所守之外不敢做他事諸侯知述職之時止於述所職則述所職之外亦不敢做他事一出一入無非爲民事也如省耕省斂是也夏諺曰止爲諸侯度此見得三代之時君民相信君有出入必爲民民見君之出入亦知其爲己故幸其來也後世反是如惟君所行也一句似寬而嚴似縱而拘若只據人君初聞者得惟我所行可謂似寬似縱然有一豪不是便蹈流連荒亡四事之中而不可行豈非實嚴實拘惟晏子善開悟景公於是大悅乃行興發之政作相悅之樂此一段雖是晏子作用處一經孟子舉起精神便自不同晏子之言不過悟景

少孟子舉起使可以爲萬世訣是過他數百倍了
須如此看始得如無非事者此四字最要人看大
抵人君非特是坐廟堂臨政事便是爲民凡一嚬
一笑無非爲民學者亦非特對師友對書史便是
爲學凡一語一嘿無非爲學如舜自耕稼陶漁以
至爲 非取諸人者如舜既爲帝後取諸人以
爲善若浚水取諸禹典禮取諸夷之類此固易知
若耕稼陶漁時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不如取何人爲善只緣舜之心念念在此正所謂
無非事者想舜當時聞耕稼陶漁之言如聞都俞
吁咈之辭對耕稼陶漁之人如對皐夔稷契之輩
惟其念念在此故也後之學者苟志於爲學非特
講論之際始是爲學閭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
見輿臺皁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安得德不進 采

惠王下

滕文公問 止 強爲善而已矣滕小國臨齊大國時齊
人築於薛薛去滕最近故文公謀於孟子戰國凡
強國七滕最小寡不勝衆弱不勝強固所當憂然
文公所憂皆在我外大凡爲國須是理會令我自
正豈可敵來則畏去則喜強則懼弱則喜且仁義

不終教化不行紀綱不振皆當自正公不此憂而
徒憂其外孟子舉太王事告之却自內言正所以
糾其心之訛謬文公又問曰滕小國也 止 從之者
如歸市文公又謀於孟子孟子又舉太王居邠狄
人侵之事以犬馬皮幣珠玉不免然後屬耆老告
太王雖視弃一國如弃弊屣然未嘗才被狄侵便
去初以皮幣中犬馬終珠玉至此勢窮理迫然後
不得已大抵有人事有天理人事盡然後可以付
之天人事未盡但一付天不可或曰世守也非身
之所能爲也 止 君請擇於斯二者孟子又設一端
以告文公孟子非是持兩可說無所可否大凡道
理都是一致有弃國如弊徒道理有效死不去道
理世守者是先祖得天下傳之先王我既受之先
王或一旦弃之是辱其先也緣文公問孟子見他
尚有一豪利心不比太王大抵有此力量然後可
以做此事文公所憂不過說自諸侯而匹夫自安
樂而至危懼而已都不曾自理會正已孟子舉此
端蓋謂文公之地位自可見得故所以使之自斟
酌而爲之

魯平公將出 止 焉能使予不遇哉大抵君子之作用

與小人之作用一同君子用之則爲善小人用之
則爲惡魯公出時使臧倉便大步峻言直說孟子
不可見亦必不能使平公信大凡急欲人聽者未
必能使人信己如謂伯夷貪謂比干邪人安肯信
觀臧倉之言從容和緩等閑尋常問起如浸潤之
譖漸漸入來故且問君所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哉君所謂輕身以先匹夫者 止 君無見焉又足見
臧倉不直言孟子不可見處且引賢者爲言謂禮
義由賢者出却以孟子事證之欲得平公深信而
不疑公曰諾平公果信其言而止平公本是善賢
禮士之主竟爲臧倉所移而止者緣臧倉言得和
緩使人易信樂正子入見 止 是以不往見也初時
樂正子曾擧薦孟子平公故欲往見既爲臧倉所
阻樂正子故爲之解問何不往見公曰或告寡人
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平公云云者一句又見平
公深親信臧倉故不指是臧倉說設或者之辭所
以爲臧倉諱樂正子爲辨曰所謂踰者前以士則
三鼎後以大夫則以五鼎此鼎俎多寡盖官秩貴
賤不同非所謂踰平公曰否爲棺椁衣衾之美者
此又見平公深親臧倉而疎樂正子處大抵人親

昵此人必巧爲此人討道理元初臧倉諫平公時
止是言其後喪踰前喪一句初不曾有棺椁衣衾
之說此平公欲爲臧倉討道理故爲此言樂正子
又爲辨曰非所謂踰也爲貧富不同也言孟子於
親隨其貧富初貧時故盡貧而葬之後富時亦盡
富而葬之使孟子於後葬親乃曰前以三鼎却是
於富不盡於富不盡似不逾適所以爲逾貧富兩
盡雖迹不同其實則同平公於樂正子則疎於臧
倉則親樂正子以疎間親雖有至理亦不能入此
樂正子所以卒不能使平公見孟子樂正子曰克
告於君 止 不果來也初樂正子薦孟子既被臧倉
間沮又爲之辨挾不平之心與孟子言凡人見
被以不平言我我亦必相與不平不知聖賢之心
初不以此爲介故孟子所以荅之者無一毫不平
之氣象諷咏此語則樂天知命居易俟命亦不過
此數句孟子聽樂正子告而卒不動爲孟子初不
曾有怨臧倉之根有此根然後苗條發於外樂正
子見孟子如此言之和緩其向來忿忿不平之心
至此亦想冰泮雪消無復存者矣
公孫丑問曰 止 惟此時爲然子路所學乃聖門根本

之學若使其成就豈管仲之所能及管仲之功效
成不過是功利之學譬管仲如已熟之荑稗子路
如未熟之五穀五穀未熟時固不如荑稗然或至於熟
豈荑稗之比哉彼五穀不至於熟亦無用之物而
已學者以此不可不深思知荑稗已熟不如未熟
之五穀則不可爲管仲之學又知五穀之未熟爲
無所是可不勉強而自足大抵孔孟門人所見迥
然不同孟子弟子所見只去狹小處求孔子弟子
只去廣大處求公孫以管晏望孟子孟子固已力
非之而丑且曰管晏猶不足爲與及告之丑又曰
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所告愈明所見愈狹孔門
弟子則不然子路問君子夫子對曰修己以敬亦
足矣必不復詳問既曰如斯而已乎又曰如斯而
[illegible]數此雖失之過然所見却不狹此孟子
之門人所以不得不嚴其教也 公孫丑上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端之一字極好若見惻隱便謂
仁但只知惻隱須體察所以惻隱者何故如此看
仁始有分寸
舍己從人人當思舜之己尚自舍了況小己之私乎
[illegible]曆對問者安足知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故君子莫大乎與
人爲善舜看得都是善與人相共爲之而已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此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
善孔門之爲學進之勇而有力者無如子路當時
門人不敬子路若不爲衆所服惟是孟子深知之
所以多拈出示學者如論曾西管仲一段如論末
同而言一段此又論舜禹以子路與舜禹曾子一
道說子路之聞過則喜實百世爲學者之標的視
之若易實體則難後世人告之以過面前不怒者
則有之安有欣然而喜者唯子路之心專是求益
唯欲聞過告之以過則得其所欲安得不喜人之
爲學亦須於聞過之時自驗自禹以上一句進一
句禹聞善言則拜未到禹地位非不聞善言只作
等閑看了惟禹看得如山岳如金玉其重如此亦
不自知其拜此可見其受之有力子路都無咈逆
齟齬固是好又須由子路到大禹地位大抵讀古
人之書聞今人之言要得受之有力且如語孟人
都作等閑看後受之無力若是看得有味便是大
禹孟子既說子路禹又說大舜有大焉見得前三
者雖是有力到舜則天開地闢四通八達到極至

原缺

處大　天下之至理渾渾乎在天地萬物之間人
自以私意小知淺見隔蔽障舜何異於人哉無阻隔
障蔽而已子曰此與禹猶有工夫至舜則無工夫洋
洋在天地間與天地同體天地間無非善舜則善
與人同而已舍己從人唯大舜地位方盡得論其
本原天地萬物一體人既受七尺之軀舍己最難
唯到無我地位方能舍己方能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止戰必勝矣孟子論用兵之
道此段自分明人多錯看了謂天時果不如地利
地利果不如人和遂分輕重多以星虧山崩武王
不害於用兵不知孟子之意正不如此且如向風
而勝逆風而敗何嘗不取天時然不得人和亦不
可山川丘陵左洞庭右彭蠡何嘗不取地利然非
人和亦不可孟子如此說者蓋以近處教人且天
人一道後人不能通天人爲一遂以天遠於地地
遠於人孟子故指人和教之欲人自近處看又曰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止勝矣此皆明人和由
於得道且人本不助我而助我之道本非不助我
而由我之失道是人不親而道親如紂之無道從

既偶然已自曉得又何須說與他蓋孟子者公言
無私言公事有未曉不與之言則辱君命爲不
可若公事外又與他私說便失待小人之體爲君
須子細看後世之待小人若太過則與之共食者
公事亦不與言不及時往往私事亦與之言者此
兩句見得待小人須當嚴大抵我與小人不相關
不與言甚易惟同事往來雖往返千里不與之言故
見得孟子大山巖巖之氣象大抵君子不幸與小
人共處自公之外不可與言王驩既能自治其職
矣孟子肯與之言乎
沈同問伐燕此一段人或疑簡略之說略或疑孟子
之語未圓是皆未然今以一章考之其初載沈同
之問則曰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蓋孟子以
相與議論燕之罪可伐不可伐未嘗正指齊之伐
燕也孟子答之以可亦泛論燕之可伐爾初未嘗
爲齊謀也猶人之平居議古人物曰某人之罪可
誅曰某人之罪可責亦知其罪當誅罪當責之理爾
豈爲當行其事哉至於齊人伐燕或問曰止爲天吏
則可以伐之孟子之意豈謂前日答沈同之辭待
於齊燕之罪可伐耳不謂其遂以此言爲然而伐

之不再問齊之可伐不可伐也詳味彼然而伐之
句蓋孟子深惜沈同錯認其意而又追咎其問
之不詳也或疑孟子之言近於飾非殊不知或人
問勸齊伐燕之時蓋齊人伐燕之初而非既畔之
後也伐燕之初師方有功誅其君减其國想齊之
群臣嘗勸伐燕者必幸其言之中自矜平燕之策
出於我矣豈肯反諱其言哉使孟子之言在於燕
人既畔之後尚可疑以飾非今其言在於伐燕之
初則足以見其真未嘗勸齊伐燕也及燕人既畔
王則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則曰賈請見而解之
使孟子微有勸齊伐燕之說則孟子當慚於王王
不當慚於孟子孟子當使人自解於王王不當使
人自解於孟子也
吾甚慙於孟子此是齊王悔過之心方動良心發見
處此是一大機會人主之意一回則天下之勢亦
回正是生靈之幸宗廟之福當此時得一正人正
救之其益豈不甚大而陳賈乃以諂諛之言塞其
良心此最可惜陳賈引周公事來見孟子自謂孟
子必諱周公之事使孟子不分明說周公之過陳
賈必將以不仁不智來難孟子孟子却先自道了

句句出陳賈意外今世學者亦必言周公無過孟
子直言周公之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
過不亦宜乎此最要人玩味是周公之過爲兄而
過名雖爲過其實乃是孝悌之心發見處與孔子
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之氣象正同
孟子致爲臣而歸止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大凡人
出處之際須會中有素方其未出之時使人君欲
見而不可得及其言不用道不行引身而退使人
君欲留而不可得如是然後可以任道之重輕係
社稷之危安及至廉恥之風喪爲士者反此其未
出也人君本不曾欲見之反自欲見人君不可得
其不見用人君本不曾留之反自欲留亦不可得
孟子仕齊爲言不用道不行故致爲臣而歸王就
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
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使繼此而得見乎此足以孟
子未出之時齊王欲見而不可得今孟子既去之
後齊王欲留之不可得他日王謂時子之言一段
此是齊王見孟子之道大特謂孟子只理會得儒
者之道而他有所劣逐其所不能故只使孟子教
一國之士不以當時政事任之此心雖厚必竟是

輕孟子時子以告陳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觀此則見孟子門庭甚嚴齊王自不敢面說却托
時子時子又不敢說却托門人陳子言之孟子曰
夫時子烏知其不可哉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
萬是爲欲富乎此非孟子較祿之多寡君子之於
利祿初不敢較其多寡道若行則受天下不爲泰
道若不行則抱關擊柝不以爲辱孟子所以如此
說蓋因時子而言人孰不欲富貴止征商自此賤
丈夫始矣觀此一段占古人君未嘗輕士自是
士自輕也古之時日中爲市聚天下之貨則三尺
之童適市亦莫之或欺矣自從一賤丈夫於市中爲
駔儈之徒求利之切所以設征商之法此非特孟
子自處己如此亦欲以警後世之丈夫使之自存
體面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止士
誠小人也大抵聖人之心非賢人之所能測賢人
之心又非常人之所能測尹士以淺心狹量私意
臆度窺測孟子觀其立三說以難孟子自以爲孟
子無所逃矣不知孟子之恢廓廣大非尹士所能
測正如以黃雀之網而欲網垂天之鵬豈不愚哉

高子以生之高子雖是孟子弟子然受業於孟子者
淺亦未能深信孟子已爲尹士之言所動如孟子
之與孔子雖均是倡道然孟子之門弟子終不若
孔子弟子知聖人爲甚深如叔孫武叔毀仲尼子
貢即時自闢之何嘗以告孔子葉公問孔子於子
路子路不對以其不足對亦不告孔子曰夫尹士
烏知予哉此已下是孟子答之之辭尹士疑孟子
出晝之稽滯若是常人必須分說我緣甚事所以
遲遲而孟子方且以爲速可見孟子念念不忘君
之心自此以後一話一言一起一伏數去涵泳自
可見得孟子忠厚愛君之氣象觀尹士之問如疾
雷奮霆迅激如此而孟子之對渾厚和緩如在春
風和氣中二人氣象便自判然如曰千里而見王
是予所欲也見得孟子愛君之本心如此之切至
於不得已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其心
念可見至於出晝而王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以
孟子待齊王如此忠厚而齊王待孟子反如此之
薄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使常人至此一不見用則
憤然引退歸心一動則雖萬夫不可挽而回然孟
子到此去心略起而愛君之心復還反又曰予雖

然豈舍王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是孟子之心
若得齊王略改便欲復歸其愛君之心再三不忘
憤疾之心孟子元不曾有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此已下却是箴尹士之失惜孟子分別曉了切中
尹士之病故尹士聞其言亦為之嘆服故曰士誠
小人也知尹士以私心測度孟子固是不是而高
子為尹士之言所動亦是不知孟子然而因高子
之問得孟子諄複詳說之提撕警發使後世知臣
子愛君之心當念〻不忘此亦高子之力也
昔人有以屈完作離騷可配風雅者亦以其有念
念不忘君之心觀離騷一篇三致意始言高飛遠
舉鴻濛廓落神仙幻化之術中言富貴華麗聲色
音樂世間可喜之事終言三江五湖洞庭彭蠡世
間遊觀之樂三者皆不足以解憂而終歸於愛君
後世称離騷為辭賦之祖以此也雖然屈原有愛
君之心固是善惜乎其發之不以正自憤怨激切
中來其言神仙富貴遊觀已是為此三件動也故
託辭以自解本是怨怒却反歸愛君上来若孟子
則初無此心其言語始終和緩皆出於正此屈原
孟子所以分尹士之言雖出於一時之狂猖亦君
子之病特不可以測度孟子耳若後世雖有直諫
者彼多至於怨懟皆是不曾講究此恕之一字但只
責君不能容已殊不知已不能容君不如朱雲褚遂
良輩君一有訶譴便至於折檻納笏後人看此二
事多以為君不能容臣不知臣不一不能容君君不
能容臣其失固明臣不能容君此亦害事以恕字
觀之則遂良亦自有可責學者欲講求事君之道
須是平時開廓心中能容人乃可
滕文公為世子止周公豈欺我哉世子復見孟子未
嘗言語如何便以為世子疑吾言乎盖孟子於世
子看睫之間自見其疑性善之說如神醫之治病
望而知其受病之原故孟子告之以道一而已矣
又舉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以證之夫三子之言
惟顏淵之言氣象安泰孟子止舉顏子之言以曉
之可也何及兼三子之言而舉之此孟子教人之
深意也如醫者之下藥各有次序初舉成覸之言
者欲使文公去其畏心而廣其志氣如下一服瞑
眩藥而瘳疾若不下第二服以〻補之則向之瞑
眩又復為害是故孟子次舉顏子之言者下第二
服藥也使世子之氣平而安適病既已去又必須

第三服藥以固養之故孟子終舉公明儀周公豈欺我之言以固世子之信心如下第三服藥使己乎之疾過加固養不至再發則終身無患此有以見孟子所以教文公其緩急皆有先後不可少差者也 滕文公上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法尚之所制豈聖人肯為害民之舉蓋當夏之時民力尚厚室有餘布廩有餘粟雖有荒歉多取亦不覺此貢法所以可行至商周民力不如古故助法可行而貢法不可行此亦聖人隨時制法之義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觀陳代之問已足見孟子器量高深處不仁者不敢登其門不義者不敢造其室蓋大抵人須使人來面前凡非所當為之言於言而不敢言觀陳代之言如此曲折亦足以見其將言而囁嚅 滕文公下

志士不忘在溝壑止孔子奚取焉讀上兩句須著意看孔子奚取焉一句大凡人須辦得此一著地位了方可處事自今觀之此句凜凜然如秋霜夏日之嚴孟子却如何說道孔子奚取焉蓋辦得一箇死地位固是死若死非其招而往則徒然死於不往則為忘溝壑可矣曰然行可辭也白子可謂中庸不可能也非其招不往只是得中庸處

范氏謂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王良初用師法之正故往而不獲一禽乃命以為賤工一良言我非不能蓋以正不以詭於是以詭得十禽此如晏子治邑一三年齊景公責其不治欲代之晏子曰吾知為邑之矣遂出為邑三年專事左右未及三年晏子朝君下堂而迎之晏子曰臣初三年但知治民不知治左右此君所以欲代也後三年但知治左右而不知治民而君迎勞如此以此觀之良氣象亦未為失大抵人之所為患不能合於道耳苟吾我既已盡合於道縱人不我知而我盡御之道矣雖不獲一禽可以無愧何必詭遇以曉於人是有以見其自信者輕今有人於此君子人也人以其不能習數巧詐為病則必自試其能然後語人曰吾非不能也前日之所不能者不欲為也殊不知彼小人之事君子豈以能此為榮而不能為病哉以不能此為病則非君子矣

孫著曰以籍術為儀者不誠大丈夫或大凡君子之淑人必遠其量如是其之識見卑下使遇子路

路必不對而孟子不以其識見卑下擿委曲教之此見孟子樂於教人處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若後世儒者甚時多說謀道不謀食富貴如浮雲軒冕如土芥仕不足道如此則不起發人意又只以為君子看得爵祿輕故放得下我待得爵祿重故放不下我豈敢自比君子君子之對則不然反告以君子急於仕有甚於衆人聞者必謂君子於仕反急如我何故不肯輕進必須疑駭求其說而不得然後徐因其疑而告以穴隙之譬使知君子急於仕如此苟不是分明見得有大可恥者亦何苦不仕哉聞者安得不感悟此孟子教人變化之妙用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止如之何大抵學者欲辨其眞偽宋王偃初建國時非是誠心欲行王政止是矯情飾偽欲以行王政之說欺人萬章心地不能明便疑宋王偃眞欲行王政故問孟子孟子所以答亦元不曾說破宋王偽處亦不言萬章不曉但舉湯武事為證蓋天下事舉其眞則偽自可見言其是則非自可知才舉湯武之眞便見宋王之偽從孟子直指宋王偽時近則招罪遠則招怨又曲

其答問乎故曰湯居亳止又不以祀蓋湯之為湯元不曾有心去正夏偶然與葛為鄰葛既不祀於親仁善鄰之理亦不可不問故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其無以供犧牲者豈眞無以供之葛之為國雖小亦自有人民社稷不過以誕謾之辭而罔湯使常人處之見其如此罔我必便伐之湯乃與之牛羊葛伯又不以祀湯又問之又曰無以供粢盛又使亳衆往為之耕至於殺而奪者繚葛伯非特不祀又且貪殘之心欲殺百姓湯於此故不得不征聖人所以如此再三問者聖人之心凡道理非大段絕滅尚可救時猶且欲救之恐他萬一有歸善之心便可挽而歸之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止復讎也者大抵誕謾之心止可欺目前人惟聖人之心出於眞實故四海之內同一言之非富天下也為匹婦復讎也此又見湯之眞實處湯始征止自來其無罰先東則西怨先南則北怨皆怨之而恐其後至此與宋王齊楚惡而伐之者異矣有攸不惟臣止取其殘而已矣孟子又指武王而證之商之士女皆以元黃實篚而迎武王之卿小人則以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此

與宋王之事又異矣想篇章間之亦不待孟子言
終亦自默曉湯武之真而宋王之偽此又聖賢善
於啓問處不行王政云爾止何畏焉者此又指出
宋王不真行王政處使其真能行王政四海皆望
其爲君雖齊楚又何畏大抵兵是凶器凡殘虐慘
刻之大莫如兵自聖人用之則變其殘虐慘酷之
氣象爲春風和氣之氣象聖人用之則如布德施
惠衆人用之則爲殘忍慘刻此無他聖人一於仁
而已
陳仲子之廉大抵聖賢之見須見到底戰國之時蘇
秦之徒日操縱橫變詐之術以干時君惟恐不食
君之祿居君之位其貪利嗜進之風庸人亦莫不
厭之而有陳仲子者退然自居於陵雖兄之祿亦
不食兄之室亦不居在常人之見則以彼準此豈
不謂之廉乎然而聖賢之見則以謂凡人之善出
於強爲者決不能久何者強爲者不安於人情焉
可謂其誠廉也孟子又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
可哉然則陳仲子之廉其出於強爲者乎
徒法不能以自行不知所以行之皆虛器也離婁上
上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雖心思有餘亦
必加以法度作聰明亂舊章者烏足以知此
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
可謂知乎不因亦可爲然有因則易爲力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初無精粗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止賊其民者也理盡則
事盡有毫髮不盡處便有毫髮病在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止自求多福聖門之學皆
從自反中來後世學者見人不親不治不答只說
枉了做許多工夫或說好人難做此所以工夫日
退一日聖門之學見人不親不治不答反去根原
上做工夫所以日進一日蓋仁者愛之原敬者禮
之原孟子又言非特三事如此凡事有齟齬行有
不得處盡反求諸己使表裏相應而後可如一分
未盡便有齟齬如果然十分正當天下自然歸之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命天命也天命流行不
息配命則純亦不已多福者百順之名本不在外
自求而已大抵天下事果不在外只緣人信不篤
孔子所謂求諸己求諸人正是邪正聖賢君子小
人分處孟子此段乃學者切要工夫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止天下平天之降生民秉彝良知

有道孟子此章一句緊一句漸漸入來蓋明善乃
理之極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相繼者
亦不過明善於明善之外更無所加損故曰不明
乎善不誠乎身矣止是要從近處看今之人其於
事親從兄事上交友之際固有時乎中理然有時
又差了蓋雖到九分九釐盡有一豪差則併前來
差如行九十九里忽差路頭則都不濟事此所以
要明善明善要明得盡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儉之弊必至於侮奪蓋
恭必過禮見不當加厚禮之人亦以厚禮待之是
侮人也儉必吝嗇於所當予者或不予是奪人
也唯中禮乃可為恭儉
父子之間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自有滋長涵
養良心底氣象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事非事於孝弟之事政是
一舉足一發言不敢忘父母之意蓋念念常以親
為事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止古之[illegible]孟子謂樂正子曰
止而以餔啜也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孟子聞魯
欲使之為政喜而不寐止門人之最高者也學

者分守甚嚴最不可苟樂正子豈不知王驩是便
佞之人必非從之來必圖位其從子敖本是欲見孟
子一時貧乏不免依附而不知從子敖後操縱便在
其手被他牽惹轉動不得故必待舍館定然後得
見孟子孟子又言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
也此正以樂正子罪徒餔啜耳非是為干祿既非
干祿便見處之不審於苟字上看不破學者於義
所不當為者纖毫不可苟才苟就便有轉移抽身
不得處樂正子本是欲見孟子一為餔啜已入陷
穽況自餔啜至利祿自利祿至權勢者乎伊尹一
介不以取諸人正懼此耳
仁之實事親是也止樂則生矣仁是人之本心渾然
一體至從兄則有等差品自此乃心之運用故為
義要之仁義只是一體樂則生矣此生乃精神生
動之生亦如言此物有生意
仁之實事親是也只如此說於己不相干須實就事
親上看則方真知此是仁之實
仁之實義之實一段須看實字弗去是也學者欲為
仁義須於事親從兄上體察此心又須是弗去
舜生於諸馮止西夷之人也自古聖人非不多也獨

指舜文爲東夷西夷之人何也蓋相近之爲同未足以見其眞同惟相去之遠理出於一此其所以爲同也 離婁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止寇讎何服之有君臣本非論施報之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此天下之常理申公謂王氏於孔子對齊景公問各添則字去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爲王氏啓後世悖逆之端自今觀之王氏之說與孟子說大略相似前輩却不敢道不是學者正當講究蓋孟子是言於宣王之前而王氏解經以詔後世此所以邪正自辨蓋戰國之時齊王正待臣之薄故孟子以苦言藥之而王曰禮爲舊君有服王發此問蓋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己一向於人上求之故孟子不得不極採其失此蓋孟子見王專求於臣故孟子亦專求於君故曰諫行言聽止何服之有欲宣王知臣道不合而去君猶未敢絕之今臣有故而去則加以三無禮宜其以謂寇讎而不服也觀孟子之言似覺峻厲無溫厚和緩之氣何也蓋孟子之言有謂而發蓋適戰國之時齊王之病已深使孟子不苦其言則其病不瘳譬如桔梗猪苓雖不如參朮之上品而亦視時爲主蓋其病深者並藥不得不毒其過甚者其言不得不峻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費藥石不動聲色自然啓發之理此又却是聖人事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止其間不能以寸大抵天賦人以才乃是使教未通者若自有其才而不以告人是負天所賦我之意且如有一鄉之才是一鄉之耳目有一州之才是一州之耳目夫中也養不中止不能以寸蓋人本一般只是有通不通若教行彼通未必不反通於我非特有益於人亦於己有益如中與才者弃其不中不才則雖能有於己然既負天所賦則賢不肖相去能幾何雖然如此亦須識並行不相悖之理若情意未孚但當委曲開誘使其自知所向不可強之而反以取辱也

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若不能養便是不中不才故相去不能以寸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唯大人方能去得盡若非大人安能去之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止士可以從士

與民近大夫與士近若尚有一節在則去時可和
緩待其刑戮及身而後去則已不及矣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孟子見當時陷溺之深惟
欲見人不善處說從快一時不知後來有患孟子
明說此亦是提撕當時人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止非行仁義也孟子之意蓋
謂人之初生飢食渴飲趨利避害與禽獸不得不
多然人之所以爲人者只是爭這些子人既只有
這些子庶人却去之便是與禽獸爭不多了惟君
子能存之學者最當看幾希二字庶物者天地山
川飛潛動植無非物也人倫者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即人倫也人之身皆日見底物自不能明
日在人倫中自不能察惟舜獨能明獨能察此孟
子舉切要處教人當於明察二字上留意然舜之
明非是後世以察爲明舜之察非是後世太察無
徒之察但行其所無事故孟子謂舜由仁義行此
下兩句與上兩句一般然此一段孟子前既說君
子存之只以舜爲證後人看之却以君子存之爲
得之淺舜由之爲得之深遂分君子聖人聖賢本
一理正不如是而今人觀舜只與讀者舜如何會

見得舜却不於目之所見身之所履求舜故孟子學
舉目前道理教人學舜下手處
禹惡旨酒止坐以待旦大抵惟是識聖人者方始說
得聖人分明若不識聖人者皆不敢於平常處看
聖人惟孟子識聖人破故敢指日用平常事言聖
人且如揚 不見聖人故隱度聖人乃曰聖人聰
明淵懿冠乎群倫却把大言語包羅意要形容得聖
人若今若要識聖人須是把識聖人底心去尋聖人自
說底言語看如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若把而今人看也只是尋常
事孔子爲孔子只是如此大凡常人於書於之中
有味聖人於冷淡之中有味聖人惡只是得過所
以惡旨酒好善言然非止此二事大聖人以此推
之湯執中立賢無方而今人都不識中說中時
便有方了且如一室才指定中便是有方聖人於
事事物物無不有中唯湯以中古心故天下亦皆
如湯此所以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常人只知
一身痛癢苦稍疏遠便不覺唯聖人通天下一體
故能如此望道而未之見如迹岐說以後世心量
文王都小了文王此即是之德之純知吾用丸無

首孔子謂丘未能一皆是一般氣象若自以爲見
道便不是天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人皆言近者
遠難殊不知遠近一理豈有能於近不能於遠者
是心苟存則遠近皆舉今人所謂近治不遇以文
亦自謂中也能治近也故遠亦不能治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且聖人備道全美有甚欠闕思
禹思湯一聖人足矣何故思兼三王思兼二字
各自思量看其有不合者此合字非是合事審其
合內外之道內即是理外即是事如事如人亦自合
未合於內者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
以待旦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仁在人者
人常敬之人本同心但所存處不同仁是愛箇一
體處禮是行之節文不亂如仁義禮智信謂之五
常自五常之理推之又如恭寬信敏惠及剛毅之
類其名非不多何獨唯說仁禮蓋仁者人也仁之
一字已自盡了更說禮字又可以知其等差高下
天下之理除了仁與禮更有甚事仁者愛人而人
常愛通天下皆在愛之中自無不得其所有禮者
敬人通天下皆在敬之中自無一不得其所雖然天

下都在和氣中亦不免有頑賊虎狼自不害天地
之和氣此所以雖天下通一愛敬而亦未免有橫
逆故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 上於禽獸又何
難焉小人當此橫逆步步只去人上求君子當此
橫逆步步只去己上求此可見君子小人之所以
分又言此物奚宜至哉蓋有根便有芽吾愛敬中
本無此物所以致此物者必有中心之愛敬有所不
盡也又說自反而仁而禮其橫逆由是而又曰我
必不忠夫仁與禮通徹上下自足以該括天下之
理如何更說忠字此一句極要人看忠之一字非
仁禮之外別有一忠也盡盡己之謂忠仁與禮稍
有不盡則非忠矣自反而忠到此在己自無不盡
橫逆尚如此乃彼故人欲蒙蔽非其眞心乃其妄
心且如人在昏醉中如何責其禮數在顛狂中罵
詈如何與之較是非嘵於此時與禽獸奚擇如何
詰難盡彼正在可憐之中後人看此一句不可作
孟子怒之爲禽獸若是怒之乃是爲彼動了學者
須當體會不可錯認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
朝之患 止君子不患矣君子所憂之事與小人不
同君子以是非賢否爲憂小人以吉凶得失爲憂

君子所謂終身之憂如孟子下所言憂不如舜耳若所謂一朝之患非禍患乃憂患之患夫外物之來豈可前必君子非無一朝之禍患也如成湯夏臺之囚文王羑里之獄孔子陳蔡之厄孟子在薛之戒皆禍患也但君子樂天知命安常處順夫何憂何懼且如舜聰明夫豈易及孟子乃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此一段極見得古人立志之廣大處今人見一稍出已數等者便仰望不敢比並況於舜乎此所以自暴自弃君子則不然直就道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才要做舜即自便是舜更無等數更無漸次學者立志固當如此此一段學者能體認得爲學之道無有不備以之脩身則平坦常無憂患以之待人則不見有可怨惡處以之立志則自不卑汚此學者修身待人立志之大法知得此一段之意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可怨可怨之人亦無不可到之地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 止 是則章子已矣大凡人須是有所見不可徒從衆使幸而遇唐虞三代之世毀譽公則隨之以爲是非固不至差失不幸遇春秋戰國毀者未必是小人譽者未必是君

原缺

悉者何也使長息能領略公明高之言則公明高固不待多言長息既未曉而只告以一句雖事理俱盡然於教人之道未盡也孟子欲盡教人之道故不得不詳言耳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盖孝子之心與親相通不曾邈然無情也然而言亦有雖是正理而不近人情者萬章之言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四句固是正理然都不曾去求舜之心與父母血氣貫通處所以不見得舜之心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下四句須是細看自常人言之必以爲我旣竭力耕田以盡其子職父母若不愛於我於我亦柰何哉亦任之而已舜之心却不如此蓋置之無可柰何以之待他人則可孟子之所謂於我何哉正人子之心欲求其所以得罪於父母之故而不可得反覆推原於無推尋處正見得舜之心帝使其子 止 無足以解憂者何故皆無足以解憂此理極易曉且以一身言之疾病在床憂切於身則雖珠寶奇貨羅列前後與我都不相干使人能推此心視父母之身與吾同體則知好色妻帝之二女皆不足以解舜之憂亦

猶是也觀孟子所說皆見舜良心不失處人少則慕父母此良知良能真心所在也及長大則為物所遷故遷父母之慕以慕其他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此皆為物所遷也今人之觀此既知其為物所遷又須知元不曾遷底道理何以知之觀慕之一字可見慕父母以至慕君所謂慕者元不失但用不著耳以此知天理之自然者本不會失然慕少艾妻子固不可君臣亦是天倫之正何不可慕此當玩味孟子之意觀下一句後見得此之慕乃人欲而非天理欲分別天理人欲只真心偽心甚不難且如舜之慕父母有不得乎父母便號泣人之慕君有不得於君便熱中觀舜之號泣見得舜真心發見如有隱憂之氣象喜怒哀樂已前事全不曾乱至熱中便有人欲煩擾焦熱煎燥氣象只看適意處便見天理由何嘗有熱中五十而慕此只記實事想舜年五十父母猶見故也 萬章上

父母使舜完廩止莫偽也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及其聞善則若決江河而莫能禦盡舜心之廣先若江河及其一决則沛然莫能禦觀此則見舜之胸中孝弟友愛洋溢中及象有出言觸發則舜便喜後世見舜如此比且於勉強中看不知鬱陶思君爾一句却是象自說舜亦得不誠信而喜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止何以為孔子論聖人者有二有以己度聖人者有以聖人自解者或人若不是要主非其人便借孔子來自解他自是主非其人却道聖人亦如此也孟子所以謂好事者為之也乃是提醒萬章處如彌子要使孔子主己却不敢來孔子面前說方且宛轉致其意於子路於此見聖人之德溫而厲威而不猛使小人儼然望而畏之自不敢干以非義大凡彼以不義況我我以正義折之固足以勝彼然已為他所浼不若彼人自不敢犯之為害也若剛方正直之士當子路之告亦必厲聲作色以拒之而孔子方且曰有命其言雍容和緩尤見聖人所養之厚度量如天地之大自孔子進以禮以下數句却是孟子說孟子前既言孔子不主癰疽瘠環至此又却反覆舉斯數語者蓋緣孟子所與語者乃萬章萬章為人根器稍下故云云

不得不諄諄提醒也凡人□一事於和緩之時則易
至於變迫悤遽則難當流矢在前白刃在後鮮有
不變其所守者惟透得此一關過方為聖人當孔子
遭宋司馬將要而殺之時微服過宋猶且必主司
城貞子為陳侯周臣既諡曰貞其人乎昔可知夫
孔子當患難之時猶且不肯主非其人而況於衛
於齊肯主癰疽瘠環乎雖然在衆人觀孔子於衛
衛處之則易於宋處之則難然聖人視患難死生
如一初未嘗有難易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近臣乃
夫也若公卿大夫所薦之人不賢則其人
亦可觀觀遠臣以其所主遠臣乃在下之臣也在
下之臣使其所親附者賢則其人必賢所親附者
不賢則其人亦可知大凡在上之臣別無職事只
以薦賢為事且如前輩多留人物籌乎居錄其善
狀至於當路則次第用之故人才無遺雖然在上
之臣所薦或非其人尚可以謬舉為戒後來別薦
舉賢才猶可以贖其過若在下之臣所主一非其
人則終身陷於小人之黨昔求是正雖初之所主
非人亦自有轉移之理不可因主其非其人便自暴
弃不能自遷故陳瑩中說使王氏□門有負恩之

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此亦教人自新之路也
前輩亦自有寧身受惡名先主小人後却正義為
天下後世主非其人者開自新之門如陳了翁初
因蔡卞所薦主其入朝後却每事力爭深排蔡黨
不肯阿附豈有終不可改之理哉雖然有了翁之
志則可要之進身之初不可不謹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致知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知
終也知之在先成就在後三子知處偏故其成小
孔子知處全故其成大以射為喻最切又如匠氏
造屋為圖圖有毫釐之差則成屋有尋丈之謬焉
章下
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 此三年淹也祭當備四海九
州之物而魯則獵較以祭或有時而用羨味于四祭
無之則已孔子則用魯之所有者而不用四方之
飲此蓋有深意使魯君知所以不用四方之食以
祭未必不警省待其不行然後去聖人去就從容
於此與小丈夫異矣
孟子謂萬章曰 此士尚友也此一章言義理無窮為
士者須進廣大之學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
士自發京推之大抵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若餒氣

不同雖居相近而實相遠 所謂生近人遠也 是一
鄕之善士斯能友一鄕之善士此是其本有此基
本然後自此推之自鄕進國自國進天下皆教人
扶持之功也大抵自鄕進國自一國進天下尙易
到得善蓋天下又尙論之古人此一步最難進非
眞知義理無窮者不足以進此頌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此三句最是警動人處學者平日所
頌皆古人之詩乃不知文武成康所以爲文武成
康所讀皆古人之書乃不知堯舜禹湯所以爲堯
舜禹湯則雖日誦讀亦奚以爲是以論其世也是
尙友也此二句有深意詩書中古聖賢在千載之
上邈乎與己不相接安能尊尙而友之惟論其世乃
是下手處要得親切須是論世論者講論之謂若
不講論只是紙上說然如自秦漢看虞唐以變詐之
人看淳厚之時如何看得如何須是身處唐虞之時
與堯舜皐陶之徒爲友方是尙友
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 止 非然也齊宣王固有
意學孟子孟子亦有意於救齊王奈何齊王親孟子
之時少親王驩儲子便嬖近習之時多於是深嘆
惜之又引奕秋之事而終之曰爲是其智弗若歟

曰非然也此最有意味欲使人自深思大氐學者
不可使親師友觀經史之時少親淫朋邪友異端
之時多當其親師友觀經史時其心固知善之可
爲若離師友釋經史此心不一卽流入於異端異
端旣入其心則雖親師友觀經史之時其心已不
在此矣何者異端易溺人也孟子擧論奕之事[illegible]
齊王不唯不親孟子時爲便嬖近習所惑緣[illegible]
近習已惑其心雖聽孟子之言其心已定在於[illegible]
所以深嘆也 告子上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 止 此爲大人而已矣公都[illegible]
此問本非泛問看其語脈蓋有感而發孟子見[illegible]
問切所以告之他人至此必不能再問再問而[illegible]
切此見公都子非因孝荀簡者孟子去孔子百
年風氣已薄當時學者已無洙泗氣象咨問之
勞煩孟子處不少唯公都子此問有洙泗間[illegible]
孟子見其問切己故以下工夫處明告之耳目之
官不思而蔽於物此是消長之理人欲才一長天[illegible]
便少耳目主言心便不言心才一主言則耳目爲[illegible]
而心反聽命只要看不思二字惟不思便蔽於[illegible]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此是最緊要引之意[illegible]

原缺

常人趨利學者不趨利然學者若涉世道理疎又不得聖賢入道之門如此雖不能欺人必反為人所欺此所以反不如常人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一句極有理自家只向前做譬如五穀他未熟但自耕種自然可以供祭祀享賓客人但自力於學如書所謂念終始典于學到熟田地為堯舜為孔顏無所不可

羿之教人射 止 學者亦必以規矩大抵小而技藝大而學問須有一箇準的規模射匠皆然未有無準的規模而能成就者今之學者何嘗有準的規模欲求準的規模在學孔子而已且如三尺童子學射方能執弓矢須便以中的自期令人不敢望孔子安能為學百工皆有規模今之學者反無規模始不知始終不知終不知成就亦不知不成就此最為學者大病惟是有準的自然無狹小之患有規模自然無汗漫之患兩者兼備為學思過半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 止 安樂也孟子此一章謂憂患艱難方是天大成就處自舜至百里奚止是學問之淺深醇疵功業之小大汙隆固不同皆自艱難中成就此所以孟子併數之何故說舜傅說又繼以孫叔敖百里奚 止 安樂 舉小大之成就皆自患難中得譬如草木固是雨露發生惟經霜雪方堅實所以天降大任必須勞苦餓之以鍛鍊成就動心忍性者凡人安佚則心不能動不經禍患則常性此性乃氣質之性今人所謂性急性褊之類氣質一向急者一向褊要得漸漸磨平須身在憂患中到得要去不得時始能深思遠慮是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且如無事時戒酒皆非實見因一次酒失方知酒真不可飲又如無事時豈不知江行之險經一次遇風濤幾覆舟後必須相風色然又有過而不改者此不足論衡者如一件物衡在胸次無處置時方思得其道理徵於色發於聲憂患切己深入吾身形為憔悴之色發為慨歎之聲到此方知都是切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今人見憂患要求脫見安樂要去就蓋錯認安樂是生處憂患是死處故孟子特指其生其死處示人此一段警動人極深然學者亦不立一經患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譬如金若是真金愈鍛愈精此段又當與下段同看皆是天與聖賢成就人之爐韛但人無本領不能受耳

子250 512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一有意造作皆非至言做
悠然而言我從然而受其入於人也自然甚深故
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蓋天理上不可添
一件添一件則是安排其入人必有限量安能深
乎如古人法帖非不多名於世者獨王羲之而蘭
亭乃草耳蓋有作則可能無作不可能故也 盡心上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止 如此而已矣孟子此一章
指示人甚分明人之爲人學之爲學無他但則無
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而已二句於人修省
工夫最切常人欲爲便爲不欲爲自然不爲何故
孟子却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大要
說味且如說一箇非義所謂不忠不孝不廉不信
皆人所不爲人亦皆要不爲到得私意克不過有
時爲所不爲有時欲所不欲天下事固有克私意
不過者分明見得却爲之是乃明知故犯當下做
事當下自知君子爲學無他但充養不爲不欲之
心而已大抵本心與私欲最要人精察方其私欲
起時裏面自有本心自有天性其要在就不爲不
欲上充養去做工夫自無爲而大有爲自無欲而
大有欲充養將去及其至也便可識可欲之謂善

孟子曰孳孳爲善者止 利與善之間也大抵人之心
未嘗不有運處如天之寒暑往來則見天之運用
如草木之生根脉通流亦未嘗不運用孳孳在舜
則爲舜之妙用孳孳在跖則爲跖之妙用其爲妙
用則一所以用處有異故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
他利與善之間也今人說好事不可放過須是遇
好事必做此說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所
謂鷄鳴而起孳孳爲善是爲甚事然舜居深山之
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未必常常與事相接其一
箇孳孳不已自朝至暮必有所用處
孟子曰楊氏爲我止 爲其賊道也擧一而廢百也夫
楊墨之叛道孟子闢之固深切著明却有子莫一
等病難識大抵近者却是遠近之一字却是誤子
莫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各守其偏去中爲甚遠
然或有一人救之云此非中道未必不回歸於中
却近惟是子莫自以爲能執是中却最害道如中
庸說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小人
而無忌憚世人說小人中庸欠一反字亦不消著
反字蓋小人自認無忌憚爲中庸如後世莊老之
亦子莫之學如說不死不生如說義利之間皆

是不得時中之義止於兩事中間求其中如何會
識得中大抵時中最難識故煎筆論有長短之中
有輕重之中因舉扇以示人云徒知長短之中而
不知輕重之中則如子莫止於兩事間求其所謂
中不知有非仁而仁非義而義如何不審輕重若
使中有定所如仁義禮智信只消按定本去做惟
其無定此君子所以欲明善審是時中之義子思
發之於中庸如孔子亦未嘗不言如易之消息盈
虛春秋之褒貶是非未嘗不是中學者能看得易
與春秋自然識得中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全得其正須
是聖人

齊宣王欲短喪止教之孝悌而已大抵論天下事譬
不可十全做且做得五分猶勝不做不知才説且
做五分時此苟且之心便生此五分終不可做大
凡做事須是拔本塞源然後為善且如人改過斷
得九分留一分未改此一分惡終久必發見不特
是發見又且支離蔓延未必不連此九分壞了當
齊王欲短喪為公孫丑自當拔本塞源言之却與
之為朞言若止孟子所謂紾兄之臂而但使徐徐

之公孫丑又謂之之所以為朞喪亦不待我為
之無王子亦有數月之喪使齊人聞之欲闢人
却又為其援例以為説故云王子事亦不足公孫
之意亦逆詐孟子如此孟不取王子蓋宣王與
王子兩事自是不同蓋王子所以為數月之喪緣
是有君父之命有齊王禁之使不得為雖王子
欲終亦不可得故曰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
日愈於已者謂王子時雖行之一日猶可勝不為
况數月乎若齊宣王既無人禁得又欲短喪况公
孫又告以朞之喪是可為而不為此病在心上故曰
莫之禁而弗為也此又見孟子之心地與公孫丑
異處

有私淑艾者聖人於最易銳處元看工夫多曰人之
治病異常在所易處為學亦[illegible]觀也[illegible]易為者是最
最危須是於何地用其意如此者皆此以却非其之教之
所以為公也

天下有道止謂乎人之有生道初不分有無時自有汙
隆天下有道時不説道方有蓋元初自有道天
下治時道便在天下天下無道時不説道真可絶
蓋道元初不曾絶天下不治道不見於天下爾以

子250 511

道
[illegible]舜文武仁義禮樂皆燦然在人耳
目精神心術爲然於今當時賢者但恐吾身不
能從道而已故以道徇身以身徇道者桀紂幽厲
時教化不行人心不正當時賢者以道自任必欲使
人知道當自我而明則責在賢者故以身徇道未
聞以道徇人者既曰以道徇人必有所謂道既已
知道自然不肯徇人孟子何故說此句蓋道不可
一毫加損若小有不盡便非道況徇人乎孟子所
以說此蓋爲下等賢者設當時去孔子未遠尚有
緒餘故下一等人有急近效而救世者皆多頹於
道曾子在武城寇至去而退返元不曾去徇人若
子貢在西河上爲魏文侯所尊貴則亦能無所
屈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更有二焉大凡學問之道
必以遜志爲本古之學者之於問也禮恭而後與
言道之方辭順而後與言道之體色從而後與言
道之至滕更於此五者之挾有二焉孟子若使答
之適所以增其驕倨之心而蔽其入道之路耳然
孟子不答更必思其不答之故恐懼自責舍其所
挾此時乃可入道是亦乃所以深答之也

然不可已而已者止其退速道不可以一毫加而不
可以一毫損加損非道也於不可已而已於所厚
者薄世所謂不及者也其進銳者世所謂過者也
然要諸其終則其失惟一世或疑過勝不及蓋未
嘗觀其終耳此聖賢之於道所以爲輕重之權衡
也

可欲之謂善世人所欲者不過爵祿聲色貨利之類
其始爲所迷惑孰有知其不可欲者及夫後來困
窮疾病以致死以貪而被禍方始覺悟知此
之本不可欲若件件事事如此類觀之有不侵害
皆非可欲之事惟有一箇善由之而安終始無害
乃是眞可欲者非孟子見得分明豈能如此說有
諸己之謂信凡人之患在於不覺有諸己故無緣
信得及且如貪果之人豈信世間有不貪者巧詐
之人豈信世間有至誠者蓋自無此境界也如孟
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蓋孟子胸中有堯舜境界
故信得有此理盡心下
可欲之謂善[illegible]全[illegible]示人[illegible]當於乍見孺子
將入井之時[illegible]有諸己之謂信[illegible]二者[illegible]
上之六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無受爾
汝人皆有之須是理會無受爾汝之實如人欲自
重當理會自重之實
學者最當於致知處用工如哭死而哀非為生經德
不回非干祿言語必信非正行夫言語自當必信
初不是異事自本觀之正行之人亦是好人要之
才說正行便不是正此蓋從病源說
孔子在陳止斯無邪慝矣學者不是有病與無病如
作文作出後方見工拙如做官做出後方見是非
有工拙有是非固是不及渾然無失之人比之拙
手不作不向前做者則大勝矣蓋出來做後便見
得病方有下手可整理處若不出做則雖有病無
下手處豈不費力故病浮見於外者病根猶淺病
伏於內而外不見者病根最深如鄉原之人不時
病伏在內又且擁蔽諱人言病故孔子止取狂
之士使天下之士皆得中道豈不可嘉惟是上
一等人難得如狂狷狷是做出來底是以取之萬
章不知却以此問故孟子删說如琴張曾皙
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牧皮之事史傳不載只看
琴張曾皙自可見所謂狂者是心到力不到處考
其行而不掩焉蓋亦是言不副行其志甚大不
能無病耳觀子張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
又言如之何其拒人子張之意似欲無賢無愚無君
子無小人皆包羅如天地之無不容此是甚氣象
及觀其同門者議之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
矣子張雖有此度量於辭氣間猶未能充是心到
力不到曾皙當二三子言志時欲風乎舞雩詠而
歸則是顏子陋巷亦不過此觀此一段氣象則是
春秋戰國之時直有唐虞三代之氣味曾皙豈不
難得至季武子死則倚其門而歌直是各一箇武
子不得亦是心到力不到此之謂狂狂者志極高
高止是方有未到處耳至於狷者則又介然自守
是其分也有者亦是立來向前做不是不出做而
無病者是理者故孔子皆與之若夫鄉原最是難
辨孟子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
似廉潔此四句最是鄉原之情也此是兩等人
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兩邊人皆有一邊
不甚如鄉原自是兩邊人都為所悅同流俗合汙世
則下一邊人善之似忠信似廉潔則上一邊人又
道他好此謂德之賊如何學之賊似而非

德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大凡世人喜與同類者合且如好兵者見言兵便喜好貨者見言聚斂便喜孔子是中道狂狷者只是一偏之士孔子却取之鄉原近中道而孔子最惡之以此見聖人深明乎疑似之際故聖賢之辨論不辨其所不足辨而力辨其疑似者孔子不與陽貨辨而與少正卯辨陽貨之不仁世所共知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僞而堅故不可不辨孟子不與申韓辨而與揚墨辨申韓之慘刻不仁世所共信而楊墨爲我兼愛故孟深闢之故曰惡似而非者後面一段只是教萬章以正心之說其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凡厥庶民不論賢愚均有此經只緣吾心之經不正故不能喚起人心之經吾心之經既正則事事可正此是正人心之說大抵君子之心常於身上求不是責它人且如元氣不正則疾至我若能自治元氣則自無疾矣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八

門人集錄史說

大抵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體則未有續之者温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得失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温公論之詳矣今姑言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是有藥山又須是會采若不能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對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温公論才德自分明但說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

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親者多蔽於才而
遺於德此却更須推求如汲黯以嚴見憚東方朔
朱買臣之徒常在武帝左右蓋所尊非所用所用
非所尊又如唐太宗最善用人若王魏温薛雖曰
尊用而封德彝宇文士及之徒日夕狎愛此所以
不能致三代之治然此又當求其本源凡人胷中
本自有德則見有德者自然與我合若自有才則
見有才者自然與我合如唐德宗初雖用崔祐甫
陸贄後乃用盧杞裴延齡韋渠牟之徒以成禍亂
蓋德宗胷中與小人合故見盧杞之徒自然與之
親合也以是知得天下病根本不在外
知氏趙氏之興衰不在於晉陽交兵之日而在於立
後之初天下之事正其本而已矣
天下之言有近理而非者此最難辨如趙魏二子解
絺疵之言而謂知伯曰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
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此兩句最近
事情然自古陷於詐謀者多以此等語言蓋論目
前之利害似是切要而其中則不然也
豫讓為智伯報仇此雖未中節然亦難事其言有可
取者有害理者如曰既已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

二心也此說甚正至於所謂所以為此將以愧天
下之人臣懷二心者此則甚害理蓋愧之一字見
豫讓處心錯處大凡見危授命乃是道理當然豈
因有心愧不授命者然後為之
魏文侯號為當時賢君然所以號為賢君者蓋當時
得十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相與扶持之故也
然亦是聖人之功盡孔子培養許多賢才在數十
年之前散在諸國臣能使其君為賢君如文侯問
鍾聲心術微著使有田子方救正又如樂記載古
樂今樂一段可見文侯之賢皆賢人扶持之力
人心各有所偏偏於此必廢於彼如楚之鉄劍利而
倡優拙蓋一心於武則倡優自然拙此所以審於
鍾聲必聾於樂官也
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
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夫富貴固不可驕
人貧賤亦豈可以驕人驕之一字使周公有之尚
不足觀況其下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
驕人二者之失則一子方本子夏門人歷於戰國
不免為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人之失其後子
方之學流為莊周之傲物輕世

也文侯問相於李克克對極有體大凡不在朝廷而
論朝廷事止可泛論大體不當明言其人可用某
人不可用故李克初只說卑不謀尊及文侯再問
之克亦不明言成可璜否止言觀人之法使文侯
自觀而得之及李克出見翟璜璜忽然作色而終
屈服者蓋始謂克明薦魏成而不知克止泛論大
體也以是知不在朝廷而論事者止可泛論不可
指名對外縣官言亦然
吳起為魯將取齊女為妻魯欲伐齊遂殺妻求將起
未必專是貪官只緣起學得兵法精便被他使作
求逞其技能以此知不為技能所使者雖然吳起
卒為魯人所譖人言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
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易牙事齊威公公盡嘗天
下異味獨未嘗人易牙遂殺其子以進樂羊食子
易牙殺子吳起殺妻皆是於所厚者薄凡人於所
厚者厚之則人亦厚之於所厚者薄之則人亦薄
之此其所以終於致疑也起為人貪財好色及為
將則與士卒同甘苦非起前貪而後廉也前之貪
貪財也後之廉貪功名也漁人以餌致魚非能捨
餌也欲得魚耳

田文事[illegible]曰君私家富累萬金而門下不見
一賢者又嘗厚積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
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自常人觀之
田文之豪似勝田嬰之吝殊不知二人皆是私心
田嬰之私心人皆知之少有以田文為私心者田
嬰蓄財不肯自用乃欲留以遺不可知之子孫固
是不是田文取其財而用之又不過養許多雞鳴
狗盜之徒又爭得幾何嬰之失在於貪財文之失
在於貪名二者之失則一須於此事求其酌中乃
可大凡天生萬物將欲留與天地間人同用須使
人人均足方是正理一或不均便是暴殄天
物且如布帛粟[illegible]人所須之貨金貝人人欲用
今富者乃封之至於腐爛貫朽豈非暴殄天
物此所謂暴天[illegible]是疑郭君之病天生萬物
人皆可用今乃以為己有然後散之及人此
所謂盜天[illegible]孟嘗君之病閉天之惠其罪
固大盜天之[illegible]非亦大古語云廣取不如儉用
此語亦有[illegible]敢廣取正是不敢閉天之惠
所以必儉用亦恐其天之權故也
楚元王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忘設焉穆生曰可

以逝矣申公白生止之不可竟謝病大凡看人最
不可就事上看如就事上看則是按本之學此一
段固是穆生知幾或有人尋常待我厚一旦偶遺
忘終不成便去須是心地明白瑩淨如禮記所謂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須自此
學中來然後事事看得破申公白生曰獨不念先
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此三句最
為近理移換得人自非穆生守之堅見之明安得
不留今有勸人殺人而人不從者以其不近理也
至於以近理之言勸之而終不為所移斯可以為
難矣

魏其為丞相籍福賀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
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
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
一大抵兼容善惡有為身計者有為國計者若為身
計者善者吾用之惡者亦用之不過朋黨衆盛更
相輔助此不過持祿保位之小人不足論也若為
國計則善者使居於內當陳力就列之任惡者因
其才出居於外或使效一小官守一小職處之各
當其任如此乃是通達治體之君子大凡天生萬
物不无善惡要之欲各得其所如城邑市井則人
居之山林藪澤虎狼居之江海沮洳魚龍居之雖
有善惡而各得其所故謂之兼容非必黒白不分
賢愚混雜始可為兼容也籍福談說之士觀其語
意不過勸竇嬰為己耳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戒
以喜善疾惡此四字最好善者以為善惡者以為
惡此乃是正理若善上添一喜字惡上添一疾字
便是為他善惡動了祗緣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
豪大抵常人之言有與聖人之言相近者最不可
不察如籍福所言竇嬰喜善疾惡與聖人所謂見
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率相似然竇嬰反以
此敗者何故只緣聖人之言求諸內竇嬰之事求
諸外聖人使人見善則自察自己常恐不能及見
不善則省察自己恐被人染著此所以為聖門學
者之事至於竇嬰之喜善疾惡則此心一向在外
只管看它人善惡却都不自點檢此其所以招怨
而取敗也

漢至成帝百餘年矣文景武昭宣之盛為兩漢之冠
永光元年以詔條責丞相御史猶云方今承周秦
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義風俗之難移如此

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天下之事最是互相譏揣妄分清濁為禍最大此一段正是學者大戒且如房周賓客初時說此二句實學舍中相譏誚戲笑亦豈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禍大抵此等語相傳一人傳二人自二人傳之至於一州一縣夫以一人而當一州之怨自然必致殺身又推而廣之豈不大可畏哉大抵為學須當推廣大心凡執卷皆是同志何必與親厚者及相近者方謂之同志而疏遠者便不是同志之理此只是一个忌心又如朋黨之禍亦有兩等一等是輕薄如房周之賓客一等是介廉高自標置如范滂李膺之類其賢愚雖如霄壤之不同其禍天下則一大凡人處心賢者敬之不肖者憐之循常若容之如此便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三句抑見聖人廣大氣象又如何有可厭可弃之人盡四海之內皆兄弟何嘗有內外人人有此心和氣自然薰烝太平豐年之氣自此感格

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遇諸路設酒肴以慰之謂曰蘧瑗顏回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林宗此言極得中尋常人見人見斥必以殊踈視之林宗提起蘧瑗顏回以告之所以開其善心其實亦非過譽之蓋善汲惡隱壁耳東漢風俗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濁見人見斥者誰肯與之語亦如今世士大夫遇此等人其上者必指目之下者設酒肴慰之以助其怨或雖設酒肴猶責謂之以增其怒唯林宗言最得體蓋林宗乃一時名士原既見斥忽得一名士與之語又舉二賢者以告之此其所以終於悔怍也

薛包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乃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居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大抵暴戾之性凡人有此根者終必發露性其本無者雖屢撓而莫能有如油麻之為物其中本有油故一加砧杵則油便出如使以杵舂米雖如粉亦無油矣薛包之事父母父母逐之其始則居於里門自常人之心父母逐之至于再至于三則必有不能忍者今包也終不能去而晨昏之奉益勤盖

其無暴戾之根故也
郭林宗宿茅容家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
以供其母別置果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
乎哉林宗名重當世時人蒙其題品者如馬之遇
伯樂價增數倍人與之共舟車者尚謂登仙況林
宗宿於容家其榮亦甚容乃視之為常初不以此
動心自非其中有所容安得如此引之愈深作之
愈安
漢末范滂之徒各持私議以是非天下而申屠蟠獨
翩然遠逝絕迹梁碭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及黨錮
禍起獨免疑論蟠固知微矣然亦未盡也蓋君子
思不出其位一出其位而唯務點檢他人之得失
利害則於本位必不子細何者心無二用故也蓋
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非固不敢出位乃不暇也
蟠雖能終免疑論然其所以絕迹者亦由其始不
能磨礱圭角故必強制力拘方免於疑耳自古多
謂和光同塵亦由其不能全之常欲強矜之也若
本無迹何用絕迹山林若本不高何用自同傭保
蓋蟠始初不知己之所為無非常之事故見其異
而制之也

竇武等欲誅宦官中道事泄曹節等矯詔作亂收張
奐新徵不知本謀遂令與周靖圍武武自殺陳蕃
亦死張奐雖素為忠直剛正之人緣在外只理會
邊事都不知朝廷士大夫賢正邪一旦被召遂
為姦人所賣反害正人後雖悔痛因青蠅事上疏
乞收葬蕃武已無及矣以此觀之士大夫在外切
不可不知當時朝廷之忠邪若都不講究一旦見
用雖剛正如張奐尚不免為姦人所賣況其下乎
華歆少避亂與鄭泰等同志六七人步出武關道遇
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
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難義猶一也无故受人不
知其義既已受之若有進退中可棄乎眾不忍卒
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
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
之如今人多是倒做且如初時見人不問可否輕
受之後來不能承當事又輕棄之觀華歆此一事
當時若无後一段人只道華歆是一个忍人有後
一段方見華歆子細不苟處天下之事最不可容
易老子曰輕諾則寡信禮記曰與其有諾責也寧
有已怨始初若容易輕諾後必不能了事君子細

審諦故有所不做做須做得徹大抵處事容易是涉世爲學之大病然華歆少年處事子細可謂極有資質自可爲後世法及在曹操之朝乃輔之以傾漢室此蓋有資質无學問之過也以歆之資質其終猶如此况始失之輕易者乎君看一事則歆亦可法若看終身則歆爲可戒

管寧與邴原至遼東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密遣令還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邴原干戈擾攘盜賊之區乃一一欲以清議格之自然招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夫六四處危疑之地與六五无相得之義正當如囊之括其口更无一毫露出便是括囊若有分毫露出只是招怨須是看時節方得又如寧遣原西還此又是處朋友道理盡度其情性知其未能亟改故遣令西還所以全之也

劉廙弟偉爲魏諷所引坐誅初偉與魏諷善廙戒之曰世之交者不善擇人務合黨衆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鄉其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此一段於交際最緊要大抵人之交際最要看一个虚與實如今人閭巷酒食之交當時非不甘若醴及一旦遇事則都不見緣其初交本不曾理會著實底事若交際之間始若淡薄无味然其氣味却長始若親昵其終必不久如東坡剛說兩句極好全我者皆平日所畏人也誤我者皆平日所愛人也平日所畏敬之人終必有益劉廙弟與魏諷交終及於難方其未及難時劉廙已知其必及難何故蓋其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如何能久非厚已輔仁之謂也此一句極好大凡人之虚交在我有所損在彼亦无益此一等交際自孟嘗春申之徒招致賓客其後魏其武安之屬賓客天子常切齒及東漢李膺范滂結成黨錮之禍皆此類也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天下之患在於亡交分清濁如人之一身无手則不能執无足則不能履又何必

愛手而惡足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
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外則當征伐孔子之時
此理尚明冉有用矛有若與勇士孔子亦自當夾
谷之會未嘗以武事爲麤西京之時亦知此理故
宣帝詔黃霸曰邊境有急則左右大臣皆將帥也
至於韓安國之徒亦皆出征守邊及東京末年君
子高自標榜妄分清濁善惡太明流品太分遂成
黨錮之禍故劉巴之徒猶有餘風宜其見弃於劉
備也然當時人不必盡如此其中亦自有人如鄭
康成後世只視爲箋注腐儒至劉備論赦事曰昔
子在陳元方鄭康成之間終身佩服其言語不忘
則其所以相與語者必不止箋注之間矣
諸葛亮治蜀之規模有後人不能盡知其邦武之法
立國之紀綱賞罰之信必此人所共知最是其元
後其規模猶足以維持二十年以劉禪之庸之秉
不分而蜀不亂此誰能及後之爲相者皆不□尚
不能无失而亮死後猶若此只緣亮當時如何待
人才在故亮死後蔣琬代之琬之後費禕代之允
之後費禕代之皆賢者此亮之規模□以維持
之也

侯蔣琬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
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
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
誡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
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常毀琬
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
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憒
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
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无適莫敏
得免重罪蜀自者□□死之後而琬繼之琬以三
公與戲語而戲不應或以此構戲而琬亦不之罪
可謂能容物亦可謂難能然就琬所言觀之則不
能无病祇緣不合作意於其問琬對或人但須言
戲是簡略其心无它足矣琬卻要說我能容物如
人心不同云云此語大是做作不是自然戲之不
應亦未必是如此琬要說道理不知卻有礙理
處如言戲欲反吾之言則顯吾之非此句大段礙
理□此言止欲解戲之過不知卻塞了一國言
□琬未國人政琬之非當勉衆人共言可也乃以
顯己之非者爲罪豈不謬哉如後一事極好无

可議者史謂琬心無適莫此語甚好如與人有隙
幸其以事來而加之罪者固不足論至於避嫌遠
去不預其事亦未免有心琬之心無適莫非止不
怒斂亦不以此自歉所以為賢也
王昶戒子曰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得其人重之如
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
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
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是非則託古以見其意當時
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云云此一段
略如馬援還書皆舉人才之可法可戒者以教之
其敎子之心固善矣殊不知所欲敎子者本不欲
其輕薄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反自言人之過
何其反也其後馬援竟以之謗亦正坐交趾之書
未能免其子之過而已先受其禍矣
將軍駱統表理張溫曰溫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
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世世之人未有
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則可惜言罪則可恕權不納
裴松言以為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
何異燎之方揚又攜膏以熾之哉大凡解人之怒
須是委曲做一道理順其意說彼人不是然後徐

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今不能解人之怒者他人
正說彼不是我方且以為是是宜激其怒而趣其
禍也如田蚡正怒灌夫竇嬰乃言夫勇冠三軍宣
帝正怒蓋寬饒鄭昌乃言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
採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解人者至如霍光怒
田千秋擅召中二千石杜延年必言千秋素無持
守而為好言於下至擅召中二千石甚亡狀歷數
其罪以中光之意然後徐言丞相故用事不可遂
弃故光卒捨之鍾期言不中以琴撞秦始皇始皇
怒或言於秦王曰悍人也此一言已釋秦皇之怒
氣十五六矣又曰幸期之遇明君也如遇桀紂則
不免於禍如此方可以解人之怒而免人之患
魏舒為司徒以年老遜位就第舒為事必先行而後
言遜位之際先有知之者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
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矣謝顯道解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極好其
言曰善言不發必為善行惡言不出必為惡行蓄
於內者既深則發於外者不掩且以怒言之如怒
一人斥罵極口此怒必消若隱忍不發一旦發之
則其怒不可遏今人為善未做一分先說一寸未

做得一寸先說了一只畢竟做不成嘗見張子韶
一日與衆對坐陰雲四合未雨間忽聞數聲雷子
韶云此雨必不成它人問如何子韶遂引孔子說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爲對蓋雲起先數聲
雷則必雨先散數聲雷發泄了故无雨作文亦然
今人學得數句言語且留在胷中涵養得熟然後
并出用則若長江大河源源不可遏若方學得一
二句便把出說了都不留在胷中此必終不能作
文
虞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
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
易車服以求高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
比來天子之奢靡轉相放傚而徐公雅尚自若不
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无常
而徐公有常也大凡人多爲世態習俗所驅有爲
善所驅者有爲惡所驅者不爲惡所驅猶可用力
至於不爲善所驅方始見胷中有所立
魏臨菑侯植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賈詡自固之術詡
曰願將軍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

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人除左右問詡詡默然
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
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
子也太祖大笑太子遂定詡之委曲調護可謂
其道矣若使居漢武帝唐太宗隋文帝父子之
則必无廢立之禍大凡唯賢人君子之言則有
而無害若游談捭闔之士言而善則其利固大若
其不善則其害亦不細如賈詡只是游談之士偶
能辨此耳且亡漢者由詡之一言存魏者亦由詡
之一言王允殺董卓卓黨謀於詡詡勸之攻城殺
允漢由此亡今於魏父子危疑之時乃能委曲調
護如此使詡能移此心說李傕等散兵歸農豈不
兩全漢之社稷不亡而詡亦得爲完人矣
裴秀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
年少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
漏不視又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唯秀不然事
有未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
然後共議奏上表在經灘之中而能用心如此亦
賢矣同僚之心本不要成爭表則視人如己但欲
成國家之事所以能若此

後魏源懷巡北邉鎮將元尼須與懷少有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懷曰今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撿鎮將罪狀之處耳因而衷劾尼須　世俗多謂公私不兩立此大不然所行若合道理則公私兩全否則公私兩失懷與尼須既是故人及其劾奏之時略無故舊之情所以前後相異只緣將公私作兩件看了不知於故舊當明輕重事若可以周旋覆護須是隱蔽以全故舊之情若事不可隱蔽亦當哀矜懲創使之去職無或公不敗事私不傷義便是忠厚底氣象然源懷蘇章事雖與故人飲酒似乎情厚終竟發摘情實便見其刻薄蓋今日與故舊如此則他日於君可知

隋煬帝在顯仁宮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入帝付大理源師據法帝令斬之師奏曰陛下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此一段若源師能與人君争曲直以生全人似亦可喜然謂初使殺之自可不関文墨一句大段害事後徒見張釋之爲廷尉嘗如此說故能全活人而不致曲法不知既如此說若人君錯認了則謂我自可殺人無人說得亦不須下廷尉此教人君任已意殺人也大抵賞罰皆出於天而寄之人君書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則賞罰雖在君實以寄之而人君亦何嘗可自專哉此一句人須當細看此事王肅亦嘗論之

太宗一日問侍臣曰當今何事最急褚遂良進曰太子諸王早有定分最急遂良乘間而言固是然不能繼進其說亦可責也事君阿順者固不足道至若外貌公議内爲身計凡言一事只是一次建明說過初不問其聽不聽行不行及至事有失則曰吾向言矣而君不聽不行也豈非貌公議而又爲身計乎然遂良固非如此姑論人臣之大禁耳

高宗謂郝處俊曰朕嘗以秦法爲太寬荆軻之去年而匕首竊發始皇驚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進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脩爲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王

惰察變知機違法犯難後各守法必成其禍故王者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觀此則知申韓之害於後世不少然申韓之言且曰使人不忍欺不若使人不敢欺不忍欺在人不敢欺在我所以立法用刑皆嚴峻殊不知以法服人其外若密其中實疎以德結人其外雖疎其中實密

魏徵之得伸其用房杜之功也

楊椿戒子孫一段大抵前輩老成教人丁寧再三自有忠厚遺風周公作无逸戒成王亦朴謹重正父兄教子弟之體後魏楊氏累世孝友當時號爲名家人莫能及蓋緣老成之教不同觀其布衣草帶之語可見前輩朴素如此大抵朴素簡約即興之漸奢侈靡麗即衰之漸天下國家皆然又如不與世家爲昏亦是思慮得到忽值其氣習不美必爲所牽染壞了家法前輩教子弟每於微處防之且如子弟別室私飲食其罪亦小所以必責之者蓋以私心一萌必至爭奪異時爭鬬訴訟皆一飲一食之積本朝鄭開仲塗記其皇考一事云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姓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所以兄弟不足諸婦莫不戰懼其所以詳責婦人蓋欲使之知懼其意雖是然於理未盡殊不思孝友非男子獨有而婦人獨無只是無以感之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敢搆鬭反爲轉移之理

楊師道爲中書令太子承乾謀逆事洩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由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大凡人立身行己雖不可一端盡要之不過欲省力上求始若省力上求終必費力始若費力其終亦然楊師道一向只做費力事按太子之獄使其欲脫趙節之罪當直以實告太宗則怒恨不怨在太宗都無後患如此便是省力想其微諷曲說費力多矣而不免獲譴豈不可惜其後又不能委練人才卻乃強爲介直過自嫌避以此而招人言見事事費力使其當時自知不能辭位不慮此不省力也大要人不可有機心機心一萌未有不爲人窺測者

是甫無逸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

十遍仍令官屬拜三拔有使者訖路又追而更審每還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轉益州大都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皇懼不能飲食因道病卒太常考行謚曰孝王珪駮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侍老母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為孝竟改謚為良以此二事始終看無逸只是利祿之心重謂之過於畏謹蓋不足以盡之惟其利祿之心重故於上表必如此更審其意不過恐得禍於君故爾於他事未必如此審也　必若事事皆爾何以為官又觀無逸承問皇懼不能飲食道病而死亦可謂愛母入蜀之初想其非不欲侍母以行或其母自不欲去亦不可知無逸若能見母不行自當舍官侍養今既不然雖死何及要之只為利祿之心故雖有孝心亦一向利祿之心奪了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九

門人所記雜說一

撤而無失此言甚好但體此理便見得中便見得易

鳶飛魚躍皆在

莫先遜悌遜悌則心下心下則平平則至公大之理自見矣

左右廂起於唐本用李靖兵法諸軍各分左右廂統之自府兵法壞京師變為彍騎謂之禁兵諸道變為長征謂之鎮兵昭宗之亡禁旅盡矣朱全忠以方鎮建國遂以鎮兵之制用之京師是後京師軍有四廂而諸軍兩廂其廂使各掌城郭煙火之事而軍旅漸有廂軍之名自周世宗散於方鎮寄招禁軍別立營部由是州郡始有禁軍　太祖作階級法專治禁軍而天下鎮兵通謂之廂軍教閱疎略浸廢為役卒矣　本朝承平時尚有教閱廂軍浙西尚有水軍

漢武帝用兵始有費關已後不聞唐有長征兵而關乏至于今

孔子防範寬孟子嚴孔子如覆幬孟子拔本塞源孔子只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言上下交征利不

奪了學
人言孟子師道嚴孟子却是富孟子答問有比爲管
晏者陋如彭更者孟子必爲委曲說數百言却是
寬
孟子去孔子方百餘年已看弟子便無能承當者孔門
高第是顏子孟子高第只樂正子孔子語顏子曰
吾以汝爲死矣相期如此孟子語樂正子曰子亦
來見我乎氣象可見只爲戰國時縱橫之徒富貴煽
遏得人如此
孟子教人最於初學處切如第一章說利字自古至
今其病在此
國語雜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一在昔民曰先民先聖王之傳恭如此此是自
古聖人以心相傳處非一人之私言也如孔子告
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亦不是孔子言語左氏言古有之
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
也曰古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以前自有氣脉
不曾斷
今人罔不知爲學如王述年三十未知名父所知覺

弟宗族皆以爲癡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
之癡此只是質厚尚能韜晦如此今欲爲學亦須
質厚始得
子路管仲孰賢固是子路擇術正管仲主功利然須
見得子路力量不同子路只孟子與明道特拈出
來古人論人直是事理俱到
孔門諸弟子若論趨向固非管仲可比使它見用却
恐未必有仲事業學者看古人要須看得至此乎
敬敏恐害事
坐談比臨事不同
王子直前知客來只是靜後如此如一盆清水無物
不照若濁後便不見然亦須用力方如此若到聖
人却不要這箇
吉凶禍福之微驗無不可見如聽笏聽聲聽鼓角聽
田中水觀人形色皆可以知之乃知這箇道理無
不貫爲惟流滯於一途者則爲技術故有驗不驗
若理會得統體者却不肯如此
只是一箇敬字隨大小都用得上正容色整衣冠就此
推而上之即易行乎其中矣
易傳若人看得他無長語雖未爲精亦稍得

讀書無疑但是不曾理會

有病須是尋他病根磨治始得須是主客之勢分

伊川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不是歡喜正是生生之本

君子義以為質一段工夫無窮一字該他不盡信以成之貞固之謂

今人說著一邊便倒著一邊學者要得他務趨乎實故指他日用中踐履處令分明有箇依據然於引而不發躍如也這裏却欠若是易得便無此病

得主則定王弼解利建侯

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大淺

秦之亡只緣李斯患失學者須是消利欲

秋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士大夫之患失

魚鳥本自親人王郜初下西邊魚皆水面上行彼人不食故也

五十年前好話在衆中說不好話在屏處說五十年後乃反此

陶靖節詩云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今人立于天地之間甚可愧怍彼歷紀飢凍之狀但須免而不得乃云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此意甚平穩

近道者末句云且為陶一觴却有一任他底氣象便是欠商量處此等人須高處中見得平曠故能如此此地步儘不易到

有聚則有散理之常也須是將來統體看不私這一箇身如此始得言語不濟事死生

生生不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

了得者都了得不了得者不獨一事

正獻公奏疏言語有力又却無鋒芒

人於日用中細加觀察要得動靜語默皆知此地位甚難到

不保其往未須言他人

天命匪諶匪常直是無可倚怕

致知與未見不同人能朝於斯夕於斯一旦豁然有見却不是端的易得消散須是下集義工夫涵養體察平穩妥帖釋然心解乃是

周家封國八百國是大小相維本末相制有道而王室尊安雖無道亦小便未能兼并得其中自有總攝處如上卿命於天子如貢賦於王甚多如此非一故易控制自東遷之後此法漸漸不存矣

捉賊改官若是依他格法無緣得然亦不可冒獲賊
不改官之名須依實供去若是馬前三步捉得賊
改官亦無嫌
子弟有不率教當如何曰只當反求諸己直是如此
始是教之之道
浩然之氣須有集義工夫則自生矣今人一事無愧
於心胸中覺休休然彼亦未必俱合於義而況集
義久而熟者安得不浩然乎
漢武帝窮侈濫刑黷武比秦隋無幾然秦隋亡而漢
不亡者要須深思二世煬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
漢武下情却通只輪臺詔可見外面利害武帝具
知之國之存亡只看上下情通塞
人須恭默思道恭默是降下沈潛之意降下便實
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微道心是本心精一
是子細之意既能精一則信能執中矣言此便說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
民精粗本末一衮說了古人之言皆如此
何處非道理如中庸九經言祭祀亦是
問心與性何以別答曰心猶帝性猶天本然者謂之
性主宰者謂之心工夫須從心上做故曰盡其心

者知其性又問如何盡心答曰心 矣今人何
嘗能盡須是與天地同
或問量可改否曰何故不可但言量 有量在君
聖人則不言矣
弘毅二字最好今寬緩者必不能毅發強者必不能
弘古人言大率如此如言晉公子廣而儉儉須是
廣不廣不成儉皐陶謨言九德直而溫之類不是
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却是病
仲虺言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成
湯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
惟后意雖無異觀此可見聖賢氣象不同
國是二字乃不祥之語
看書不可失於穿鑿唐文宗言得姜泉而止此言却
是
顯諸仁者此理無所不在視聽言動之間以至於風
雨霜露庶物露生風霆流形無非教者是之謂顯
是無非仁即此便是與義故曰藏諸用
顏淵問爲邦既告以四代禮樂又曰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便是鉏而無息之謂乾與舜之問
殆于逸罔淫于樂同

德是實有之理是箇體段

爲學須識義利遜悌廉耻六箇字於此守之不失爲善人於此上行之而著習矣而察便是精義妙道

遜悌最切便是堯之允恭舜之溫恭禹湯文武皆然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古先聖王之傳恭如此言古而曰在昔言人而曰先民傳恭二字最好如堯以是傳之舜

自唐宇文融言利急於辦事增置諸使而正官皆閑了如置轉運使便奪了金部倉部權後來如劉晏身兼二十餘使唐亦欲罷諸使但才罷不多時又復置此弊直至元豐改制始革之且如當時吏部閑了事卻歸審官院及流內銓戶部閑了事卻歸三司禮部閑了事歸禮儀院刑部閑了事歸審刑院兵部閑了事歸樞密院六部名存實亡諸司體統不正故元豐不得不革

或問湖北廣西比來錢荒但曰納於都下都下更無發泄救之當如何曰莫若以粟帛爲賦而不税錢此事極則須有人變之無人變則其勢自變古代固有穀粟不用錢者只爲錢荒之極至此錢不通粟帛以通[illegible]不是全仰他[illegible]

農錢非所急也古之爲國者於要害都會之處必貯穀粟亦貯錢萬一有方數千里之旱則資錢以致粟於它郡則民不告病矣粟帛爲賦不可以尺寸裂也曰大都用粟帛其零細則以錢輔而行之

管仲才高亦不是無學只是辨不得箇不做左氏載得它事筆力甚高儘有意左氏亦才高善得它親切且如拈出他辭鄭太子華及平戎于王辭上卿禮兩事出來則仲蓋有闇者也與後來狐趙之流甚不同初用在高國之間不與他爭權二十年而後有召陵之盟全是柔其氣驕人而服楚又服晉但辦不得不做故就小規摹上去聖人言小哉一句道盡

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生於相標榜立崖岸

讀實錄須看 累朝相承其間有大綱目一二十條前後以此氣脉相承不絕如不嗜殺人如郵力役如賑凶荒如納諫諍如尊大臣第其中仁厚寬郵固結人心維持國勢處皆是此是大綱目更 五六朝雖有汙降汚隆此氣脉卻不絕逆至 熙寧王氏用事引用後生皆不知此意是祖宗相傳家法故此等事蕩然掃去盡矣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些
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
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
矯其弊

揚炎變租庸調爲兩稅只取一時之便不知變壞古
法最不可者租庸調略有三代之意至楊炎時只
爲暴賦橫斂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調之外故炎都
併來均作二稅二稅之外不許誅求一錢它却不
知如何保得後來不誅求且如租庸調之法尚在
自是無害於民外有暴賦橫斂只爲軍興窘急及
暴君汚吏所爲使有賢君使無軍興則此等自可
罷去却如何將舊法掃地壞了大凡治財最不可
壞舊法最不可併省名目名目既省則後來復置
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縷之征便是
調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來源流如此但古
者或緩其二或緩其一至唐太宗都征了

武后若越王貞事成必須殺中宗 中宗未有失德且天命未改不可廢

荀彧東坡所論殊不近事情許多時在曹操處豈不
見得只爲大功已爲董昭有雖不自殺操且殺之
矣

甯武子不是迂事人爲韜晦所以能周旋彌縫也

訓注之事若成渠亦自反

自古治亂必召夷狄 自幽王以下皆可數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可之爲言猶不得盡不是深可

配義與道配合也此論氣之體用

從容則子房而正大則孔明

寬大而縝密 孔明

性本善但氣質有偏故才與情亦流而偏耳

爲之兆也兆者卜其用否之謂也

操舍便見真妄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此言果是好此非但謂處
於無人之地凡日然而心不然而念慮間有萌動
處皆是

顏真卿張巡輩多聞道明此是書生顧辭讓爲好某却是
聞於事機

項梁死後義帝便能收兵柄部署諸將亦未是了不
得底人只是用宋義誤了

項羽殺義帝正是爲高帝做了不好底事

高帝入關正是秦之重兵皆在趙故如入無人之境

讀書且理會得文義未說道便到精微且得他心路

教細不盡
辭受之際若不受更不須與人商量若受時却更商
量
人多是據他資質見定
蘇黃公死興固不可知亡亦未可知蓋不爲保江東
之計若使待得曹操死則可遂其志
切須理會儉德
已欲立已欲達立是立得住達是做得行無阻礙
須是合道理立得達得不然私意欲立欲達以
此待已待人則淪於自恕恕人入姑息委靡之敝
奚何事於仁事者止之謂也是一句必也聖乎堯
舜其猶病諸聖猶有遺恨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成德者事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却是用功如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也
龜山論夫子爲衛君一段甚未剖判分明公子郢當
立無可辭者
釋氏以一物認一物正是添了一物吾儒如開著眼
行面前有見數十步行將去釋氏便須一步看一
步極費力也

昔人言白馬非馬之說若無白馬在前則儘教他說
適有牽白馬者過堂下則彼自破矣如三耳之說則
我若隨之而轉則必爲所惑非自家兩耳之說則
彼不能眩矣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說謂自一尺至一
釐一忽無不有半推廣尋之以上皆如此所以謂
萬世不竭此亦有理
今人只在水中坐却說入水不濡在火中坐却說入
火不熱古人說不濡却不曾入水說不熱却不曾
入火
釋氏只管說心說悟吾儒不道者政把做尋常事看
了
大抵人臣多懷一分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
聖人之心如處空谷之中靜室之內苟有一動一靜
無不即知常人之心如處市井雖大聲疾呼亦且
不聞
語有力而不露鋒芒者善言也自孟子以後無如易
傳言近而指遠者
情便是性波便是水李翶却分作兩段看了宜乎當
時釋氏之盛只緣吾黨無人反爲釋氏所護

原缺

釋氏之學唐爲最盛近日無其人焉蓋唐之釋氏皆有行門實地所以變易不窮速高明之士皆爲引去後來却只傳其語言此其所以衰也

論孟精義可以見伊洛各人工夫

易傳最難看心氣稍不平意思稍不在便看不見直是易得蹉過

韓愈讀墨少作也

伊川易都不偏

律令格式自本朝別律而出之曰刑統加以勑曰勑令格式勑只是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韓深刻之書此殊未然今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會看得仁義之氣藹然在其中但續降者有時務快多過法耳

讀六經不可不參釋文點檢如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音虛呼與虛相去遠矣釋文作曰吁此決知呼字者誤又如言乘丘之戰驚敗績釋文作焉驚敗而無績字按乘丘之戰勝也無敗績之事但當時馬驚敗不之勝負也如此類皆是後人誤有增加又如言予有亂臣十人或者以爲子無臣母之義按釋文作予有亂十人無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十

門人所記雜說二

以立志爲先以持敬爲本

就正身治家上理會最是親切處

人之良心飲食居處之閒未嘗不在但不能察只爲違

常以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

唯此最可驗學力

今之學者之病不是弱是小

千里外尚可以虛聲動若日夕所親近最可驗學力

未有孤立理須有比我者

看經書須是識他綱目讀易只識易便是綱目

明道不肯二日除服一府相視莫敢除者畢竟是理

是

是者舉世非之而不顧

仕官須脫小規摹一仰羨官職二隨人說是非三乘空接響揣量測度四謂求知等事爲當爲之事

在人疑當予在己疑當棄

爲學斷自四事起飲食衣服居處言語

闇室此最是爲學切要處中庸大段只是此道

看書須存長久心

良心起處須要接續 乍見孺子入井處

始焉毫釐之差終焉天地之判則公私見矣

天下只有一箇道理

在己之過有心點撿已是不是然初間亦不可不點撿

人須當做一箇人則爲學是合做底事止緣資質薄志趣狹抵當不過遂覺衆中容他不得不知何必如此

要識見明如何且看仁字以博愛之謂仁與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一段同看看得仁則識見自明矣

欲與善人君子而後爲學是先立標的於外非自然而然也非自然而然則有時而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知天理之自然則無時而已矣

身正而家未正必是未能感格

讀書熟處放下須識到生處

初學欲求義理且看上蔡語錄閒範伊川易研究推索自有所見若荊公新說張綱書劉君舉詩耿南仲易方焉二氏禮記陳晉之孟子張子韶論語呂吉甫莊子皆不當看也

持養　體察　主敬　致知　觀過

要知病處須日用間體察

初學最怕錯認最怕見理未明且放過 錄拜

初學唯以朴實篤信爲主

反覆論難

有味在無味中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矣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學者最不可悠悠

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便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人心皆有至理惟講說則能與也

做事須是著實做暴戾者必用力於和順吝鄙者必用力於寬裕而後可以言學

學者之患在於諱過而自足使不諱過不自足則其成德夫豈易量答諸人[illegible]其作也一[illegible]

之不良一梁之不正斤削斲刻之或失其道唯恐
旁觀者之不言隨言隨改隨改隨正略無所憚其
心以謂吾知良吾室而已凡所以就其良而去其
不良者無所不至此善學而遜志之說也若夫衆
不良之木用不良之匠爲不良之室專心致志自
以爲是而以人言爲諱及其成也自以爲是惟恐
人言其非如此則必至於頹敗而後覺悟豈不哀
哉

有以繼母難事爲問者曰在盡其敬順而已因歷擧
程先生解蠱卦九二與胡康侯解春秋莊二年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事相表裏爲證

或問人無祖産後來自買田産而兄弟欲分之柰何
曰身也者父祖所生之身也身爲父祖有而財非
父祖之財乎

或問人爲學多爲事廢柰何曰正當幹事時占時節
本不多只以事未到時心先忙事已過後心不定
所以占時節多

人能以應科擧之心讀書則書不可勝用矣此無他
以實心觀之

主一之謂敬無[illegible]之謂一不是又有箇一把來主
無適卽是主也

張荆州之教人也必使人體察良心以聖賢語言而
見之行事因行事而復求聖賢之語言

敬之一字乃學者入道之門敬也者純一不雜之謂
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體得敬字大學曰君子
無所不用其極蓋非特一事當然也凡事皆若是
而後可

爲學只要信得及信之及者雖識見卑過失多習氣
深日損一日無不變也信之不及雖聰明才智徒
以爲賊身之具無術以救之

人須是令聖賢格言不間斷於此心方能有益

心是活物流而不息故舜跖之善利同一孳孳

自無所見因人而有數者不足恃

或問平時自省自謂無過然遇事接物却多流動事
過後却追悔如何曰正當發處不要放過須是辨
認賓主交分曉但使善心爲主私意爲客却不妨
若私心爲主則善心乍發而復蔽矣學須是識賓
主

學者平居相聚最爲難然亦須是於朋友彼攝攝
以威儀與下工夫然則至於忘形骸相爾汝豈

一唯無欲所損實多
天下物各有私不善學者秖得其似
觀起之發最可以卜人家之興替書曰夙夜浚明有
家
學者須是有歆然興起之意方能有進如敬修其可
願可欲之謂善不知味後如何進德
學者須是心不外緣易曰君子學以聚之
人若是求師取友之心泛泛則可見其平日工夫亦
是悠悠泛愛衆而親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古人之於師友其切如此
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後成敗如何其大要有
六擇善警戒闕範治體議論處事
大抵人之爲學須是一鼓作氣才有間斷便非學矣
所謂再而衰也
或問謝太傅公何不教兒曰我常自教兒此語極好
蓋朝夕之所示者無非教也
已怨 言怨 氣平
凡世俗所謂不妨有例不見得未必知衆人都如此
也是常事之類皆不可聽
凡不善之事猶勿毁若賢者之過自以爲是亦難掃

除
胷中存留悔心極害事且如賈誼號爲通達及觀長
沙之賦悲憂傷撓無一念開豁以是死夫梁王墮
馬以死固當自責然豈遽至於殞身胷中有滯礙
處故必至此如鵩鳥賦視其言非不洞達死生之
理然誼實只以此自廣又何嘗廣得分毫
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
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
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
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
人之別
或有言病太剛太直者先生曰剛無病所病者乃暴
而非剛直無病所病者乃訐而非直
工夫疑阻則無復積累
前面常要寬莫教窒窄
安燕而血氣不惰就理也 驕則惰而不 精明矣來別也 勞勤而容
貌不枯好交也 勞勤則容貌枯矣 好交云者 欣然與事物交而非强勉也
戒愼固是要切工夫龜山中庸所謂見此則知所以
戒愼恐懼此之一字當深玩也或問體察良心知

何是體察云體察上著如何不得又問今若欲用
工畢竟體察是如何云看心所起處又問今人良
心雖不能盡識縱有自謂無識之者雖欲看之竟以
不見而止畢竟如何方可以看去持養之功甚切
若不知敬以直内之理方良心未發時都無所事

心之官則思思字最好看

看史非欲聞見該博正是要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大抵事只有成己成物兩件盡者事也衆止說振
民育德前時亦嘗作六事看如做戒擇書關範議
論處事治體要之止是兩件然兩事又却只是一
箇成字史亦難看須是自家鏡明然後見得美惡
稱平然後等得輕重欲得鏡明稱平又須是致知
格物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只是存養

為學須是以聖人為準的步步踏實地所以謂學不
躐等

須是尋病源起處克將去若强要勝他克得一件一
件來要緊是觀過人各有偏處就自己偏處尋源
流下工夫克只是消磨令盡所謂見晛曰消如揚
子云勝己之私之謂克恐未盡又云要知病處須

是日用間常體察

初學須是去整齊收斂上做工夫

為學只為放過處多因舉孟子攘雞一段須是不放
過始得人才說這次且恁地後次改此等人後次
定不會改

人之一身必有事未及第時謂科舉妨為學已及第
後又為做官為治家幾時得無事

或言做事做了方覺不穩先生云只是不曾常常體
察如何做時不覺做了方覺不是若曾用工夫人
才做便覺不是又云當忽然覺不是時便是良心
才思量計較如何是不是便差了

或問今欲作一件好事衆人皆謂不然如何先生云
只是自家誠意未至又問衆人做底不做衆人說
底不說便覺突兀如何先生云這箇裏面有一毫
外面見一毫不可掩須做合當做底事看始得若
有一毫欲異衆外面形迹便露此極可驗

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為學堯
稱舜讓以天下如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
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是今人須說舜有經綸
大業濟世安民之事欲識兩字最要看〻得這箇

便見得天命　易
致知力行不是　行亦所以致其知磨鏡所以
鏡明
爲學須存不已之心持養之功甚妙常常提起自有
精神持養之久自有不可掩者當以居敬爲本
問誠敬兩字有異否云只是一般所謂存誠存便是
敬
士大夫喜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
不自去做如何得會好
觀書不可徒玩文采要當如藥方酒法求其君臣佐
使互相剋制有以益吾身可也
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明四目達四聰方說出治天
下規模如食哉惟時蠻夷率服之類此是聖人之
治天下手段必先資諸人而後展出規摹後世興
王之君即位之初必自用如高祖一入關便約法
三章晋悼公一即位亦便自用
文帝先天下以敦朴而賜鄧通蔽而不可曉者也後
賜予無度而至放錫之以銅山尤不可曉也
唐太宗歲斷死罪二十九人自以謂至少矣而不知
可縱四三百九十人亦未爲甚少也

後世小人豈無七八分　正者但其一二分乃是直
邪本迹發露處如李　楊嗣復之類是也如李林
甫輩則無是矣
魏元忠攝冢宰爲武三思百戶實封所動恐無此理
爲人所毀若捽制感咽則有之夫以元忠不爲死
生所屈豈爲百戶而動心乎此與裴度之事敬穆
和類
長孫無忌之於吳王恪王猛之於慕容垂若此者自
以爲有意於忠國而不知非所以爲忠也
予其殺非遽殺也正如今法當行處斬
正倫理篤恩義此二句極要推廣天尊地卑卑高以
陳而下正倫理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下篤恩義
也
凡聽訟不可心先有所主以此心而聽訟必有所蔽若
平心去看便不偏於一曲直自見
凡人有所干求可不可須便說不可含糊
凡使人須度其可行然後使之若度其不可而強使
之後雖有可行者人亦不信且如立限令三日可
辦却只限一日定是違限其勢不得不展自此以
後雖一日可到之事亦不信矣

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
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
兩人不足自處其間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
不是若都不應和人將以為我深或以為黨在應
和之語須是如與甲同坐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
聽人說話或有不中節者亦無都不應荅之理說十
句中豈無一句略可取將此一句推說應之亦於
其人有益
今世有短處可數便是第一等人
人皆知欲辨義利輕重須識得所以輕所以重方得
能惡衣惡　在衆中不愧方可
儉與吝只爭分毫
欲窮理而不循理欲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而不習
察吾未知其至也
謝師直為監司明道作簿每謂人與明道說春秋猶
以為是至說易都無一句是伊川謂二公深知易
者也以主簿而敢言監司不是監司能受主簿之
言不諱此最當看不會看者只見監司主簿相與議論以為知易此當体師直容受明道所
言之心當下便是易但不知師直能体其所自發處否
前輩謂公近仁

過在失而不在復最要詳玩人但能常存初悔時一
念則豈至貳過惟其失此悔心故為危　頻復厲
讀書不可雜
人之於學避其所難姑為其易者斯自弃矣夫學必
至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善學者之於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守之
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為也學而
無所用學將何為也耶
編壹鑑或欲冠家人卦為首先生云才拈出却滋味
短六經之中何處不是家人卦不獨在家人卦否
若止依次序却自穩
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義示之以禮法養之以恩意雖
肅遂悌之風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苟或未然則
衆族既衆羣居終日當慮者豈止一事哉
大抵為學不可令虛聲多實事少非是標榜之禍也
當互相激揚之時于心已不實學問已無本矣
人之相與雖道合志同之至亦不能無異同且如一
身早間思量事及晚間便覺有未盡處蓋無
緣會無異同

臨事常患不中不汝
問學之講自孟氏後至本朝之大明處今之世而
熟聞前輩之已講只謂大幸但只爲聞過便了所
以不得力
徐仲車先生不肯娶恐不能盡心同心事若後有路振
者力勸其不可無後遂以女妻之後生子名曰路
見此固正矣然亦未爲中節
平居數日凡所思量多近於理只爲此念不續處多
而臨境忘了今若要下工夫莫若且據所聞亦須
得力
明於內而異於外是非取舍不可不十分明盡然行
之則當異
凡書所言慍皆非忿怒也止憂悶之謂如言憂心悄
悄慍于羣小豈可以怒言耶
桓沖憂晉室之危而謂吾其左衽及堅敗沖慙恨而
卒夫沖所以憂晉之左衽乃事理之當然初不足
爲過淝水之捷亦幸而已使沖言果驗晉之辱也
使沖之言不驗則晉之榮也沖於此喜而不寐可
也尚何慙恨之有夫沖所以慙恨者豈有他哉不
過恥其言之不中耳然推是心而充之則極害事

楊國忠之於安祿山是已此誠可爲深戒萬一沖
之言果驗吾意沖之未必能死也
侯景欲降梁武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
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脫若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
知上意 去去 上乃納景其語雖若不欲受而欲受
之意多故异揣知上意非是不要受是特尚懼爲
害耳
人一時權職不宜引嫌便當以正官自處且如宰相
作知州承務郎作通判時暫權州便當以知州自
處但不可妄有支用耳
內有輕刑之名外有殺人之實 非也初時自然如此到後來方能盡善
釋氏慈悲過當 枉尺直尋無甚名
顏氏家訓雖曰平易然出於胸臆故雖淺近而其言
有味出於胸臆者語意自別
李光弼略有徘徊之意而大將田神功等遂不禀命
因此憂鬱而卒大抵爲善必盡其極者則我無所
顧而人亦安之爲惡亦然如當時亂臣賊子稱兵
宮闕擅權枉法而軍士爲之盡死力者比比皆是
光弼焉有此風耶特一時畏死而狐疑其行耳然
大將遂不禀命蓋光弼善人也其大體已正矣惟

[illegible]之道而人因得以有持
[illegible]不治之則不可首鼠狐疑
其迹益蠹此乃爲爲善未盡而一出一入焉者之
戒事不可生亦不可厭
南軒曰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賓客談論而他
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隨有如對客時只是對
客底位舍而他思即是出其位也
孔門問仁問孝處多蓋孝最是爲仁親切
伊川在涪衣冠雖不華盛而極於整肅飲食雖不豐
厚而極於精美五峯見客正冠
或問五峯何以爲學曰求仁何以求仁曰居敬何以
居敬曰心不在焉是謂不敬
今人習氣深重天理昏隔本是順今却是逆若能於
逆處用力即是順
與人相與處最當理會降意兩字不降而升小則忿
怒人則暴戾
張釋之于定國爲廷尉民以爲不冤而鼂錯之誅無
少長同產皆弃市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其
持心平恕固是一君子長者苟其不計人主之喜
慈者自能盡其平允緣不曾透得利害禍福關綫
急如何作得主宰以此見有資質者不可不學也
處家之道須是量度人之根器固是綱紀不可不正
且肅恐有人受不得時却是敗壞譬如水滿平堤
須量其勢放一二板水以泄其盛不然崩潰四
不可救矣處家平時不放一分他日却用放五
分不得
敬字最難形容謝上蔡釋食不語寢不言曰聖人存
心不他爲物之終始與事在此而心游於彼者異
此却相近

乾隆御覽之寶
五福五代堂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